

Gott und die Welt—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 天主與世界

與彼德·西沃三日談

若瑟·拉辛格樞機主教 原著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

劉河北 翻譯



13  
46  
Monica Liu

主 教 團 聯 合 發 行  
聞 道 出 版 社

Gott und die Welt—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 天主與世界

與彼德·西沃三日談

若瑟·拉辛格樞機主教 原著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

劉河北 翻譯



主 教 團 聯 合 發 行  
聞 道 出 版 社

# 聞道叢書發行旨趣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發行各種叢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給教內同道提供研究現代問題的資料，以加強其對現代教會與世界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幫助教外朋友了解教會對現代各種問題的看法，進而認識基督救世福音的真諦。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忙」，沒有時間讀書；但在「知識爆發」的今天，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不斷充實自己，趕上時代。聞道叢書就是針對此一需要，為各位讀者提供忠誠的服務，每兩月出版一種書，讓大家享受一餐精神食糧。我們不敢奢想—所有出版的書都能適合每一個人的「胃口」；但是，假如其中能有一本使您滿意，我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因為出好書是我們的最高理想！

「聞道」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孔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大道理；「聞道社」的英文名字叫做WINDOW（窗戶），音同意亦略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動機，是要教會打開窗戶，呼吸一些新鮮的精神空氣。

聞道出版社同仁本此目標努力奮鬥，六十四年曾獲省府新聞處獎狀（編字新一字第一〇三一〇號），足見此一理想已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可。聞道社同仁自當奮勉前進，尚祈各位讀者以訂閱、批評、介紹的方式，協助我們成長並光大此一出版理想。

天主教台南教區聞道出版社謹啓

Joseph Ratzinger Benedikt XVI.

# **GOTT UND DIE WELT**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Ein Gespräch mit Peter Seewald

## 目 錄

序一 彼德·西沃	I
序二 若瑟·拉辛格 樞機主教 教宗本篤十六世	III
序三 單樞機主教序	V
序四 譯者自序 劉河北	VIII
<b>Preface by the Translator</b>	X

---

<b>前言：信，望，與愛</b>	I
天主的形象	6
信德的危機	9
懷疑	16
像約伯一樣的哭訴？	21
移山	24
天主與理智	26
對立	29

奧秘	33
一切都註定了嗎？	35
神蹟是真的嗎？	36
天主，是——教會，不？	39

## **第一部 天主 48**

<b>1.人</b>	49
天主的嘔氣	50
男人與女人	53
伊甸園之外——失足	56
靈魂	60
自由	64
<b>2.天主</b>	65
天主是男是女？	69
天主像什麼樣子？	71
天主在那裡？	72
天主要什麼？	76
<b>3.創造</b>	78
在起初已有聖言	78

創造的冠冕	80
所謂「惡」	87
天堂與地獄	91
生命之樹	94
<b>4.創造的秩序</b>	98
宇宙的基本證據	98
<b>5.新舊二約</b>	104
舊約	104
書中之書	108
<b>6.法律</b>	114
四項法律	114
十誡	118
<b>7.愛</b>	134
生命的意義	134
我們怎樣學著去愛	139
愛的面面觀	142

**第二部 耶穌基督** 145

耶穌——一項發明？	147
<b>8. 啟示</b>	149
先知與前驅	150
天主矯正他自己嗎？	154
<b>9. 光</b>	155
歷史中最重要時刻	157
世界之光	160
基督把什麼帶到世上？	162
福音	164
<b>10. 道路</b>	165
福音與福音作者	165
道路，真理與生命	170
說實話誰是耶穌？	173
增餅神蹟	181
耶穌與婦女	183
會晤	184



曠野	185
權力與財富	191
<b>11.真理</b>	192
天主之子	195
天主聖三	197
我們的天父	199
父子的原則	201
<b>12.生命</b>	205
人的生命	205
耶穌的原則	210
真憂慮和假憂慮	213
判斷	214
兩條路	215
假先知	215
<b>13.天主之母</b>	219
萬福瑪利亞	220
信理	226
神蹟	230

慈善	235
玫瑰經	238
<b>14. 十字架</b>	242
INRI——主的苦難	243
復活	253
<b><u>第三部 教會</u> 256</b>	
<b>15. 聖神</b>	258
一切怎樣開始的	258
教會主要的性質	262
教會的心臟	264
教會的任務	267
天主與教會	271
<b>16. 精神的恩賜</b>	273
早期教會	273
保祿	276
傳教	279
教宗	284
教會體系	291

<b>17. 聖事</b>	298
生命的草圖	298
啟蒙	300
成熟	302
最神聖的動作在最神聖的地方	304
禮儀	310
罪與和好	317
婚姻	320
司鐸	324
死亡	326
<b>18. 未來</b>	332
國家教會還是少數人的教會？	332
若望保祿二世	334
未來的普世教會	336
基督徒的合一	340
信德的新危機	342
神修的復甦	343
誠實	344

## 序一

彼德·西沃

加西諾山，一年之初。蜿蜒通向聖本篤修院的路既陡且隘，我們爬得越高，也越寒冷。沒有人開口，連阿爾弗來得（Alfredo），樞機主教的司機也一語不發。我不知道——冬天確實已過，但我們似乎為即將來臨的寒夜而擔憂。

當我與拉辛格樞機一同發表長得足可成書的採訪：《地上的鹽》，很多人藉機探入他們直到今天徘徊門外的課題。天主這個名字的確比從前流行得多，但實際上當人們談到宗教時不再知道他們談著什麼。在我和朋友或在我服務的週刊社會在人們的談話中體驗到這一點。在很短的時間內，似有精神上的原子彈襲擊，一種曾經為我們基石的基督宗教文化的宇宙大爆炸落在社會的大部份之上。即便人們沒有否認天主的存在，已沒有人還認為他在世界上有任何勢力或任何做為了。

這一段時期我時常習慣去教堂膜拜。雖然我對救援的信息有疑問或不信任，為我仍舊似乎這世界不是一個偶然的意外也不是一個大爆炸或任何類似之事的結果，一如馬克斯和別的人所堅持的。確然它不是人所創造的——人連傷風也不能醫治更不能停止其蔓延。我警覺到在崇拜，祈禱，和誠命的巨網背後必定有某些真理。「我們並未遵從一些聰明捏造的故事」，宗徒們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但要我開始劃十字聖架號或擺出人們

在彌撒中慣用的謙卑姿態為我似乎很愚蠢，每當我在一個教堂環顧四週，再也無法解讀那兒一切東西的意義。最精萃的涵義都好似藏身於濃霧的帷帳後面。

脫離多年來為我似乎空洞且反動的教會並不容易；但回歸更是困難得多。你不只要信你所知的，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無可解決的問題像山一般的阻住去路。基督真是天主聖子，為我們帶來救援嗎？若他是，那麼他是那一類的天主呢？一個幫助我們的好天主？一個狐疑的，厭懶了的天主，還在他的生命冊子中一行一行的寫下去？人們難免成為邪惡力量的獵物，他要把他們怎麼辦？我們在這兒究竟為了什麼？十誡呢？它們還有效嗎？七件聖事意義為何？整個生存界的主策是否藏在它們之中，如我們聽說的？在這二十一世紀，信德與生活還能拍合在一起嗎？能使我們在現代世界中仍從人類遺產的基本知識中取得可用之物嗎？

好，你不能在短短時間內回答好多的問題，或將答覆寫成易懂的形式。有好多東西非字句所能表達，但若瑟拉辛格樞機主教，教會中的一位智者，在修院中坐在我對面，耐性的為我講述福音，「基督教王國」的信仰，從世界之始到其終了，日復一日，竟把凝聚世界在一起的奧秘的某些東西弄成可觸摸得到的。基本上很簡單。「受造界」，這位學者說：「在它的本身內有一個秩序。我們可以從此捉摸出天主的理念——甚至生活的正當途徑。

慕尼黑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 序二

若瑟·拉辛格 樞機主教 教宗本篤十六世

一九九六年彼德·西沃建議我們在今日人們向教會提出的問題上做一個對話，這些問題為他們往往是信德道路上的一個障礙，那就是《地上的鹽》一書的來源，很多人抱著感激歡迎此書，因為它是為他們指點迷津的實用幫助。

由於此書所得到的廣泛且驚人的正面回應，西沃先生遂決意建議第二次對話，其用意在於探索信德的內在問題。為頗多的基督信徒們這好似一個濃密的森林，人在其中幾乎找不到出路，此中多處連為基督信徒也頗為重要，但以現代思想考慮，則難以了解或接受。

起先，我這方面緊重的公務要求阻止這工作的開始。我在極少的自由時間中，要從事一本關於禮儀精神的著作。自八〇年代之初我已有此意願，但終未能付諸紙筆。在三個暑假期間我終能把這工作整理就緒。今年年初（二〇〇〇）已經出版。我終能有自由時間與西沃作第二次交談。他建議我們在富有象徵意義的加西諾山（Monte Cassino）本篤會母院見面。此處，在會士們招待的扶助下，我們作了又一次問答。西沃先生用心的準備問題，我則必須依靠立時的靈感。修院的寧靜，修士們及院長的友情，祈禱的氣氛以及感恩聖祭的肅穆給我們極大的幫助；且我們有幸參加聖斯葛加斯底加（St.Scholastica），聖本篤之妹莊麗的慶節，是

以加西諾山的修士們應得到兩位著者的謝意，這可敬的處所成為靈感的地點，我們深深得以親身體驗。

大概我不必要指出兩位著者各為自己發言，各自提出貢獻。一如《地上的鹽》，此處也——我覺得——是一個從不同背景及思路發展出來的真正交談，那些問題與答案的直接與坦誠頗收實效。西沃先生將我的答案錄音後，從事抄寫並編輯的工作。我這方面，則以批評眼光閱讀一過。雖然在似乎必要的地方，我曾修飾文字，或此處彼處略為加添，在整體上我留下了口語的字句，一如當時的挑戰所引發出來的回答。我希望這第二本對話能得到與《地上的鹽》同樣友善的接納，且為很多尋求了解基督信仰的人能有一點幫助。

羅馬

二〇〇〇年八月廿二日

## 單樞機主教序

本書的作者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自從梵二大公會議時期以青年神學家顧問身分參與大公會議文件之擬訂，便受到許多主教、樞機、甚至教宗的賞識與器重。他治學非常嚴謹，但心胸寬大開放，不但能容納新的思想，而且他自己也有許多創意。他的領悟力非常敏銳，又善於深思分析和超越綜合，所做結論往往使人心服口服地讚嘆。他在德國數所大學授課時非常叫座。聽他的課是一種心靈智慧的享受。他絕不譁眾取寵，而堅持真理；他絕不隨波逐流，而作真理的中流砥柱。

一九七七年本書作者五十歲時，蒙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慕尼黑及弗萊星的總主教，三個月後又被同一教宗擢升為樞機主教。一九八一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教廷信理部部長，負責監督及闡釋普世教會的信道和神學問題。他擔任此一職務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直到他當選教宗為止。不但他豐富的履歷，而且他那許多膾炙人口的神學著作奠定了他為當代神學大師的地位。

許多神學家在演講及著作中，往往採用許多生澀僵硬難懂的抽象名詞，讓一般聽眾或讀者很難抓住中心要點。但是，教宗本篤十六世却有特殊的神恩，能將深奧的信道深入淺出地用聽眾或讀者容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他的另一特恩是思路條理分明，用詞遣字優雅適中，使聽眾或讀者不但容易領悟要點，而且感覺聽他演講或閱讀他的著作是一種享受。他的性格雖然



有點靦腆拘謹，但是也有他的幽默感，例如他相信天主有時會和人開完笑：「我相信祂（天主）有很大的幽默感。有時候祂好像捅你一下說：『不要那麼正正經經的！』在天主創造萬物的欣悅中，幽默的確是個主要的成分。我們可以看見在我們生活中的好多事上，天主似乎推我們一下，要我們把事情看得輕鬆一點，看到事情逗樂的一面！」（本書第三頁）。

教宗的這本著作是採用訪問對話式的，整體而言，保留著對話口語化的字句，使人讀起來倍感親切自然。訪問者是彼得·西沃先生（PETER SEEWALD），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現代知識分子，曾受現代之俗化、反教會化、唯物、無神、存在主義等思想浪潮的沖擊，在宗教信仰生活上也大起大落的深刻經驗。西沃對宗教信仰的疑問有一大堆。數年前他曾和當時的教廷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主教（現任教宗）做過一次長談，那次長談的筆錄便是後來膾炙人口的暢銷書《地上的鹽》。他和拉辛格樞機第二次的長談，是花費了三整天在幽靜的蒙特加西諾（MONTE CASSINO）本篤會母院完成的。這次長談的結果就是本書《天主與世界》（GOTT UND DIE WELT）。

西沃在宗教信仰方面所有的疑問，也正是現代一般知識分子的心中所有的。他向拉辛格樞機所提出之尖銳而又坦誠的疑問，不但代表現代一般知識分子內心的吶喊，而且也表達了許多基督徒在信仰生活方面的困惑與掙扎。神學大師拉辛格樞機之客觀深刻而又富有人情味的答覆，定會幫助現代許多知識分子和基督徒解答宗教信仰中的許多疑問，並能引導他們走出現代思想混亂不清的幽暗叢林，看到真理的光輝，認清人生的意義和方向。

本書的譯者是國畫藝術家劉河北教授。在譯文方面，劉教授不但字斟句酌，務必使中文能夠信實地將原文真意表達出來，而且還以藝術家敏銳的審美感使譯文優美流暢，讓讀者除了飽享本書內容的豐美盛宴之外，還能欣賞譯文之如詩似畫的意境。

單國璽 序於四維寓所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譯者序

劉河北

芝加哥湖濱查經班。一次，我偷懶沒有準備聖經章節，只好帶著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天主與世界》，隨意用中文口譯了幾段。想不到引起極大的反應。拉辛格樞機深入淺出，有時略帶幽默的言談，登時為在座的人回答了幾個信仰上切身的問題。於是大家——海峽兩岸和海外的青年基督信徒們——說：「給我們把這本書翻譯出來」！為我，這和聖保祿聽到馬其頓人的請求（宗十六9）是相同的經驗。返台後，輾轉打聽，尋找一個出版社。幾乎人人勸我去找聞道出版社的費格德神父：「他很好」，是大家的「介紹」。費神父果然給我正面的回答。從此素未謀面的我們，一同努力設法取得翻譯版權，從美國到德國，足足用去一年的時光，而翻譯的工作也用去我八個月的時光。

當我知道德國出版社要求我在七個月內完成翻譯工作以便於一年內出版時，幾乎起了反感。大學的教學，家中的繪畫班，為教會各出版社作畫，加上出國…我想，這樣厚的一本書，雖然是三天內從拉辛格樞機驚人的頭腦自然而然流露到口邊的，為我則單單寫漢字，也需要不只一年！

天主的安排總是充滿了愛的奧秘。駐教廷杜筑笙大使命我畫一幅聖母像呈獻教宗作聖誕禮物。我去了羅馬。在保祿六世

大廳中竟親眼會見了我們可愛的著者！許久以來為我他只是文字，現在是一位活生生，帶著靦腆微笑的白衣長者！「聖言」取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他不是一個縮影嗎？當我稟告聖父正在翻譯他的書，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向我道謝！

從此這翻譯的工作為我不再是一個負擔，而成為一個生命的需要。一頁又一頁，聖父在向 he 千百萬的中國兒女發言。正如他的聖誕信息：（他的書）將改變無數中國人生命歷史的途徑（*Cambiare il corso della storia*），我能在這偉大的事蹟上儘一份綿薄之力，豈非大幸！

本書的翻譯我盡量保持聖父的口氣：有時好似閒談，有時非常嚴謹。所以從一個到另一個問答在文體上往往不一致，它給我們帶來的是生命，是整個教會的希望，是使命感，也是對一位愛天主，愛教會，且「愛了我」（迦二20）的偉大精神領袖的深刻認識與愛戴。

二〇〇七年三月廿九日

## Preface by the Translator

Chicago, the Lake-Shore Bible Group. Once I was too busy to prepare the scripture text for our sharing; so I brought a book of our Holy Father with me, *God and The World*, and casually translated a few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spot! The response of the group was enthusiastic. Cardinal Ratzinger's words immediately answered some of the questions of Faith for those present; they were easy to understand, and he had a sense of humor too! So those present – young Chinese students, Priest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from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Diaspora - said, "Translate the book for us!" Their reaction sounded so much to me like the appeal of the Macedonian to St. Paul in his vision at Troas (Acts 16:9), that when I got back to Taiwan I tried to find a Catholic Press. Almost everyone told me to talk to Father Fay Ge De of the *Windows Press*, "Because he is good!" Indeed, Father Fay's response was both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and we began working together to obtain the license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from America and Germany. This took us almost a year. The German publisher gave me only six months to finish the translation! At the time it seemed an impossible task because I was already lecturing at the University, tutoring private students at home, painting pictures for various Catholic Presses, and commut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he Far East. Although that thick book flowed so easily from the amazing mind of the Cardinal in just three days, I felt that it would take me at least a year at best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nd then into ideograms. But God's designs are always full of the mysteries of Love!

Unexpectedly, the Chinese (Taiwanese) Ambassador to the Holy See asked me to paint a Chinese Madonna to be presented to the Holy Father at Christmas. I traveled to Rome and in the Paul VI Hall I got to meet our lovely Author face to face. We spoke. Until that moment he had been just "words" to me. Suddenly, he was a warm and smiling, elderly man in white- and very much alive! For me, "*The Word was made flesh and dwelt amongst us*" (John 1:14) well describes that precious moment. When I told him I was translating his book, to my great surprise, he thanked me!

After that, the work of translation became for me a mission sacred and vital; for page after page our Holy Father would be speaking to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his Chinese children. I am so blessed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is great event!

**Gott und die Welt**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In my translation, I tri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preserve the Holy Father's style of speech. It can vary from moment to moment from conversational to strictly theological. What we find in *God and The World* is Life, a sense of mission, and the hope of the whole Church. What we will take away from it is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a great spiritual leader who loves God, the Church, and "loved me." (Galatians 2:20)

Monica Lui  
6-14-07

## 信、望、與愛

欽敬的主教，您曾經覺得怕天主嗎？

我不能確切的說「怕」，我們從基督那兒得知天主是誰，且祂愛我們。祂也知道我們是什麼樣子。祂知道我們是血肉。我們是塵土。因此之故他接受我們的軟弱。

無論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我深深的警覺我如何辜負了我的聖召，達成天主對我的期許，做到我能夠且應該付出的一切。

這時，您會不會感覺有時天主批評你，或不贊成您的一些決定？

天主不像一個警察或一位檢察官，嚴厲地斥責你，下令懲罰你。但當我以信德為鑑鏡反躬自省，或在我所承担的職責上，我必須每天思考什麼是對的，什麼時候事情不對了，自然而然的，我會覺得在我自己身上也有不對勁的地方。而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告解聖事。

人們常說天主教友面對天主充滿犯罪感。

我以為天主教友是在對天主的寬恕強烈感受的鼓動之下。以巴洛克或羅可可藝術為例吧。你可以看到很大的喜樂。所

以，像義大利或西班牙等標準的天主教國家，就以輕鬆愉快出名，而且很有道理的。

也許在基督教義的一些特殊領域中曾經有過某種教育型式，扭曲變形，其中嚇人的，沈重的，苛刻嚴峻的成份居多，但這不是名正言順的天主教義。我自己的感覺是，那些從教會的信德汲取生命的人最強的感受是救贖。天主不會遺棄我們！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語言，天主有時候用來以相當具體的方式告訴我們，「對，去做」，或者又說：「等一下，那兒——最後的一次警告！就由它去吧！」

天主靜默的發言。但祂把各種記號給予我們。特別是在事後，我們可以看見祂透過一個朋友，一本書，或者透過我們看來是一次失敗——甚至透過一個「意外」，來碰一下我們。事實上人生充滿了這些沈默的指點。若我保持警覺，則慢慢地它們會湊成一個實質的整體，而我開始感覺到天主怎樣的引導著我。

當您自己和天主講話時，是不是和打電話一樣的容易和明顯？

在某些方面可以這樣做比較。我知道祂總在那兒，而祂也知道無論如何我是誰，我是什麼。這更是我覺得需要去找祂，向祂訴說我的感覺，和祂說話的理由。我可以和祂在最簡單，最貼心的事上交換看法，一如在最沈甸，最重大的時刻。為我，好似在日常生活中時時有機會向祂說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在這些機會上，天主是否總是恭恭敬敬的，還是祂讓您看見祂頗有幽默感？

我相信祂有很大的幽默感。有時候祂好像捅你一下說：不



要那麼正正經經的！在天主創造萬物的欣悅中，幽默的確是一個主要的成份。我們可以看見在我們生活中好多事上天主似乎推我們一下，要我們把事情看得輕鬆一點；看到事情逗樂的一面；從高高的台子上走下來，不要忘記我們的喜樂感。

**您也會不高興天主嗎？**

當然，我有時候，也會想，為什麼他不多幫助我一點？有時候我覺得他令人費解。在那些令人不快的時候我也能感覺到某些地方有他的奧秘，他的古怪在那兒。但若真的生天主的氣，就意味我們把天主向著我們的水準拉下來，拉得太遠了。常常的，很表面的事引發這種怒氣。當怒氣真是有道理的時候，我就得自問在令人不悅的事情上和討厭的人身上是不是有重要的信息傳授給我。我從來不會對天主他自己不高興。

**您怎樣開始您的一天？**

我起床前做一個簡短的祈禱。若你不踉蹌地跌撞到你的一天裡面，這一天看起來就不同。然後輪到你早上先做的所有的事，盥洗、用早餐，然後是彌撒聖祭和日課。為我，這兩樣奠定我一天的基礎：彌撒是和復活基督的親在完全真實的會晤，日課是進入全部救援史的大祈禱之途。聖詠踞於它的中心。這兒我們和千秋共禱，我們聽見教父們的聲音。這一切為我們打開一天的門。然後便輪到日常的工作。

**您祈禱多少次？**

規定的祈禱時間是中午，按照天主教的傳統我們唸三鐘經。下午有晚課，傍晚有夜課，是教會的晚禱。中間，任何時候我覺得需要幫助，便可以插入一個快速的祈求。

您起床前的祈禱總是不一樣嗎？

不，那是一個固定的經文——事實上，那是不同的短禱合成的，但整體說來，是一項固定的經文。

您有沒有任何要推薦的（祈禱方式）？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能從教會的寶庫找出自己需要的。

夜裡，若靜不下心來…

…我要推薦玫瑰經。這是一個除了精神意義之外，還具有平定內心自我的能力的祈禱方式。若我們緊緊把握住其經文，便會逐漸的從折磨我們的念頭中解脫出來。

您個人如何應付問題——就是說，假設您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怎麼能沒有問題呢？首先，我總是試著把我的問題帶到我的祈禱裡來，在那兒我找到一個堅定的內心立足點，然後，我試著做一點有挑戰性的事，真的全力以赴的去做一點艱難的任務，同時也給我滿足感。最後透過會見朋友我可以多多少少和別的事情保持距離，這三個成份很是要緊。

我相信每一個人早晚會感到疲乏、破碎、流失了精力，而且對他們似乎扭曲且不公平的命運感到失望、忿怒。把問題帶到祈禱裡來，像您所說的——怎麼能做得到呢？

大概要從約伯所做的做起。我要說，人首先要從內心深處向天主呼叫出來，坦直的發言，向祂說：你是怎樣對待我啊？！約伯的聲音永遠是一個真實的聲音，這也告訴我們可以——也許更應該同樣的去做，雖然約伯站在天主面前真的埋怨

他，到最後天主承認他做的很對。天主說他的舉動是正直的，而別的人，把每一件事都加以解釋，卻沒有真實的講說我。

約伯進入一番掙扎，把他的怨言展佈在他面前。然後，逐漸地，他聽到天主講話；事情有了轉變；它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視野，於是我從俯首服刑的地位裡站出來，知道雖然當時我不能了解愛，而祂就是愛，但我仍然可以依賴它，不論它的真象如何，它是好的。

也許我們應該，簡簡單單的，更嚴謹一點應付我們的問題，首先就不允許它們發生。

問題就是要發生，某些決策，失敗，人力的不足，失望，這一切都困擾我們——而且理應困擾我們，事實上問題的發生就是為了教導我們如何解決這一類的事。若我們變得硬比鋼鐵，穿刺不透，那就意味人性的喪失，以及和他人應對上失去敏銳感。斯多噶派哲人塞內加說過：「同情是可厭的」。反之，若我們看一下基督，他全是同情，而這使得他為我們難能可貴。有同情心，有無助感，是身為基督徒的特質。我們必須學習接受傷害，抱著創痛生活，最後在其中找到深度的痊癒。

很多人在童年時會祈禱，但一朝一夕之間他們便失去能力了。您是不是得學習和天主講話？

對天主敏銳感受的官能會枯萎到信德的字眼竟已失去意義的程度。不再擁有聽覺的人便不能再說話了，因聾啞是俱來的。就好像人按步就班的學習自己的母語，慢慢的人學著拼排天主的字母，說天主的語言，並——假若還不相稱的——了解天主。於是，逐漸的，人便會自動地祈禱，和天主說話，起初像幼兒牙牙學語——在某些方面我們總留在這個階段——但越

來越會用自己的字眼了。

您曾經說過：若一個人只相信他能親眼看見的，他便真正的是瞎子…

…因為這時他把自己的地平線局限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主要的東西逃過了他。到頭來他並不能看見他自己所理解的。正好是那些重於泰山的事物他不能以區區肉眼看見，若他在目前聲色知覺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他就等於視而不見。

曾經有人向我說信德好似從水族缸一躍而入海洋。您記不記得信仰上最早的偉大經驗？

我要說在我身上那更像一個靜默的成長。當然，曾經有一些顛峰點，在禮儀中，在神學內，在初形成的一個神學見解上——信德在這些顛峰點上變成廣大的，空前絕後的，不再只是從旁人拾得的牙慧。你所說的那縱身一躍，一件特別的事故，是我不能夠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指出來的。更好說像是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出去，緩慢的，小心翼翼的，逐步漸遠，從淺水中出來，慢慢的開始感到一點點的海洋正向我們逼近著。

我也想一個人永遠不能成就完備的信德。信德必須一遍又一遍的在生命與痛苦中，同時也在天主送給我們的大喜大樂中生活出來。它永遠不會像一枚錢幣似的，我可以把它放在口袋裡。

## 天主的形像

我的小兒子往往問我：爸爸，請告訴我，天主長得什麼樣子啊？

我要回答他說我們可以把天主想做我們透過耶穌基督所認識的他的樣子。耶穌基督在一個地方說道：「誰見到我，就看見父。」

於是，當我們看一下耶穌的全部歷史——從馬槽開始，歷經他的公開佈道，他偉大而動人的言詞，一直到最後晚餐，到十字架，復活，以及派遣宗徒——於是我們能看到一點天主的面貌，一方面，這面貌是偉大而莊嚴的。它遠遠鋪張到我們的視野之外。但它的個別眉目，到最後，是慈悲，容納，對我們的一片善意。

不是說過我們不可製造任何天主的肖像嗎？

這條誡命已經改觀了，改到天主自己把他的肖像交給了我們的程度。厄弗所人書信中說基督：「他是天主的肖像」，而創世故事裡關於人的字眼在他身上完滿的實現了。

基督是人的原始範本，我們在他內不能看到天主永恆無限的肖像，但我們可以看見他選來為自己繪影繪聲的形象，從這一點起始，我們不再捏造一個肖像，但天主自己把一副真容給我們看見。這裡他看著我們，向我們發言。

當然基督的形象不是天主的照片。在這幅被釘十字架者的圖繪中我們看見耶穌一生全部的史實，尤其他內心生命的故事。這領導我們走上看見他的道路，我們的官能由此張開，繼之而被超越過去。

怎樣以寥寥數語描繪耶穌的輪廓？

這總叫我們詞不達意。基本上，耶穌是天主的兒子，來自天主，同時是真的人，在他內我們不單單遇見人性的秉賦和人性的英勇，也遇見透過他而肉眼可見的天主。我們可以說從

在十字架上被撕裂的耶穌的身體，我們可以看見天主是什麼樣子，就是說，那向我們打開自己到這種程度的一位。

**耶穌是天主教友嗎？**

我們不可以這樣談說他，因為他在我們之上。現在當人們說耶穌不是基督徒而是猶太教徒，用的是相反的說法。那只在有限的意義上是真的。他是猶太民族的一員。他是猶太教徒，由於他接受法律，且按法律生活，的確，儘管所有的批評，他是一位虔誠的猶太教徒，謹守聖殿規則。但站在聖子權威的立場上——他還是打破舊約的模式而跨越了它。

耶穌了解自己是新的，更偉大的梅瑟，不僅詮釋法律，而且真正的革新法律。是以他跨越舊有予以創新，把舊約的管轄擴張到覆蓋全世界且永遠增長又增長的廣泛萬民。因此，他是賜予信德的起始點的一位，他的旨意，一如天主教會深知的，把它帶入人間；但他不僅僅是我們中的一個。

**您是怎樣的在什麼時候心領神會天主剛好對您有何要求？**

我想一個人總得重新學習這個，天主總要求更多的東西。無論如何，若你指的是我起初的聖召，是我打算採取且要採取的基本方向——那是一個成熟的密集步伐，在我做學生的時代那也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的一部份。這條道路引導我轉向教會，轉向司鐸的指導以及同伴們，當然也轉向聖經。一團密密麻麻的關係逐漸的清理出來。

不過，您曾經說過，怎樣在您做司鐸的決定中您和天主曾有「真實的會晤」。我們要怎樣想像天主和拉辛格樞機主教間的這番會晤呢？

無論如何，不會像你想像的有如兩個人訂定一個約會，也許可以把它描寫成閃過你的門檻一直穿入你的肺腑似的。你覺得那就是理應如此的，它是你正確的道路。它不是神秘頓悟的那種會晤。我不能誇說我有過那種樣式的經驗。但我可以說整個的掙扎導向一個清晰而求全責備的領悟，天主的旨意從而展現於我內心的明見。

「天主先愛了你！」在基督的訓誨中這樣說的。而且他愛你不管你的出身和你的立場。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應該儘可能一字不差的相信這句話，我就試著做到這一點。因為它真是我們生命中的偉大力量和我們所需要的安慰。而且我們不是偶而才需要它。

他先愛了我，在我自己還一點也不會愛之前。只因為祂認識了我且愛了我我才能受造。所以我不像海德格說的，被某種機遇的操作拋擲到世界上來，只得儘我所能的在這生命的汪洋中打著圈子泅泳。但我生之前已經有一個關於我的預知，對於我的一個理念，一份愛，它們已經存在於我本體的土地中。為所有的人，使得他們的生命具有意義的重要事項，是知道他們被愛著。若一個人知道有人等著我，有人要我且需要我，他在困難的境遇中就能堅定不搖。而這就是一塊可靠的土地，我的生命站立在上面。在這土地上我可以自己建立我的生命。

## 信德的危機

樞機主教，人們對基督的信仰發生興趣，在世界上大多數地域，前所未有的。單單五十年來，全球天主教人數倍增到一億以

上。在有「舊世界」之稱的許多國家我們經驗到廣泛的俗世化。好像歐洲社會有很大的一部分想要切斷自己的根。反對信仰的人談說著「逃離基督教義」，最後我們必須擺脫它。

在我們的第一本書：《地上的鹽》中，我們對這話題有過長篇大論的研討。很多人不經思考便決定接受反基督或反教會的定型。其原因往往只不過是我們對信仰的標記及內容失去了把握。我們不再知道它們的意義是什麼了。教會對這一點已經沒有可說的了嗎？

沒有疑問的我們生於一個有歷史性的環境內，摒棄天主的誘惑非常之大。我們科技與福利的文化是建立在基本上我們無所不能的信心上。自然，若我們這樣想，生命便侷限於我們能做能製造能示範的範圍內。關於天主的問題便離開了的舞台。

若這樣的態度變得普遍化——而這樣做的誘惑非常大，因為事實上依靠天主意指移動到生命的另一階層，那在過去好像更容易達到——則顯然要說：我們自己不是製造的東西就不存在。

同時，有足夠的企圖，來架構一套無神的倫理。

一定的，而這方面的盤算是找到一套對人最合適的說詞，另一方面，我們也企圖著製造人的內在完滿，他的幸福，好像一種產品。或是，再者，有些離譜的，以秘派的宗教形式給端出來，好像沒有信仰就行，往往不過是一些達成喜樂的技術。

凡這些要使世界能以人手來衡量並操縱自己的生命的一切方法和這個時代的生活與生存方式有密切的相關。教會的訓言，另一方面，似乎是來自過去的，不論是因為它來自長遠的過去且不再屬於我們的時代，或是因為它從似乎今日已不再存在的一種相當不同的生活中流露出來。一定的，教會還沒有成



就躍入今日的縱身一跳。我們當前的巨大任務是把舊日的，真正有價值的偉大訓詞用活生生的經驗來填滿它，好使民眾能了解它。這兒我們有很多應做的事。

從秘派論描畫出來的天主肖像暗示一個很不一樣的天主，祂在這些新「福音」中看來越來越不像猶太人和基督徒們所宣講的了。它的信息不依據，人家這樣告訴我們，拉比們或司鐸們甚至聖經所說的。人們應該依賴自己感覺的引導，而不要依賴上述的根源。他們終於應該擺脫那些跟不上時代且真真的荒謬的宗教和它們如此一心以權力為念的司鐸族群的壓迫，應該再一次快樂起來，就像自始以來人就應該如此的，這有不少聽來大有可為。

這正符合今天我們感覺到對宗教的需要以及我們對簡化的需求。這方面，以上的選擇有很明顯的地方，似乎是大有可為的。當然我們必須這樣問：是誰是什麼給這信息授權？就因為它為我們很中聽便擁有足夠的權威嗎？中聽是我們接受有關天主的信息足夠的準則嗎？或者可不可能這份中聽就是阿諛奉承的誘惑呢？它指點比較容易前進的路，同時阻止我們走上真理的道路。

終於，我們把感覺為知道誰是天主和應當如何生活的衡量標竿。但感覺是易變的，很快的我們自己便明白了我們是把房子建築在脆弱的基礎上，不論一條可行的路起先是多麼的顯明——此地，我再說，我指的是區區人性的理念，它到頭來仍是可疑的。但是，信德的精華是我不去和想出來的東西會面，反之是一樁比我們自己所能想出來的更大的東西來會見我。

我反對：那是教會說的！

從它內生長出來的歷史給它做佐證，天主教在歷史中屢次證實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要繼續的去做。我想在這本書中將會有許多這方面的發現。

但到最後假設天主教向我們說了這個或那個，或者我們可以想像有關祂的這樣或那樣為人類是不夠的。只有祂做了某些事而且是為我們做了某些事，我們所需要的可以在其上建立我們人生的基礎才得以滿足。

這情況下，我們可以承認不僅是有講說天主的字眼，而且存在著天主的「事實」。不僅僅是人們想出來一些東西，而是發生了一些東西；的確確在基督的苦難中，有一些事發生在某人的身上了。這件事實大於任何字眼，即便事實比字眼較難懂透。

當然，為不少的人，要相信一個在巴勒斯坦，於公元三十年左右被處決的人，卻應該是天主所敷油的，基督；相信一個單獨的本體竟站立在歷史的中心，不僅僅難以置信，而且很冒失，是一項惡劣的挑釁。

亞洲有數以百計的神學家們說天主教太浩大也太包羅萬有，不可能在單獨一個人內化為血肉之身。而且若全世界的得救只建立在一個小小的據點上豈不真真的把信德給縮減了嗎？

在亞洲，宗教的經驗是一方面把天主教想做是不可衡量的，一方面又自知我們對他的想法是如此的有限，以此看來天主教只得以千變萬化的形象，在無窮無盡的反映下顯現給我們。也許基督是天主教的一個比較明顯的象徵，但仍舊只是一個反映，的確不能包羅全部。

看來這是人在天主面前卑躬自下的一個表現。認為天主進入單獨的一個血肉之人是相當不可能的。而且純粹的從人的觀點來想，我們可能在只會看到一點點星星之火，在天主祂自己的一小片斷之外不敢有任何奢望。

聽來不是沒有道理。

是的。按理來講，人得說天主遠遠的太偉大了，不能進入區區的人，天主遠遠的太偉大了，一個理念或一本書不可能闡釋他聖言的全部；唯獨在很多的經驗中，甚至互相矛盾的經驗中，他可能給我們窺見他自己的一些反映，然而，若我們否認天主能把自己弄得那麼小，我們的謙遜會變成驕傲。

基督徒的信德帶給我們的就是這份安慰，就是天主那麼偉大，他可能變得很小。為我天主能卑躬自下正是他不可預期且原先不可思議的偉大之處。他自己竟真的進入一個人不再只是矯裝成他，以後再卸去他，穿上另一件袍子，但他卻變成了這個人。就在這兒我們真正的看到天主的真實無限的性格，因為這比任何其他的東西更強有力，更不可思議，同時也更有救援能力。

若我們採取另一個觀念，就必然經常生活於一大堆的虛假之中。在佛教內，一如在印度教內，互相矛盾的片斷暗示了消極神秘學的解決方式。這樣一來天主變成為負面的——最後對這個世界再沒有積極的或建設性的東西可說了。

相反的，我們要逃避一直生活於片斷與半個真理之中到底。這有能力置身於一個人之內，從那裡把自己介紹給我們，與我們共事，以完成愛的這樣的天主，才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不是說我們從其他宗教學不到什麼。或所謂「基督教義」的法規是如此堅固的確定，無法導向任何進展。基督教信

仰是永遠更新的。我們承認天主有此能力，祂不可測度的浩瀚才能為我們開鎖。

原則上，信仰常常在人心中嗎？

透過追溯到史前時代的考古發掘，我們在人類歷史上所學得的，可以看出天主的理念是一向就有的。馬克斯主義者預言宗教的末日。告訴我們說一旦壓迫終結我們便不需要天主的藥了。但連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宗教永遠不能終了，因為它就這樣盤踞在人內。

無論如何，這內心的探測器不像科技的產品，自動的運作，卻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可能和人格一同發展，或相反地，變得遲鈍而奄奄欲絕。伴隨著進展不已的內心成就，這探測器越來越準確，越來越活躍並有互動能力，在相反的情況下，它變得遲鈍，好像是麻醉了。不過，即便在一個不信的人內總存留一個隱約的問題，到頭來有沒有什麼東西存在。我們若不重視這份內心的敏感簡直就不能了解人類的歷史。

另一方面，有充斥圖書館的書籍和強有力的理論以推翻這個信仰為目標。一個反信仰的信仰似乎原則上也是存在的，甚至有傳教的性質。歷史上，至今最大的社會經驗，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便是為顯示對天主的信仰是荒謬的並為把它從人心連根拔除而構想的，而且這不會是最後的嘗試。

那就是為什麼天主的信仰不是一個像化學或數學似的能夠學習的一種知識方式，卻總是一個信仰。就是說，它有一個完整的理智結構——我們要回頭來談它。它不僅僅是某些黑暗的奧秘或其他我要應付的東西。它給我內心的啟示。而且有完全可以了解的理由接受它。但它永遠不僅僅是知識而已。

因為信仰要求我們全部的生存，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愛，因為它要求我們放棄自己，它必定永遠超越簡單的知識，超越可以示範的。正因如此，我總可以把我的生命拉離信仰並且找到似乎可以駁斥它的辯論。

而且，正如你所知的，反駁的論詞是罄竹難書的。我們只消看一下世界上浩大的痛苦。這就足以證明沒有天主了。或者舉出肉眼看不見天主這件瑣事。為那些能夠以信仰的眼睛來看的人，那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但為那些不能或不肯跳過藩籬的人，這就使得天主有可駁斥的了。我們也可能在一大堆的細節中丟失了全體。我們可以這樣談聖經，新約，在它們裡面只不過看見萬花筒似的片斷，所以有些學者會說復活的故事是較晚捏造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後來加上去的，沒有一樣是完整的貼合的。

那都是可能的。只因為歷史與信仰都是人性的。在此範圍內，有關信仰的爭辯永不會停的。這爭辯總同時是人與自己的掙扎也是人與天主的掙扎，直到歷史的末日來臨。

在現代的社會中人們自問真理這東西是否存在。這便與教會相反對，因為教會還堅持真理的存在，你曾說過在歐洲基督教義的危機主要起源於關於祂宣稱真理的危機。為什麼？

因為再也沒有人相信自己所說凡信仰的教訓就是真的。人很怕他們的行動對其他的宗教與信條不包容。而且基督信徒們自己說我們對宣稱真理的絕對性害怕起來。

一方面，這有健康的部分。因為我們如果太快，太馬虎的宣稱真理，或者我們如果太過自得，我們不僅冒著舞弄權勢，而且在絕對真理的身份上推舉一些次要並短暫的成份的風險。

對宣稱任何真理抱著一個謹慎的態度是完全合適的。但這

不可引領我們到放棄宣稱任何真理的地步。那便只能領著我們在各不相同的傳統中間東歪西撞。

無論如何，界限真的是不清楚了。很多人夢想一種宗教大雜燴，小心翼翼的挑選最可口的味道。大家越來越就只分別「好的」和「壞的」宗教。

有趣的是傳統的觀念已經廣泛的混淆了宗教的傳統以及信條和教派的傳統——因之，也混淆了真理的傳統。各別的宗教被視為傳統。於是尊稱它們為「可敬」的，為「美麗」的，人們說在一個傳統裡面的任何人都得尊重那一個傳統；尊重另一位人，那人的傳統。無論如何，若我們只有傳統，便失去了真理。早晚我們就要自問傳統究竟是為了什麼。這時候你奠定了反抗傳統的基礎。

我總記得德都理安（Tertutlian）的話，基督從來沒有說過：「我是習俗」，而說：「我是真理」。基督沒有把他的籌碼加在習俗或傳統上；相反的，他把我們直接的從習慣中領出來。他要我們動身，他催促我們找出什麼是真的，找出帶領我們進入那一位我們自己本體的創造者和救贖者的實際。在這範圍中，我們必須把慎重從事視為對任何真理的宣稱最嚴重的義務；但每當真理傳授給我們，我們也必須有把握住它，向它伸手，並謙遜且感恩的接受它的勇氣。

## 懷疑

您曾經講述一則馬丁·布伯（Martin Buber）說的一位猶太拉比的故事。故事說一天有位信「啟蒙運動」的人去拜訪拉比。「啟

蒙運動」的信徒是一位學者。他要給拉比証明沒有真理信仰這一回事。信仰實在已經作廢了，是過去的遺物。他進入拉比的房間時，看見他正走過來走過去，手中有一本書，正在默想，但過了一會兒他站住了一下，向他看一眼，只說：「但也許是真的」。那就夠了。學者的膝蓋發抖，真個的從那所房子逃走了。故事很好。但即便如此，一而再的，司鐸們脫離他們的教堂；隱修士們離開他們的修院。您自己也談說過「無信仰的壓力」。

信仰從來不簡單的，以一種在某一時間內：教我能夠說我有它，而別人沒有它的方式存在。這我們已經講過了。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它包羅整個人格的所有層面——理解力、意志和感情。它可以在我們生命中扎根越來越深，使我的生命越來越符合我的信仰；但到底這決不是擁有。一個人還經常會像他內心的一個傾向投降，而掉落過去。

信仰永遠是一條道路。只要我們活著便走在路上，因此之故信仰永遠在壓力之下和脅迫之下，它永遠不能變成一個輕鬆的神學倒是健康的。那不叫我硬化而不能追隨懷疑的弟兄的思路而同情他。信仰的成熟只能靠在生命中的每一階段，再三受無信仰的壓迫與威逼，再三受若，才承認它的真實性，終於一直衝過它去，再次找到前面又打開了的道路，再走一段時間。

您呢？您個人也曾結識過這「無信仰的壓迫威力」嗎？

當然。如果以一個信仰上的教授或老師，試著和別人分享這個世紀的神修情形，就必須特別小心要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使信仰變得困難的問題。顯然的，你就會碰到呈獻給我們的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許諾我們它們可以取代信仰，或使信仰變得

沒有必要。因此，接受今日反駁信仰的一切，它的內在力量，感覺我受著它的壓迫，就是我工作的一個主要部分。

但即便我不打算如此，無論如何也會在新聞報導中，在時事中並在為我們打開的各式各樣的生活經驗中遇見它。這一切，一方面，使得信仰的道路難以行走。但事後當你重新步入光明的時刻，你也可以看見你又攀高一步，我們是以這種方式更靠近主。

那會不會成為過去的事呢？

永遠不會過去的。

我們能不能想像連一位教宗也可能受懷疑或真的不信的打擊呢？

不會不信，但我們可以也應當想像他同樣的在使信仰變得困難的問題下受苦。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慕尼黑作本堂時的一個會晤，那時我的副本堂，布魯慕·席艾德（Blum scheid），是鄰居路德派本堂牧師的朋友。一天羅瑪諾·瓜迪尼（Romano Guardini天主教名神學家）來演講，兩位副本堂藉機和他聊天。我不知道談話的實際內容。但布魯·慕席艾德告訴我——他深刻的吃驚——瓜迪尼說你老了時信仰不會變得更容易，而是更難。那時瓜迪尼可能在六十五到七十歲之間。那，當然，是一個人個別的經驗，他終究是個憂鬱質的頭腦且受了很多苦楚。但是，正如我所說的，這件事兒是永遠不完全安定下來的。但反言之，它在某方面是會變得容易的，因為生命的火候燒得不那麼猛了。但只要我們還在旅途上，我們就是行人。

那麼，天主教會以絕對的確切知道天主真實的像什麼，他真正



的在說什麼，以及他對我們真實的要求嗎？

天主教會憑著信德知道天主在啟示的歷史裡說給我們的一切。當然，我們對它的了解——連教會所享有的了解——比起天主說的話的浩大總是低下得多。因此之故信德是有一番進展的。每一個世代，從它自己的境遇的觀點，可以發現連教會以前也未曾得知的新層面。在若望福音中吾主這樣說：「聖神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好讓你們知曉目前你們還擔負不起的事」。這意思是在啟示內總有一些多餘的，一些期望中的東西——不僅關於任何個別的人到此為止能夠了解的，也關於教會所知道的。這份多餘把新的信仰經驗貢獻給每一個世代。

那是什麼意思？

它永遠不會是我們能說：如今我們知道每一件事了；如今基督教義的知識已經完備了——這樣的一回事。至少教會有一個保證：她確知什麼是不能與福音相協調的。在她的信條和她的教義裡她列舉了關於這方面最主要的察覺。它們都以反面的字眼表達出來。她指出界限來，越過界限之外人便誤入迷途。界限以內的區域，可以說，是既寬廣又開放的。因此之故，教會可以把一般的指標給予人的生活並可以說若我想要躲避失足，就一定不可以採取什麼方向。每一個人則應在自己的途徑上發現多方的可能性並探索它們。

人們說，無論如何，基督宗教不太是一個實用的宗教，更好說是為了來世，意思是，一個為來世的記錄簿收集好分數的方法。

不錯，今生以後有一個來世是基督徒看事之道的一部份。

若你把這一部份拿掉，它便把視野減縮到依舊很可觀，但是零星且不完備的。若我們只把人生看做局限於容許我們活在此地的七八十年的空間，它看起來就像是被兇殘地砍斷了。這樣一來便引起貪生怕死。若只能有今生，我必須靠著它強取橫奪，從它那兒得到儘可能得到的。我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餘地。

來世給我一個準則並把重要性和嚴肅性給予今生，為我活下去是必要的。不只為目前，也為了到儘頭時我的生命有一個意義，一番價值——而且不僅為我，卻更是廣泛。垂允我們祈禱的天主不把我們的責任卸掉，但事實上是教訓我們負責任。祂領我們以負責的方式把放置在我們眼前的東西給活出來，到儘頭時能站立在祂面前。

基督說：求，就給你們。找，就能找到。敲門，就給你開門。不過，當我的兒子比方說要做功課時，他求天主幫助。但老實說，不常有效。

比方說，我們祈求身體健康；媽媽為孩子祈求，丈夫為妻子祈求；我們求一個人民不要全都陷入大錯——而我們知道我們所求的決不會常常給予我們，若為某一個人這是生死交關的事，便可能成為嚴重的問題。為什麼他得不到回答，或至少那回答一點也不像他所求的。天主為什麼沈默？為什麼祂退出去？為什麼發生的事和他所要的剛好相反？

耶穌的許諾和我們生命中的經驗之間的距離，使你每一次都要想——為一個世代，每一個人，連我自己，都有同樣的效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掙扎著找到一個解答。最後他要了解為什麼天主恰好是這樣向他說話。

回答是什麼呢？

奧思定和其他偉大的基督徒們說天主把對我們最好的給我們——即便我們起初不承認。往往我們想和祂所做的正好相反的為我們才是最好的。基於我們的經驗和辛苦，這是一條艱難的路。但我們必須學著接受這條路，把它看做天主領我們走的通道。天主的路總是一條強烈的修改並重塑我們人生的路，一條使我們真正的改變並矯正的路。

這樣看來，我們必須說「求，就必能得到」指的一定不是我們可以把天主當做修理工人，每次我有所需要，就叫祂來使我的日子好過一點。或把祂當做解除痛苦與疑慮的一位。反之，其意義是天主一定聽到我，且祂給予我的是只有祂知道為我是正確的。

回頭來看你提出的個別案例：也許學習一下他沒有用功的唸生字時天主不會跳進來，為你的兒子有好處。有時可能意味他躲不掉往失敗中學習的小小紀律。因為他可能正好需要這個紀律好能找到他應走的路。

### **像約伯一樣的哭訴？**

作家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依循古代猶太傳統，痛快又真正和他的天主爭吵了。在第一次大戰恐怖的威力下，他寫道：「你無用的繁衍力把生命給了像我這樣的千千萬萬的人」，他失望的向天叫喊「我不要你的恩寵！送我到地獄去！」

也許在猶太的傳統內那比較強烈，也正因為基督：進入人類困苦，和我們一同受難的天主還沒有出現，那來和我們面相對的天主，不再是偉大不可知的本體，像最後給約伯顯現

的，而是一位降入最低的深淵，可以用聖詠的字句自稱的：「我是微蟲，不是人」，那被踐踏在腳底下的天主。

正是我們有麻煩的時候這個問題總要來到：「你為什麼這樣做」？我們開始時已經談過在很多的情況下這樣公開的告訴天主我們不懂就已經可以是個人祈禱的，是克服困難的開場白。我們這樣發言，私下確實知道我要得到正確的回答，因為那被釘十字架，有過一樣的困苦又駭人的經驗的主，常常在我的面前。

也許我錯了，但基督信徒對天主的態度較為恭敬，奧思定說：「主，我不跟你爭辯…我不叫你報賬…但求你仁慈的允許我說話，我是塵埃和灰燼」。

奧思定一向是一位痛苦的，掙扎的人，這個問題使他極為困擾。首先，他想一旦人悔改了便走上天堂的康莊大道。後來他理會到天堂的大道也可能艱難得可怕而且有些很黑暗的幽谷。他認為連聖保祿在生命終了時也受了誘惑，那一定是他以自己的經驗來談保祿的故事。但正因為奧思定是那樣的受壓抑，他向慈悲者天主發言，在祂內尋求庇護，瞻仰祂愛的面容，而不和他爭辯，正是最要緊的。

因此之故我相信事實上基督從我們的掙扎中取走了一些苦味。在約伯書中造物主的顯現暗示了回答的端倪，此刻已經進展了不少。

話又說回來，很多人在困擾的時刻到信仰中去找幫助。有時候有效，但有時候我們有：我的天主，你在哪裡？的感覺。當我需要你時，為什麼你不多幫助我一點？

約伯書是人經歷生存的一切苦惱以及靜默的天主的一本經

典呼籲。甚至天主表面上好似不公平。約伯是失望又惱怒，所以真的在天主面前傾吐，一切把他拉扯下來，使他懷疑這生命值不值得一活的東西。

問題是：活著好嗎？天主是善的嗎？他真的在那兒，真的幫忙嗎？我們無可避免這些暗夜。它們明明是必要的，為的是我們能從痛苦中學習，為的是我們能取得自由與成熟，尤其同情他人的能力。沒有一了百了且合理的答案，沒有一個生存方式能闡釋這些事情。因為當它爬到我們皮膚下面，進入我們心坎的當兒有一些別的成份在上演，不能以一個普遍的公式來解釋，但最後只能以承受個人的痛苦來跨越。

「我也只有承受」，約伯說：「為我注定的痛苦長夜。我臥下時說：「幾時天亮」？我起來時又說：「黑夜何時到」？我整夜輾轉反側…我的眼再也見不到幸福」。若一個人連這樣的心靈苦悶都不能倖免，信仰實在為他做什麼呢？

這個問題很合適。因為若我做一件事，那一定有一個原因，一個意義。人要知道：這真是對的嗎？它是否有意義，抑是只不過自我欺騙？若你只以自我的觀點來看每一件事，以「我能收什麼利益」為原則，這問題根本就是錯誤的。你是以貪婪的眼光來看有關生命整體的事，一個閉門自封的眼光，不容許你再了解任何事，有朝一日它就要毀掉一個人的生命。

基督曾說過：誰若要救自己的生命就要失去它。唯有失去生命，情願捨掉生命的人，才能以真實的眼界來看事，因而獲得生命。意思是到頭來我就是得把我能從中獲得什麼的問題放棄。我必須學著承認：要緊的是放手。我必須準備好付出我自己。

說起來容易。

但每一個人性的愛都有一部份是唯有我情願為這位別人否認我自己，從我的自我中走出來，把我自己交付出去，它才真正是偉大的，有益的。而我們和天主間的關係也必然如此，到頭來，我們其他的一切關係都要從天人關係中生長出來。

我必須從不再看我自己，卻問他要什麼開始。我必須以學習愛來開始。那剛好是把顧影自憐的眼睛移轉向他。有了這樣的態度我不再問，我能從中為自己獲取什麼，卻簡單的讓我自己給他引領，真的在基督內失落我自己；當我放棄自己，讓自我走掉，我才看見，不錯，生命終於是對的了，因為不然的說，我為我自己太狹窄了。可以說，當我走出去以後，才真正開步，而生命便達致它的偉大。

那麼無疑的要說這件事兒得花上很長的時間了。

唉，當然這不是你今天上道明天到達的旅途。若是你喜歡樂事速成，那信德是辦不到的。而可能那就是今日信仰危機的原因之一，我們要立即得到幸福快樂，而不肯去冒險進行一輩子的探求——一個出自確信這縱身一躍不會跳入虛空的探求，其本質就是我們受創造的愛的行動。只有這把我們所要的給予我們：愛與被愛，從中找到幸福。

## 移山

但耶穌自己說的，「若你有信德，即便小如芥子，便可以向這座山說，「移到那邊去」！它便要移過去。為你們沒有不可能的事」。

那的確，為我無論如何，是新約中最神秘的言詞之一。連教父們，大神學家們，聖人們都為這句話掙扎過。這兒我們不可一不比「求，就能得到」這句話更好辦——把自己纏綁在死字眼的了解上說，對呀，現在我真真實實的信了，所以我應該能向加西諾山（Monte Cassino 本書對話地點）說，走開。實際上其意義是現在阻擋我們人生之路的那些山。平常它們比你能在地圖上指出來的山高大多。那些山我的確能克服，若我讓我自己向天主走去。

那是一種自我暗示嗎？

信仰的動作不是勸說我自己採甚麼理念，也不是說信德有什麼主動的能力。信仰的動作在於誠信天主在那兒，我可以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此時山便要移走了。

主用芥子的形象來詮述這一點，它是所有的種籽裡最小的，最後長成一棵大樹，天空的飛鳥都能在它上面築巢。

一方面芥子是最小的——我在裡面困窘不堪——但同時它又有成長的潛能。這樣在芥子比喻內有信德的深刻描述。從此看來信德不是單單的接受某些建議，而是在我裡面有生命的種籽。唯有當信德像一粒種子在我裡面，從那兒能出生東西來，真正的改變我的生命，從而把新的東西帶入全世界，我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

耶穌給了我們一個偉大的許諾，他說：「我教訓你們的不出我自己，但出於那派遣我的一位，誰承行天主的旨意會知道這教訓是從天主來的還是我從我自己所知道的教訓你們」。連法利塞人也叫出來：「從來沒有任何人像這個人一樣的說教」。

這和我們討論的恰好相符合。耶穌的言詞不可以用學說

來證明是真理。它好像是一個技術性的建議：唯有實驗能顯示它是正確的。這兒天主聖言的真理囊括整個的人，整個生命的經驗。天主使我知道他的旨意，我儘我所知的真真把我自己交付出來，那時一切才豁然開朗。造物主的旨意並不是異物，並不在我身外，而是我本體的基礎。在這個生命的實驗中的確能清楚的發現如何把生命扶正。那不會是舒服的，但它將是正確的。它不會是膚淺的、嘻笑的，但要有充滿深度的喜樂。

那才是我們所謂聖人的真正意義，他們是冒險做天主對我們的旨意的實驗的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之光，是指點我們所發生的事如何能把生命扶正。我相信為整個基督教義的真理，其基礎就在於此。

## **天主與理智**

教會和聖人們強調我們可以用理智來了解基督教義的真理，可以指示出其合理性並以合理的辯證來維護它。是真的嗎？

是的，但在一定範圍之內。信仰不只是一個形形象象的萬花筒，可以這樣編排一下，那樣編排一下，倒是真的。信仰向我們的理智，我們的理解力發言，因為它表達真理——也因為理智是為了真理而創造的。因此之故，不經理解的信仰不是真的基督教信德。

信仰要求被理解。我們，在這番對話中，就是尋求把這一切——從創造的理念到基督徒的望德——看成包含某種合理的成份的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因此之故我們可以指出信仰是理解的適當素材。



一而再，再而三的，科學家們以天主和信仰為討論題材。我帶來了幾句名言。譬如依撒格·牛頓，理論物理的創始者，說：「宇宙神妙的排列與協調只能依照一位全知全能的本體的計劃而發生。那是，且永遠是，我最重要的發現」。奧古斯定·路易·高系（Ougustin Lous Cauchy），法國數學家，指出：「我是基督徒，意即，我像提裘·布拉埃（Tycho Brahe），哥白尼（Copernicus），迪卡兒（Descartes），牛頓（Newton），李布尼茲（Liebniz），巴斯噶（Paseal）…像所有過去的大天文學家與大數學家一樣，相信基督的神性」，義大利的古里耶莫·馬考尼（Guglielmo Marconi），把無線電話的發明贈予我們，因而把我們領入行動文化的諾貝爾獎得主，這樣的表達心意：「我驕傲的宣佈我是信徒。我信祈禱的力量。我不只以有信仰的天主教徒，也以科學家的身份相信」。

確然，我們之成為基督徒，並不是跳進迷信的冒失探索。但我只要提出兩點保留：信仰的了解不能像了解數學公程式一樣可以令我完全的懂透，但它進入本體的更深層次，進入天主永恆的本性，進入愛的奧秘。在這個區域內，一個人只憑思考便能了解的是有限的。尤其，以一個有限的人，竟想完全清楚的研討並解析透徹。

我們連另外一個人也不能了解，因為他的人格探入比我們觀念的能力更深的深處。最後，我們不能了解物質的結構，只能予以構想到某種程度。這樣，到頭來在天主內和天主的聖言內與我們會晤的東西，不能屈服在我們理解力之下，因為它遠遠超越後者，就明顯易見了。

這樣說來信仰是不能用理智來講解的。我不能說，誰若不接受這一點就是笨蛋。信仰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所相信

的逐漸由經驗來具體化，可以看出來在整體上是有意義的。因此它和理智的觀點有會集之處，使得我正確的步入它內。它們給我信心，不只是把自己交付給什麼迷信，但要像解釋自然法規一樣的透徹講示，是不存在的。

我們能不能說要想進一步認識天主，必須把個人的思想拓寬？

連一個簡單的人也能相當的認識天主，對我們目前擁有的科學與歷史知識有廣大淵深的認識能使一個人有進一步認識天主的能力是莫須有的事。

你可能把理解力淹沒在事實的大海中，任何人若不能在大自然或歷史的事實中知覺到「奧秘」的運作便是把一大堆的東西塞到你的頭腦和心裡面，使得它不再能有寬廣與深刻的知覺。

一方面，淵博的科學知識能招引一個人不再能看到事實以外的東西，以致於他被事實封鎖了。因為他見多識廣，如今只能在實事求是的層面上思考，再也不能一躍而入奧秘之中了。他只看見可觸摸的。且從形而下學著眼，這樣一來人變得更愚蠢了。相反的一面是有時候，正因為我們視野的廣闊，我們可以窺見實際中有著那麼多的神聖理由，真真的在我們天主的形象上加增寬度與深度，我們會以更大的尊敬，甚至揀抑與敬畏站立在天主面前。

舉一個天主形象能夠改變的特別例子：早先天主能看見每一個人，知道每天每一秒鐘每一個人做著什麼的理念已經被捐棄了。說那若不是教會的威脅動作，使人害怕，便是一個幼稚的妄想。今日經由科技的發展，這個形象又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回到我們中間。我們把人造衛星送入太空，同時不僅把電視的畫

面播送給我們大家，也造成導引系統，能把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一部汽車指示出來，並引領我們到達目的地。更有甚者，電腦系統與網路給我們指示某些刺激成份，可以控制千千萬萬互相銜接的顫動，播放到全世界。不論是奧斯婁（Oslo）或加普式達特（Kapstadt）。不論如何，跟著人思考能力的擴展，那因為看來似乎太天真而被打入冷宮的天主形象又回來了，看起來又很新穎，很有意思。

是的，那是我們應當感激的事，那有助於我們以新的方式來看事。這樣一來，昔日閉鎖的門戶打開了。我們對世界的了解越多，我們的天主形象看來也更偉大，更易了解。但這並不是自動發生的事。

## 對立

一方面，我們發現天主的誠命——另一方面，我們自己的人。二者都是天主創造的。然而，任何人都能看見這二者很不互相配合。想錯事做錯事都顯然是很人性的。在這樣的矛盾下我們往往自覺處於似乎力不從心的情境。

基督教義認為創造已遭受破壞。人的生存已經不是當初創世主手下的產物，另外有一個產物壓迫著它，在趨向天主的內在傾向之外，又有一個脫離天主的相反傾向。因此人在他受造的原始衝動和他自身歷史的遺傳之間被扯得四分五裂。

這種可能性早已裝設在完成的受造內，但只沿著歷史而發展開來。一方面，人為愛而受造。他為了捐棄自我，付出自我而存在。但把住他自己，唯我獨尊為他也是輕而易舉之事。這

個傾向裝設在他內造成一方面，他能愛天主，另一方面，又可以生天主的氣到說：我要獨立，我只要做我自己的程度。

若我們仔細的考查我們自己，便可看見這項矛盾，這在我們生存中的內心張力。一方面，我們承認十誡所說的是對的。那正是我們要的，我們喜歡做的。就是說：對別人好，有感恩之心，尊敬別人的財物，在兩性關係中找到很大的愛，因而一生相互負起責任，說實話，不說謊。在某些方面那的確是一個不僅僅反對我們本性，而且壓在我們肩膀上的枷鎖。

但是，我們總感覺到掙脫它的慾望。

那就是爭辯的喜好，說謊的方便，懷疑的誘惑——這一切都在人裡面，因為有破壞的衝動，說「不」的願望。

這項矛盾指向人的一種內在紊亂，因之而他不能簡單的做他願意做的人，奧維德（Ovid）羅馬詩人說過：我看見是好的，讚成它，然後還是倒行逆施。而保祿，在致羅馬人書第七章中，也同樣強調：我願意做的善事我不去做；我不願意做的惡事，偏偏去做。在保祿的案例中，這引發了：「誰能把我從這內心的叛逆中解放出來呢？」的呼喊。就在這一點上保祿真的了解了基督——也從這一點上他把基督推舉出來，做為把我們從當代的外教世界解救出來者的答案。

不過還有一個外在的對立。是在福音與假設是好的且「友愛」的天主與世界的真實情況之間的對立。其結果是對天主失望，很多人根本看不見所謂的醫治痊癒。有時候我也想信仰大概無法在我們比較進步的理念前立足，它不能在事實的光天化日之下承受鑒定了。

這兒我們方才說過的內心對立又由一種集體的高潮更加強

化。是一種集體的意識把對立與銳化——它同意自私的傾向，對天主的叛逆，而且總喜歡生命中短暫而較易的抉擇。每一個人不僅僅為自己而生活，他總是與他人一同接受人生，被塑造，甚至引入歧途，遭受歪曲。

一個社會的興起與腐化有不同的階段。可能團體一路支持我，幫助我，而內心的對立逐漸減弱並消失。但，相反的，也有一種集體一同的平庸，說，唉，別的人也這樣做。在這樣的社會中偷竊成為正常的，賄賂不再被視為不當，而謊言是得過且過的正常途徑。

社會能夠把一個人拖下去——或推高一步。在前一個情況下，物質佔有重要地位而思想的習慣與物質上的考慮如此緊緊銜接，凡任何設法超越這方面的理念便被視為古董，為人類是愚蠢的，不合適的。在第二個情況下天主真正的以某種可見的方式臨在著，向他靠近比較容易。

但生命為什麼不就是容易的，愉快的，享樂的呢？…

當然，目前享受物質的，能觸摸得到的，為我們帶來幸福，可以直接的購買並接近的東西是比較容易的。我可以進入一個尋樂商店；一張門票的代價可以給我一種魂飛天外的經驗，從而買得自所有的憂慮，自我發展和自我超越的艱難路徑的解脫。這是一個強烈得駭人的誘惑。這樣，幸福成為一項資產，可以用來買賣。那是比較容易的；比較快的；我們好像繞道避開內心的對立——因為現在關於天主的問題好像很沒有必要了。

不過我們可以視之為文明的生活方式，講究的方式，而且絕對配合現代世界的生活方式。

但我們也知道這會很快的變成大失所望。個人會意到，最後我還是空的，筋疲力竭了，當我從魂飛天外再返人間的時候我再也不能忍受我自己和這個世界。至少在這當兒我知道我是被騙了。

真的，我們從來不獨自面對我們的內心世界，而總是集體登台演出的。這種集體的認同可以使得事情變難一點也可能變容易一點。由於這個原因，在初期教會中有了慕道團體。其目的是創造一種替代的社會，每一個人可以在這社會內面向天主，以共同的生活來達致有朝一日看見天主。在接近領洗的時刻，的確這時刻我們稱之為「光明」（illumination），當這種知覺在每一個人心中活了起來，因之而產生信德的自主，光明的時刻便來到了。

我想這在以無神主義和不可知論的物質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中比較更需要，之前，似乎教會與社會廣泛的彼此認同。現在教會必須再次努力創造社會的空間，大家可以在這空間內尋得的，不止是那沈甸甸的把我們向下拉扯的集體認同，也是一個打開可能性之門，支持個別的人，將他帶領到學習看見的途徑的集體認同。

問題是信德是否真的使我們變得更好，更仁慈，更關心鄰人，較少貪心，較少虛榮。看一下天主自己召喚接受信德的人們吧，從那些人的整個人生目的來看，他們心中應該在取悅天主，成為完美的人民之外別無他想。為什麼在神職人員中，在會士修女中，我們見到這麼多心存怨恨，這麼多的貪瀆與嫉妒，這麼多的謊言，這麼少的助人意願？為什麼他們的信德沒有把他們變成好一點的人？

那的確是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此處我們再一次可見信德不

就停在那裡，但它可以萎縮或成長，可以劃出上升或下降的曲線。它不只是一個成貨的保證書，是一個積存下來的本錢，只能升值。信德總是在一個脆弱的前提下給予我們。我們但願它不是這樣的。但天主就在這上面下了偉大的賭注，我們覺得如此難以了解，他怎麼沒有給我們較強而有力的藥劑。

即便我們不得不目睹在信者的世界中行為上的不合適型態（在這後面，當然，總有著信德上的減弱），我們不能無睹它積極的一面。在那麼多因信致善的單純，慈悲的人們身上，我們可以看見到頭來信德有很積極的效果。我特別想到在平凡的本堂中那些老人，經由信德而成熟為極大的善心，我們遇到他們時會感到一種溫暖，一份內心的光明。

而相反的，我們一定體會到當信德的光線轉暗時，社會變得更心硬，更暴虐，更腐敗，連那麼堅持批評立場的一位神學家，伏爾革林木勒（Vorgriemer）也說過氣氛沒有好轉，反而更惡劣，火氣更大。

## 奧秘

基督信徒的世界內不可見之物與可見之物都是想當然耳的。基督信徒在天使和總領天使的環繞之下，他們可以向聖神求援。他們可以，若有此心願，呼求童貞瑪利亞幫助安慰他們。天主教偉大學者羅馬諾·瓜迪尼談到把神性奧秘弄成可見的。他所建議的方法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於某神聖物件或功行，然後把你全部的思維和心力集中在這個象徵上。於是你可能立即感到它如何調整你，聖化你。非天主教徒當然會覺得那很古怪，甚至簡直就是愚蒙。

又一次，我們不應當以膚淺的方式來了解，到頭來甚至它可能成為迷信。好像我們自視處於一個充滿友善力量，照顧我們半條生命的宇宙之間。但我們在信德中要警覺到有一個超乎可觸摸之物的實際，那是對的。大聖人們的確還活著。這個大家庭就在這裡，理會到他們的臨在意味著我們被愛著，受到照顧。

為真正的操運這些東西，一如瓜迪尼所做到的，我當然得「從裡到外」的對這事很熟習，經由對它們的了解而把它們帶到我手中——然後我可以認出它們指示給我的道路。這並不只是把我的半條生命給卸除掉，以獲致舒適的方法，而是一個指點。

最近這兒義大利的新聞中一位婦女述說她的遭遇，她即將生產，而將要承受的心臟手術有高度危險性，她很祥和的講給記者她只告訴庇佑神父（Padre Pio）：「庇佑神父，請幫助我和我的嬰兒」，便知道不會有任何事故發生了。也許那是很幼稚，很土氣，但它反映出一種當我們知道在另一個世界中有兄弟姊妹時所享有的基本信託。他們很親近；他們能幫助我；我可以信心滿滿的呼求他們。

不論如何，似乎警覺到信德奧秘的人越來越少了。怎麼會這樣呢？

也許在某些方式上我們的信德太機械化了。也許按瓜迪尼的說法，外表的演示也太多，內心的實際太少了。

信德必須在每一個世代中被重新發現，重新活出來。相反的，我們看見這是個什麼樣的世代，它不再警覺到基督的信仰和它的救援力量。這世代轉到別處去，尋求那些秘宗的形式，轉向石頭和天知道什麼別的東西去找救援，即是說，他們尋找向不可見的力量求援的新形式，因為人覺得他能也應該有些其他的助力。在這方面，我們天主教，尤其那些在教會中踞有責任地位的



人，必須自問為什麼我們辦不到能回答今日的問題的宣信。為使人們再次看見並感到在信仰內有他們恰好尋求著的東西。

## 一切都註定了嗎？

阿拉伯文有一個字用來表達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奧秘之一：瑪克德布（Maktub），譯意略似：「寫下來了」。也許每一件事都寫下來了，世界的全部歷史，我誕生與死去的故事。有一次在彌撒中聽到：那些名字已由天主寫下來，意即，已經註定在生命的偉大書冊的人有福了。天主把我們的道路指給我們，我只要認明為我註定的就行了嗎？

我相信——雖我不是回教專家——在這件事上回教與基督宗教之間有一項對立，或至少有一項清楚的區別。伊斯蘭似乎來自嚴格的預定觀念；一切都已預定，我生活在織好的網裡，和這個相反的，基督宗教的信德一向認可自由的成份。意即，一方面，天主環抱萬有。他知道一切。他引導歷史的途程。不過他的安排給自由留下空間。可以說，我可能從他為我所做的計畫游離開。

你能不能進一步加以解釋？

那是很奧秘，很艱難的。在基督教義中所謂之預定誨訓也有所進展。按照這個訓誨，那些人在計畫中該下地獄，其他該上天堂，都已經安排好了；都自無始之始便確定了。教會的信德一向棄絕這訓誨。因為我個人反正做不到什麼——若我註定下地獄，就只能下地獄；若我該上天堂，便上天堂的想法——的確與信德不相符合。

天主創造了真正的自由，允許他自己的計畫被干擾（即便他如此做去依舊能從中生出新的東西來）。歷史指示出這一點。首先亞當的罪傾覆了天主的計畫。而天主的回答是把自己更有力的付出，他在基督內付出了自己。

說來，那是一個偉大的例子。還有很多較小的。舉以色列人民為例吧！他們原應生活在神道設教之下，按這樣的安排就不應有人為的統治者，有實施神聖法律的民長。但以色列人要一位君王。他們要和別的民族一樣。他們破壞了天主的計畫。天主讓步了，他把掃祿給了他們，再給他們達味，從這個起點他再次修建通向基督之路，通向死於十字架上以推翻一切皇室的君王。

此處我們有了聖經要我們了解的模式。一方面天主完全的接受自由——而另一方面他比我們偉大，能夠從失敗中，從敗壞中，製造一個新的開始，以某種方式改進原始的，看來更偉大，更好。怎麼可能——天主知道一切但其他的計畫依舊可能——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們為此絞盡了腦汁。在某一點上它非我們所能及，只因為我們不是天主，因為到頭來我們的地平線是非常有限的。

但我想我們能了解顯然的事實：天主掌握歷史在他手中，把我掌握在他手中，但留給我成為一個有愛之人的自由——或拒絕自由。天主沒有絕對的設定我，卻在我內裝設了變化的可能，我們稱之為自由。

### **神蹟是真的嗎？**

信德視神蹟為時常可能的，宗徒們生前有人出很多的錢要買他

們行神蹟的功能。

有挑釁性，無法解釋的故事很多很多，引得人們嘲笑或悚然生畏。比方說，在巴都（Padua）的大聖殿中你可以看見聖安東尼（St. Anthony）的舌頭，據說他曾是一位大宣道家，在奈維爾（Nevers）保存著聖伯那黛（Bernadette）的身體，在亞爾斯（Ars）有聖維亞內（Vianney）的遺體，二者都沒有腐化。而它們沒有用藥劑保存，像共產黨的聖人，列寧一樣。那怎麼可能呢？若我們能向天主自己發問，他對那些神蹟怎樣講呢？

我的確沒有資格告訴你天主會怎樣講。但神蹟的問題是在的，而基督信徒所信仰的一部份是天主在世界上有能力，且真的能有作為。

這其中自然法律被打破了多少，或者自然法律內是否已經包括了天主能夠利用的某一程度的變化，不是主要的問題。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的可以看見，我們對自然律的了解只是粗略的，到底什麼是大自然，自然律的應用到怎樣普及的程度，到頭來我們不能很確切的說，重要的是理會到天主把創造工程做完之後沒有退休。退休，意思是說：現在機器裝設好了，可以按它裝設的功能運轉了。不，天主能做事。他仍然是造物主，仍然可以干預。

每一次干預都是神蹟嗎？

我們不能把這扭曲成迷信式的神蹟看法，好像神蹟是一求就到的。我們不能做廉價的神蹟菜譜，但我們也不能以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比天主知道的更好，膽敢告訴天主他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

關於這一點我讀過一個很有趣的註釋。它來自基督教神

學家阿道夫·席拉特（Adolf Schrater），他是一位堅定的信者。席拉特在柏林得到教職，正當阿道夫·哈那克（Adolf Harnak），自由派大神學家也在那兒授課。路得派教會的用意是把哈那克的自由主義平衡到某種程度。

哈那克的確是一位高貴的人。雖然這任命是一個反對他的動作，他以最積極的態度歡迎席拉克，並說：「這是很不錯的，我們將要彼此了解」。的確他二人合作無間。有一次，在某一課程或討論中，有人提到二位神學家間的對立，哈那克說。「我們兩個人，席拉特先生和我，只不過在神蹟的問題上分道揚鑣而已」。此時席拉特叫出來，「不，是在天主的問題上！因為從神蹟的問題便引出天主的問題」。

我想這是一語中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承認這個或那個不平常的事故是一項神蹟。問題是天主是否還是天主。是否他還能叫世界知道他是造物者，是主。

若望保祿二世說過：「若你關心天主，便能得到他的一些光明，指示你主的道路，並揭示一點天主的計畫」。意思是不是說有了信德便連未來都能預見？

我們的確能看出一些天主的計畫。這知識超乎我個人的命運和我私人的道路。在這光明中我們可以反觀歷史的整體，看出來這不是漫無選擇的行程而是引向一個特殊目的的道路。我們在表面上偶發的事故中得知一個內在的邏輯，天主的邏輯。

即便這不能給我們預期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會發生什麼事的能力，至少我們能發展對在某些事內所包含的危險——以及在其他事內所包含的希望——的敏銳感。因而發展一種對未來的意識，使我看見什麼能破壞未來——因為它反對道路的內在邏輯——

以及什麼，相反的，通向前程——因為它把積極的門戶打開且符合內在的整體計畫。因此之故預期未來的能力可以發展。

先知們也是一樣，他們不可被當做預見未來的人，而是從天主的觀點了解時代，因之能警告我們什麼是有毀壞性的聲音——而，另一方面，能指示我們前進的正路。

若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也是天主自己，全能全知者，我們大概應當說：對的，在那個時辰，兩千年之前，當他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臨終之苦時，他知道有我。經由他的神聖知識，他已經知道我的名字。

保祿在致迦拉達人書中說：「他認識我且為我而付出他自己」。當然，從純經驗的觀點來看，他不認識保祿。但保祿知道他蒙受了復活基督的召叫，主的眼睛找到了他。

我們不應該試著想像人性的基督怎樣放眼觀看歷史上無數的蒼生；不過歸功結底，當他在橄欖園的痛苦時刻，當他向十字架說「是」的時刻，他心中有我們，他也認得我們，我們可以這麼說，這個動作包括了從永恆就做了的愛的決意，形成並確定了基督的暫世人生。因此我知道我不單單是一個後來才出生的，站在光圈之外的人，但天我之間有一份個人的關係，它的生命之根就發生於基督的自我交付。

## 天主，是——教會，不？

教會的希臘原文是「屬於主者」。意思是說教會屬於天主自己嗎？

一點也不錯。Ekklesia意即：「召喚出來」，那些被召喚出

來的人。這字的技術性意義是：「會眾」，在希臘語言地區人們想到當年民主體制的會眾。但按基督宗教的用法它是指西乃山的會眾，以色列人民的會眾。這樣說來它指的是「由天主召喚而會合的民眾」，那些和他會聚一處，屬於天主，知道天主在他們中間的民眾。

其涵義一如你所說，是教會被天主視為已有，成為他在這世界上的個別產業，特別歸屬於他，是活生生的廟宇。基督徒很嚴肅的認為天主不住在木石內，而是活的。那些給他住在裡面，屬於他的人民，因之而成為他真正的廟宇。「天主子民」一名也意味以一特殊的方式隸屬於天主——其生存的基礎是在天主的所有權之下。

基督宗教有史以來兩千年間，教會一再的分裂。同時有大約三百個顯然各異的誓反教，東正教和其他教會。在美國有遠超過一千個浸洗會的團體。在这一切之上又與这一切對立的還是羅馬天主教會，以教宗為首腦，自稱是唯一的真教會。祂無論如何總在那兒，不管有多少危機，的確是世界上最普及、最有歷史意義，最成功的教會，今日的信徒數目比祂歷史上的任何世代都多。

我想按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我們不應當視此為天主教友兵強馬壯的一個勝利，也不應該太為我們繼續擁有著的組織和數目上的龐大而沾沾自喜。若我們把這看成我們的成就，以之為我們的權力，我們就跨離了一個屬於天主的人民的角色，把我們自己捧成獨立自主的會社，那會很快的變壞。一個教會可能在一個國家中是一個強大的機構，但一旦失去信德的支柱，機構便要倒塌。

也許你知道中古時代一位猶太人旅行到教廷而成為天主教

徒的故事。他返鄉時，有認識教廷的人問他：「你知道那兒發生的事吧」？「是的」，他說：「當然，很齷齪的事，我都看見了」。「而你還是成了天主教友」，別的人說：「真是完全的變態」！於是猶太人說：「正因為所有的那些事我成為天主教徒，因為縱然有那一切，若教會還繼續存在，那麼真的一定有什麼東西保持著她」。還有另一則故事，講的是有一次拿破崙宣佈他要毀滅教會。於是一位樞機主教回答說：「那連我們都沒有辦到呢」！

我想在這些矛盾的故事中我們看見一些要緊的東西。事實上在天主教會中一直有著很多猙獰古怪的人性事故。她還結連在一起，縱使她呻吟著且咯吱作響，她還生存，她產生偉大的殉教者、偉大的信者，人們獻出自己全部的生命為她服務，做傳教士、作護士、作教師，這的確表現有一個人在那兒護持著她。

因此，我們不能把教會的成功看做我們自己的獎賞，但我們還是可以和梵二一同說——縱然主把大量的生命力給予其他的教會和團體——教會本身，靠著一個活性劑，是存活下來了，而且親臨在這活性劑內。只能有一個解釋，他把人所不能達成的賞給我們。

瓜地尼曾描述教會的目標如下：她必須堅定的把最後的真理，全德的終極形像，最基本的價值基礎給予人類，且不可準許自己被任何烈情，任何感性改變，任何自我追尋的詭計給弄糊塗」。很困難的要求。

對，但是正確的要求，即便此處的表達很是嚴峻。瓜尼地是那樣的寬容達理，卻喜歡作沒有商量餘地的要求，而那也是很要緊的。我們不能把要求淹沒在讓步的泥淖中，直到它沒頂

為止。教會不能在「什麼是可能的；什麼不可能」？的標語下行動。她不為發現讓步的最可接受的方式而存在，卻為了把天主語言全部的偉大以及他的旨意交授出來—即便這旨意反對她自己且反對她的發言人。

我總被保祿向厄弗所長老們所作的臨別贈言所感動（他已經知道當他抵達耶路撒冷時要成為階下之囚）。他說：我已經把天主的全部旨意告訴你們了。我沒有對你們作任何保留，也沒有設法使你們更好過。我也沒有把我自己的語句傳授給你們，卻向你們宣講天主的全部旨意！這就是教會存在的理由。

假設你從未想到脫離教會。教會有沒有令你厭惡，引你煩惱的事？

的確脫離教會永遠不會進入我的頭腦。我覺得在裡面那麼舒服，我的生命從我呱呱墮地便和她成為共同體，脫離她會使我變殘廢，甚至毀滅我。

當然她有些大事或小事是很討厭的。從地方教會，一直到全教會的總領導工作——我就在這中間出著力——總是人來參與，而那就是引起厭煩的原因。但你不因為厭煩就脫離你的家庭，若是把一家網在一起的愛較強，就一定不會——若在你的生命中，愛是支持你的力量。

教會也是一樣，這兒也是，我知道我不是因了這個或那個而在這裡；我知道在歷史中有過那麼多的錯誤，具體的激怒成份是可能有的。但我也知道這些事中沒有能奪去教會主要資質的。就因為它來自另一個根源——而且要不住地證實它自己。

若瑟·羅特（Joseph Roth）在他的小說：拉代斯基進行曲（Rodeltzky March）中寫：「在這腐朽化的世界中，羅馬教會是把形



式給予生命，幫助生命保存它的形狀的唯一餘留者。…她在把罪定為教條時，已經寬恕了它。她不允許任何沒有過錯的人類存在：這就是她最有人性的地方…羅馬教會彰示出她最尊貴的特性，她的寬恕，原諒」，教會主要是一個罪人的教會嗎？

很顯然的！我們剛剛看見天主如何維護教會，縱使人是罪人。這句引言說明了觀看教會的一個特殊方式，以純世俗的主場把她看成是好的且有用的。教會把形式給予生命，她保持生命的某種形狀，不會在一片不確定的濃霧中模糊不清，她可以說明天主的旨意何在，是教會相當主要的一面。若我們單純的把她看成歷史上的一個事實，就是把天主放在人的使喚之下。此時我們開始認為人們要某一種宗教，而把天主看做為把人們聚集一堂，把他們帶到你身邊來為目的的一個區區建材而已。

不過我得批評方才說的天主教會定罪為教條，然後主即饒赦它的話。天主教會沒有發明罪，但認明天主的旨意，必須宣佈它。當然，這句引言的好處是有關教會的話，她必須宣佈天主旨意的全部宏偉，無條件的堅強，使人們知道他真正的度量，他的旨意是白白賞賜給我們的，同時她有饒赦的任務。

在實用上，教會可以向人們說：誰若嘗試依據自己的才智把事做對，誰若相信他能夠過不需要饒恕的日子，便犯下過失。這其中有一種傲慢，對自我成就，自我造就的驕傲，到頭來就沒有人性了。

要點實在是我們根本不可以有這一類的虛榮。我永遠不應該陷入不需要被饒赦的地步。反之，若我試著越來越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把他的旨意和我的意願認同，那麼我也知道，我總會得到寬恕。我是一個有接受我需要被饒赦的事實這一份謙虛的本體。這樣來說，謙虛和信任使得一個人真正的有人性。

「天主，是，教會，不」已經成為大眾的口號。聖西利安（St. Cyprian），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二〇〇～二五八）關於這一點說：「教會以外無救援」，因為「凡沒有教會做母親的人，沒有天主做父親」。今天這還是真的嗎？

若解為凡非基督信徒便被關起來打入地獄就不是真的，但意思是我們需要我們的母親，即便我們不認識她；她是把我們誕生在信德裡，把我們交給天主的團體。

西利安說的是在迫害下天主與教會的關係，他想到那些因為害怕殉教而離開教會，當然，仍舊打算和基督與天主聯系的人，他告訴他們誰若離開生活的團體，有生命的身體，便是從諾厄的方舟爬出去，要淹沒在洪水中。他在這番意義裡表示教會與基督的信仰如何不可分離。

我不能把基督當做我的私產，試著為我自己把持住他，到某一種程度，隸屬於基督的家庭令人不舒服等於對基督本人不舒服。信德是在這個團體的前提下賜給我們的，此外別無途徑。西利安並沒有發明任何有關那些未曾認識教會的人天主要怎樣做的理論。連那麼堅持教會的聖保祿也告訴我們，我們在教會之內必須做份內的事，關於教會之外的人天主會做他要做的，他要判斷他們。這樣，保祿也沒有發展出一套天主要怎樣處置那些旁人的理論。不過他告訴我們凡和基督面對面的人不能把他和教會分開；他必須在教會內過基督的生活。

這是兩千年來的一個迫切問題。

也許我可以附加一點：現在情況變得更迫切一些，約翰·巴提斯特·麥茲（John Baptist Metz）曾說今日的程式是：向天主說不，向宗教說是。人們要有一種宗教，秘宗的或隨便什

麼的。但一個有位格的天主，和我講話，認識我個人，說過很特別的話，和我會晤，對我有特殊的要求，也會審判我——這樣的天主人們不要。我們看見的是宗教和天主分開了。人們不要割捨這種「完全是另一位」的感覺，這種特殊的宗教感，整個的；他們要它在很多形狀與格式下給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到頭來沒有它繼續留在那兒的保證，除非天主的旨意以及天主自己也在場，以此說來我們與其說是處於宗教危機——宗教是遍地冒出來——更好說是處於天主的危機。

今天早上我要去這裡加西諾山的教堂去望彌撒。我遲到了。匆匆忙忙。而運氣不好，那裡都看不見一個人幫助我的忙。我在這大得像一座城的修道院中，像瞎子一般的遊蕩，幾乎咒詛起來，卻找不到通往那兒的花徑。有數不清的門，我一敲再敲，但它們不向任何特別的地方打開，至少不向著我在絕望中找尋的地方。一個人要獨自找到通往天主的路，可能嗎？

完全的一個人一定不能。基督教義主要的一部份是——這也包含在教會觀念中——我們和天主的關係不僅是內心的，一個由我的「我」和他的「他」構成的，但也是一樁「說給他」，「受引領」的事，邂逅是每一條皈依路線的一部份。教會在那兒，找門戶並找到它的便可以走進去。在所有不同氣質的人中，總有人適合我，有好話說給我。

我們以人類的身份在這裡，好讓天主能透過別的人們來到人們這裡。他總是透過人們到人們那兒。所以我們也總得透過在他領導下的別人到他那邊，他在他們內遇見我們，把我們向他敞開。若我們只靠讀聖經而高舉我們到頂點，這將是另一個哲學運動，沒有團體的成份。而團體是信仰的一個那麼生命攸關的成份。

羅馬皇帝要求聖勞倫佐交出教會的財寶。過了一會兒勞倫佐——他將要為這件事殉教，來到皇帝面前，把城中一大群窮苦的人給皇帝看，這樣說：「這是教會最大的財富」。

的確，聖經告訴我們基督來自以色列窮人中間。他出生後四十天，他的母親攜帶窮人的獻禮，給我們看在這些樸質的人中，內心的見地還是清晰的。他們沒有把眼光分裂成上千的繁文縟禮，因而失去整體，卻保存了一片內心的質樸，一種純潔、真誠，以及使人能看得清楚的善良。

當然，教會也需要知識份子，絕對的。她需要立志把精神力量交給她使用的人們。她也需要慷慨好施的富人，願意把財富力量來服務善事。但她還是依然靠著謙遜的信徒們鉅大的力量生存。這樣說來那些需要愛與付出愛的浩大人群的確是她真正的寶藏：即些樸實的，能保守真理的人，因為主說，他們是孩童。經過多少歷史的變遷，他們保持住對主要精萃的知覺，在教會中保持謙遜與愛的精神生生不息。

我們學過，「時代的末日」，伴隨基督的來臨，已經開始了。伴隨著它，「教會的世代」已經拂曉，直到主再來臨。那是什麼意思？換句話說，地上的幸與不幸，以及所有的人，是不是和天主教會的幸與不幸相共呢？或者，更清楚的說，若不是因為教會的祈禱與行動，天主可不可能早已允許這個世界毀滅呢？

天主已經做了什麼，他打算做什麼，讓我們不去尋求解答吧，不過既使在純經驗的標準下，也很明顯，我覺得，天主教會在歷史的進行上有一個很基本的角色。假如她的信德崩潰，她要宣佈，可以這樣說，在精神上破產了，並說：我們錯了，

即麼整個的歷史與人類要裂開一個大縫，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我們已經看見梵二後的危機，若它沒有挑動一九六八的危機，無疑的巨大地加強了它。無論如何，想到那個特殊的戲劇性事故，人不得不聯想到梵二後危機。那僅僅是我們，可以說，懂到的看到的。你很正確地講到更深一層的東西，祈禱、信德、愛的力量。這些方法把天主帶到世上來，因此他的一些光芒可以散佈在人間。若這力量消失，便要造成歷史的災難。

## 第一部 天主

樞機主教，雖然現代的科學揭發越來越多創造天地的秘密，到頭來這大概為我們永遠是一個謎。為什麼天主從來沒有簡單的站起來說：現在，大家請聽！我要告訴你們是怎麼做成的，在你們這小天地裡每一件事怎麼運轉的。

創造天地的確是一件奧秘，我們知道的越多，物理學越能看清物質的脆弱結構，就越顯得神秘。人類的歷史，有那麼多不可思議和不能懂透的事，又附加上另一個奧秘的乾坤。

「天主為什麼把它造成這個樣子」？對這個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給予最後的答案。為什麼他如此靜默？為什麼他對世界如此無能為力？這是一個尤其是信者必須自問的問題。或，為什麼他不更加斬釘截鐵，不少犯一點錯誤？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立足點必定只有有限的視野，若忽然間有一個關於世界很完備的解釋給予我們，我們能看到它的運作，對我們沒有好處，因為這將要超過我們所有的能力之外。我們只能希望接受天主的作風，從而找出一個意義來。

我們要找出什麼意義來呢？

我相信探索下一個到盡頭無法理解的歷史，而這歷史又是由他的愛所引導，所帶動的，一點一點的，我們會要看見。在這種方式下我們負擔起一個適合於我們人類的任務。它不是

把一項示範像成品似的佈置在我們眼前，但只顯示出能允許我們追隨的一條蹊徑，在這條路徑上我們自己也可以為這世界的奧秘與偉大有所貢獻。我要說天主給我們的我們足可藉以活下去。我們所知的限度不是一項挑戰，而是一個恩賜。它領著我們走上步步維新的學習之路，一路上我們對「現實」的尺度逐漸伸展。其先決條件事實上總是我們這方面一個謙遜的動作，在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天主面前屈躬附首。

## 1. 人

神學家漢斯·烏爾斯·馮·巴爾達扎（Hans Urs Von Balthasar）——好響亮的神學家名字！——說每一件事物都可以有兩種看法，就是說：事實和奧秘。把人看做事實，他是宇宙邊緣的一個現象，因意外而產生。但若把他看做奧秘，他則是天主旨意的產物，為他自己而產生，這為以基督信者的眼光來看世界與人類是不是一個主要的基本認知呢？

是的，我一定會這麼說。首先，我們覺察到「事實」，就是這麼一回事。歷史也是一樣，基本上，歷史中的每一件事原本都可能不一樣的。當然，沒有人能以區區事實為滿足。我們只是區區事實，但我們知道我們能，也應當比偶然發生的一件小事兒多得多，理由就足夠了。

為了這個理由，看穿淺薄的事實實際，承認人不只是進化的念頭一動便被擲入世間，是很要緊的。表面下層的真理是每一個人都註定要生存的。每一個人是天主自己的主意。在每一個目前事實上存在著的東西裡面，有一個計畫，一個理念在運

著作，在我對理想自我的尋求中，我與世界和與歷史的前途共存的致力中，這給予我一個意義。

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主意？是什麼意思？

是的，那是基督信仰的基礎。聖經描繪人類受創造的形像——天主是陶匠，捏塑了他，然後把生命之神吹入他——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形成的。在聖詠中，人很恭敬的道說他自己：你用泥土捏成了我；你把生命的氣息吹入了我。所描繪的是每一個人都和天主有直接關係的事實。這樣在世界歷史的巨網中，每一個人領取了一個有意義的地位與角色，他藉以對全部的歷史能有一份不可取代的貢獻。

## 天主的噓氣

在起初地是赤裸而空虛的；天主還沒有使它下雨，是創世紀裡說的。然後天主造了人，為此他取了「野地的塵土，把生命的氣息吹入他的鼻孔；這樣人便成了生活的受造物」。生命的氣息——是不是我們方才的問題的回答？

我想此處我們有一個最要緊的形像，代表了對人是什麼的一個意義重大的了解。它暗示人是出自大地的，以及大地的資源。我們甚至可以從這敘述的字裡行間會意到進化論之類的東西。但不只於此。還有一樣，不來自大地，不只是進展出來的，而是全新的：那就是天主的氣息。

這幅畫面的主要之點是人的雙重本性。它表示人之隸屬於宇宙而同時和天主有直接的關係。基督徒的信仰是凡有關第一



個人的真理便是有關每一個人的真理。每一個一位人類，一方面有一個生物的本源，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只是可用的基因與DNA的產物，他直接來自天主。

在人內有天主的氣息。他有和天主相關的能力；他能越過物質創造之外，他是唯一無二的。他站立在天主的眼前且以一個特別的意思是朝向天主的。在他裡面的確有一股新的氣息，是介入受造界的神性成份。為察覺人的唯一無二和他的價值，從而了解一切人權的基礎，看到天主這一項特別的創造是非常要緊的。這給予人自尊與尊敬別人。天主的氣息在他內。他明白他不只是生物積木的堆砌，而是天主個別的心意。

天主把氣息吹入的第一個人名字是亞當。這名字一方面是希伯來文人類之意，同時也是一個文字遊戲，亞達瑪：泥土。據說天主為這個人種植了一個花園，在伊甸。這很清楚的給我們描繪了我們是為何受造的嗎？

無論如何它給了我們一點兒會意。花園是未受摧殘的受造界，以便安全的生存在內。這裡受造界既未受毀壞也沒有遭虐待，卻得到滋養與保護——而它的進展是聖神形成的。總之，這形像表現著在受造界內寬敞，快樂又安全的生存。它告訴我們天主原要我們和受造界共度內心和諧的日子，也和他同度生命給予我們的安定。這樣說來以上的兩個條件：作受造界的護衛並和天主共同從事創造的工作，的確在這個形像中暗示給我們。

創世紀告訴我們創造是一個過程。一步一步的，每一樣東西生了出來。「人單獨是不好的」，天主在這過程中看見，「我要給他做一個幫手，一個同伴」。然後天主用泥土做成野地的各種走獸

和天空所有的飛鳥，把牠們給人帶來，看他如何稱呼牠們。實在是一個談一下動物，我們親切的伙伴的好機會。亞當給牠們每一個取名。我們準許利用動物，甚至吃它們嗎？

那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見牠們是交給我們照顧的，我們不可以對牠們為所欲為。動物也是天主的受造物，即便牠們沒有人所享有的和天主直接的關係，牠們還是按他的旨意受造的，是我們受造界的伙伴，在受造界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份子，我們必須尊敬牠們。

至於我們是否準許殺食動物，在聖經中有很值得注意的一套規則。我們談到怎樣，最初，只提到植物是供人食用的。唯獨在洪水之後，就是說，天人之間發生了新的裂痕之後，才告訴我們人可以吃肉。這是說，一個生命秩序的第二種方式被引介進來，在講給我們的故事中它屬於第二章節。不過，即便有人覺得這樣對待動物令人傷痛，決不可從此走向崇拜動物的邪門左道。

因為人也允許這樣做，他必須經常對這些受造物保持尊敬，但同時他也知道並未受禁止以牠們為食物。當然，某種對受造物的工業用途，如強餵肥鵝以出產儘可能肥大的肝臟，或把母雞擁擠的畜養，成為鳥類的漫畫，這樣把活生生的受造物當做財物為我的確似乎與聖經所講述的互助關係相反。

確然，動物世界本身顯示著創造上令人吃驚的殘酷的一面。我們都知道小貓多麼可愛，轉瞬之間，牠獵取，捉弄，殘殺同類。活下來的顯然是最能摧殘其他動物的。

真的在創造上有一種殘酷的法律是一個很大的謎，天主教作家萊諾·史耐德（Reinhold Schneider），他本人頗有罹患憂

鬱症的傾向，以一個受苦的人真正的細微觀察列舉大自然和動物世界的恐怖成份。他讓自己被拖拉到對天主與創造大失所望的地步。

教會一向抱著信德這樣的認為：人類原罪的毀滅效果禍及整個的受造界。受造界不再單單的反映天主的旨意；整個的事兒多少遭受了扭曲。這兒我們面對一些謎。人所面對的危險已經在動物世界顯然可見了。

## 男人與女人

現在在創世紀中大概第一次把世界轉為男人的世界的時刻到了。結搭伙伴的原則現在展卷了，聖經以一幅可愛的畫面裝點這件事由：「但男人沒有助手作他的伙伴」，它說，天主叫男人睡著了；然後他從他的肋旁取出一條肋骨，用肉把那兒封起來。主天主用肋骨裁製成一個女人，把她帶到亞當面前。於是男人說：「終於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從此男人要離開他的父母與妻子結合，而二人將成為一體。

亞當，按字面是「男人」，稱他的妻子為厄娃。「厄娃」的意思是生命，所以厄娃成為所有生物之母。也許男人從來沒有擺脫這一根骨頭的餽贈；在這個形像裡似乎隱藏了一個很大的奧秘。

這也是聖經給我們的主要造型狀貌之一，那很不可能以觀念的形式揣摩出來的東西，透過它們，我們可以窺見其一斑。首先，藉此表達男人和女人有同樣的天性。他們是同一個本體，有同一的，相同的人性尊嚴。無論如何，他們相等的尊嚴此處以極燦爛的方式描繪出來。肋傷就是它的表達。它逗留在我們所有的人們內，引得男女相互追求。

我們這兒在聖經內所碰到的形像，在全部宗教歷史中也以不相同的式樣出現。柏拉圖也講人分為兩部，二者成為男人和女人。以此會意，男女各自只是一半——所以，各自總在尋求另一半。不過，肋骨的釋意不確定，也許同樣的圖形在此處示出人是如何被分裂了，因此每一個部分出來要和另一部份併合。男人併合女人，女人併合男人。他們互相尋求，好能共同找到完整的一體。

這個整體不能以其他方式完成嗎？

人被創造便有對別人的需要，所以他可能跨越自己的限度。他需要成為完備的。他生來不能單獨一人——那對他不好——但生來就應轉向另一個人。他必須在另一個人內找尋自己，找到自己。

在這創世紀的文字中繼之而來的是預言性的宣言：人要因此離開他的父母，要和女人成為一體，他們要互為血肉，成為一個合和的人類，在這宣言中包含了兩性之互相需要，他們彼此間的吸引力。也附加上他們要為彼此付出，這樣做來便能餽贈新的生命，最後為這新的生命付出自己。婚姻的奧秘便包含在這涵義內。基本上也談及家庭。

有時我們可能想女人既然代表第二波造人的嘗試，便是創造的較進步的成果，比男人成功。她們好像不僅比較漂亮，其個性也比較有更充分的發展。

我不想辯論這一點，女人有特殊的天賦，在很多方面她們比較強壯，有較強的忍苦能力是不容置疑的。由於天生的特殊示愛方式，她們能在體內懷著另一個人，能把自己的血與肉給予這個人，這一切給予女人一種獨特的寫實，以及她自己的

身份。其他方面，我們男人女人都應當把自己託付在天主的手中，試著在我們共同的生活裡達成人類生存的完整。

問題是實際上男人和女人究竟是不是基本不同類的本體？

是的，不過我們不打算同意。人只有一類，因為身體並不是人的外在附加物，體格上的不同自然會影響整個的人，而這項差異便造成生而為人的兩種顯然不同的方式。我想我們應該同時反對平等方面的錯誤理論和差異方面的錯誤學說。

人們若想把男女剪裁到同等身材，說這一點點生物學上的差異絕對是不要緊的，便大錯特錯。目前這種傾向很囂張。以我個人來說當人們要女人和男人一樣的去當兵我還是覺得好可怕。女人一向是護衛和平者，在她們身上我們總看見一反男性奮起打鬥的衝動的一種反衝動，現在她們也手持機關槍東奔西跑，表現她們和男人一樣善戰。或者女人現在有「權力」作收垃圾工人或礦工，做所有我們為尊敬她們的身份，她們不一樣的的天性，她們本身的尊嚴而不應該強加於她們，如今卻因平等之名而加在她們身上的事。我的意見是那是一種反對肉身的摩尼主義（譯者按：請參看神學辭典——光啟出版社，六五六條）。

柏拉圖說過男人和女人應該放在同一座營帳中，他們都應該做同樣的事，因為生物學毫無價值可言。為人只有一件事有價值，就是精神。若孩子來了，就應寄放在國家育幼院中。基本上這種平等主義是一種「精神論」，一種輕視身體，拒絕身體就是人格的思想。因此，我覺得，這一類的平等主義不提陞女性，卻降低了她們的身份。她們受男性一樣的待遇，卻被拖下去而成為模糊不清，平平常常的。

伙伴的關係因兩性的鬥爭而結束，不是少見的。

男人和女人彼此隸屬，她們各有天生的稟賦，必須加以發展，使之實現，把身為人類的意義培養到全面的開花結果。這種團結內的互異包括緊張的關係，可能導致破裂，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所有的友誼中也是如此。你們越是親密，就越容易使對方生厭。

愛有一個要求，我不能不受其影響。我若在愛內，便不可能依然故我，而我必須被磨光，受傷害，因而失去自我。而我覺得，就是這個——它傷害了我，因之把我更多的潛能提拔出來——能構成愛的偉大，這是它治療力量的一部份。這方面我們不可只把愛想做羅曼蒂克的愛，可以說，像天堂掉到兩位情人的地面上來，而他們便快樂的白頭偕老了。

我們必須把愛想做吃苦。只有我們情願把它當做痛苦來忍受，再一次把對方接到我自己這兒，才能展開一生一世的合伙關係。反之，假若在一個困難的關頭。我說我要躲避，兩下分手，那麼我們實際上放棄的是一個真正的機會，一個男女互相靠攏，停留在愛的現實內的機會。

### 伊甸園之外——失足

我們已經談過受造界的秩序遭受到某種干擾，這份知覺便是奧斯定所推展的原罪教義的基礎，連在教會內部，這個教誨曾經是，且依舊是爭辯的題目。故事是亞當背離了天主，在厄娃的引誘下吃了知識之樹的果實，因而罪與死亡便進入世界。在創世紀中竟說男人和女人突然感到懼怕天主。失足是否被認為人

之為人在所難免的普遍特質？

不是人的普遍特質，而是一個我們能知覺得到現實—即便我們只能從圖像中認出它的原始。一位已故的友人，很獨立，很有批評精神的人，曾說：「唉，我對很多的教義頗存質疑。但有一條教義，我完全不必要去信，因為我是天天體驗到它，那便是原罪」。

我們對人的思考內總看見一個敗筆，就是人有某一種缺陷，使得他不能做到他應該做到的人。可以說，這個缺陷在創世紀中把它寫成歷史的起點。舊約聖經並沒有引出邏輯的結論，即原罪的教義，但的確有一種警覺，越來越清楚的發展開來，就是人總傾向於邪惡，而且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後，聖經裡的天主親口說：「我看見他們只是肉軀。他們很脆弱，他們傾向邪惡」。

是奧斯定有系統的推出原罪的教義，那是真的，但它的精髓在聖保祿致羅馬人書中已可找到，保祿在基督的認識中談創世紀。他認出這敘述原始的故事已經敘述了全部歷史的故事。從最開始的時刻人心內就有這份傲慢，擁有一切知識的鎖鑰，不需要天主，擁有生命本身的關鍵，永不死去的慾望，等等。愛的信賴突然變成對強權可怖危險的天主的畏懼。

意思是說人從開始便被求知慾所困，而他全部的厄運就來自於此嗎？

不論如何保祿覺得創世紀的故事便是這個困擾從開始便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存在的描繪，這是全部人類歷史的一個條件，我們必須承認。的確，我們沒法給這條件一個名字，或清楚的予以理念，直到克服它的力量出現的一天。基督來到，且採取

了抵抗它的步驟，我們才覺得這種條件可以忍受，可以說，且能夠承認它的存在。

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之外，還有致斐理伯人書第二章內有一首早期的基督徒聖詠，在保祿寫信之前已膾炙人口。這首歌說亞當的衝動便是奪取一切知識的鎖鑰，以據有天主為自己所保留的東西。他要藉此高攀，與天主同等，以便從此不再需要他。

天主方面則採取一項相反的動作，把基督下賜給人類生存的貧窮境界，直到十字架上的死。這樣他再一次為我們敞開門戶，我們通過它可以再來到天主那兒，並指示給我們驕傲如何存在於一切罪惡的中心。同時他分擔我們的痛苦，以便把我們再拉回到天主家人父子的關係內，我相信我們永遠不可以只讀創世紀的故事不記住要一同讀基督的故事。

**但原罪並沒有因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從世界上被驅逐出去。**

沒有，我們都看見的，它還在那兒，但從前它只是一個我們無法克服的令人困擾的障礙與紊亂，如今在天主的赦罪力量內找到補救，這指的是我們的動作，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舉止不是無關緊要的，它們取得新的意義，同時我們也被納入信德生活的模式，當我們伴同耶穌前進時，這也給予我們克服那些困擾的方法。

不管怎樣，不只是亞當與厄娃被關在天主聖化恩寵的外面，而是全人類。為什麼？在我們以後出生的人們能做什麼呢？

的確我們怎樣切實的了解這個「原」字，以及這煩擾怎樣存留不去，是個大問題。我們若試著編造一個答案，就一定詞窮意盡了。但我們不妨把你提出的「聖化恩寵」當做後台提



詞，順便道來。

這恩寵的喪失意即某一關係的破裂。和天主間原始的互相信任，活生生的關係，它同時強化並治癒人與人間的關係，這關係撕破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受到干擾，天主從人間藏匿起來。我們從他面前藏匿起來，而且我們從他面前隱藏得那麼徹底，我們也看不見他了。

我們便在這種被干擾的關係內，這關係已被干擾的世界中呱呱墮地。我們在聖經中可以看見從心理學的觀點絕妙的描繪，如何在失足之後亞當與厄娃互相指責，各自把過錯推卸到對方身上。於是與天主關係的中斷立即使他們相互為敵。因為任何人若抗拒天主同時便抗拒他人。

原罪的中心便是成聖聖寵的喪失這個理念的意義是某一種關係上的干擾已織入人類歷史的經緯。正因為在這上面我個人並沒有直接的責任，只不過境遇如此，我們需要能把這關係矯正過來的一位。也因為天主並不打算捉弄人，戲虐人或無理的懲罰人，他親自作了修復關係的一位，從而將干擾克服。只要我們說到原罪，一個受擾的關係，而我們發現我們被丟擲在裡面，我們就必須接著說天主立即動手重建這份關係，矯正它。若我們只談到原罪的觀念而不提起天主的應答，我們便誤入荒誕的歧途。

聖經的故事接著說：「於是他們二人的眼睛張開了，他們明白自己是赤裸的。他們把無花果樹的葉子織起來，為自己做了圍裙」。我想我們很難接受這古老而粗略的神話和羞恥道德觀有什麼關係吧？

不，當然不會。這指的是人已不再站立於天主的光采中間，自然也不再在天主的光采內觀看別人，所以好像在別人面

前赤身露體，也不可能簡簡單單的接受彼此間的原狀。此處，也是一樣，正常的關係遭受到損害。我們衣冠楚楚的互相遮掩——或者可以說，我們覺得必須如此加給自己一個社會名份。衣冠就成了試著做我自己的象徵形像。我們的個人身份已經遭受內在的損傷，我們便試著從外表上來修復它。

我們此處經由一衣冠的神學或哲學，碰到一個深層的人類學觀點，我相信應該更詳細的加以思考。不過這決不只是主張羞恥的道德觀便是原罪的後果。

## 靈魂

我們是什麼樣的受造物，從那裡來的，是人類的一個基本的問題。聖奧斯定把這種尋求解答的渴望用文字來表達，遠在佛洛依德之前，他時時處處只關心兩件事，如他所說：「我要認識天主並認識靈魂，別無其他」。

在這方面，創造的故事可分為兩大領域，身體的，物理的領域和精神的領域。人站在二者之間，因之而跨入二者之內。他是身體和靈魂造成的，同時是物理的和精神的本體。它的靈魂是精神的本體。這樣描述我們基本上的構造合不合適呢？

到某一程度，人的確是一種橋樑，他是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交會點，因此在造物秩序的母懷中佔著一個特殊的地位。

經由人，物質世界被高舉進入精神的領域，二者在人內交會。由此可見二者之間是可以相容的。物質的本體不是子然獨立，而精神存在於其旁側，既無關連，也不能分割的。造物界的一貫就從二者在人內的結合上顯然可見。這給予人一個很

特殊的功能，就是分擔造物界的一貫之責，在他內精神成為血肉，同時把物質本體舉向天主，如此，一切在一切內，他對造物界的大交響樂曲有所貢獻。

人的基因密碼今日公認已經幾乎解開了。但有一件事科學家們恐怕永遠不得其解：我們靈魂的座位在哪裡？信德有沒有答案？

正如我們無法指出天主的地理位置，比如說在火星之上之類，同樣我們不能確定靈魂的地理位置，或在心中或在腦部，一如古代兩大人類學的理論。它沒有一個身體上的位置，卻佔據了人的全部。舊約聖經給我們舉出一大排的靈魂象徵。它談到肝、談到神經、談到胎盤、談到心；它提到身體最多樣的器官。整個的人體在精神上一如在身體上都扮演著它的角色。不同的器官把象徵性的表達給予人生存的不同狀況，人靈魂的不同方面，同時它也給我們看見人整個的身體都由靈魂所居住，把不同的、特殊的表達方式給予靈魂。到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在某些地方靈魂特別的臨在著，但靈魂沒有地理位置。

有時候使我們如此可怕的坐立不安的良心，是靈魂的一部份吧？還是像一些人相信的，良心只是我們受教養的產物？

當然，良心實際上的運作是一個生命有機體的運作。因此它可能在一個人格內發展或枯萎而停止發育，我們不能否認良心實際上運作的方式由四週社會的現實來確定。有助於人的成份會喚醒並發展良心，威脅並制止其發育或歪曲它的成份——使之向錯誤的方向發展，變成差錯的良心，或太鬆弛或太狹窄——這些成份都存在於社會的環境中。

有沒有沒良心的人？

我要冒險聲稱沒有人類能殺死他人而不知道那是錯的；在他頭腦的某一角落他知道是錯了。有人看見另一個人有急切的需要，不可能不感覺他該做一些事。可以說，在每一個人類心內有一種原始的反應，行善與行惡的基本本能。

而且雖然他們訓練格殺打撲成員去相信他們必須為德國種族而殺人，即是該行的善事，雖然葛林說阿道夫·希特勒是我們的良心，他是對與錯的唯一標準，這些人還是知道那不對的。在這種方式下，在這種對人類生存很基本的攻擊下，大家屢次清楚的看到人對這些事有一個深刻又內在的良知。因此之故，道德並不只是從外界，由教育栽植在他裡面的，而是他精神構造的一部份，擇善避惡的基本選擇能力。

在彌撒聖祭中有一句話：「只要祢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只有天主能治癒我們的靈魂嗎？

到最後，只有他能。但為了治癒它，他必須在我們四週佈滿治癒的能力。又一次，我們和天主的關係靠他人的仲介而發展，是一件事實。天主的旨意如此，以便他經由他人來到我們這裡—而且經由這些人，在悔過聖事內，他把基本上只有他能道出的字句賜給我們。到頭來只有天主能說：你的罪已蒙赦免，因為這些罪分析起來到最後是得罪他。

一切治癒確然要求他人的參與，要求他們的饒赦，他們的容納，他們的慈悲。唯獨透過在天主光照下的這種伴隨與分享的步驟，才能由天主帶來治癒。

信仰的批評者們說基督宗教談論其功過，說對人類文明有過災禍般的效果，它指向一些觀念，比如原罪是一個「在腐化狀況

中的世界性宗教」內「人與生俱來的缺陷」。他們稱說這種觀念純粹是一些發明，更有甚者，它們表現對人類的一種輕蔑的態度，因為設想它們把自認「腐敗」的觀念種植在我們心中。一位現代人生哲學家說道：若你要，你可以做任何的事；不要為事情憂慮；活個痛快吧。這兒，基督宗教有關罪惡狀態的困頓以及補贖的訓誨似乎很微薄了。很少人注意到它的缺如。

那就是尼采特別要說的，基督宗教是一個厭惡的宗教，是那些失敗者以解釋真正的偉大在於微小，頭在地腳朝天的顛倒自然秩序，讚美受苦的而不稱讚強者來報仇雪恨。他說，以此解來，它是奴隸哲學，把罪堆在人類身上，用來報仇。

基督宗教把我們降到奴役地位，教會先說服我們罪的存在，然後以赦罪者自居，以此控制我們，這種觀念流傳甚廣。真的，每當天主的理念從人們對生命的觀點消失，罪的觀念自然而然的失去意義。因為假若天主和我毫不相干，若他對我毫無興趣，那麼我和他的關係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歪曲——因為我和他沒有關係。一眼看來，罪似乎被掃除了。首先人可能想生命又變得快樂容易了；它可以說是擁有了戲劇性的空間。

但很快的顯然可見戲劇性空間的日子為時不久。即便人不要再知道罪的存在，而且表面上已經排除了任何困擾他良心之事，他很快的會發現他依舊有犯罪感。最後他不能否認在「你」和「我」之間總有算不清的賬目，總有罪債等待賠償。今天甚至考慮到集體的犯罪問題。

我們看一下今日的全部局面吧。在這觸犯天主的罪已被廣泛的排除在人的良心之外時，我們會更加驚天動地的承認歷史上的罪過——德國人民可以說繼續不斷的反芻著他們的債務，且因之受苦——所以我們可以看見解決這問題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靠著否認天主的存在，天主的旨意，你可以剷除罪的觀念，但剷除不了一個罪字所描述及表達的人類生存的特別問題。

## 自由

按基督宗教的訓誨，天主把「恩賜」給我們的生命來使用，為使我們事事順遂。那麼，自由是不是一個恩賜——或者，更好說是聖寵的一個表示？

聖寵的意思是天主懷抱善意，轉向人類。天主遂以一個新的，個別的方式對待人，把可以說在受造秩序內未曾有過的東西給予他。而自由屬於受造界的基本結構，屬於人的精神生命。我們不只是按照一個特別的模式設計出來且確定的，自由已經在那裡，為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塑造自己的人生，伴同著他的內在自我，到頭來可以循著最適合於他本體的精華的道路前進。因此，我不認為自由是天主賜與的聖寵，卻更好說是受造界所稟賦的一個恩賜。

無論如何，這個自由究竟功過何在，是一個疑問，若你在上面冒擲賭注，做天主不要的事，便要受永恆的懲罰。

你看，我們談說天主時，究竟把懲罰二字做何解釋？那是只因你要為所欲為而加於你的苦楚嗎？不，懲罰是人乖離他本體的精華時所處的境遇。比方說，若他殺了人。或他不考慮到另外一個人的人格，若他的生活方式否認真理，等等，人是運用了他的自由，但同時他也濫用了它。他毀壞了，踐踏了他生命設劃的藍圖，他生而為人的目標——而他也因此毀壞了他自己。

自由的意義是我出於自願的把我本體的潛能擔負起來，這

決不只是唯唯否否的事。因為即便我說「否」，在「否」以外又打開了層出不窮，創意十足的為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我們所認為的除非我對邪惡說「否」，我的自由已被剝奪，這想法本身就是違反自由的。自由真真的在善的領域中找到它創造的空間。愛是創作性的；真理是創作性的——我的眼睛在這些條件下才真真的張開，我才能認出事物的本象。

若我們看一下偉人，聖者的生平，我們可以看見在歷史上他們以富有創意的方式把很新穎的，那些盲目的，停滯的人們從來未曾查覺的人類潛能引發出來。換句話說，自由在啟示與推展善的領域中還等待著可以發覺的事，藉以擴大受造秩序的潛能，當你認為自由只有宣稱我是自願的說不，自由便失落了。因為此際我是執行我的自由，但同時也把它給歪曲了。

## 2. 天主

讓我們回到你稱呼為要緊的事，回到生命的起源與目標，回到天主，基督徒的信經（註：宗徒信經）以「我信」開始。無論如何，基督徒們不以泛泛的方式只是相信有某種較高的力量或較高層次的性體存在。

這「我信」兩字是自我一個有意識的行動，是一個意志與理解，我所接受的教誨與指導都包括在內，互動合作的行動。這行動包含信賴，或，若你願意，伸出手去，超越我自己的限度，轉向天主。這行動不只是和某種較高的力道或其他的發生關係，而是向著那認識我，對我發言的天主。他真是「我」——雖然其意義高超得多——向著他我可以移動，而且我向著我移動。

您說天主是一個「我」，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有位格，天主不僅僅是一個普遍的公程式。他不僅僅是世界的一個無所不在的精神體，他不是大自然的一個無定形的和諧，或無法命名的一個「無限」，卻是大自然的創造者，和諧的元始，生活的一位，主。

等一等；您相信天主是一個位格？他能聽能看見能有感覺…？

是的，天主有我們所謂之「位格」的一切主要特徵，尤其有清醒的警覺，認識的能力和愛的力量。這樣說來他是能說話能聽的一位。那，我想，是關於天主的要點。

大自然可能是神秘的。星空可能是迷人的。但我對它們的反應不過是非個人的驚喜，因為這，到頭來，意思是我自己不過是一具鉅大機械的小小零件而已。

但真正的天主卻不只於此。他不只是大自然，而是先之而有且保持著它的一位。且信德告訴我們，天主的整體便是關係的動作。我們說他是天主聖三，他是三位一體，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在己身之內便是一個關係的組合，他也可以製造其他以關係為根本的本體，這些本體可以和他建立關係，因為他自己和他們成立關係。

您說過，「誰若接受這端信經，事實上是棄絕他所居住的世界的法律」。

那意思是說基督復活的奧蹟把我們舉揚到死亡之外。當然，在這世界上生而為人，我們還受著自然律的擺佈。在大自然內有生長和死亡。不過，在基督內我們可以看見人是他自己的目的。他不僅僅是生長和死亡大行程內的一個份子，卻是，



而且永遠是，受造界一個個別的完成產物。這樣一來，他被從永恆的升降潮流中剔檢出來，帶入了天主無窮無盡的創意的愛。

為什麼以一個三角形，中間有一隻瞪著向我們看的眼睛，為天主的象徵？

三角形是描繪三位在一體內結合的奧蹟的嘗試。人試著表達三重本體如何成為一個單獨的實際，把愛的三重關係融化而成最高可能性的結合，眼睛是代表知覺的古老象徵，是宗教史上共有的文化家產。意指天主是無所不見的天主，人是被看見的一個，但透過天主自己的媒介，也輪到人自己變成會看的。

當然在這個圖形中有某種危險。在「啟蒙運動」的年代它在驅使人離開天主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為一個朝下界凝著我，輕視我的呼求，無時無地，容許我為自己保留一點東西——沒有「隱私權」，我們今天要這樣說——那是人們想要脫離的一類的天主。所以，假若「看見」似乎是一件威脅的事，是一種危險的「看見」，剝奪我的自由，那麼就是錯誤的詮釋，是天主真形象的反面了。若把眼睛看做永恆的關注，若它告訴我我永不孤獨，總有人喜歡我，容納我，支持我，那麼眼睛就得到正確的了解。

猶太的傳說中有一個故事說天主在創造世界之前只有一個潛伏的存在。他的眉目尚未成形。按照這種理念，天主需要這個世界，方能成為他如今所成為的。因為沒有人民怎能有君王呢？若沒有人給他愛，天主怎樣愛呢？問題是，在元始之前有什麼？誰製造了天主？

這個理念來自很多的猶太傳統之一，後來在基督宗教的神

秘家中發生過同樣的思想，比如在艾可華大師（Meister Eckhart）的寫作中。無論如何，說天主只有透過創造的動作才成為他自己，便與聖經的原始故事不符。不，基督宗教的天主，把自己啟示給我們的天主，是天主。「我是自有者」，他說。因此任何下一步的問題——誰造了他，誰造了造他的一位等等諸如此類——就成為多餘的。或者，同樣的，這個問題：創造的神靈是否真的是圓滿的本體，站立在一切成為本體又歸於腐朽者之外？

我想你可以這樣措詞：「真實」本身便是有創造力的，天主不需要世界，這是基督宗教的信仰，同樣也是舊約信仰一向強調的。和需要人類以得到後者的維護與飼養的「諸神」相反，天主嚴格說來不需要他們。他是唯一的，永恆的，圓滿的本體。聖三信條告訴我們他是自來就愛著的一位，在這永恆的愛之循環的同時也是最高的合一的肖像，又同時是面對面的會晤和一生一世的伴侶。

然而，「天主是愛」的理念也攜帶這個問題：誰被愛呢？這問題在天主聖三內得到解答，他付出自己，因之成為聖子，又把自己交回，於是成為聖神，這樣看來，創造是一個完全自由的行動，這也是基督宗教的傳統（同時是猶太教傳統很可觀的一部份）一直強調的，即天主不必要進行創造，但他很自由的作了。

**但天主為什麼冒這個險去創造世界和人類呢？**

羅馬諾·瓜地尼看到受造界所有痛苦的事說：為什麼他這樣做呢，假設不這樣做還有可能性的話？他被這個問題折磨得很厲害。我們只能接受他要這樣做，不管怎麼樣；他願意一個受造物能和他面對面的站立，能認識他，能夠，可以這樣說，

擴大他愛的圈子。

古代的人曾試著用哲學的理念來表達這一點：一切的善都包含分享的衝動。那麼是為什麼，他就是善，就要溢出來。連這個也不是最終的解答。但回答的要點是：創造是自由付出自我的一個動作，不是，這樣說吧，天主需要做的事，因為否則他便不能完全是天主，便只能把半個希望給我們。

## 天主是男是女？

天主實在是男還是女呢？

天主是天主。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但在男女之上，男女之外，他是天主。他完全是另一位。我相信要緊的是永遠記住按聖經的信仰天主非男非女一向是很清楚的，他的確是，天主，男人和女人都按照他的肖像而造。他們都從他分出來，二者的潛能都包含在他內。

無論如何，困難是聖經稱天主為父，因而以男性的形像描繪他。

首先我們必需說聖經內向天主祈禱時，的確用父親的形像，而不稱之為母親，但在談說天主時則同樣給他女性的性格。比如，舊約聖經談到天主的同情心，不用「同情心」這抽象的字眼，但用一個有關身體的措詞：Rachamin，天主的「母性情懷」，所代表的是同情心。這措詞顯示天主母性的特點，不過在精神的層面上，聖經用一整套的化形的字眼來代表天主，透過花樣百出的形像，說明男人和女人都來自天主。他造了二者。因此，二者都在他內擁有本體，而他則高踞於二者之上。

問題還是我們在祈禱中稱呼天主的方式沒有把這一點表明。

是的。為什麼嚴格稱呼天主「父」啊？下一個問題使得這件事情更是費解：為什麼天主到我們這兒來作「子」？為什麼天主取了血肉作男人？又為什麼這位天主之子，輪到他，又教給我們向天主說「父」，因之說「父」這回事不只是一個形像，可能在信仰的歷史上逐漸無效，反之，如今卻是「子」放在我們口中的唯一字眼？

您知道嗎？

首先我得堅持一件事實，即「父」字自然而然的總是一個形像。天主就是天主，非男非女，也總是真的。而同時我們講的是真正由基督本人給予我們的一個形像，作祈禱時運用的表達方法，所以是不可改變的：這是一個他用以傳達有關天主看事方式的形象。

但為什麼呢？目前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我想到最後我們不能提出一個解答。我們可以說的大概有兩點。一：在環繞以色列的古代世界中，都有夫妻神祇，一個男神一個女神。獨神論者和前者相反，排除夫妻神的理念，取以代之的，把人類，或以色列當做被選的伙伴，新娘，與天主結為連理。在這選擇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一個奧蹟的應驗：天主如何愛他的子民像新娘受愛憐一樣。這樣，女性的形像便永遠給予了以色列，同樣給予教會，最後又以特殊的方式在瑪利亞內成為個人的，具體的。

第二點是每當母神被用於崇拜時，很改變人們對創造的想法，創造變化為內發或生產，於是，幾乎必然的，便變化出泛神論模式的神祇來，以「父」為形像的天主，反之，藉「聖

言」製造萬物—於是創造的動作與受造間特殊的區別，在這一點上顯得很清楚了。

## 天主像什麼樣子？

即便天主不是男也不是女——我們能不能說他像什麼呢？舊約聖經告訴我們他會大發雷霆，繼之便是審判：「因為我，主你們的天主」，他說：「是一個嫉妒的天主，凡恨我的，我在兒子的身上懲罰父親，直到第三和第四代」。天主還這樣善怒嗎？還是他改變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你引用的話說完：「我要把懲罰延到第三或第四代，但我的仁慈存留在一千代」。我們可以看見這句聖諭如何描繪了震怒與慈愛之間的不平衡。仁慈和震怒比較起來，前者大一千倍。這樣看來，聖諭的意義是我可能理當受懲，因此不再蒙天主愛憐，但我可以永遠確知天主的仁慈大一千倍。

但這位猶太——基督教的天主是表現得很易怒。

天主的忿怒是一種說法，表示我的生活方式反對天主，而天主就是愛。任何人若開始乖離天主而生活，乖離善良而生活，便是把他的人生轉向天怒。所以那不是什麼好弄強權的獨裁者加給你的什麼刑責；只是表達某一動作內在邏輯的一種方式。若我移到可與我受創造時所用的理想模型共存的地域之外，若我移到支持我的愛之外，那麼，我就是墮入虛空，墮入黑暗。我不再在愛的領域之內，可以說，卻處於一種境界，可以看做是天怒的領域。

當天主懲罰時，這不是天主規劃一套賠補求償的系統，要

加在你身上的意思。「天主的懲罰」其實是乖離正道，然後體驗到走在錯路上，離開了生活的正道之後的後果。

但當我們說：「是天主在你內把意願和行動引領出來」，豈不令人生隸屬的感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給人牽著手走？總要叫我們覺得沒有他我們什麼也不是，他是什麼樣的天主呢？他那一方面是不是為我們擔負一點責任？因為對他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事實，誰能干預呢？有很多的人的確對這件事很不樂意。

教會應該描繪一位寬宏大量的天主，不要加上人工的嚇人的威脅，是很要緊的，過去這在部份的要理傳授上曾經有過此事，也許這裡那裡這種事還有，相反的，我們應當提供一個天主的肖像，恢宏壯麗，一如透過基督所看到的，一位給予我們很多自由揮灑餘地的天主，有時候我們巴不得他更清楚的說給我們聽，我們更傾向於發問：為什麼他給我們這麼多操作的空間？為什麼他把這麼多的自由，這麼多的權力給邪惡？為什麼他不進一步積極的干預？

### 天主在那裡？

我們停留在天主那兒，停留在我們何處並怎樣找到他的問題上。關於這有一個小故事：有一次，一位母親帶兒子去見拉比，拉比向男孩問道：若你能告訴我天主生活在那裡，我要給你一個銀元。孩子不必多費心思，回答說：「若你能告訴我天主不活在那裡，我要給你兩個銀元」。在智慧書中說天主「容許他自己被那些不試探他的人找到他，向那些不懷疑他的人顯示自己」。但天主的確在什麼地方？

讓我們從智慧書說起吧。那兒有一句話我覺得是今天說給我們的：「天主不讓考驗他的人找到他自己」，意思是說，他不讓那些以他做實驗的人找到他。早在希臘文化世界中這個真理已經揭曉，直到今天，它還是語必中的。若我們要——這樣說吧，考驗天主——你在那兒不在？——並著手去做一些事，心中想他一定會有所反應或不會反應，若我把他做為，這樣說吧，實驗的對象，那麼我們便取了一個找不到他的方向。天主不任憑人以他做實驗。他不是我們的掌中物。

我的一個朋友說，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既使我主日去教堂，我只看見空無一物。

天主就不是我在某一個時刻強迫他叫出來：「啊，我在這裡」的東西。當我們不用現代實驗及生存證明的標準來對待他，而把他當做天主來看的時候，恰恰就在這時刻我們找到他。而把他當做天主來看，意思是和他保持很不一樣的關係。

我可以主動的，有方法的考查物質事物。我可以置它們於我的控制之下，因為它們較我低下，但若我這樣對待另一個人，連這個人也在我的理解之外。相反的，唯有我設身處地，以某種同情心進入他內，我才能對他知曉一二。

對天主不能比這更為真確，我只有放棄這種強制的態度，才能著手尋求天主。取而代之的，我必須發展這種被呼之即來，被拂之即去，開放我自己，尋尋覓覓的態度。我必須抱著完全的謙遜甘心等待——並允許他以他所選擇的方式來顯現他自己，不以我希望他用的方式。

但天主確確實實在那兒呀？

就像你那拉比的故事講得很美妙的，他不在任何特別的地

方。以更正面的方式來說，他是無所不在的，因為他在一切之內。或以消極的方式來說：他永不在有罪的地方。每當反動力量把一個非本體推舉到權勢地位——他不在那兒。

天主無所不在，而他的接近有不同的階段，因為每一個較高階層的本體離他更進一點。但每當了解與愛有增長，我們便達致一種嶄新的親切，他臨在的一個新形式。

所以凡信望和愛所在之處，便有天主臨在，因為它們和罪相反，它們構成個人的空間，在這空間內我們移動到天主的層面中。這樣天主以一超越他一般的無所不在並涵孕萬有的意義之上的一個相當特殊的意義，臨在於凡有善事發生的地點。每當我們接近那和他的內在本體最切合的生存層面——即任何真理，愛和善良的層面，我們便能和他更深刻的臨在相會。

這更深刻的臨在——意思是天主不在此處彼處遠在天邊，卻就在此地，在我們中間嗎？他在每一個個人裡面。

是的，那就是保祿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演講時說的。演說中他引用一位詩人的話：「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

首先，我們生存並行動於造物主天主的氛圍中，單單的從生物學的生存觀點看來，這就是真的，而我們身穿透天主很特殊的精華，它就越發真實。我們可以這樣措詞：那兒有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做件好事，天主就特別接近。每當人在祈禱內向天主開放自己，他便和這個人特別的接近。

天主不是一個可以按物理或空間種類處置的一個個體。他不在多少千英里的高處或多少光年的距離，天主的接近卻是本體門類間的相靠近，那兒有使他蒞臨的，最能反映他的事物，



那兒有真理與善良，此時我們便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接觸到那無所不在的他。

但那也意味天主不自動的在那裡；他不是經常蒞臨的。

他總是臨在的，可以解釋說沒有他我便從存在的本體的匯流中被切割出去，假使你喜歡那樣錯詞。這樣說來，處處都有天主的某種臨在，一個簡單的臨在。但天主更深刻的臨在，上天賦與人的恩賜的臨在，可能淡化以至於完全消失—或相反的，它能變得真是強烈。

被天主穿透又穿透的人內，自然比完全自天主撤離的人內有更大的內在親密，我們想一下聖母領報，天主希望瑪利亞成為他的聖殿，一座生活的聖殿，不止是佔據她的身體。但只因她自內心向他開放自我，因為她把內心的本體發展得完全配合於他，天主才有真正居住在她內的可能。

但是豈不有同樣的可能性，天主，至少暫時的，抽身退出。比方說，愛因斯坦尊敬天主，以之為宇宙的建築師，但最後又持天主對他的受造或人類的命運不再發生興趣的意見。

這視天主為工頭，為宇宙的建築師的理念生自於把天主的形象看得過於窄狹。此地，天主只是一個邊緣性的假設，一個我們為解釋宇宙的起源還覺得有必要的理論。他把一切湊在一起，可以說，然後它便運作起來，但是因為他和世界的關係不過是物理學系統的最終原因，那麼他功成身退是很自然的事。創造的圖片本來是天主與人，天主與生存的另一層面的關係。現在大自然已成一個完備的運作系統，而天主無能為力，我們便無法面對這圖片了。在這樣的視野內，他已不再是「生活的天主」，卻實際上只是一個假設，且這假設，到頭來也一樣沒有必要了。

但神學家們有時還談到「天主的缺席」。

那又大不相同了，我們早已在聖經中找到天主躲起來的事兒。天主是從不服從的子民眼前躲起來。他是靜默的。他不派遣任何先知。在聖人的傳記中也有黑暗的神夜。他們可以說是被拋入一種缺席狀況，天主的靜寂，就像里修的小德蘭所經驗的，他們就必得分擔沒有信仰者的黑暗。

那一定不是意味著天主不存在。同樣，也不意味他無能為力了，不愛了。這是人類歷史中，或在某些人的生命中發生的情況，他們在知覺天主上的無能帶來一種天主的「黑暗」，一如瑪丁·布伯所表達的。在這種知覺天主或與他發生關係的無能或不願內，天主似乎是引身而退了。

## 天主要什麼？

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孟，偉大的教會之父之一，曾說：「人是天主所造，因為他為了人自己而要他」。那麼，若天主是完全不自私的愛，為什麼他堅持要受崇拜，獲光榮？

教宗聖父在他的告諭中曾以各種方式採用了「為他自己而造」一詞。他借用厄瑪努爾·康特的話，用新的方式推陳出新，康特說人是以自己為目標的唯一本體，不僅是為達成其他目標而利用的方法，教宗如今說道：是，的確，人是以他自己為目標的本體，不僅是為了推進某個其他目標而生存。

同時那也是保護每一位個人的偉大原則，因為從造物天主之內流放出來沒有人有權力利用另一位人的原則，不論後者多麼貧窮或軟弱，只為達成天知道什麼目的，不論這目的多麼高

尚。這也指人類的實驗——恰好是用胎兒做實驗——現在它成了意義重大的真理，人性尊嚴的真正保障。而人權的基本法則正是這個：沒有人類可以做為達致任何目標的方法，必須保留他不可辱沒的尊嚴。

這事由，無論如何，不意味人可以退縮到自我裡面，把他自己變成一個以自己的生命為最終目標的個人。人天生是一個與人相關的本體。

那是什麼意思？

首先，愛，與另一個人建立關係的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不是一個孤獨的成長，孑然獨立，沈默的自我滿足的本體，不是一座孤島，但主要的為關係而受造，他若沒有關係，在不著邊的情況下，他要毀滅自己。而他本體的這個結構恰好是天主的反映，因為這位天主本體的精華就是一模一樣的，建立在關係上。我們從聖三的教義學到這一點。

人建立關係的能力首先指向其他的人類，但它的結構也使得他轉向無限，轉向真理，轉向愛的本身。

這為人是非如此不可嗎？

這絲毫不使人降級。這個關係不使他成為自我的一個目的，卻建立他的偉大，因為他自己和天主發生直接的關係，是天主聖意的產物。所以人不應把崇拜天主當做人外在的一個工作，好像天主要求受讚揚或好像他需要人拍他的馬屁。那當然是幼稚的，而且實在說，是討厭的，可笑的。

那麼，要怎樣呢？

崇拜，要了解其正確的意義，意思是唯有當我締結關係時

才真是我自己，唯有此時我才真誠的面對我本體的內在理想。我的生命向著天主的旨意伸展，就是說，向一個更切合真理，切合愛的生命伸展。那並不是做什麼取悅天主的事。崇拜的意義是接受我們的生命像一支飛出去的箭，接受沒有任何有限之事能作為我的目標，或可以決定我生命的目標。我自己必須超越一切可能的目標。就是說，超越它們，達致我們與他內在的合一。他希望我與他在關係內做合伙的伴侶而生存。他就在這上面給了我自由。

那就是天主真正跟我們要的嗎？

是。

### 3. 創造

#### 在起初已有聖言

創世紀中說道：「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然後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

地造成時，我們沒有一個人在那裡，按照一個古老的猶太傳承，天主多多少少按照聖經所述造了世界；它告訴我們，天主看一下在法律書中說了什麼，按其藍本構造了世界。若望也以下面的字句起始他的福音：「在起初已有聖言」。

是的。的確這些敘述是有關連的，它們互相給予解釋，在早期猶太教內，即是說，在耶穌生活的時期，他們展開了法律書在物質世界的創造之前已經產生的理念。可以說，世界的創造是把一個工作坊提供給法律書，那為我們似乎有點天真，但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隱藏在裡面，即是：世界有一個靈性的意義。

世界之受造，是為了把一個舞台給予天主和人類締結姻緣的誠命。可以說，它是按照誠命的內在結構而受造的，而法律書是記載誠命與婚姻二者的公文。法律書的第一句話：「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由聖若望福音有意的採用了，的確創造的全部敘述都在某一程度上包括於「在起初已有聖言」一句話裡面。

那是什麼意思，正確的？

若望福音中的那句話也用來作闡釋創世紀的關鍵，它給我們闡明這創造敘述中的個別成份都應視為形像。

天主分開日夜：他造了天與地；他造了禽鳥和海中的生物…

這些形像表達賬目表的基本內容，世界是受造的，是從「聖言」生發出來的，「聖言」（Logos）意思是「意義」，也是「字眼」，「聖言」，意即「理智的動力」，是當時希臘及希伯萊偉大基本用語之一，它的重要性在於「聖言」不只意指一個理念，卻同時是一個語言。換句話說：這位天主不只是思想；他也是說話；他是行動，「在太初已有聖言」，意即，靈性的意義，世界的理念，較世界先來，世界，可以說，是理念的，天主攜帶在他內的元始思維的物理身體，透過這個身體，理念與思維被製造成天主與受造界的關係的歷史性舞台。

同時科學帶給我們的知識把嶄新的光明加於聖經的敘述。一位教授為我解釋有關基因研究的發現，千千萬萬年之前，有一本書，更好說，一個長卷便寫好了。它包含了使生命發展的一切

諮詢，不論那一種生命的形式：動物的，人的，原始細胞的，或一個梅毒的病毒的，科學家們把字母給予這些化學鎖鍊，正確的說來，是A·C·G，和T。相當令人驚奇的，這幅長卷上所有的字都恰好以這四個字母做成。人類基因的綱領，「基因組」，是一本相當真的書，有數不清的字句。這本書包括了生命故事的全部，那位教授如此告訴我：「是千千萬萬年以前寫的，一次就寫成的——而且風格上至今一成不變」。

那的確是現代科學提供給我們的新的看事方法。可以說，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來觀看創造史記的字母。古人談說過世界的數學結構，現在我們又能證實這個新的說法，那麼，真的，聖言是化生的原本，而創造便是一個原始的文獻的發展和具體化，到某一個程度。

## 創造的冠冕

為使我們想見創造的暫時性層面，有人曾經建議把地球全部歷史想做只有一年。在這模式中，一月一日是世界出生的日子。四月一日——實際上約三點四兆年以前——生命在單細胞的狀態下出現於這個星球。但第一條魚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出現的，恐龍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出現。無論如何天主一定很喜歡牠們。牠們一定入主地面有一千五百萬年之久，也沒有導致任何災害。

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現了哺乳動物，人則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出生，即是說，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年之前。智人（Homo Sapiens）的歷史開始只有十五萬年。所以受造界的冠冕始

見天光是相當晚的。

首先，這些數目字當然只是一項估計，它們有相當合理的根據，但我們不應當把它們看做是絕對的。不過我覺得這個時代圖表相當重要，因為它和聖經及教父們講給我們的很配合，就是說：歷史的目標是在歷史的結尾才顯露出來。

這特別是說基督，人類潛能的圓滿，是在末日來臨的。聖經給我們一幅圖畫，描繪了整個的史前時代，關於這個我們不能仔細的加以思考。這段史前時代不僅僅是日後要發生之事的一個準備。因為有很多已經消失，或後來發現只是一個過渡的時期。但顯然可見那是一條無法估測的漫長道路，而人類生存的故事好似一種大結局。

若我可以插嘴：我們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在那一點上我們不能加以判斷。我們只知道大結局的精萃總潛伏在進展中的過程內，但較晚才果熟蒂落，到某一程度，要把自己包涵在全部的進展中。

若天主是一位愛的天主，若他平等的愛所有的人，為什麼他這樣不同的裝備我們的人生？我們有些人很漂亮，好多人追求；別的人又很寂寞，有些人很聰明，了解事情很快；另一些人必須奮力掙扎以求小有成就。更不必提那些帶著嚴重的殘障來到世上的人。若說每一個別的靈魂都得為自己的境況負責，一定不是真的——真的嗎？

當然不，因為那就得假使我們每一個人早先都必須為自己將來的生命做準備。反言之，這靈魂升降級的言論使得人類生存的一次論定特性成為空虛的，且推卸人類的責任。不，我們

不知道。我們只能說一件事：天主製造了一個非常互相各異的世界，連在人類以前的領域，以及人類的天地中，都是種類繁多，光怪陸離的。那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沒有數學天才的人可能有藝術的秉賦，沒有讀書能力的人可能有一雙巧手，有真正的創作能力。

我相信我們可能構造了有關人的潛能的太單面化的圖像。往往人被按照所謂智力測驗來判斷，而後者只能測驗某一種智力。我們按某個能力或成功的標準來看人，不再能看見各種秉賦的全部財富，它們都各有自己的目標，自己的價值，自己的意義。

當然也有極端的個案，有些異常困頓的人，受教育少到不正常的人，無法找到任何實現其潛力的門路的人，這裡我們又一次碰上世界上為何有這麼多的痛苦的問題。但先不要假設我們會找到一個答案，我們需要把握住即便心智障礙的人也不是不應當生存的事實，智能障礙的人就在他智能障礙的境遇內有著他的尊嚴。而容許他們把荊棘的冠冕套在頭上，說自己是一條微蟲而不是人的基督就設身處地在殘廢的大族群中間，這族群為人類攜帶一個信息。他們是受苦的人，要求我們愛他們，也還報我們的愛，他們以一個特殊的方式，在生命中能有一個特殊的使命——假使我們能警覺到這一點。

有足夠的理由稱呼人為受造界的冠冕。我們發明了一萬九千種語言。我們唱歌劇，我們彈奏自己製作的樂器。我們測量漫長的距離——但，另一方面，這受造界的冠冕往往表現他自己是血腥的惡煞，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家變成屠宰場。一場悲痛尚未結尾，我們已經忙著準備下一場。我們僥倖從一個戰爭內逃生，又開始準備下一個。連昨天的犧牲者也要成為明日的積極參與者。



這裡你描述了人類生存的主要張力，全部的戲劇，人的偉大很不容否認。這個按生物學來說是最貧弱的受造的小小受造物，其視聽味嗅覺已經減弱（此處，我們也看見卑陋的偉大），卻發展了給他打開空間的官能。人可以用他人類的肉眼向太空望去，又能把視線從太空轉回來注目於自己生命最微末的細節，他再以這種方式穿透生命本身的源頭。現在他可以企圖改變它，或換過來善用它，協助它成長。

我想今日較已往更顯而易見人的偉大——當然，從偉大墮落下來的危險也更明顯。因為一個受造物越是偉大，也越是冒險。它的潛能，權力，才幹越大，從這些方面生出的危險也越大。一隻蚊蚋能做牠天生能做的事，不多也不少。但是人，伴同全人類，在他手中掌握著人性的全部潛能。最後他能發展毀滅的方法，遠超過一切其他有生之物。

那就是人類生存的內在矛盾。他被召喚做偉大的，但他的自由能容許他受反面的誘惑，竟想分庭抗體，比天還大，做一個「反天主」，發展成嚴重的威脅，這總成為他自偉大墮落的禍因，而變成毀滅的惡煞。

有時候我們甚至覺得想和天主說，若你只消把人造得不那麼偉大，他便不那麼危險。若你沒有給他自由，他也不會墮落到那麼遠。但到頭來，我們還是不敢說這句話，因為同時我們又感戴天主把偉大放在人內。我們想到他把人與生俱來的自由負在自己的肩頭，冒它把人從偉大推落的一切危險，意義之深，便不得不恐懼戰兢，必定試著振起我們所能運用的一切正面力量，但我們也得分擔天主信任人類的基本態度。唯有緊緊掌握這基本的信任，我們才能立志反對脅迫人的危機，而且覺得還能忍受它們。

天主創造世界時，把它放入太陽系，後者又屬於銀河系，銀河系有一億星球，同樣的星河系統多得像海洋，個個都在宇宙之內轉來轉去。距我們最近的星河系統掛在宇宙裡，在二百萬光年之外。若在這不可測量的宇宙間，在我們這小小地球之外，有天主的其他受造物，也許甚至和我們相似的人類存在著，是那麼不可思議的嗎？

好像要假設在這星球的大海洋中我們不可能孑然獨存是很明顯的，我們不能絕對的排除這項假設，因為我們不知道天主的思想以及他創造工作的全部寬度，但直到如今所有發現這一類的事的嘗試都失敗了，卻是一件事實，同時有頗具科學依據的一派思想傾向於視外星生命為極端的不可能。比如賈克·莫諾（Jaques Monod），他的確不是一位基督徒，說從生物學的立足點來看我們關於這世界的一切發現，外星本體生存的可能性小得近乎不可能。

我們可以說的很簡單：我們不知道。但直到現在沒有嚴肅的依據使我們想在別的地方有和我們相似的本體。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不知道天主，在這一粒小小塵土的地球上，把我們看得這麼重要，竟親自來住在這裡且永遠相廝相守。

那正符合我們所熟知的天主行動模式。天主恰好總選看來像一粒微塵似的東西，或者，像納匝肋似的不見名傳的小地方，天主總這樣矯正我們判斷的標準。這表現在數量上不可測度的東西屬於實際上相當不同的尺度，來自不可測量的心的尺度，一如巴斯噶所指出的。數量有它自己獨有的地位，比如按相關的措詞，宇宙無限的尺寸。單單一顆了解與愛的心有很不同的無限偉大。它符合與其他一切擁有偉大權衡的度量很不

一樣的尺寸，比起前者一點也不小。

若我們在太空某處有親戚的話，會不會啟示給我們呢？

不必要，因為天主不打算樣樣講給我們聽。默示並不是為了把天主所有的理念以及太空一切的知識全給予我們，不留一點空隙。教父們常引用的智慧書籍中有一本給我們說過：天主給我們這個世界讓我們去談論它。科學知識可以說是他留給我們去自己探索的東西。但在默示內他只告訴我們生死存亡上有關他自己的東西而已。

基督教義把世界分為兩個領域，一個可見的領域，一個不可見的領域。用詞是「上面的」，「下面的」。那是什麼意思？

當然上面的和下面的是一個幫助我們了解的形像，從我們看事之道自然推衍出來的，這象徵的確能變成看事的一種太天真的方式，一個物理圖表，使你忽略了要點。但它是一個古老的象徵，有它自己的力量，仍舊是無價的，它教給我們分別上下，明白有不同的生存標準，較大的和較小的，而在一切之上的有一位，生活的天主。

可見與不可見間的區別也是我們很直接的一個經驗。有些我們看不見的力量仍然是相當真實的。特別以主要的事來說，精神和心意的事。的確我在某人眼睛裡，在他的表情上和其他方面看見內在的人，但那只是他深刻內涵的一種反映。這樣看來，不可見者微弱的穿透物質事物而顯露出來，使我們確知什麼是不可見的，而由這不可見的實際取得行動的動機。無論如何，我們看不見的，但在實用上有明顯效果的力量，意指這世界有一個深度，就是無法用肉眼可見的現象來揣測它。

和「上面的」，「下面的」，「可見的」，「不可見的」有關的一些神秘的本體在舊約中出現。他們以天主的信差或「主的天使」的身份出現。其中三位「總領天使」在聖經中提名道姓。我們有「彌額爾」（義譯是「誰像天主」？）；其次是拉斐耳（「天主治癒」）及嘉俾額爾（「天主使她強壯」）。過去我們在學校中學到天使是純精神體，秉賦了意志與理解，這還對嗎？

是的，和從前一樣的千真萬確。聖經告訴我們這一點，而且在人類內有一個原始的知識，多多少少，我們不是唯一的精神本體。天主把這世界充滿了精神個體，他們和我們很近似，因為到最後他整個的世界是一體大同的。他們也是他圓滿，偉大，慈善的表達。這樣，天使的確是基督徒世界觀的一部份，天主創造寬度的一部份。這份寬度也由非物質的精神個體來代表。他們也為天主構造一個直接的生活環境，而我們應當被吸引進入其中。

按照教會的訓誨，在天使的領域中不只有總領天使，革魯賓與色拉芬，也不只有普通的天使，還有護守天使。我們每一個人真有他自己的天使，我們可以時常與他合作，是很難以置信的。

這是一個在教會內發展開來的信仰，而且是很有根據的。沒有人非相信不可。它沒有關於基督與瑪利亞的宣講的確鑿。但它是與基督徒經驗一同成長的心悅誠服。天主以某種方式給了我一個伴侶，照顧著我，我要向他求助。當然每一個人不能同樣容易的在內心警覺到這一點。

你和你的護守天使有個人的往來嗎？

不。在我，我覺得可以和天主如此直接的往來，我的確很感激有一個護守天使，但我直接的和天主交談，這因個人的性情而不同。別的人有這份交誼，為他們是極有安慰的確實性。但要緊的是我們不在這兒止步，卻要容許我們自己真實的被領向天主，到最後這份關係總要指向天主他自己。

### 所謂「惡」

神話告訴我們天堂上有原來滿被聖寵與光榮風采的神體。他們可以舉目看天主，在他面前鞠躬，享受完全的喜樂。但這些在天主面前的天使中的一位：路濟弗爾，成為驕傲的誘惑的犧牲品，竟反抗主。因此他和他的同伴們就必得受陷入地獄之苦。今天人們還討論著「邪惡」的現象。聖經的神話是為解釋這個而講的。同時，科學家們考察著一個可以觀看到的，在我們社會上有「實驗數據可考的殘暴及不合理的仇恨正在增加之中」。好久以前聖保祿寫道：「我犯了規則，邪惡依附著我，雖然我想要行善」。聽說路德見到過那邪惡者，撒旦，現出身形，便向牠頭上拋擲墨水瓶。問題依舊是：為什麼天主創造了撒旦？為什麼天堂之王為他自己造了一個仇敵呢？

天使墮落的故事不是這樣在聖經中記述的，而是時光荏苒，從不同的文獻中推演出來的。的確惡神在聖經中出頭露面。起初較少，但逐漸地很明顯不只有好天使，也有神體是邪惡的。他們進入世界，進入人內，威脅他，可以說，試著把他一起拖下去。

但我們永遠不能說天主創造了撒旦。路濟弗爾墮落的故事

逐漸在基督徒良知內發展開來，其要點是這類邪惡的力量一當耶穌驅魔時在他周遭世界中顯然可見——不是天主造成如此的。天主只造善的事物。邪惡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際，只能被想做是一些本身是善的個體的負面，只有這樣它才能維持生存，因為純負面沒有獨立的存在。

那麼，什麼是誘惑呢？

我重複：天主沒有創造邪惡之神；他沒有製造一個改頭換面的反神，他所創造的是自由，以及我們的判斷力在自由的壓力之下往往不能把持平穩的事情形態。

在聖經中解釋對邪惡的靈性勢力的知覺就到此為止。它們是一種受造的勢力，它們拿著一張鏡子，對著我們。我們可以在它們內認出一種模型，即在自由裡面包涵著什麼樣的威脅。而威脅的進展總是這樣的，一個本體越是偉大，就越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它要越來越不依賴別人，因而自己越來越成為一種神祇，完全不需要別人。這便是一無所需的自由的慾望的起因，我們稱之為驕傲。

在所有的精神本體中總有一種天生的誘惑。那是一種乖戾，視愛為依賴，而不是真正帶給我生命的恩典。這樣一來，人不再視關係為生命的付與者，而視之為依賴。

認出邪惡來，可能嗎？

我要說沒有人能展示魔鬼的存在，但我們會意到在人類的乖戾之上之外，在受造界有紊亂與騷擾，一種貪黷的勢力，把我們向下拖，為我們是真真實實的，且聖經和基督信仰也這麼解釋。的確，我們永遠不可以讓魔鬼的理念進展成一種反神，能和天主面面相對，挑釁他打一場仗，凡負面者到最後沒有力

量，邪惡的確是一個恆常的威脅與誘惑，但到頭來不是能和天主較量的替身，我們必需時時警惕只有天主是天主，誰若在他上面搭建，便永遠不怕撒旦的力量。

希特勒呢？他像很多人想的，是「魔鬼降生成人」嗎？沙特曾說：「魔鬼是希特勒，就是納粹德國」。猶太哲學家漢那·亞蘭（Hannah Arendt），談到法西斯主義者的恐怖行為，說出「邪惡的瑣事」這句名言。

一個人能從社會的下層——他曾浪蕩無為，也沒有真正受教育——爬了上來，把整個的世紀翻騰起來，以魔鬼似的聰明做政治決定，而能使民眾聽從他，甚至教育群眾。

但希特勒是一個魔鬼的肖像。只需要讀一下德國將軍們的記載，他們一再的下定決心，只一次當面告訴他他們心中真的想著什麼，卻又如此中魔似的著他的迷，竟不敢開口。但是後來你走近去看他，這令人中魔的人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庸的流氓，到最後邪惡勢力偏就在平庸的人內駐紮的事實給我們看見邪惡的面目的一斑：它越是偉大，就越可憐，真正的偉大成份越微小。

同樣的，希特勒能夠預見魔怔的場面。比如，我曾讀過怎樣準備墨索里尼訪柏林的故事。各方面的負責人員建議紛紛。過了很長的時間他說：「不，一樣也不對，我可以看見這應該怎樣進行」。他好似魂出象外，做了一篇演講。就全成了。這是說，有某一種的魔力以某種方式附著他，把平庸變成偉大——使偉大看似平庸——尤其弄得它危險且具毀滅性。

我不能說希特勒是魔鬼，他是一個人。但有可信的目擊者作證他曾遇見魔鬼，他會顫抖著說：「牠又在那兒了」，之類的事。我們無法追求究竟。我相信他在某種深度內被帶入魔鬼

的領域，他能夠藉此建立勢力，藉這勢力施行恐怖與傷害。

我們能完全排除在天主本身之內可能有無法測量的深淵嗎？他黑暗的一面？很像人類說的：「唉，在我的胸膛裡睡著兩個靈魂？」

當然，在宗教歷史中，連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中，所謂之諾斯底運動內，這個問題被一再的提出。榮格把這問題再加架構，大膽的問終極的實際是否也有兩面，更進一步，這個天主同時是不是也是一個魔鬼呢？邪惡是否源自天主自己？因為若邪惡真的存在，它豈不必定是從他來的嗎？

可以說基督把這問題的風帆扯下來了。這問題使得世界似乎真是可怕，因為它使得天主好可怕，基督為我們而死，給我們揭示天主不可測量的愛，因之雅各伯書信可以說：「在他內（就是說：天主）沒有黑暗」。黑暗來自他處；相反的，我們可以完全信賴天主；魔鬼的成份，邪惡，在他內不能容身，所以萬事的終結，當天主在一切內成為一切時，要真正意味從邪惡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當然，下一個問題是：邪惡若不源自天主，是從那兒來的呢？牠怎麼能存在呢？若邪惡不來自於他，他事實上怎能是萬物的創造者呢？我們發現又面對一個不可探測的淵深難題。基督教義和聖經回答說：「牠來自於自由」。

因此之故，邪惡不是某一種擁有其自己的實際，能夠享有自身的存在的受造，因為牠主要的內容是把受造實質侵蝕淨盡的「負面」。牠不是一種本體——因為本體的確只能源自本體的活泉——而是一個負面，負面能夠有這樣大的力量一定使我們震驚。但我相信知道邪惡不是一種受造，卻更像一個寄生植物，也足以令人欣慰。牠吮吸其他的本體而苟活，最後把自己



殘害掉，就像寄生植物把主樹完全纏住後將其殺害而自致於死一樣的確然。

邪惡不是擁有本性本體的東西，只是負面。我向邪惡邁進一步，便脫離本體正面發展的領域，向寄生的地位，本體的腐蝕，本體的否定退讓。

## 天堂與地獄

信仰的最重要成份之一，而我們也越來越感覺奇怪，且有一點嫌疑的，是天堂與地獄的理念，此外，煉獄的理念。

其意義是：死不是一個完結，那是基督宗教的起點，是一個基本的確知。無論如何，在不同的形式下，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認知，多多少少，人知道還有更多的，還有別的，它意指我們在天主前有一份責任，有一個審判，人的一生可能是走對了，或是大禍臨頭。

為走對了的人——我們都盼望如此，雖然曾失誤過——煉獄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很少的人生在各方面都純淨無暇且完滿充實，我們也希望很少的人生成為不可救藥的，成為整個的「不」。為大多數，雖然崩潰次數不少，有時一敗塗地，但對善的期望常存，天主能撿起碎片，湊成個什麼東西。無論如何，我們需要一次最後的清除，以火煉清。確實的，可以說，讓基督的目光，把我們從一切雜物中燒出來，唯有在這潔化的目光下，我們才適合於天主，能與天主同住一堂。

聽起來腐朽得惱人。

我想那是很人性的。我甚至要說若沒有煉獄，我們就該發明它，因為誰敢說他能夠直接的站在天主面前。而我們不要做聖經中的一個形像：「一隻燒壞了的瓦罐」不得不丟掉；我們希望得到矯正。煉獄基本上意思是說天主能把碎片再合攏來。是說他能夠洗清我們，使得我們能和他在一起，能在圓滿的生命中站在那兒。

而佛教徒在下一個世界中做什麼呢？誓反教徒呢？一則古老的巴伐利亞故事說普魯士有另外一個天堂，因為不然的話天堂就不能是巴伐利亞人的樂園了。

我要說從人的觀點來看煉獄的作用之一就是除掉那些個別主義的態度，它除掉一個人身上別人難忍的，另一個人在忍受某些東西上的無能為力，於是兩個人都揭露了純潔的心，我們便能看見我們都在本體的大交響樂中此唱彼和。

至於佛教徒，他們所希求的，是凡存在之物基本上要受苦，所以要從這死亡與痛苦的輪迴解脫出去，進入清純寂靜之境，而後者並不是虛空，因而即便這裡——雖然對事情看法很不一樣——我們也發現好似本體終能得到正道的希望。

我們和誓反教朋友們分享有天堂和地獄的希望。他們不能接受到煉獄信仰的事實來自於成義的教義。也許我們不應該那麼辯論不停。說來說去，我們都高興天主還能夠矯正我們不能矯正的東西。

**為亡者祈禱顯然是以此為基礎的。**

在人心中有一個基本的急切感，為死去的人多做一點事，多有一點愛的舉動，尤其當他明白自己還欠人家什麼，我們相信縱使在大門檻之外，給他們，這麼說吧，送一點東西，表示

表示，應該是可能的。但若只有天堂和地獄，這便沒有意義了。

因此之故，為亡者祈禱的涵義是我們還可以為他們做一點事的深度警覺。我想就是這很人性的一面給我們看見煉獄的意義何在。死去的人還在我們的祈禱能助一臂之力的境界之中。

奧思定曾經分別「創造」(creatio prima)和繼續創造(creatio continua)二詞。教會談論「天主救世的偉大計畫」。用這個形象，請問意思是不是天主坐在他的大冊子前，還在寫生命的故事，一章又一章？

無論如何，在若望福音中有一段基督也說：「我的父到現在一直工作」。他甚至用了「工作」一詞，因為他自己被稱呼為工人，他說：天主一直在工作。這和我們對「生活的天主」的了解恰好是一樣的。天主沒有引退。一方面，萬物都已經在他內一霎時成為一個整體——但這又永遠不是沒有愛的鐘錶機械，卻總是他持續的活生生的臨在。以此說來天主在歷史中常常和我們一同工作是真的。它進行中的每一步內都包含了他的理念、他聖言的一朝又永恆的精華，簡言之，天主的完滿臨在。

你一定很容易碰上人自己是創造新章節的著作者這一理念。先前大自然耗時數百萬年完成的步驟，今日在基因研究及生物設計上的工作者可以用按歷史的眼光看來一眨眼之間湊合出來。

這種基因的人工合成自然會造成嚴重的問題。一方面，它是一個偉大的機會。我們探索生命的基本結構到了可以解讀其密碼，因之能把基因湊合或分裂的程度。只要這是為治癒的目標而完成，且對受造界有相當的尊敬，那是好的。但到了人自信是副神，共同創造者，世界的工程師的程度，他就能這樣的

成為生命的毀滅者。

完全清楚這一點是很要緊的：對那些我們不該碰觸的事抱很大的尊敬必須成為一切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則。我們必須很警覺在我們基因發展的計畫上，人不可也不應被視為次要的。我們必須很清楚的了解即便起始的基因操弄也可能發展成統治世界的野心，它就要結毀滅的種籽。

人沒有創造任何東西的能力；他只能拼湊，若他抱著全部的謙遜與尊敬以這個能力來服務早已包含在創造內的理念，他可以成為天主庭園的助手與管理人。但只要他把自己看作製造者，受造界便受到威脅。

## 生命之樹

若企圖採擷知識之樹的果實便造成改變本體天然狀況之罪，在聖經故事中創造者又針對進一步的，更大的違命發出極嚴厲的警告，那的確是一個絕對的禁忌，企圖採擷生命之樹的果實。創世紀中說道天主在伊甸園的東部設置守衛——革魯賓手執火箭——守住走向此樹之路直到世界末日。「現在人變成和我們一樣了」聖經的文字中天主說：「因為他知道善與惡。他必不許伸手再採生命之樹的果子，吃了，活到永遠」！這是不是劃分最後的界線，不再模稜兩可？若越線，則我們的毀滅以絕對的確實開始運作？

這些創世紀中的偉大形像在最後的分析中要永遠是沒完沒了的，它們的意義永遠無邊無限。在我們每一知覺之外又有隱藏的層面。

首先我願按從信德之父們的著作推演出來有關這形像的古典

看法來鋪敘。教會聖師們指向一件事實：人在吃了知識之樹的果實以後，把自己陷入一個不適用於他的地位，其後才被鎖在生命之樹外面。若他掠獲了他按自己的意願而據為已有的東西，便只能造成他的失落。天主給予這新情況的回答是從今也不可摘生命之樹的果實，因為在這種條件之下不死的確就是永死。

這樣說來被拒於生命之樹外面是一個項恩寵，因為它和死亡的命運是網在一起的。若我們活在我們現今的生活形式下，非到永遠不可，那真不是值得費力爭取的情況。在這個有這麼多混亂的生命裡，的確死亡終究是一項爭議，為某些人是悲劇——但同時也是一份恩寵，因為否則這生命要成為永恆的，這世界也相當不好過。

今日豈不該比從前更嚴肅的面對這個形像嗎？

我們當然總能在這些形像中發掘新的意義，當我們現在看到基因密碼已經由人類使用，人真的起始摘生命樹的果實，把自己封為生與死的主子，重新拼湊生命，恰好是人應受保護不被波及的東西現在的確正在發生：他正在跨越最後的界限。

人用這一類的手法把別人做成他自己的工藝品。人不再起始於愛的奧秘，經由到最後仍是奧秘的懷孕與生產步驟，卻一如任何產品，以工業化的方法製造出來。他是別人做的，因此遭剝奪他身為受創造的本體的真正光華與身份。

我們不知道未來在這領域中發生的一切，但我們依舊能確知這一點：天主要以行動反對人這方面一項最後的罪惡，自我毀滅的終結行為。他要以行動反制製造奴隸本體，滅絕人類意義的企圖。的確有最後的界限，我們如果越過，就變成受造界本身毀滅的媒介，遠遠超過原罪及初次失足，超過其一切負面的後果。

操弄人類生命的問題成為急迫的了。

這兒，沒有繞道可走的了。人的生命永遠不可成為我們能操弄的東西。凡我們看來可行的，凡我們能做的，凡我們看來是許可的，以及我們的一切實驗，都有一個限度，我們必須保存它的藩籬。為我們，人不僅僅是一個物件，更好說，每一個人都代表天主自己親臨這個世界之上。

有時候好像我們眼前已經沒有界限了。似乎我們已經邁過它了。基因技術是另一個問世的工具，把這地球上整個的生物學遺產交由我們使用。

不久以前我們開始用這方法改變生命，已經有上萬人甚至數百萬，他們的生命和習慣上的懷孕動作絕對無關，但生命在母體外由卵子和精子交配開始。有些孩子有三個母親，一個人是卵子的來源，一個人懷孕胚胎，一個人願把孩子養大。很多的孩子們的父親在他們出生時已死去多年。

不論是選擇你要的孩子：按性別、眼睛的顏色，身高及體重，或者是為了在另一個身體內延長生命——將來有好多事要成為可能的。一九九九年一群科學家們首次成功的解讀了人類的二十四個染色體（是一種較小的染色體，但仍是大約三千萬個基因諮詢體的倉庫）。一位有關的女士向記者說：「唉，不錯，那真是一件魔鬼作品」。這位研究家對嗎？

是的，不幸的，她可能說對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區分人們製造的是什麼以及人們是什麼，以這種方式來到世間作一個人，他就是一個人，應當受我們認可他，愛他，把他當作一個人，我們棄絕這種製造人類的方法，不可以使我們傷害這樣取得生命的人，雖然如此，我們在他們內承認人類身份的

奧秘，而我們接受他們的身份——那，我想，是最要緊的。

以你方才描述的步驟，人們已經涉足於一條滅亡的路上。天主教已經對這樣重構人類提出警告。這工作起始時有一副天真無邪的形狀，好像很多的事起始時看似天真無邪的。首先，它是幫助沒有子女的夫妻。此時問題還是相對的微小，若他們是名正言順的夫妻，抱著好意向，以為這個方法能幫助他們有後。即便如此，已經向溜滑的下坡踏進一步。若一個人相信他能在任何環境下有孩子，能認為這是絕對正確的。這樣，孩子只成為財產。他不再是造物者在大自然不可預料的自由內贈送的禮物。

我想今日一般說來有一種把孩子看做是自己的權利，自己的財產的危險。父母不僅要在孩子內重見自己，還要完成他們在自己的人生內做不到的，好再嘗試一下自己的生命而增加他們自己的價值。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必定反抗父母。那是為維護自我，為有權利度自己的人生而反抗。

每一個人從天主的自由中自己來到，且站立在這一份自由中，以之為一己的權利。父母養育他必須是領孩子走向他自己的路，不可為他們自己佔有兒女，因為那真是強權威逼的中心。不過以自由多少受操弄為藉口而棄絕一切教育是錯的。自由起先需要協助，需要伴隨。真正了解孩子的教育不把孩子弄入我的生命中來，卻要試著讓他做他自己，並幫助他完成自己的路線。

回到人重構人類上來…

我說的，它起始時是無害的，是慈善工作。但若一個人不再容許自己像領受禮物一樣的接受孩子，卻堅持他是製造出來的，人已經跨越了一個重要的門坎。技術行為取代了愛的行動——那實在是子宮內受孕。從這一點開始，各種不同有問題

的後果一定繼之而來。首先就是其他所謂之不必要的胚胎，就是說那些大量生產，成為多餘的產品的人類本體。

目前的作法是把他們成千的毀掉，集體殺害。

這樣一來就產生很多後果。最後，一步一步的，要改變我們和人性之間的關係。

下一步要發生什麼事，什麼時候要引發一種災禍，我們不知道。謝謝天主，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反對這樣的掌控人類，為任意操縱他，毀掉他。不是攻擊科學的自由，或阻擋技術的進步，而是護衛天主的自由，人的尊嚴，因為那就是所下的兩個賭注。每一個因信仰而持有這種見地的人——而且一定有足夠的非基督徒們分享這個別的見地——都有責任全力做到使這界限得到肯定，得到認可，不可跨越。

## 4. 創造的秩序

### 宇宙的基本證據

縱使天主不是晶瑩透徹的，我們可以從前因後果中看見一點這世界的結構，看見人在這源自天主的宇宙內應該做什麼。就是說，總先假設有一位天主在此，你曾再三提及客觀的價值，並談到「人類生命的基本證據」，宇宙的福音。你說，現代人的困難在於自閉於這基本證據的門外。你說，有些行為上的原則是絕對的，永遠正確的，有些其他的原則真正永遠是錯的，因為它們違反天性。那是什麼意思？

基督信徒的世界形像是這樣的，精細的世界是長久進化



步驟的產物，但在它的最深層次它是來自聖言。因此它本身擁有理性——沒有人能否認這世界是按數學原理構造的——就是說，它不只是一個中性的，客觀的理性，但在聖言的形式內也是一個道德的理性。

但我們怎能如此確切的知道這個？

受造界給我們指示應該怎樣瞭解它，在什麼條件下接受它。這即便為非基督徒也可能是明顯的，但信德幫助我們承認瞭若指掌的真理，受造界的理性不只是一項數學的，也是一項道德的資訊。

認可的第一步來自我們所謂之「良心」。這裏面對某些事物有著一份原始的警覺：它們永遠不可能有好結局的，殺害一個無辜的人，不論有什麼理由，是除非被惡劣教育與訓練嚴重的扭曲，人人在心之深處都認可是錯誤的。對生命的尊重，以一相當普遍的方式，是這其中的一部份，其他如言出必行，就是說，真誠無欺，也包括在內。

當然，這些價值是很廣泛的。我們知道孔漢斯（Hans Kung）曾試著把它們熔於一爐，成為一種全人類皆可採用的普遍道德——但目下我們不必加以討論。然而這種企圖依舊顯示談論受造界的某種透明度，從而使這些指標能得到人們的警覺，是頗具意義的。雖然在實施上顯然有著鉅大的區別，恆久的基本價值可以從所有的大宗教中以及人類靈修歷史中尋到。以說謊為例，有些人說有時是對的，有時是必要的。但的確沒有人會堅持它本身是對的。

為了使這些證據的基本成份保留其實效且豁然開朗，我們需要繼續教育的協助。教育把很泛泛，有時朦朧不清的知覺與銳化，使之能付諸實行，是通往基督的途徑之一，教會的傳統

稱之為「明路」，因為我們感受到但卻仍然不明朗的東西，變得明朗化了。

這些「宇宙的基本證據」，這些「生命的基本原則」，我們顯然一而再的置之度外或遺忘——它們從洪水，巴貝耳塔·索多瑪和葛莫爾的原始神話中可以讀到嗎？這些故事的資訊是否真正是全人類如何生存的一種知識呢？

這些在五花八門的宗教史中都可見到的故事像是警告，是相當確定的。洪水的故事發生在分散最廣，最不相同的，確然沒有文化上直接接觸的地理區域內。它們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一種人類共有的見解，在人們中存留的一個族群記憶。在這些故事中，某些相當個別的資訊為我們做了詮釋。

比方說，讓我們想一下巴貝耳塔，人試著憑藉科技用它來創造一個宇宙性的文化。他試著以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來完成本身是對的也是好的大同世界，人類合一的美夢，以塔為工具，直抵天堂。他試著掌握權勢，使自己像似天主。基本上這和現代科技的夢一樣，擁有神聖的權能，可以控制世界本身。以這種方式，這些形像真的在一個至今還對我們發言的古老知識中包藏著警告。

讓我們留在巴貝耳塔的話題上。聖經給予我們一個很不凡的諮詢：「上主說，看，他們都是一個民族，都說一樣的語言。他們如今就開始做這事，以後他們所想的，就沒有不成功的了。來，我們下去，混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聽起來很任性。

是的，幾乎好像天主很嫉妒，不要人長得太大。這是以色列採用當時的資料做成的圖像語言。它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異

教成份；其後闡釋方法發展開來，這些東西才棄置一旁。當然不是天主憂慮人變得有能力而想奪取他寶座這麼一回事，更好說他看見人如何自視過高而損害他的真我。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詮釋這個圖像：在巴貝耳，人類的合一以及人變得像天主，攀登天主的高位，二者都只和科技能力互相連接。但以科技為基礎的合一，它告訴我們，不能持久，且導致混亂。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很可能追隨著同一個模式。在南非、在南美、在日本、在北美、在歐洲，城市中心都一模一樣。處處都穿著同樣的牛仔褲；唱著同樣的熱門歌曲；大家在電視看一樣的東西，欣賞著同樣的明星。這方面，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直到麥當勞為全人類訂定的菜單。

第一眼看來這種趨向一致化的成長似乎是對的好的，是一個有助於和好的力量——就像在建築巴貝爾塔上的語言的一致——但同時人們越來越彼此疏離，他們不真正的彼此接近。反之，我們經驗著地域主義的增長，不同的文化起而互抗，大家只要保留本色，或感覺受到別人的欺壓。

**這是一個反對文化一致化的呼籲嗎？**

是的。因為人民失去他們真正的自我以及屬於自我的東西，現在任何民族間的深刻溝通若不經由這些膚淺的外在形式的關係，和同樣技術機器的熟練而產生並互相接受，便失落了。人比這深刻得多。若他只在這膚淺的層次上彼此結合，他在較深的內在層次上，就要反抗這種一致化，因為他下意識的認出這把他壓低到奴隸身份。

我們可以說巴貝耳塔的故事對人們把安排他的生活和他的世界一致化的某些方式，只完成表面的合一，只好像使人覺得

更偉大一點的方法取一種批評的看法。實際上，這剝奪了他的深度和他的偉大。此外，這把他做成有危險性的，因為，一方面他有大能，但，另一方面，他的道德能力拖拉在技術能力的後面。倫理力量沒有和製造或毀壞人們現在所據有之物的力量一同成長。因此天主來干涉，反對這一類的合一，並創造很不同類的合一。

你的意思是什麼？

為基督信德，舊約與新約總是同屬一體。舊約的文學是道路上的第一步，我們相信除非作下一步的閱讀，它們是無法理解的。後來我們談到亞當和基督之間的關係和一些其他的例子時可以看一下。天主啟動他合一的模範的五旬節故事也屬於此例，這個故事便與巴貝爾塔相對立，畫成完整的圖片，使得它很合適的得到理解。在這個故事裏宗徒們並不說什麼共同的語言，但此處大家互相瞭解。數目繁多依舊，但由於心的合一，完成了內在的合一。

五旬節顯示了巴貝耳塔的反面模式：一個人類所有的富源都得以保存的合一。天主是願意合一的。他在歷史上所有的行動都以此為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基督來到世間；為了這個目標他建立了教會。但他希望一個既比較高尚，也更深刻的合一。

巴貝耳塔的警告不可避免的提示我們目前的電子革命，它動搖了世界的根基，改變了世界。沒有其他的革命曾經作到。我們似乎即將創造一個全新的宇宙。網路上的虛擬實際，和電子商業，以它的dot-com，不僅成為一個遊戲，一個娛樂方式，而且成為玩家出入鉅額金錢，勢力，全國的經濟之途，上百萬的人民的性命靠著它。

一個進一步的發展正在顯露：西方多數的群眾坐在電腦前，或操作電腦系統所用的時間多於在「正常」實際上，即是說，和別的人或伴同大自然所用的時間更多。這些是代用的實際，而在這完美的電子大同世界，要想推拒那些欺騙人的幻覺，需要從未有過的努力。

這兒我們可以再一次看見歷史的過程顯示了在一個形象中如何含蘊了一些早先我們就是無法想到的直覺。當然這不是文字的直譯意義的一部份。但當我們在經驗的光照下讀它們，我們可以看見在它裏面有一個直覺，如今為我們成為具體的了。在對這個形象的體認中，我們可以看見目前的進展將有什麼後果，為什麼這一類大同合一的創製造成一項威脅。

從聖經的圖像中另一個偉大的神話：洪水，我們可以為其他的洪水找出一個結論：刺激，贈獎，圖畫，口號，一切資本主義的力量加在我們肩頭的洪水。

那，也是，一個具有多層面的形像。水的意義總是模稜兩可的。流泉和雨，是一個禮物，生命的禮物。在汪洋與水患的形式下，相反的，它代表一個危險，威脅著地面且能吞噬生命。這樣，原始的洪水成為推翻生命，折去天主為保存生命而設立的界限的毀壞力量的最高模式。堤壩崩潰，因之而釀成的水患把生命覆蓋在它下面。在這種方式下，原始的洪水永遠是一幅深深刻鏤在人類良知內的形象，一個後果深遠的形象。因為今日我們能看見多種的洪水沖裂堤壩，可能摧毀生命，可能摧殘文化，可能禍害人類。

## 5. 新舊二約

### 舊約

舊約是天主和他的選民的關係的故事，天主自己給了他們一個名字。那是他和先祖雅各伯在雅波克河裏搏鬥了一整夜之後，雅各伯不容許自己被宇宙之主所推倒，因此他要稱為「以色列」，和天主搏鬥的人。

但是天主為什麼要選擇一個特別的民族呢？又為什麼偏偏是這一個民族？

在舊約中這揀選的特殊意義一再的加以強調，比如在申命記中，天主藉梅瑟向子民發言：我選擇你並不因為你是人數眾多的大民族，一個重要的民族，不因為你擁有這樣或那樣優點，但因為我愛你，自動的選了你。

我們不能憑任何理性的思考來推敲這選擇的動機；它是天主的奧秘。但這意指著一件事：天主揀選，但他不因做了選擇而排除其他的人，卻為了經由蒙選者而到達其他的民族，並以一個具體的方式進入歷史的情節。

縱然如此，這民族必須在他三千年的歷史中過兩千年的流放生涯，直到今日還得掙扎著防守他的國土。我們必須自問，為什麼法老王的埃及變得那麼大，那麼強，而得蒙天主與之訂約的人民卻必須面對千百年的放逐，迫害以及苦難——一直到在「全燔祭」（指納粹大屠殺：譯者）中把他們殺絕的企圖？

天主看事的方式和我們的不同。被天主揀選意思不是說他要使你在世俗內稱大。他不把他的人民造成偉大的威權，但他在小事內啟示他自己並透過他們而成事。信德，而非政治威權

在天主心目中有重量。

一個在埃及和巴比倫二強之間總面對被粉碎的危機，好似玉蜀黍在磨石中間的人民，顯然蒙誠信的恩召。天主這樣在遠非世界強國的人民間創造自己的歷史。我們能從這一點為教會取得的教訓是：她也不因世俗的權力與影響而有重要性，卻只因為她參入天主，代表天主。她受迫害時，而非她擁有鉅大財富和世俗勢力時，才是她榮顯的一刻。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來學習我們自己的價值系統，在生命中何者是重要的，何者不是。但要找出天主所懷的理由的細節，不是我們的任務。他把道路指示給我們，點出方向，並保留他的主權。

這是個很不凡的故事，雖然猶太人過了兩千年的流放歲月，被從一個國家又另一個國家給趕出去，他們的宗教沒有就那麼消失了。這是個人類史上仍然空前絕後的現象，問題是全世界的發展是否和猶太民族的發展有一些奧秘的聯繫。

那為我似乎其實是很明顯的。這不再有國家，不再有任何獨立生存，卻散居全世界的小小民族，如何依舊保持他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身份；他們還是以色列，猶太人怎麼還是猶太人，還是一個民族，縱然兩千年來他們沒有國家，這絕對是一個謎。單單這個現象便顯示給我們有別的東西在這裏運作著。

天主沒有把他的人民造成強大權勢；相反的，在世界的歷史中他們成為受苦最多的民族。但他們永遠保持他們的身份。他們的信德永不能死去。同時他們還好像是基督宗教心坎上的一根喝棒，我們從以色列的故事中跳出來，和它相廝守，不能分離。從此你可以看出運作着的不僅是歷史的偶然率。那個時代的強大勢力都消失了。古埃及和巴比倫和亞述不復存在。

以色列留下來——給我們看見天主的堅強，的確，他奧秘的一斑。

以色列曾是基督信仰的搖籃，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兩大世界宗教確實塑就世界上大部份人生活的基本模式。直到我們自己的時代，在各個國家文化的發展上，猶太人的貢獻是極緊要的。美國是這方面最驚人的例子，猶太人還是天主的選民嗎？

那是一個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尤其在目前。猶太人和天主有著關連且天主沒有放棄他們是相當明顯的。新約聖經也是這樣的看法。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中告訴我們：到末日全以色列將被帶回家中。另一個問題是，教會——天主從所有人民中召喚的人民——崛起、新約來到後，在舊約下的生活，與從基督那兒來的新約生活是那麼接近，有多少還是可行的生活方式。

目前有關這方面有形形色色浩大的言論。我們基督徒相信舊約的內部中心是指向基督的，唯有站在基督的立場來念它，它才接受它適當的回答，它全部的方向。和以色列的宗教相比較，基督宗教不是另一個宗教；它只是和基督一起再讀一遍舊約。

我們在一連串的例子中已經看見，舊約聖經的故事與文字如何像似一個開始，等待著還要多的東西。當我們從新約的觀點來念它們時，它們開始成為完全的，可瞭解的。所以新約不僅是湊接上去的東西。而我們和舊約的關係也不是，可以說，人強取其實屬於別家的東西，據為已有。它更好說是有一番真正的進步在那兒，而你若是在起始新約之前便放不下讀，舊約便總是一個未完成的片段。那是我們基督信徒的基本信仰。

但和這個信仰手攜手的是以色列還有一個尚待完成的使命。事實上我們正等待著以色列向基督說「是」的時辰，但我



們也知道歷史還在進行中的時候，即便這樣侍立在門口也完成一個使命，一個為世界很要緊的使命。這樣說來這個民族在天主的計畫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那麼天主沒有收回他以色列是揀選的民族的諾言了？

不，因為他是忠實的。當然，我們可以看見以色列還有路要走。我們基督信徒相信到末日他們要和我們同在基督內。但他們不只是就此為止，被丟棄在天主的計畫之外；更好說，他們還站立在天主忠誠的盟約之內。

那意思是不是說猶太人必須承認默西亞，或應該這麼做？

那是我們相信的。那不是說我們得把基督強加給他們，但我們必須分擔天主的忍耐，我們也必須試著一同過基督內的生活，好能不再和他們對立或令他們無法接受，卻能使他們更容易接近他。事實上基督是以色列的默西亞仍然是我們基督徒的信仰。當然，如何，何時，怎樣把猶太人和外教人再度合而為一，天主子民的再合一要如何完成，那是操在天主手中的。

「我自己就是個以色列人，出於亞巴郎的後裔，本雅明支派」，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中這樣說，雖然一部份的以色列人患了「心硬」之症，又說：「按福音來說，他們：成了天主的仇人；但照召選來說…他們仍是可愛的」，好強的字眼。

這是新約放在我們眼前的另一個矛盾。一方面，他們向天主說的「不」把以色列人帶入與天主後繼動作的互相衝突，但同時我們知道天主保證了他的忠實，他們不被排除於救援之外，但他以個別的方式為救援服務，因此他們站立在天主的忍耐之中，而我們的信賴就在於此。

## 書中之書

我們常常引用的聖經包括七十三部書：舊約有四十六部，新約有二十七部，最早的書來自梅瑟，超過三千年，聖神應當是給予作者們靈感，寫什麼，怎樣寫。他光照他們，維護他們不發生錯誤：「這是為後世後代的人寫的，好使尚未出生的民族讚美主」。

但聖經的每一部份都包涵天主的聖言嗎？因為聖神一定知道地不是平的，像一隻碟子，而是圓的，像一個球吧？

唉，是的，你可以提出這個問題，開玩笑的。但，你看，你得想到聖經的特性。

讓我們把聖經和可蘭經做一下比較，比方說。穆斯林們相信可蘭經是天主直接口述的。它不受任何歷史的仲介；人的媒介沒有必要；它是從天主直接傳來的資訊。相反的，聖經很是不一樣。它是由一個歷史的媒介傳給我們的，以書本來說，它伸展到數千年的時段，關於梅瑟是不是作者的問題，我們可以高高興興的棄置一旁。聖經文學經歷了一千年以上的歷史的成長，所以行徑很不一樣的歷史與文明的階段還是真的，而這些不同的階段都在它內反映出來。比如說，在創世紀的前三章中，我們碰見和後之而來的流放文學，或智慧文學，最後新約文學中的文化很不一樣的形式。顯然天主並沒有口述這些字句，更好說它們攜帶著一個在他引導下的歷史的印證；它們以歷史的見證者登台現身。

任何開始讀這些書的人都會從裏面找到一些很引人入勝的故事和為人生很合適的比喻——但也發現山一般高堆的矛盾。

唯有我在把聖經視為一個整體，接受其中的一切，視事事

為環環相扣——不斷章取義的張力下，才能瞭解它是天主的聖言。它是很真實也很戲劇化的。正因為信德在我們面前並不是一個完全的，完成的系統，聖經包含一些互相對立的，或至少互相崩緊的文字。

聖經並不是關於天主與神聖事物的教科書，卻包含了在進展途中的具有知覺與會意的形像，透過這些形像，慢慢的，逐步的，一個歷史性的實際儼然展現，若我把一個又一個環環相接，讓一個矯正另一個。無論如何，若我把它們和它們的活生生的上下文孤立，不把它們當做天主的聖言，那麼我只在閱讀一些歷史文獻。當然它們每一節都有其個別的地位，但它們只是一些片段——不再像天主的聖言一樣的發言。

好複雜。

把聖經看做嚴格的歷史文獻書集，可以說，毫不留情的展現人性的成份是一件事。把聖經看做一個整體，看做天主的聖言，其中每一事與另一事相關連，一邊讀，一邊每一件事都豁然開朗。緊接著的是明白靈感的標準與不可舛錯性都不能機械式的加上。很不可能俯拾一個單獨的句子，說，對啊，你從天主的大書中找到這句子，它本身便一定是真的。

我是在天主歷史的一貫的層面上會意到聖經是天主的聖言，猶太人的解經也是如此。它分別法律書（Tora）——它被視為聖經的實際法定經文，和其他書卷，它們可以說是一個外框。我們以基督信徒來讀它，就更加確信，一如我們所說，新約把了解舊約的關鍵給予我們。

這是教父們的神學和中世紀神學從來不把聖經本身當做「默示」的原因。默示是更偉大的，處於聖經的背後。而「靈感」的意思是寫文章的人——這多半是集體的工作逐漸發展

的——以天主子民的身份，從天主子民的歷史內發言。他們經由很多中間的階段，把天主子民的歷史和天主的指引書寫下來，成為文字的表達這一樁事實，意指他們也是把主題建立在天主上的。

據說人類的全部歷史，從阿耳法到敖默加，都寫在聖經裡面。一切的智慧，每一件奧秘，的確所有曾經發生的事，直到今天，以至還要發生的事。據說都隱藏在文字中，鎖在一個密碼內。所以我們必須學習聖經的密碼。你覺得這個言論怎麼樣？

若是你以一個膚淺的，機械的方式來看待這事，那就錯得可以。很多人以為他們把密碼解開了，說默示錄是談論原子彈戰爭以及天知道什麼別的事故。當然，發現一些令人驚奇的巧合，便想每一樁事都已經在那兒註定，是很可能的。但以為所有經歷性的事實及事故都已經以密碼的方式記載在聖經中是很確實的錯誤。

聖經的全部整體，實際上說來，是相當不同的。聖經向歷史的全面發言，提供照亮路途的主要光線。但天主不代替我們思維。他不取代小心的學習，不代替我們自己靈修的努力。他把世界留給我們去互相爭辯，像我們所說的，好使我們自己能把握住它。他不跳進來拔掉堵住我們所知所聞的茅塞，但他給我們智慧——而智慧自然攜帶著知識——不然它便不是真智慧了。他把人為活得正當所需要的指示下來。這些指標當然為全部的歷史，所有的地方與時間都是有效的，但它們經常需要溫故知新。

聖大額我略有一句名言，曾引述於要理問答中，這樣說：聖經的聖言和讀者一同成長。讀者也成長，於是聖言真正的展現其偉大。同時它成長出去，進入歷史。

很多人想聖經充滿了殘暴，不容忍，和不慈悲，據說是有人從聖經中找出兩百五十段文字，談到如何毀滅仇敵。然而，相反的，一位老修士曾告訴我一旦你開始有規則的讀聖經，每天的生活便開始改變，變成非常有治療性的。

是的，我也要這麼說。若我只為了看我能從聖經中找出多麼可怕的片段，或只為數一下有多少血腥味的片段而讀它，那麼它當然不能治癒我。

一件事是真的，聖經反映某一種歷史，但它也是一條以很個人的方式引導我們的途徑，使我們隨從正確的光照，所以，若我在寫作它者的精神下談它，的確，以基督為起點，或者以有信仰的猶太人的精神讀它，從它正確的出發點來讀，就是說，抱著信德讀它，那麼，的確它有改變我的力量。它領導我採取基督的態度，它為我詮釋我生命的意義，且改變我的人品。

你曾經說過實在是一般人民擁有聖經，不是學者們。

這是我與解放神學共有的觀點，真的聖經是天主的子民所寫的；個別的著作者是由靈感推動的，於是教會藉著他們主動的發言，而天主則透過教會發言。因此之故，它一樣是為簡樸的人民而寫。

為了討論純粹的歷史、技術上的事實，顯然有學問的人，專家，是必要的。但聖經真實而精萃的意義是簡樸的信者也能領悟的。它真是為人人而寫，人人能夠了解它。聖奧斯定說得好，小兔子和大野驢都在溪水旁，泉流下喝水，各自得以解渴。真的是這樣：小兔子和大野驢都可以取飲，各得所需，解渴為止。

有一大系列的隱晦著作不包括在新約書集內，今日這稱為「偽

經」的文字又被發掘出來，引用頗為頻繁。聖經正典也許太匆忙的闔卷論定了吧？

正典的歷史是最困難的論題之一，連在舊約中亦然。這兒，也有有意思的，重要的偽經，反之，也有各不相同的正典。

在很早的階段有亞歷山大里亞正典，希臘文聖經譯本和瑪索拉派（Masoretic）正典，是基督來到以後的時期在猶太教義內確定的。它有重量的部份——法典和，比方說，先知書的大部——早已被視為正典，但在基督的時代，正典整體的發展還在進行中。

從新約的觀點來看，整體上，亞歷山大里亞的法典得到採用。反之，拉比們則選擇瑪索拉派較狹窄的正典，因為他們覺得亞歷山大里亞正典包含了太多的基督教義資料。最後路德決定採用瑪索拉派正典，他認為它是唯一的真實正典，因此誓反教的舊約正典比我們的要狹窄。

新約正典的歷史基本上眾說紛紜且難以了解。雖然有些部份早在第二世紀之末便已確定，研究與討論卻一直拖延到第五世紀。

以純粹歷史過程的觀點來看，或者從自由派的觀念來看，一如路德派神學家哈爾那克（Harnack）講的，很可能結論說正典的內容是以有一點草率的方式集合起來的，但真正重要且有價值的文學仍然包括在其全部之內，從「信德」的觀點來判斷，聖經正典確然不是任何人，比如一群學者，可能會集在一起，研討這件事，然後將它編纂起來的，卻是教會按照聖經生活出來的，不是一點又一點加上去的，卻首先是透過禮儀而認證為真確的。關鍵的問題是：要宣講的是什麼？什麼是可以普

遍的應用的？什麼是不僅猶太基督信徒，也是希臘羅馬文化下的基督信徒所認可的？在教會的內部，經由一個困難的程序，她把可以認可為教會生命的共同基礎的（在這過程中不同區域的教會內有一些小小的差別）東西，可以說，一一找出來。

今日有些人想把正典鬆散開，再重新起始。特別是一些女權運動者認為不包括在新約內的諾斯底派寫作更看重他們。因此之故他們要另一個正典。但那，當然，意思是駁斥生活的教會的存在，以一些學術的結構或別的東西來取代。這樣，是信德的決定被用來做賭注。問題是，我信不信有一個教會，這教會以共同的信仰認可了信德的基礎——還是我認為文字的選擇只不過是歷史的偶然？若我以後者為起點，那麼我當然要一個不一樣的基督教義，我就一個新的原始。

但是，沒有一個福音的原始文字可以給我們取用。而且在抄寫上和翻譯上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真的我們依舊能得到貨真價實的聖經嗎？

我要回答說：是，不加油加醋。當然，有關個別的字或句子，總要有一些爭辯。你只要看一下新奈斯雷，阿蘭的新約批評版本，便能看見在那鉅大的批評機構中有多少不同的變化。但不論研習五花八門的資料有多麼好玩，不論人能從手抄稿件的傳統中學到多少反映教會生活動態與經驗的東西，無論如何，聖經的質地總是不變的。即便我選擇不同的手稿或其他材料，它是不變的。它們給我們有趣的差異與觀點。但整體的文字，精萃的本質，還是在那兒，而它在細節上帶著差異傳留下來就為我們保證它的忠實。

聖方濟各沒有讀聖經。他用聖經來玩一種輪盤賭，聽說聖人創

立修會時，他隨意翻開一頁，說：「我們要這樣做」！然後他又翻開一頁，說：「這將是我們的會規」！聖奧思定，也是，一次看見聖經在他面前翻開在某一頁上，便把那一頁的文字當做是向他說的；而那是意指他必須相當徹底的改變他的生活。

那是一個很古老的作法，奧思定自己是隨從一個比他的時代更古老的傳統，他以這個方法找到他悔過的信息，正像方濟各找到指引他的信息一樣。比利時國王包都萬（Baudouin）曾經告訴我他有時有那樣做的習慣，而那如何幫助他真是不可置信，且給他的信息正是他需要的，也真令人驚奇，一次嚴重的內閣危機中，他幾乎看不出來有什麼方法能另組政府，便去到小聖堂，拿起聖經，找到一段文字，猛然間告訴他該怎麼做。而事情就如此發生了。

顯然，當你要組織一個政府，就應該循此去行……

到某一個程度，但你不可以就把這當做標準守則，不然我們就把聖經變成占卜需知了。為我們正當的且要緊的是有規則的讀聖經，讓它陪伴我們指導我們。我們和它在內心交談之中，總要找到特別讀給我們的話，在特別的境遇內，一路上幫助我們。

## 6. 法律

### 四項法律

教會發展了四部法律的教誨。它們據說是為表示在這個世界上生命建立在一個有秩序的結構上。四部法律是：一、自然法



律；二、慾望法律；三、透過梅瑟發下的舊約法律；四、最後，經過耶穌基督發下來的新約法律。我對嗎？

首先，你得承認這些法律並不站在同一立足點上。自然法律表達大自然本身傳送一個倫理的信息。受造界的靈性內涵不只是數學和物理性的。那就是自然科學在自然法律內強調的層次。但此外在受造界有更多的精神內涵，更多的「自然法律」。它在已身內有著一個內在的秩序，而且顯示給我們看。從這兒我們可以推出天主的理念，和我們應採的生活方式。

第二點：慾望的法律意思是創造的信息被蒙蔽了。有一道逆流衝擊它，這逆流是透過罪而留在世界上。它表達人把喝棒踢上一腳，可以說。保祿這麼說：人警覺到在已身內有一套法律，促使他去做他真正想做的反面的事。這是在另一個層面上。當自然律表達創造的內在信息，慾望的法律意指人建造自己的世界，把相反的傾向帶到世界上來。

那就是多瑪斯·亞敬所表達、陳述的，特別是。

是的，在一切上多瑪斯給了我們綜論和總結。

第三點：舊約的法律。這部法律，也有好幾層意義。它的中心是西乃山的十誡。此外是梅瑟五書的全部，做成以色列的立法框架，也被稱呼為「法律」。它們呈述以色列人生活，祈禱秩序，同時它的倫理秩序的立法框架。然後保祿以批評態度質問這套秩序的倫理價值。他以此確定這套法律是帶來秩序的力量——為我們的猶太同胞，在很多方面也為我們，它仍是這個力量，我們一定稍後會談到——但是，相反的，那仍然不能給人完全的自由。其理由在於此：法律的要求越是加強，人反抗的傾向也越加強。

保祿最後看出來是耶穌基督把我們從法律解放出來，進入信德與愛德的自由。多瑪斯·亞敬與保祿互相銜接，卻依舊稱之為另一套「法律」，就是說，「基督的法律」，那，無論如何，是很另一類的法律。多瑪斯說新的法律，基督的法律，是聖神，就是說，是一個從內心給予我們動機的力量，不是僅僅從外面強加給我們的。

這樣，我們有了四個不同的層次：首先：受造界的信息。次之，在人類歷史中，人的反逆動作，在某種程度上，他嘗試建立自己的世界，反對天主。第三，當天主在舊約中向人發言，的確有一個信息，指示他應循之途，但激起他的厭惡，也弄得人有一點無力可施。所以舊約的法律仍舊是短暫的；它指向超越它以外的東西。然後，第四，最後，基督。他從內心給我們動機，超越外在的法律，把內在的指示給予我們的人生。

那是一個令我困惑的問題。耶穌說：「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必待一切完成。」…

基督並不是來做一個違法之徒，他來不是為了宣佈法律為無效或無意義。甚至保祿也不這麼做，即便有些人想他們能看見在保祿的立場和瑪竇福音所傳授的耶穌所言之間的張力。他說舊法律，在最微末的細節內，完成了主要的教育功能。基督來是為了完成它。但那也意指：為了把法律舉到更高的層次。他在他的苦難中，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信息中完成了法律。現在是全部的法律在他內找到了它的意義。以它為意向的一切，它所指向的一切，真真的在他個人內實現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再需要按字面。按它規劃的一切，直到

細微細節來完成法律。我們和基督互為伙伴，意指我們是居於完成法律的範圍之內：它在那兒找到自己真實的地位；在那兒它很義正辭嚴的被「舉」到較高的層次，就是說：它被遵守，同時也被變化了。

在每一個國家，都有關於人民共同生活之道，以及他們應該如何彼此對待的法律規定，充滿了書庫。反之，基督顯然成功的為全世界的人民宣示了易解的，我們能付諸實踐的，且聚集於寥寥數語內的，這世界的主要規則。

當他們問他：老師，最重要的誡命是什麼？他給了下面的回答：「『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好似他要每一個人都絕對的了解，他說：「全部法律和先知，都靠著這兩條誡命」。

那的確是大突破，是耶穌給我們偉大的綜論，他只觀察整體，不進入各自相異的觀點和細節，於是告訴我們，這雙重的誡命真是包羅一切。天主和我們的近人相依為命，互不可分。這兒耶穌完成了一個了不起的簡化，同時不使它變得低賤或平凡，卻抓出它的精髓。這兒我們看見事情的真正中心，在其中攜帶了一切，是一切都圍繞著轉動的中心點，唯一有重要性的中心點，一如保祿所言，若我們沒有了悟最基本的誡命，我們所說的一切都不啻嘮叨和會響的鈸，沒有真的。除非愛在那兒把生命給予它們，熱心的神業和行動主義都是空的。它們不帶領人接觸天主，連鄰人也幫不上。這樣，這個聚結，這份簡化，把天主的純樸同時他對我們的要求的偉大與壯麗顯示給我們，的確是關鍵性的突破。

當然我們應該附加：古代以色列的立法框架，國家的倫理

秩序和崇拜規則都互相銜接。耶穌一來這個網路便互相拆離。宗教得到獨立自主，一如早先。它仍然指點國家和其法律，把倫理的標準給予它們，但在國法和倫理及信仰的訓示之間是有區別的。

從這個觀點來看，每一個國家都總得有它自己的立法原則。除非它們有內心的生命，除非人民能從內心承認他們生命的主要義務，因而把法律規定從單純的外在守則，交通法規，變成共同生活的正義方式，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

您有一次說過真正的自然法律是道德法律，您的意思就是這個嗎？

是的，大自然，我們已經說過，不只有一套它按著來運行的，科學能夠探討的法律，而且在己身內懷著一個更加深刻的信息。它是我們的路標。當教會談到自然法律，她不意指自然科學所運用的自然法律，指的卻是為我們從受造界的核心透射出來的教導。

## 十誡

梅瑟在西乃的曠野環繞曷勒布劃了一條界線。除他以外，沒有人准許越過這條線，第三天開始了打雷閃電；濃厚的雲包住了山岳；號角聲起來。整個的山冒著煙，噴出火來，且顫抖著，而梅瑟單獨的攀登山顛，從天主手中領受十誡，神聖的法律。梅瑟把天主所說的每一個字寫在誡命書中。

那是神話的傳說。教會把十誡看做天主對人類的關切；它們的用意是把善生之道指示給我們。首先，這些法律是不是真的當

天主在西乃山顯現時交給梅瑟的？以石版的形式，在上面，一如傳說的：「天主的手指寫的」？

也許此地我們應當進一步解釋一下「神話」。這裡給我們說的的確是以化形方式表達的。這一類的語言可以用來表達我們覺得難以描述的東西。這信息以神見的形象傳達給我們並不一定意指它只是一場夢，或一個傳說或民間俚語。

此地我們有一個指著真實的事故，天主真實的進入歷史，天主和這個民族的一個真實的會晤——又藉著這個民族的仲介，會晤全人類的繪像。這幅繪像是經由一位與天主很接近，承蒙真正耳聞天主發言，且，一如聖經說的，又像朋友似的和天主談話，並依據這份友誼，能以成為中保，把天主的信息傳下來的人的仲介。這是以神見的化形為我們描述之事的精髓。

但這些誠命真可以說是從天主來的，到什麼程度呢？

今日我們知道十誡，像在梅瑟的書中所寫的，是和歷史與周遭民族的文化交織起來的。在亞述文化的領域中這種歷史的糾纏也同樣的進行著。不過，法律之所以取得這個形式，在聖經中保留了這個形狀，是超乎任何文化上互相影響的作用的。這是一個受天主觸動的人，能夠在友情接觸的基礎上說明天主的旨意，直到現在只在其他傳統內零星的表達出來的，他說明到使我們真正聽見天主的字句。

是否曾經有過石版是另一個問題。你知道按西乃故事梅瑟首先發怒把這些石版砸碎了，後來到最後給了他一些代用的。要點是天主，經由他朋友的仲介，真的威權凜凜的給人認識他。這樣說來，這個仲介大於人類的發明，甚至大於人對受造界的信息的敏感。

十誡今日還有效嗎——不折不扣？

它們是有效的。我已經談過一條誡命，它透過和基督的會面，可以說，又修飾了，裝了新框：「你們不可製造任何繪像」。一朝天主顯現了他自己的形像，這誡命又有了新的意義。這些誡命就這樣上了路；它們透過基督取得了它們最後完成的形式。

安息日誡命也回溯到創造的故事，當耶穌復活的日子成為誡命真正的日子時，它保持基本的有效性卻又加上了新的形式。「上路」之途從安息日到星期天，主日——一路上變得更為深刻。

這樣，它們不是機械的，已經完全具備的方程式；它們屬於基督之光的內圈，在那兒它們得到完備的狀貌。但它們的核心是有效的且永遠有效。

十誡從來不曾改變嗎？

沒有。的確有兩個樣本，一個在出谷記中，另一個在申命記中。它們在外在的小節上有異但在精髓上一成不變——當然是不能修改它們的。

當梅瑟從聖山下來時，人民正在有名的金牛四週舞蹈。天主的前驅對這種偶像崇拜充滿怒氣，砸碎了法律的石版。只有後來構成司祭族的肋未的子孫肋未人擁護他，以示對天主的忠誠，「每人要把刀佩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要殺自己的兄弟，朋友和親人」，梅瑟命令道。

所以，基本上，十誡的故事以嚴重的違反第五誡：「不可殺人」起始。梅瑟真的應該知道。

它其實以違反第一誡，最基本的誡命開始：你不可向任何其他的神鞠躬。

當人承認天主是天主，過崇拜天主的人生，他是走在正路上。當他崇拜不是天主的神祇，他便誤入迷途，誤入邪亂的人生。當他為自己製造神祇，最後分析起來，他是自我崇拜。人們從這個基本的冒犯開始，生命便潰爛了，從內中歪曲了。人們把自己交付給死亡。因為天主是生命之源，背離天主，意即背離生命。

接下來的故事聽起來是血腥得可怖，為我們那是極難理解的。此地我們也應向前看，向基督看。他作的是相反的事，他自取死地而不殘殺別人。但在西乃故事的這一刻內，梅瑟，一如往昔，總把已經來到的事給明朗化：別的民族本來就邪亂了他們自己的人生，我們應死信這個故事到什麼程度是另一回事。以色列人是活著的，發生的事表達一個真理：任何人若背離天主不僅離開誡命而且離開了生命的氛圍；他們毀壞了他們自己的生命，從而進入死亡的領域。

## 第一誡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除我之外，你們不可有別的神」。

您若仔細的看，您要看見人類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在我們的時代那樣瘋狂的，中邪似的圍繞著金牛跳舞。

和這個一式一樣的偶像倒是沒有，但的確有些怪力亂神，我們在牠們面前崇拜。比如，資本是這種怪力亂神之一，而一般的資產亦然，或者讓我們舉對權力與身份烈慾為例，在很多

方面，金牛在我們西方世界有很大的時代意義，危險就在那裡。

但被擲為賭注的還要更多。越來越快，唯一天主的面容被廢棄了。當人們說：唉，到頭來所有的神祇加起來就是唯一的，同一位天主，他的面貌便被塗抹掉了。每一個文化都有其自己特殊的表達方式，實在說，無論你把天主當做有位格或無位格，不論你稱呼他丘比特，希法，或任何其他的名字都是一樣的。越來越清楚的，人不再把天主當做嚴肅的事。他們已經從天主那兒走開，只轉向零碎的肖像，他們在這些肖像中只看見自己的面影。

我們看見一旦人把天主推到一旁，崇拜偶像的誘惑就很大。現在我們的危險是把天主看做幾乎是多餘的。人們說，他是那麼遙遠，崇拜他似乎沒有什麼功效。我們對一件事實不再注意，就是，若我們拆掉人類生命藉以結構的主要支架，人便要逐漸地崩塌了。

## 第二誠

「你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

我們不得不自問：若天主是這麼極其偉大，他怎麼不忽視我瑣碎的褻瀆，一隻小爬蟲的迷信呢？

這不是我們能怎樣影響天主而他要復仇的事。這是我們停留在正確的次第上的事。一旦我們辱沒了天主，毀他的面容，使他不能進入世界來光照它，人同時也失去了他自己的光明。

瑪丁·布伯（Martin Buber）曾說沒有「天主」二字更被錯用的。這個字被如此的玷污，如此的損毀，我們的確不能再用



它了。他接著說：我想，躲避這個字眼或說話時不提它依舊是不可以的，我們必須抱著應抱的尊敬，試著舉起它來，把它再次扶正。

我們只需記起納粹獨裁時代在德國兵士的制服皮帶上刻著：「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字。明顯的這是為天主的尊榮，但事實上它是為別的目的而被濫用了。

但天主聖名每一次被濫用，每一個隱蔽他的聖容，使他不能再被認出來的行動，都留下一道猙獰的污跡。無神論的巨權，棄絕天主，藐視天主等若不是再三的濫用天主的名字，便相當的難以解釋。他的面貌被損毀到這種地步使得人不得不躲避它。這條誠名的乖違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多麼可怕的效果，事後很久才明朗化。

### 第三誠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

很多人喜歡主日，喜歡它和別的日子不一樣這個事實。別的人則要去買東西，工作，吵鬧不停，但也許我們就是忘記了主日應當是什麼日子。

安息日是在創造的敘述中提出來的，是人為了天主而休憩的日子，在這之外，和十誠相關連，它也是天主和人們定約的一個標記，安息日原始意念就是先嚐一下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平等。

安息日上，連奴隸也不是奴隸；連他們也有一天要休息，在教會的傳統內這一直是安息日主要的一面，至於自由的人他們的行動不是狹意的工作，所以可以繼續不斷。另一個重點是

這一天創造工作必須得到休息。起始時是這樣框架起來的以致於連牛都要守誡命。

今天人想要對他的時間有完整的，獨一的及絕對的主權。我們事實上忘記了允許天主進入我們的時間而不單單利用時間，以之為可以為我們一己之私的目標而取用的原素，是多麼的重要。那是閃避有用與可行的東西——以便為他人，為我們自己成為有用的。

我們已經提到在基督復活的清晨，安息日在一不同的形式下翻陳出新。現在它是復活起來的一位進入他自己的人群之中，這一天我們和他團聚，這一天他邀請我們與他分享——分享崇拜的一天，分享與天主的會晤，他到我們這裡來找到我們，我們也可以找到他。

#### 第四誡

「要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

好使你在上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壽」。

只有這一條誡命附帶著一個許諾，是很聳聽的，耶穌一再的強調它是多麼的重要。

這一點上我願意講一個小故事。那時是假日，我真的高興和兒子們在一起。保祿花了幾個小時釣小魚小蝦，雅各在沙中掘洞。我們有一條小船，而雅各好半天在船邊游泳。他是忽然到達了不再害怕的階段，為能靠著一己之力作到這一點感覺自負。一次我坐在沙堆上望著我的太太和孩子們，他們都那麼年輕，美麗，充滿活力，我想，現在我最好的年頭方才開始，我不願意浪費它們，作這樣的父親，能做這樣的父親，多麼美妙啊。猛地我想到我自

己的父親和祖父母——的確也想到第四誡。

這條誡命的確是家庭的金科玉律。它規劃了一個框架，它告訴我們，社會的主要生命細胞是家庭，包括父母與子女。唯獨在這基本的框架內我們可以學習實行基本的人性道德。唯獨在家庭之中兩性之間與世代之間的正常關係得以發展並成長。

一方面，這誡命包含教育。這意指引導另一個人以正確的方式進入自由，使他學習一些規則的內在結構，藉以使這些規則得以施行，並適當的學習如何作人。服從是一個工具，它有助於一個人靠實踐它而學習自由。當然，在子女方面，必要的是他們肯接受這個教育。

當然這兒有一個無言的說教，在第四誡中，有關我們對老年人的待遇，他們不再是積極的有用的，他們現在是無能為力的。尊敬年老的父母有極大的價值。我們的態度不可以由有沒有用的理念來確定，但在長者內我們應該尊敬那些給予我們生命的人。我可以在他身上尊敬一個不能再維護自己的人格價值。這份基本而有恆的恭敬一位人類是這誡命的重要的一面。它包含了對我們自身未來的確定，好使我們日後也能抱著信心步入我們自己的晚年。

## 第五誡

「不可殺人」

任何人都不太可能辯駁這一條誡命的意義。就是奇怪，人們竟會毫不猶疑的違反它。

無疑的，在我們心內我們覺得不可殺掉另一個人是一項明顯的基本原則。即便我們忘記只有天主有權支配每一個人，至

少我明白他有權力生存，他有權力作一個人。若我殺掉他，是我自己欠缺人性。

但在邊緣性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見解變得相當的模糊了。尤其在人類生存的伊始，當生命還是毫無保障，任人操弄之時，它是特別的真實。這裡就有按照實踐上可利用性來著手的誘惑。我們要選擇誰能活下來，誰不能，因為他們擋住我們自己的自由與自我實現的道路。在人類的生命還沒有因能言善語的裝點而顯然可見之際，我們對這一誠命的意識很容易被泯滅。

生命的結束也是一樣的。那時我們覺得生病的，受苦的人是一個負擔，便說服我們自己，死為他們是有益的。這個感覺給我幫助他們在所謂「太困難了」的時刻之前，幫他們一把走入來生的藉口。

從這一點開始，其他步步相隨。今日有關人類選擇性交配的理念，我們曾在一個最不幸的年代所熟知的理念（希特勒年代——譯者）又捲土重來。不再有意識，不再能完成任何社會功能的人們是不是真應當被視為人們，是提出來的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上述觀念的延伸，沒有真實的斷裂痕跡。尤其經安樂死的起點繼續下去。隨即發生一個問題。在那一點上某人的生命如此陷入疼痛，在我眼中如此成為負擔，我可以結束它？所以在生命的兩個極端，這沒有人能簡潔了斷的割除另一個人的性命的意識——這做為人類生存基礎的道德意識——太容易熄滅了。所以今天為我們投身於這條誠命所代表的——由天主主持人類生命的權力——從懷胎直到死去而奮鬥，是特別要緊的。

## 第六誡

### 「不可違犯貞潔」

我們的世界把經常俯拾即是性愛（Eros）作為德性，你一定不必是一個性狂才自問：「不貞潔真的常是罪嗎」？

舊約中本誡命的原文是：「你不可奸淫」（出二十14；申五18）。所以這條誡命首先就有很特殊的意義。它意在夫妻之間不可冒犯的忠實關係。它不僅保護人類的未來，同時把人類的性生活納入整體的人類生存。就這樣它把它的真正價值與身份給予人類。

那是這條誡命的中心。不是暫時的姻緣，卻在兩位人格相互主動許諾的前提下，而同時二人又向孩子們作出主動的許諾；所以在婚配的上下文之內才是性愛的真正地點，它在這個地點取得它真正的人性價值與身份。只在這中間靈性變成有性愛感觸的，而性愛變成靈性的。

那麼若我們說婚姻是性生活的真正地點，它意指在愛與忠信內的結合，包括相互的關切與向著將來的開放，因而指向外界的全人類。唯獨在這樣的條件下性生活才保持其真正的價值且真正的有人性。

毫無疑問的，本能的衝動，尤其在這處處以慾情為特徵的世界中，是很強烈的，以致於與原始的忠信和愛的條件的聯繫幾乎令人無法理解了。性交早已成為可以大批買賣的貨物。但也顯而易見的它因此而失去人性，更有甚者，當我從他們那兒購買性愛一如任何其他貨物，不對他們表示我對他們的人格有任何尊重時，我是在虐待別的人，把自己變成商品的人，被迫這樣做或為其他目的而如此做的人實際上是被摧毀了。同時，

由於性交市場，一種買賣性交的新形式也興起了。所以當我不再把性愛安全的封鎖在自由與製造其自己的禁令的相互負責的同意之內時，當我不再維持與生命的整體的關連時，就在這當兒不可避免的跳出一全套的理由，把人類看做可以買賣的商品。

**回到誠命的中心去。**

這兒宣佈了下面的信息：男人和女人為彼此而受造。我們在創世紀中聽道他們要離開父親和母親，成為一個身體。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大自然發明性愛以便維護品種。但我們所碰見的純自然現象，一個區區的生物實際，卻在男人和女人的結締中發展出一個人性的尺度。這是人類中的一員可以向另一員打開自我的一個方法。不僅交付與忠信在其中可以成長，而且在其中，一切的一切，可以拓展一個氛圍，使人類能夠從胚胎成長進入生命。尤其真正的人性伙伴在這氛圍中成長。開始時只是一個生物法律，大自然的一個把戲（若你喜歡這麼措詞），接受了人性的尺度，在其中男女雙方的忠信與愛的締結成長起來，而這個姻緣使家庭成為可能的。

這是從受造界的秩序向我們發言的信息的中心，我們越活出它來並反覆省思，越看出來其他形式的性愛不能抵達人真正被召叫度日的層面。它們不符合一個充份人性化的性愛能夠並應當達致的。

在較後的章節中我們要進一步談到性。但關於十誡，我們懷疑它們也許構成一套相反自然法律的法律。那大概是我們為什麼覺得它們如此難以遵守，因為它們如此的常常違反我們的人性

本能與傾向。

當然。其實呢，特別是第六誡在它裡面包含著大自然本身的信息。大自然決定了兩性的存在以便維護品種一而為從母胎脫出時距離完備程度還遠得很，還需要長久哺育的本體，這更以很特殊的方式顯露出來。

人是留在巢中的鳥類，而不是及早離巢的。從一個狹意的生物學觀點來看，人類的構造要求父母間之愛的大胎盤繼續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以便於他在初步生物發展階段之後之外，能成長為完備的人。家庭的胎盤在實用上為求生是必要的。

這樣大自然多多少少顯示人的本來面目。彼此間持久的關係是一項必要。在這關係內，男人和妻子首先彼此付出一然後把自己交付給他們的孩子們，好使他們也能找到愛與付出的法律之途而失去自我。長久留在巢中的鳥兒需要一份超越呱呱墮地之時仍延續不斷的忠信。這樣說來有關婚姻和家庭的信息一定是從創造天地流露出來的法律，不可能與人的天性相反的。

但是我們覺得它很難遵守。

這兒——一如在我們談論過的其他領域中——有一個相反的運作，總是事實。這個個案中生物的本能內有一定程度的過盛能量。在我們現代的社會中——也在其他時代與此相平行的遲暮社會中，比如在羅馬帝國時代——我們可以注意到一種公眾淫亂化的過程，更加強了過度的追求而使得婚姻的聯繫更加困難。

讓我們反回到先前談過的四套法律。我們在這裡可以看見大自然的秩序有兩個不同的系統。大自然的信息指示我們男人和女人彼此轉向的方式是最深刻的自然衝動，繼之它終於發展

成完全的人性衝動而創造了男人比在任何其他地點更能成為他自己的氛圍。另一個信息是我們多多少少傾向於雜交，或至少尋求使性交在不可攜入家庭框架的方式下唾手可得。

從我們信德的立足點很容易辨別這兩個層面上的自然衝動。其中的一個真正表現創造的信息——另一個則只不過表現人控制他自己生存的企圖。因此之故把人的行為納入婚姻的框架將永遠是一番掙扎。但我們仍然可以看見當這番掙扎成功時，人性要充份的成熟且孩子們可以學習面對未來。在一個離婚已正常化的社會，真實的災害總是降落在孩子們身上。關於這一點，我們有更多的證據，從孩子們的觀點，相互的交付，彼此真心相對，的確總是行動的正確路線，最符合人的真實天性。

## 第七誠

### 「不可偷盜」

尊重別人的財物是那麼平凡，那麼顯然的倫理原則；它後面是什麼？

關於普遍分配受造界的財物不僅是一個美麗的理念；它需要實踐力行，這是我們之所以把一項真理和這理念聯在一起，就是每一個個人需要自己生活基本需求的範圍，因此必須有一些主管分配這些財物的原則，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尊重。當然，和這個相呼應的，是一個社會立法的急切需要，為監督並限制財物的濫用。

目前，我們比往日更可以清楚的看見人們為他們擁有的財物而生活，怎樣被這個所摧毀，把他們的財產當作自己真實的



神祇，比如任何任憑自己整個的被股票市場的運作所控制的人基本上將沒有能力以其他方式思想，我們可以看見財物的世界如何強勢掌控人們的生活。他們擁有的越多，越被他們所有的主控並奴役，因為他們必須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力來保存並增加他們的財物。

和財產相關的困難也可以清楚的在第一與第三世界間扭曲的關係上看出來。此處財產很清楚的不再是物資普遍分配原則的適當形式的對象。此處又一次得找到立法的結構，使其不偏不倚，更好說首先把偏倚之處矯正過來。

現在你可以看見在尊重他人財物的言詞背後可以發現多麼重而且大的現實。它包括二者，不僅要保障人人應取得生活之所需的原則，（且他在這方面的權力必須得到尊重），也同樣包括以不違背創造的整體目標或對近人之愛的方式來運用財產。

## 第八誠

「你不可說謊」，或「不可作假見證」

謊言編出最好的故事，他們說，但有時連小小的謊言會變得那樣大，幾乎可以推翻強權國家的總統，或在朝政黨，或媒體大王。奇怪的是：沒有可隱藏的事。

我覺得似乎真理是人類是一件基礎的，寶貴的禮物的意義就紮根在此處。一切誠命都是愛的誠命，或愛的命令的延伸。因此之故他們都很明白的與真理的寶貴禮物有關。若我悄悄的從真理那兒爬走，或扭曲真理，或墮入非真理，我便往往為害其他的人——但不可避免的我也傷害我自己。

人人知道說一句小白謊很容易變成習慣，成為一個人靠欺

騙過日子的方法，這兒，那兒，到處以謊言自圓其說，就要發現自己已被謊言的羅網困住，過違反現實的人生，也包含在這其中的是一件事實：不僅每一個違反真理的冒犯使人降格，而且每一次都是打「愛」一個嘴巴。因為若我對某人保留真理，我是從他那兒保留一件要緊的，寶貴的事，引導他走上歧途。真理是愛，若愛違背真理，便是自截肢臂。

### 第九和第十誡

「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

「不可貪圖你近人的財物」

這兩條誡命同屬於一項，且遠遠超過外在的和事實上的東西，碰觸到我們內心的思想。我們聽說過罪的起始不在於我犯了奸淫或不法奪走他人的財物，罪是從思想出生的，所以，只在最後的一步之前叫停，你可能說，是不夠的，因為除非我在心內保存對他人的婚姻或對他人的財物一份打從心底的尊重。

所以罪不從外在可以察覺的動作開始，卻始於罪的溫床，在貪妬的思想內，在拒絕為他人尋求善事上，在棄絕他時。為任何的人類，不設法清除心內思想的生活方式後來就沒有能力在具體、事實的層面上保持其井然的秩序，所以它直接的向人心作要求。因為心是行動之母，單單在這片土地上，一向的，必須保持清淨純潔。

當在鳴雷閃電之中梅瑟於西乃山上領取了法律的石版時，便是自由的個人呱呱墜地的一刻。那，無論如何，是德國著名的猶太作者漢奈斯·史泰因（Hannes Stein）的理論。從那一時刻開始，每一個人要直接為自己，為他的所作所為向天主報賬，不

管他是主人是奴隸，是男人是女人。西乃山上的誡命多多少少是法定自主的個人出生之處。說那就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所設之地，不是古希臘奠下的，卻是猶太——基督宗教的傳統，這論調會不會太大膽呢？

我也讀過漢耐斯·史泰因的書，我要說他看事的方式的確有結實的地方。的確人權的原始種子在於每一位單獨站立在天主前，聽天主向他發言，親自受誡命語句的影響——就是說，每一個人得到平等的價值——這為現在的民主奠下真實的基礎。

以色列起初是假設不該有君王，只有民長的，他們應該把天主的法律付諸實踐，並予以監督，以保障它受到遵守。所以基本上其目的是完成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積極意義的無政府主義：除天主以外，沒有任何人統治。而天主藉他的法律，透過他的聖言，透過他的誡命來統治。

這早期的社會秩序到頭來不得不向實用的考慮讓步。我們已經討論過這一點，在這方面，我現在不打算壓低希臘民主政治的意義；此處也曾有過重要的成長，且發展成一個運轉有方的社會模範，可以用來為其他民主政權作一個起步點。我們不論如何應該相當明瞭在希臘的民主內只有自由人可以投票。女人不參與政治所以沒有投票權，奴隸亦然。因為自由是這樣受了限制，希臘提供的是有限度的民主的模型。反之，聖經的聖言認為事實上每一位人類，按天主的肖像造成的人類，都有個人的特權。所以它藉此為民主憲政提供一個更普及的基礎。

## 7. 愛

### 生命的意義

教會說人沒有能力靠自己，為自己，給予世界或給予他自己的生命一個意義。令人難以相信，面對龐大的圖書館所藏聰明人，和不太聰明的人寫的關於生命和它的意義的書籍。

若在這世界中不是已經有了意義和道理，我們也無法製造任何意義。的確我們可以完成在一個個別的有用意的框架內有意義且有重要性的動作，但這不能以其一己之力給予整體的生命一個意義。它也許有道理——也許沒有，意義不是一件我們可以製造的東西。我們以那種方式製造出來的可能帶給我們一時之快，但它不能用來贊同我們生存的整體，或給予它意義。

當然隨時隨地人都提過有關意義的問題而且還要繼續去做。這樣做來，他們總會找到片面的解答。在這些片面的解答中，只有人「發現」的，而非「發明」的因素，只有他們在自認受造的心中找到的因素才是有價值的，為他們試著了解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也才是有用的。

教會所說的，意義不是我們創造的而是天主給的，必須以這樣的方式來了解，意義是攜帶我們，走在我們前面，超越我們一切理念與發現的——唯獨如此它才有支持我們生命的力量。

若我們能以一個字來表達生命的意義，這個字應當是「愛」，這，歷代的詩人與學者要告訴我們，不僅是生活的意義也是它基本的原則，一個真正的秘密。有人說過誰曾經感覺到這愛的無限力量便穿越到信德所攸關的中心。

一次又一次在這交談的過程中，我相信，我們碰到一項事實，就是我們的生活到最後趨向一個愛的發現，趨向接受愛並付出愛，那以愛相贈給我們的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活出愛來直到最後，一如他自己在若望福音中所說，把這個原則高舉到絕對實際的領域中，天主自己就是愛。因此愛的確是基本的規則也是生命的終極目標。

這兒我們又回到麥粒的奧秘，失去自我和找到自我的奧秘。我們必須把這個和一項前提聯結在一起，就是，我們知道，沒有人能製造愛。愛是給予我們的。它就那樣發生了，它從另一個人來到我這裡；它進到我裡面。

人性的愛總是以永恆為誓，愛反駁死亡，一如法國哲學家加俾額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曾說的。人類的愛唯有包裹在真正能道說永恆的愛中才能從一個許諾一變而為實際的成就，馬塞爾說告訴一個人：我愛你意思是：我拒絕你的死，我反對死。

這樣我們看見人性愛，其本身，為它本身，代表一個不可交易的許諾。它向永恆掙扎，卻又只能以死相許，但相反的，它知道這個許諾不是沒有意義的且矛盾，因之有毀滅性的，因為永恆依然在它內活生生的存留著。即便從一個純人性的觀點，那麼，愛是我們所尋求的，是我們的生命所指向的目標。但在它自己的框架結構中，以它自己的詞令，指引我們走向天主，帶領我們服侍天主。

愛，有時候那麼容易說。誰真的知道什麼是愛？比如說，天主在什麼意義下愛著我們？我們已經談論過那假設是「忿怒的天主」，有些人說他的信息是威脅。天主給我們的愛是什麼樣的愛呢？

第一點是忿怒並不一定和愛相反對。一個父親，比如，你比我更知道，有時候得怒沖沖的和兒子說話，為能激勵他的良心，只「因為」愛他，假若為使得事情為他人並且為自己容易應付一點，他躲避有時候對別人的生活加以批評式的干涉以求矯正他的任務，他可能有辱自己愛的義務以及愛的願望。

我們知道什麼都可以做的被嬌寵壞了的孩子往往到頭來相當沒有應付生活的能力，因為後來生命對待他們相當不一樣，也因為他們從未學習自我的紀律，能迷途知反，或者假使我要對毒蟲好，便把他要的毒品給他，卻不給他戒毒（為他那似乎是很難當的待遇），在這個個案上你不能說是有真實的愛。

換句話說：愛，義正辭嚴的愛，不常是讓步，軟化，單單做好事。那樣說來，一個包著糖衣的耶穌或一可百可的天主，一味的好，一味的友善，不啻真愛的漫畫。因為天主愛我們，因為他要我們成長進入真理，他必得對我們有所要求，必須矯正我們。天主必須得做那些我們稱之為「天主的怒氣」的事，就是說，我們企圖從我們最好的自我中掉落出去，當我們為我們自己是一項威脅時，他必需抗拒我們。

聽來很嚴重。

承認真愛攜帶著很大的嚴重性是要緊的。它渴望另一位人的好處，所以每當他看不見什麼是好的，每當他一頭撞進噩運中的時候，它有反對他的勇氣。

我們解釋這一點時，已經說過什麼是愛的積極方面。它喜歡另一個人。它要這人諸事順遂，要他快樂，更成就他的真正自我。因此之故愛對他好。但為了對一個人好我必然得由好的東西，由真正為他好的東西所指引，並且努力幫助他做好人。所以一個真正愛的動作是出自善意且指向善事，這樣，一方

面，自我紀律總是愛的一部份，為另一個人捐捨自己，另一方面，幫助他也總是愛的一部份，幫助他不自怨自艾，不單單為他自己而斂取，卻要學著從自我中邁出來，發現那顆麥粒。

猶太宗教哲學家瑪丁·布伯（Martin Buber）曾寫過天主之愛的一個重要特性，他稱之為「帶出來」，布伯說：「從無始之始『帶出來』便是天主主要的相貌之一，把我們從糾纏中帶出來，把我們從麻木不仁，漠然無睹中帶出來，把我們從我們的自我孤立中帶出來」。

有一種意義，我們可以把出谷紀所載以色列從埃及的奴役中脫離當做一個標準的例子。但這在亞巴郎的蒙召中已經發生了。天主把亞巴郎從他的家族中帶出來把他引到某一條路徑上去。基本上每一個人都必須走他自己的出谷紀。他不僅必須離開那哺育他的地方，孑然獨立，還必須出離他那孤高的自我。他必須把自己棄諸腦後，超越他自己的限度；唯有此時他能抵達預許的福地，可以說——自由的氛圍內，他能在其中扮演他在受造界內的角色。我們承認這超越自我的基本法律是愛的精華，當然愛我的人的行動是這個型態的動作。他必須把我從固步自封的舒服傾向中帶出來。

人類心靈學大師之一，艾立克·佛洛姆（Eric Fromm）曾對「愛」提出「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必須愛？

佛洛姆相信在自從人被驅逐出樂園後所身受的孤立，普遍的隔離等可怖的經驗中找到它的理由。那就是人需要盲從，直到共同銷魂經驗的原因。反之遍地泛濫的酗酒，吸毒和自殺在今天的世界上又是盲從的相關崩潰。

佛洛姆又進一步，他說我們不能靠工作，成功，隨和，甚至集

體銷魂的經驗來解決這隔離的問題；以上一切只提供霎時的滿足。這個生存的疑難的真正解答只在於與另一個人結合，在於愛。佛洛姆說：「和另一位人類的結合的需要是人最強烈的衝動，它是最基本的要求，其力量足可把人類，把氏族，家庭和社會的整體凝聚一堂。否認它便意味瘋狂或毀滅——自我毀滅或毀滅他人。沒有愛的人類不能生存一天」。

有意思的是佛洛姆談論孤立是與人最內蘊的傾向相反的，若孤立的意思是不被愛，受遺棄，孑然無助，那麼這個情況的確是在一切懼怕下層的懼怕。因此我們可以再次看見人是從內心，按天主的肖像，為愛與被愛構造成的。

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我們必須重提人是天主的肖像，天主是愛。愛的精華在聖三內描繪了它自己的天性。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它是這樣的一個本體：它是接受人最內心深處的動力也指向愛。

我們走向真愛之路是失落自我，經歷出谷紀中一切困苦的道途。所以有一路佈置著各種抄近道，接受代用品等你方才提出的誘惑。

稍晚我們方才明瞭那些代用品只帶來浩大的失望，後來要把我們推入不能忍受的寂寞，推入絕對空虛的生存的挫折感，它們事實上是地獄的肖像。因為若我們自問永罰的意義是什麼，它是：不再對任何事感覺欣喜，不喜歡任何事，任何人，也沒有人喜歡我，被遞奪一切愛的的能力，被排除在可能有愛的任何氛圍之外——那是絕對的空虛，人的生存相反於他的本性，他的生命是完全的毀掉了。

那麼，若人精萃的特質是和天主相像，是有能力愛，那麼人類的整體和我們每一個人只能在有愛且學到愛之道的地方才能生



存。我們回到基督身上：基督的救援行動在於使我們了解天主愛我們的事實。他把這個給我們每一個人說明白，且他以十字架之路陪伴我們每一個人走在自我失落的路途上。他把愛的法律變化為愛的贈予，藉以克服最大的寂寞，即不蒙救贖的境遇。

### 我們怎樣學著去愛？

但豈不夠耐人尋味的，怎麼在我們根深蒂固的愛的渴望中，我們反而把每一件其他的東西看做更重要：成功、性、身份、錢、權力。我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用來達致這些目標。且我們幾乎絲毫不為學習愛的藝術出一點力。

你所提到的很多的東西都是抄近道，代用品。我們用這些方法來避免失落自我的困難與冒險，更快更輕易的達到我們的目標。那是一樁事。此外，人發展其能力是他天賦的主要部份——唯獨如此他才能完成愛的使命。

人生來就該發展並實現他內在的潛能；他天生該在這世界上做一些事。那是因為學習工作技巧，擔起一個職責一點也不和他基本的愛的任務有衝突，且把具體的形狀給予愛。可以說，當我成為我有能力達成的人格時，我只不過完成了愛的使命。當我付出我能夠付出的；當我在能幫助我一同度過人生，一同把這世界豐富多產的能力與生命耕耘成一個我們可以在內找到安定與自由的園地的人際關係網內，把受造界的潛能發掘出來之時。

每當職業教育的目標不外乎技巧的訓練時；每當主控生態環境，改進獲利能力，以及權力的追求與內心愛的任務分隔時，與人人為人的原則分隔時，人的基本衝動便走入歧途，

每當強權勝過付出，每當自我肯定，孤立自守，把財物收集在自己四週又一次成為第一目標，這樣，人愛的 ability 便被窒息了。人便被物所主，不再知道怎樣給予它們適當的價值了。

我們不把我們的能力，職業訓練看做區區次要之物是很要緊的。一定的，我們所有的才能和人科技的能力都必須保留在它們適當的地點：在我們的頭腦中，不可以讓它們成為自主的。每當權力變成自主的，成為人判斷的唯一科目，它就變成奴役，成為愛的反面。

讓我們把問題問得很具體：為一位樞機主教怎樣呢？您曾經能夠學習愛的藝術嗎？

你學習愛不必像你學習，比方說，彈奏鋼琴或怎樣用電腦。當你走進，這樣說吧，這個圈子或那個圈子，你就得學習，當然你向提供你角色典型的人學習。首先從你的父親學習。他們提供你表率 and 指引，你在他們身上看見什麼是人性。後來你從和把生命的薪火傳授給你的人相遇上學習愛，你從友誼；你從一些任務，允許你接觸到某人的一些使命上學習愛。在這一切上你不尋求一己之利，但學習到付出之道，因之而學習到正確的收受之道。

現在呢，我不要為我自己下個判斷，不過無論如何我是曾試著從基督和聖人們提供的繪影繪聲來學習愛，以及，謙遜一點來說：仁慈，而且我曾試著身體力行。天主會判斷，別的人會判斷，我真正的學到了多少。

有時候人被誤會。我不能忘記我前些時候為描寫您所寫的話。我引述了作家史蒂芬·安德助斯（Steven Andres）。安氏在一則故事中描繪西班牙教廷大法官說：他沒有分到一點愛。名畫家

艾爾·格來克 (El Greco) 也曾畫過他的肖像。

是的，那就是執行公職能成甚麼樣子——從外表來看，無論如何，在我們手下的個案上，可以說，我們試著對人們抱著一種批評態度，抱著愛心來做這件事。那不僅僅是在藥粒上加糖衣，同時也制定一個限度，在這限度之外可能造成損害而愛的內在工作可能受傷。我的工作全人們和我自己試著不忽視捲入其中的人，在整個的事件上要做到使他看見我們所關心的是什麼。我們不要就拋給他一個Anathema，卻要為整體教會的友愛服務並加強它，最後是他。而我們覺得我們的責任首先是保護小民的信德。就在不久以前，一位重要的主教告訴我，他看見在亞洲某個國家，一位有名的信理部反對者如何踐踏小民的信德，展現不可置信的傲慢。那時，主教說，他是第一次明白了我們有保護小民不受那一類傲慢之害的重要職責。

我說的不單指的是公職，也指向在職者的個人，他或許會沾染上公職的習氣。

是的，當然那是一個危險。你只能試著鏗而不捨的矯正這一點，如此儘可能的躲避這個危險。

多半的人把愛的問題看做「首先」是他們「自己」需要愛的問題，而「不太是他們自身愛的衝動」。

當然，你採取這個態度，就已經扭曲了愛的精萃。若你只「要」愛，那就剛剛好是你永遠沒有它的時候，因為它變得自私、歪曲而自然而然另一個人感覺到這個，學習克服自己，釋放自己是學習愛的一個緊要部份，所以人要學著付出自己，的確就在你得不到任何還報的時候。把你自己尤其為你覺得不中

意的人，為只需要你的人，為受苦的人付出。想一下那好撒瑪利亞人。當人不為從此中取得任何利益卻只為學著付出，成為能注意到一個被人人蔑視的人——即便——或者尤其因為——他好像不可愛的時候，那才是一個人真正愛的時候。

### 愛的面面觀

艾立克·佛洛姆說付出的場地最重要的不是物質事物。一個人付出他自己，就是說，他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他本人的性命，他給予另一個人的最多了，他給出他的快樂，他的利益，他的理解，他的知識，當然也給出他的幽默感和他的悲傷——總之，在他內的一切。

付出的主要意義永遠不可能是給錢，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錢也常是最有必要的，但當只給錢的時候，那常常對另一個人有害。我在第三世界內一再的看見，人民告訴我，若你只給我送錢，你便常常為害多於行善，錢很容易以某種方式被錯用，把事情弄得更糟。你給的必需比這個多。你必需自己來；你必需親手發放；你必需幫助，務使你帶來的物質贈品被適當的運用，那麼它們不就是你從口袋裡拉出來做買路錢，買通我們所代表的難題，我們為你製造的問題的東西。

當我們單單贈送錢或知識時，我們便給得太少。這方面教士們是我們的模範，他們把天主給人們。他們使愛成為可信的；他們贈送給人們的禮物是一條新生命之路，他們整個的，全部的交付出自己，不只出去兩三年當做一個有趣的經驗，而是終生的，永遠的隸屬於那些人民。除非我們能再學習這自我

給付的能力，其他的贈予都太少了。

我們所談以世界性衡量為準則的東西當然為個人也是真的。里而克（Rilk）說過一個可愛的故事。詩人說他在巴黎常常路過一位婦人，人家常丟一個銅錢在她的帽子裡。女乞丐總是不為此所動，好似她完全沒有感覺。一天，里而克給了她一朵玫瑰花。登時她的臉亮了起來。是第一次他看見她有情感。她微笑了。然後一個星期她不再在那兒乞討，因為有人把比錢更多的東西給了她。

我想那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小際遇。你可以看見有時一朵玫瑰花，一個小小的對別人付出的，有情的，容納的動作可能比銅幣或其他物質禮物更多。

默西亞的來臨帶來的新法律是一個愛的信息，我們能不能說舊約，以其崇拜，以其犧牲，同時以其對團體生活的了解，籠總說來，是褪色了，多多少少到了尾聲？因為顯然的已經到了新的開端的時刻，瑪拉基亞，舊約最後的先知，宣告道：「我不喜歡你們，也不悅納你們經手所獻的祭品」。

我不要說舊約已經褪色了，猶太人還是依照它生活，還是從舊約中提取極大的精神寶藏，雖然，以基督信德，我們卻是要說它是通向一個特殊目標的途徑，而這目標早晚一定要達到的——假若這條途徑有任何意義的話。從前的一切並不單單是切割掉了，或破舊了而棄置一旁，但它是通向某一目標的道路，可以說，在這個目標內它還在著，除非我們按這條路不能達致並步入目的地。

從舊約一開始便有對犧牲祭品的批評，在聖詠內天主對人說：「若我餓了，我不會告訴你們。我不喜歡你們的公牛和你們的燔祭；那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你的心」。

犧牲的祭獻總包含一番對天主的統制的認可，以及，至少象徵性的，把他所有的還給他的努力。同時人也多少警覺到天主不需要公牛或小牛的燔祭。因此舊約的禮數是超越它們自己，從裡到外，指向是真正祭品的一位，付出自己又把聖父給了我們的天主聖子，這樣他開始了，這麼說吧，把世界改變成愛的地域。這兒愛是真正的祭品。它這樣推翻了由犧牲動物來代表的沒有希望的動作，使得它毫無意義可言了。

所以十字架後四十年，聖殿便永遠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實在不是一樁意外，因為它昔日代表的今天確實在那兒了。

天主是為了愛人類而派遣他的聖子——或者也許只是可憐他們？

我不要把愛和衿憐設為互相反對的，真正的憐憫比區區的感情多得多。它是與另一個人的痛苦的一種認同，因此它是真正且精萃的愛的動作。

古代世界裡希臘的思想曾鋪敘天主的永不變易，而且這樣做來便把他描繪成一個純精神體，不可能有情感，更不可能受苦。那引起了基督信友們的發問，天主真的是怎樣的？奧立辰（Origen）曾美妙的表達：天主不能有痛苦，但他能有同情。意思是說：他能和受苦的我們完全的認同。這是他在基督內與我們認同到分享肉身生命的地步——以此把我們和他認同且把我們拖入他的愛的偉大愛的動作。

## 第二部 耶穌基督

樞機主教，我們能不能自己把耶穌基督設想作很像都林的殮布上的形狀？

都林的殮布是一個奧秘，一個尚未得到足可令人滿意的解釋的奧秘，雖然有很多地方暗示它可能是真的。無論如何，它感動我們——以這一身可怖的傷痕的人類形狀的奇怪的力量。

以及一張很令人難忘的臉。

在這張臉上我們可以認出主的苦難，深刻的感動我們。我們也看見一個很偉大的內在尊嚴。這張臉上有平靜和忍耐，平安與慈悲。這樣它真的幫助我們設想基督。

一個有極大自我警覺的人：

若那只不過是人性的自我警覺，它該已到達超人性的程度。在這表情中有某種別的東西，偉大得多的東西：耶穌知道他和另一位，特別和聖父，和天主是一體。這是一個密切的結合，超越每一類我們所知道的神秘結合。所以耶穌用天主的名字——「我是」——來稱呼他自己是有大好理由的。

但有時他是一個粗暴和怒冲冲的人，他說過：「啊，你們這不信又固執的一代」！他也失望的叫出：「我和你們在一起要到

何時？我忍耐你們要到何時」？

我也多次被主的嚴格和他對民眾急躁的事實所震撼。從這上面我們可以學習到愛的某些東西，它不總是單單的心軟如綿一味讓步，卻可能是苛求的。

耶穌用天主的眼睛看人，從這個觀點我們必須承認天主對人們多麼失望，眼看他這個受造物對他，對自己做些什麼，心中的怒氣一定累積起來。這些話顯示這對天主厭倦冷漠的態度，這聆聽上的無能和人封閉的頭腦從天主的觀點看來是多麼惱人。

耶穌愛用的表達是簡單的「哀哭切齒」，每當他要人注意到某些真不好的事，他說那兒要有「哀哭切齒」。

我倒不一定要把它描繪為耶穌愛說的句子。這在耶穌說到「限度」時會出現的。「哀哭切齒」描繪危險，脅迫，最後那些失落的人。這把那些淪落為毒品和縱慾瘋狂犧牲品的人們是很恰當的，當他們從魂飛天外的迷霧中醒來的一刻，他們生命的全部差誤都顯出來了。

地獄通常被描繪為火，熊熊燃燒。但實際上是受凍時牙齒才咬擦。這暗示失落者的形貌，哀哭著，痛訴著，叫喊著抗議，被關在寒冷的門外，人因抗拒愛而進入的寒冷，在一個與天主分離且因此與愛分離的世界內你便開始凍結——你的牙開始打戰。

有時候耶穌又做起真正的神奇事來。當他的門徒們又一次沒有錢交付期限已到的廟稅，他向伯多祿說：「去到湖上拋釣線，你提上來的第一條魚，你拿起來打開它的嘴，你會發現一個值四「德納」的銀幣。把它交給稅吏，付你和我的稅」。



耶穌不就只為喜歡做而做神奇的事，卻只在信德的大前提之下。它是為了把一個較深的意義給闡明，這兒我們可以看見主並不需要付稅，因為聖殿是為他而立的，此時他為尊重法律而去做，卻動用天主給他的一件特別禮物。我可以看見耶穌靜靜的笑著這件事。

### **耶穌——一項發明？**

關於耶穌基督的故事，我確知，懷疑是永遠不能消失的。為一些人耶穌簡直就是人發明的，另一些人認為他是一種宗教門派的領袖。又有一些人相信基督是另一個成功的清楚表達了人類生存的戲劇的某些東西…痛楚，焦慮，愛的標準人物。很多人無疑的要說：這位老師的確很有意思，但耶穌與我何干？

當然懷疑所有的歷史事蹟是可能的，我們一再的看見，比如說，有一位個別學者否認查理曼帝王的存在；的確；他主張整整兩個世紀的歷史是捏造的，等等。好的，那時候我們不在場。歷史的文獻很可以把記事傳給我們，但不能使我們直接接觸到原始的事實。

所以有假設推論的餘地？

不。單單運用人所週知的歷史資源，我們便可找到有關耶穌的證據是那麼早，那麼廣泛，那麼合理，我們沒有懷疑他是歷史人物的餘地，而且凡傳達給我們有關他的一切和人能夠發明的，想像的大不相同。它遠遠超過一切可接受的要求。

而且此地我們可以覺查到不僅原始事件的蛛絲馬跡而且它

所產生的效果。沒有一樣可以解釋作出於某些綜合的架構，只能說是發自的確曾經發生的某事的原始動力。所以對於耶穌歷史性生存的懷疑，依我看來，沒有一項是值得重視的。

但在可取用的資源中什麼是歷史方面真正可靠的？

這個嗎，你知道，有越來越多進入或環繞著來源的挖掘，人們越來越全面的，有系統的把它們切成碎片，最後我們只剩下一點點可憐的片斷，而人會奇怪這麼瑣碎的形態中，怎麼可能出來這樣的事蹟。

一件事我們不可忘記。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已經引用了他所找到的可取用的文字，給我們見證耶穌的復活和感恩聖事的建立，這封信是寫於公元五十年代之初，以基督降生來推算。它所引用的文字回溯到耶路撒冷當時流行的傳承，一如保祿所說，基本的內容是直接傳下來的，連語言的形式都顯示我們距離那些事蹟的本身很近。

我必需承認我聽到這些研討本源的努力越多，對這過多的假設所拋擲出來的東西信心越少。而它們是無窮無盡的重覆和被反駁。架構一位純歷史性的耶穌，與信德的耶穌相對立，這整個的玩藝兒，始於啟蒙運動，早已受到亞爾伯·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批評。他說，我們以為我們終於撲捉到他了，而如今他卻從我們的年代擦身而過，回去做他自己了。

我想這一切企圖都是些改造。我們在其中看見建築師的嘴臉。不論你拿阿道夫·哈那克（Adolf Harnack）的基督——反映典型的自由派——或你拿布爾特曼（Bultmann）的基督，描繪他生存主義的哲學。這一切架構都在一個理念的引導下：不可能有天主成為人這回事。所以先假定他曾生存才能發生的事故不可能發生過。意思是此地你已經開始了一些預先的假設。

它們基本上要奪去事故的內在力量——而給予它張力與圓滿的就是這份內在力量。

你怎麼看呢？

我想更合適得多的是我們就只一次問道：新約中對這個人的描繪有意義嗎？我的回答將是：唯獨他「在那裡」的方式有任何意義。唯獨新約所顯示的他有發起這些事故的偉大之處，所以我相信不管所有的來源批評——我們還有不少向它學習之處——我們對福音的信任是完滿的正確的。即便很多傳承的細節在以後的年代增加了，我們可以信任福音的精華，且能在它們內發現耶穌的真面目，它比表面上可靠的歷史重構更真確得多。

而且，我要附加，若望福音，很久以來被視為純神學文章的——布爾特曼，比方說，試著在諾斯底派的影響下詮釋它——今日看來是被復健為一個歷史的文獻，到達了驚人的程度。它包括準確的地理細節且表現了對此一時代猶太思想與猶太生活方式準確的地理細節且表現了對此一時代猶太思想與猶太生活方式準確的知識。解經家如克勞斯·伯格（Klaus Berger），在海德堡（Heidelberg），因此要視之為最老的福音，我一定不會在這一點上附和他。傳承一口同聲的宣佈它是在第一世紀末寫的。我們由它去吧，但它是一本以準確知識為基礎的福音，不描繪一個與具體的歷史實際脫節的神學景像。

## 8. 啟示

法國神學家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說過偉大的奧秘都集中於基督的一生之內，所有的行動一方面的確是真正的

人的動作，但同時也是一位天主的動作。我引呂巴克的話：「了解基督的生命便是穿透天主的實際」。意思是不是，我們按了解基督生平的程度，天主，的確，和我們人類生存的整體便成為可以看見的，可以了解的？

我相信主要的是我們逐步邁入分享基督生命的境界。我們得到生命的主體與基本，從這裡面我們可以分得對天主的了解，耶穌的話有不可取代的意義，但我們不可把基督縮小為區區字句。血肉，一如若望所說，是其中的一部份；那是活生生的「聖言」，把我們一直領上十字架。我們唯有觀看耶穌整個的形體，在他生活的境界內，「言語」才能以全部的力量向我們發出。因此為了解他的信息，默觀耶穌的生命與苦難是其基礎。

### 先知與前驅

那麼，就讓我們把耶穌這個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息做一個比較詳細的素描。讓我們從若望福音開始，「在起初已有聖言」，它這樣開端，然後它說：「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充滿恩寵和真理」。這段前言的確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最崇高的了。

若望福音的開場白在創造的故事，一切的基礎和當時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之間架起一道橋樑。它給我們顯示「聖言」（Logos），那創造萬物的理智，世界的起源，就「位格性」的臨在於耶穌這個「人」身上。那製造世界的能力就親自進入世界而且和我們談話，這是我們此處所遇上的偉大矛盾：天主是那

麼大，大得可以變得很小。的確，那麼小，小到可以以一個「人」的身份和我們相遇。

但天主不就從天上掉下來，給我們介紹他自己；更好說，他完全的進入一個歷史的上下文中，給我們接近他的門路，一個盼望著他的門路，一個我們可以在其中領受他信息的門路。

若翰洗者被視為耶穌基督來臨的最後一位前驅。「這人來，是為作證」，福音說，「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著他而信」。

在歷史的上下文中有最後的一位先知，最後的一位證人，在歷史裡，他先耶穌而來。洗者代表一種復興運動，歷史的這一刻，以色列是如此的困擾，救主，默西亞的問題此時有燃眉之亟，以色列在異國權威的佔領之下，但在它的自身內仍舊攜帶著許諾，而且等待著它的實現。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沒有先知的世代。似乎預言之光已經死去。

若翰從曠野出來，宣告嶄新的事，他說他是「曠野中的呼聲」。他為眾人付洗，但是這麼寫的：「在約旦河的對岸」，當，有一天，他看見耶穌向他走來，若翰道出了這神秘的話：「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這位就是我論他曾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

若翰以一個奉獻給天主的人出現在曠野，他首先宣講悔改，潔除和請人們為天主的來到會聚一處。在歷史就要抵達其目的的時刻這個宣講意味著整個預言的總結。他的使命是為天主打開門戶，以便以色列準備好迎接他，並為他在歷史上的時辰作準備。

重要的事首先是他悔改的召喚，這是所有先知的話的延續，其次是他為基督作證，這又使預言在羔羊的形象中成為具

體的，這是天主的羔羊，讓我們回憶一下亞巴郎的故事，依撒格的故事，羔羊的犧牲，尤其逾越節的犧牲，犧牲的是一隻羔羊。這些代用品現在是貨真價實了。基本上，逾越羔羊是站立在我們人的地位上。現在是基督在天主的差遣下成為逾越羔羊，他分擔我們的命運，因而改變了它。

第二句話含蓄的說出耶穌基督的神性，縱然施洗約翰對這一點還沒有想通，所以說的不太明朗，他說這不是一位區區的歷史人物，而是在我們大家之前的一位，從天主的永恆出來，是永恆密切的一部份。

先祖雅各伯多多少少描繪了這位救贖主來臨的時間，事實上那就是基督的生辰，很多人脫離了信仰；法利賽人過著充滿傲慢與沒有愛的生活，如它所說；其他的人則自覺有如無牧之羊，在猶太人中一如在外邦人中，對「主人」的渴望一樣是越來越大，「諸天啊！請從上界降下義人」！先知依撒意亞訴求道：「而你，雲彩啊！把他降下來」！但終究：可不可能這些預言是捏造的，來響應耶穌，且事實上是後來加上去的？

你問題中的第一句話指的是所謂雅各伯的祝福（創四19），包括雅各伯給他十二個兒子的一整套許諾，往往很神奧的。他降福猶大說：「權杖不離猶大，柄杖不離他腳間，直到那應得權杖者來到，萬民都要歸順他」（創四十九10）。後來那被詮釋為有關達味王國的許諾（達味屬於猶大支派，王國消失之後——就是說，耶穌的時代——便被詮釋為許諾達味的一個新兒子，默西亞，他也要命令歸順他的舉世萬民，非猶太人。顯然基督徒認為這許諾在達味之子耶穌身上成就了。但這段文字（學者們對它原始的時期還沒有一致同意）並不遠達耶穌的時代，它的字句很神奧的指向未來，而它的意義似乎只有在耶

耶穌身上才豁然開朗。

現在我們談一下先知依撒意亞。事實上原文是：「自雲端降下正義」。唯有「正義」在一位個別的人的衣冠下來臨時基督徒們讀這段文字才會意到它指的是人，這樣在舊約與新約互相同意的關係內我們可以看見聖經的字句如何給我們一條逐步前進的路。字句走過去會見他；它們在他還躲藏著的地方找出他來。

當然可能讀舊約聖經的方式不讓它直接指向基督；它並不斬釘截鐵的向著基督指去，若猶太人不能在他身上看見許諾的滿全，這並不只是他們那方面的不願意，但真的因為文字的晦暗以及這些文字和耶穌的形像之間緊張的關係，耶穌把新的意義帶給這些文字——然而最先把它們適當的通順、意義與重要性給予它們的還是他。

所以有完全的良好理由，否認舊約指向基督，說，不，那不是他說的。也有良好的理由指向他——那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們爭辯不休的，但這還不是全部。大多數的純歷史或批評考據家們，一樣的，不按舊約指向前途的意義來讀它；它把基督信德的詮釋視為與原意不符合，或無論如何離它太遠。

我們必須加上這一點：舊約不是神籤；它是一條通道，我們應該有棄絕它的自由。我要說單單給予我們自由的這一個事實便保證了它的文字可以獨自站立得住。很清楚的在歷史上舊約在基督之先；猶太人的信仰和聖經好似光天化日的證實這一點。教會之父們視之為猶太人的歷史性使命，他們對舊約說「是」，對耶穌說「不」，便給予他們的聖書一個年代與真實性的普遍保證，這，聖父們想，便是他們之所以永為猶太人而不成為基督徒的理由。舊約的文字獨自站立得住，但當我們和基督一同讀它時，它們取得一個新的意義和一個貫通的看法。

## 天主矯正他自己嗎？

基督來臨了，舊約的法律，不僅某些犧牲的儀式，而且那糟糕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被取代了，我們豈不是想要說天主矯正了他自己？

這裡又一次，我想要談說在歷史路徑上的旅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說來真嚇人，但終究它首先是一項正義的原則，包含且指示復仇。懲處必須相當於過犯；它不可以濫罰失控，卻要限制在罪行上。這樣說來，已經有向前邁越的一步，向著今日在執法上仍舊認可的某些東西前進。除這在法律思想上的進步之外，我們應該，當然，加上一句，就是唯有透過一個能打斷懲處鐵鍊的愛，才能生出任何新的東西來。

我們在這對話的途中已經討論過「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而為滿全它」這句話。我們以相當具體的方式來針對有關聖殿犧牲的問題。犧牲祭獻一向只是代用品。當貨真價實的一個來到，藉以把人類帶到可以自獻給天主的程度時，一切祭獻程序的意義都在他內滿全了。現在，聖殿所代表的一切，應該成為的一切都在他——生活的聖殿中了。這樣，不是單單廢除了某種東西，而是把它的目標達到了。

這樣，聖殿試著做的事還臨在於感恩祭典中。但現在它是在有意義的形式之下。早期的儀式只不過是向它接近的初步。所以我不想說這一次天主做對了。更好說，我們看見他首先允許人遵行他們還不能超越的形式，以之為旅途的一段路程，它在自身內攜帶著內在的動力，一定會引導它們向前進行。這段路程的真正意義現在已經達致，且佔據了它應佔有的地位了。

聖經說到「新以色列，天主的子民，你所召喚的」。那是不是



意指救贖主來到時，跟隨他的人民，基督信徒們，是天主的新子民，因之而成為被選的民族？

是的，你一定可以這樣說。他們是，這樣說吧，擴大的以色列。保祿明文說道亞巴朗的子孫不只是按血統為他後裔的人，而是繼承他信德的人。因此，透過與基督合夥而成為以色列的成員比因血統而成一家的更寬廣，也更內聚，這以一個基本的決定（尤其透過一個恩典）為基礎的合夥造成一個民族，而「許諾」現在取得了普天下的尺度。

蒙選或被揀選一詞為我們有一種討厭的味道，因為我們把它詮釋為一個區別的形式，一個超人一等的自命。它原始的聖經意義是一個民族蒙受揀選，好能對他們有所要求，能使他們忍受一些事，能為別的民族完成一些事。所以被揀選總是「為了」一些事而被揀選，到某一程度，事情為你更困難，因為你要為別人擔當起責任來。

在這種涵義之下，以色列的揀選與理想傳授給經過基督屬於亞巴郎與活生生的天主的人，他們被選過造益他人的生活不是為了有資格取得天堂的入場券，而是為了分擔基督的職務，繼承以色列對歷史的服務。

## 9. 光

多麼奇特：天主，全能者，為自己選揀的現身地點是最小的，最沒有重要性的，白冷郡一個蹩腳的馬槽，而教會辯論說這是如此的不可置信與矛盾，單單因此它就該是真的。

這番論說，若孑然孤立，沒有佐證，當然不足以表示它是真的，但選擇「小東西」和「小人兒」是天主對待人的特點。

首先天主選擇地球，這宇宙內的一粒微塵，為他行動的舞台這件事實便使我們看見上述的特點；又有以色列，事實上毫無威力的人民，竟成為他行動的舟車；又是一個完全無籍藉名的村莊，納匝肋，竟成為他家園的事實；最後，天主之子竟生在白冷郡，城外的馬槽中這件事實。這一切都有一致的作風。

天主在人性的傲慢對面設立起一個普遍性的度量衡：愛。驕傲在一切形式的罪的中心，也是它的內容，因為人自己要作天主。愛，反之，不抬舉自己，卻彎下腰來。愛顯示那樣彎腰實在是抬頭挺胸。當我們下到低處，當我們變成樸質無華的，當我們向窮人和卑賤的人俯首時我們是崇高的。天主把自己作成微小的為把膨脹的人壓回到正常的體裁，所以我們看見成為微小的是天主行事的規則與模範，它幫助我們認出來天主的本性和我們自己天性的一斑，因此它是很合邏輯的，儼然是對智慧的駁斥。

在這個領域中有一幕景色是世界聞名的。它在音樂上由韓德耳的默西亞勝利的合唱化為不朽之作，它是牧羊人夜間在曠野，看守著羊群，而一位天使出現，在天主光榮閃亮的環繞中：「不要怕」！天使說：「因為我宣告大喜的信息」的一幕，他還說著的時候，大隊的天軍來會合，唱出真正崇高的字句：「天主受享榮福於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彰顯。

在全部聖經中，那的確是最動人的景像之一。基督教國家如此愛它不是沒有來由的。從早期的基督教藝術直到今日，我們可以看見，這一幕一直打人的心，但它的信息遠遠超越了區區的欣悅與可愛。

又一次，是樸質無華的人先被召叫到馬槽旁，黑洛德一

點也不知道。連智者起先也不知道，消息傳給牧羊人，那些等待著的人，那些自知需要天主救贖的來臨的人。他們是足夠敞開心懷，準備好去到那裡的人。他們和瑪利亞與若瑟，和西默盎與亞納，依撒伯爾與匝加利亞代表以色列的窮人——因之而代表全體的天主子民，我們可以在聖詠中看見「溫柔」與「貧窮」如何用作速記文字，代表以色列信者的核心。正如耶穌對孩童的誇讚，我們應該保持心靈的樸質，好能看見異像，聽見天使。

按瑪竇福音，來到伯冷郡的第二批人是東方的智者。這是有意義的。簡樸的人首先來，但智者並不排除在外。他們有使人向基督開放的實際而真誠的智慧。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來到耶穌降生地點的智者是外方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外方人的聖教會運動，在此地象徵性的開始了。

### 歷史中最重要時刻

按德國主教盧道夫，葛拉伯（Rudolf Graber）的判斷，那次發生的事，比起「世界的創始重要得多」，比這更大的事從未發生過，也不可能再發生，「因為天主的獨生子，聖三的第二位，竟甘願在這小小的地球上成為人簡直就超越了其他一切」。

是的，那的確是一個寶貴的課程，把我們大和小的理念放置在合宜的位置上。按物質的標準，世界的創始為我們顯然是無限的偉大。和它相比，這先前完全被歷史學家忽視的，白冷郡的小小事故，幾乎不值一提。

然後，按度量衡的標準，一者是龐然大物而另一個真是微小，但若我們明白一顆人類的心比全宇宙的度量要高，一如巴

斯噶所說——我們便可以開始明白天主變成人的行動，那創造者，永恆的聖言，來到下界，進入人類的生命，而且和後者合而為一，自己就成了這個人——這件事的意義就屬於偉大得多的品級了。這開啟了一個新的層面，和它相比，表面上無限無量的物質層面在碩大上卻隸屬於一個低微得多的品級。

兩千年來基督的誕生已經成為千古最偉大的神話。萬夜之夜很久以來已經成為每一個人的資產，信德從教堂的大門溢流出來，沒有比此時此地更顯而易見的。聖誕節有無與倫比的象徵力量，象徵著價值，倫理和愁緒；它是衡量人類的絕對尺碼。有時我想雖然我們熟識聖誕節，聖誕節都更認識我們。

也許我們需要只再一次弄明白「神話」一詞。的確今日神話這兩個字常被理解為有積極意義的，以之為表達超乎可見與可觸摸的實際所用的一種神見式的工具，因此，它代表比區區事實高一等的真理。但即便在積極的用意上，神話終究和歷史相對立。它指的是一個神見，不是事實，但耶穌的降生是一項歷史的事件，是一件真正發生過的具體事件。在宗教歷史上，這與真實歷史的直接聯繫是基督徒信德的特別形態之一。

了解這一點之後，那首先因天使的信息而被牧羊人注意到的，那山洞中的一夜，馬槽中的一夜，現在竟成了一個指標，其意義遠達基督教世界之外，成為一個幾乎無人路過而不注意到的指標，真令人驚奇，雖然我們必須加上一句，和這聖誕節被分散遠達基督徒的信仰圈之外的同時，也發生了將它可怕的縮水，成了一件平常的瑣事。

今日把慶祝與基督教義分割開，丟棄其基督宗教的源始，越來越成為時尚，好似一支火箭到達第一個高度時把它的第一個座台丟了出去。在美國，在商業化與感性的追逐的過程中，

大商店昔日聖誕期間以馬槽聖嬰裝點的玻璃櫥窗，今日則裝置了神話的景物，有麋鹿和聖誕老人，把真正神話的與基督信仰的東西並列。當然往日人們聽說天主成了人而挑動心弦的東西還有一絲餘韻猶存。但這是保持美麗動人的部份，而除掉一切向我有所要求的部份的嚐試。

聖誕節在其所有的偉大思想與偉大感觸，同時它一切的矛盾之中，給我們看見世界上外地的虛謊——以及我們自己的懷疑與信德的短缺。

這件事挑動了人心的那麼多條絲弦，向那麼多的偉大與重要的人性價值發言，一眼看來，人幾乎可以說我們可以因那一切的本身價值而接受它們，沒有發生那件事的必要（因此，聖誕節，當然，被偷竊掉使它偉大的，而墮入一種真空）。但那不改變一件事實，即此處所說過的那麼多的東西，其易解與重要性遠達基督教國度之外，而且所說過的東西可能把人們再一次帶回到信仰中來。小嬰孩的奧秘，樸質與謙遜的奧秘——那一切此處都向我們說話。我們必須把有關人性的教誨因素放在正中央，以顯天主所過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在原始的習俗中潛藏著一個偉大的理念。這個孩子是天主送給人類的禮物。在這個意義之下，聖誕節是適於送禮的日子。但當餽贈成為出外購物的義務時，送禮的理念便完全的扭曲了。就成為基督向他的門徒所說的：不要像外邦人作的，彼此邀請因為也輪到他們被邀。若只交換禮品，聖誕節便屈服在「為自己而要」的強力之下。它成為不能滿足的自私的工具，淪落在佔有與權勢的推擠之下。而這件事帶給我們的剛好是反面的信息。把聖誕節刪剪回來，再一次成為質樸的，將會是一件浩大的成就。

## 世界之光

基督不是受光照的一位，他自己就是光。他不只是道路，但他說他是目的地。您曾經把白冷郡所發生的事稱為「世界歷史上決定性的突破，開啟了受造與天主的合一之道」。

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天主真的成了人，他不僅僅化裝成人，沒有只在歷史上扮演一段時間這個角色，但他真的是人——而且最後，當他在十字架上伸開雙臂時，他把自己做成一個寬大敞開的空間，我們可以進到裡面去。

若是，那麼，這「天主——人」要把我們所有的人，一如聖經所說，做成他的身體，把我們拉進一個活體的團結，就像，按照聖經，男人和女人成為一個肉體，那我們可以看見這不僅是一件單獨的事故，曾發生過而後便過去了的，不，它是一個突破，一個開始，基督要透過感恩祭，透過聖事，透過洗禮，把我們延攬入它內。在這種意義之下，此地所發生的事是超過一切進化的，是天主與人，受造與造物的合一，所以它不再以進化的一個步驟來實現，由大自然的力量帶出來的，卻是一個干預，一個個別的愛的動作，一個實際的新氛圍，可能性的新領域。

您曾說過耶穌是「一個模範的人，屬於未來的人，透過他我們可以看到人是一個未來的本體，一個我們還等待著的本體，能到什麼程度」。意思是說，真正在我們內活生生的，發展的真正可能性，我們實際上被召達致的地步，就已由耶穌基督繪影繪聲出來了嗎？

導向新生人類的突破在耶穌基督內發生了，是真的，人類真正的未來，尚未實現的，他可以且應該達致的，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我不是說人只能外在的按耶穌的命運被打造，更好，我要說耶穌的內在自我，一如他一生一世，最後在他十字架上的犧牲所描繪出來的，把一種造型給予未來的人類。我們說追隨基督，說進入他的道路不是白說的。那是和基督內在的認同——正如他把自己和我們認同一樣。我想那真正是人的走向。

從伸展到多少世紀的偉大門徒故事中我們首先看到隱藏在耶穌內的肖像如何鋪展開來。不是把一個模式的草稿強加於其上，而是人類真正生存內每一個潛能的發展都蘊藏在其中。我們看見如何里修的德蘭或鮑思高神父，如何艾第德·史泰因，保祿宗徒，或多瑪斯·亞奎那都從耶穌學習做人。這些人都真的肖似耶穌——但他們仍然各不相同，各有特色。

您曾在一次講道中說將臨節的蠟燭應該使孩子們想起耶穌基督以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想起沒有救贖的歷史的黑暗。從那時起，基督信徒們便給耶穌降生的時期取了一個美麗的名字：“Anni salutis Reparatae”：修補好的救援之年。

若你機械式的想像救援的時期，好像一個硬性的機械，我為得救只需要墨守規章，那麼我們對這理念便有了錯誤的了解。我們可以看見它是怎樣時常的遭受反駁，沒有一個世紀，大概，像上一個世紀那樣打了如此可怕又血腥的戰爭，一些比較早的時代極盡可能也做不到的惡事發生了，因為沒有人有能力做出這樣細緻的，科技上發達的，理性方面有系統的方式的惡事。

給我們的救援不是機械程序或外在事由，它是交託給我們的「自由」的，因此在人類脆弱的自由和人性之下成為易受欺凌的。救援在每一個人內都要重新開始。它不是就擺在那兒的。你不能從外面把它封砌起來，或用權力控制它，但它總是

進入你的自由，把它打開。但在一切之上，之內，是來會晤我們，給我們強於人能帶到世界上來的一切災害的希望的那「一」位。

### 基督把什麼帶到世上？

耶穌也被指稱為「新亞當」。說他是全部啟示的中保而且完成了一切所啟示的，我們能不能用幾句話說出來，和基督一同來到世界上的新事是什麼？

讓我們先談一下「新亞當」這個形像。首先亞當是人類生命起始的象徵，普世父職的象徵。當基督被稱為「新亞當」，意思是真正的起始其實在這裡，所以第一個起始是以基督為前瞻的初步試驗，要從基督回顧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在這個觀點上我們可以完全說得好：人類生存的尺度與模式是在耶穌內設定的——就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卻是天主而人——人遂被召分享與天主合一。

我們不可按單獨的言談或事蹟來判斷耶穌的獨特之處。因他承受並忍苦的方式，十字架是新事。復活是新事。連童貞分娩也是新事（雖然的確有些神話指向此事）。愛天主愛鄰人是完成法律的全部，或他在復活的生命中藉以分授他自己的感恩聖事——這些都是他帶到世界上來的鉅大新事。以上一切反映出來絕對新的事，就是說，天主不再只是在天堂了；天主不再整個的是「另一位」，不可理解的一位，但現在他也是接近我們的一位，和我們認同的一位，摸觸了我們也被我們觸摸了的一位，我們可以接受也接受了我們的一位。

在這個意義下，耶穌的獨特在他自己內——他是天主和人的



結合。

當然，這位天主而人也說道：「我來擲火於地，它怎麼不已經燃起來」！又說：「你們以為我來是為世界帶來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沒有和平，只有分裂」。

這是一句有力的話。他說到火，意思首先是他自己的苦難。那是愛的苦難，所以是火；是新的燃燒的灌木，熊熊焚燒而不銷毀；是要傳遞下來的火燄。

耶穌並不來叫我們舒服；他更是擲火於地；他帶來了天主之愛的偉大活火燄，它就是聖神，是焚燒的火。奧利辰傳授給我們一段偽經（Apocryphal）中耶穌的話，說：「誰走近我便走近火」。因此，誰走近他，必須準備被燒。尤其今日，我們必須把這些話與空虛的基督教義相對而立。這教義把一切事情都變得稀鬆平常，一個更喜歡舒適而沒有要求的基督教義。基督教義是偉大的因為愛是偉大的。它燃燒，但它不是毀滅之火，而是使一切發光，潔化，自由又偉大之火。做一個基督徒，那麼，是敢於把自己交託給這熊熊的烈焰。

我們有耶穌的另一句話：「平安是我留給你們的，我把我自己的平安留給你們」。

我們必須把兩句話連起來看，方能使天主訓話的意義為我們發出光來。基督是帶來和平的一位。我要說這是最高最有確定性的一句話。但我們必須不以平庸的方式了解它，以之為欺騙自己，躲避疼痛，或脫離真理與真理所攜帶的衝突，方能適合的了解基督帶來的和平。

若一個政府試著躲避一切衝突，將就每一個人，甚或若是個人這樣做，便一事無成。教會也是一樣。若她只以躲避衝突

為目標，只確保沒有一處騷亂，則她的真正信息不能再產生任何效力。因為這個信息就為了挑起我們和我們行為間的衝突，把一個人從他謊言的生命中拖出來，帶來光明與真理。真理不是廉價買來的。它有要求，它也灼傷。我們在耶穌與他同時的人之間所看見的衝突是他信息中要緊的一部份。這兒，有一個僵硬的，蓋在厚殼子下的信仰形式，一個自以為是的信仰，他不給它好好的塗上石灰，卻反而用棍子去捅，把它的殼子敲破，讓真理顯現出來。

耶穌基督的和平有先挑動衝突的性質嗎？

不管怎樣它判決我們的謊言，它把我們從我們舒適的淡漠中帶領出來，進入真理的奮鬥與痛楚。唯有如此真理才能取代隱藏著假冒偽善和各式各樣的衝突的表面和平，脫穎而出。

火的字句隸屬於更重要的，和平的字句，但同時它表示真正的和平不怕衝突。真理值得痛苦，甚至衝突的代價。我不可只為無事而接受謊言。因為尋找平靜無事不是一個公民，或一個基督徒的首要責任，卻是堅定的站在尊貴與偉大的一方，那才是基督給我們的。它能夠遠及到受苦的地步，遠及到致命為止的奮鬥的地步，而就這樣把和平帶來。

## 福音

耶穌講了火和刀劍，但他又說：「學習我」！因為這樣「你們的靈魂可以找到安息」。他說他真的是「良善心謙的」。此外，「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的」。那是我們所想像的「好消息」——「福音」的樣子。

是的，雖我們同時也知道耶穌的那些安慰人的字句向我們提出很大的要求。但一反我們方才談到的真理的疼痛，基督的火燄，這些字句給我們表示「到最後」都要如何結局。

基督是天主偉大的，不經稀釋的愛——慈悲的化身，他不要事情為我們太為難；反之，他來幫助我們負起重擔來，他並不簡潔了當的把生而為人的重擔卸除；這担子還是足夠重的。但我們不再單獨的挑起它來；他和我們一同挑，基督和舒服，庸瑣無緣，但我們在他內找到那一份內在的安定，來自於我們由一個終極的慈悲，一個終極的安定所扶持的認知。

我們看見耶穌的信息的全部結構是充滿張力的；它是一個浩大的挑戰。它的性質是這樣的：它總離不開十字架。任何人若不甘心被炙灼，若不至少情願這事發生，便不能接近（十字架）。但我們可以經常確知我們要在那裡遇見真正的愛——慈悲，它幫助我們，它接納我們——它不僅僅對我們懷有善意，但事實上要保證事情會轉好的。

## 10. 道路

### 福音與福音作者

基督的一生似乎能在這世界上留下任何具體的痕跡者極少，耶穌沒有修建任何廟宇；他沒有征服任何城市，沒有鑄製貨幣。但一定的，沒有任何古典作家的手稿曾由在數目上與種類上遠遠無法接近有關新約寫作的文件廣為流傳。其數目以數千計，而中間最古老的距耶穌的時代僅數十年。

我們已經談過歷史與批評的研究，它們在關於耶穌的人與信息

方面的真理在人心中孳生懷疑。學者們說耶穌生於何地何時，他其實有沒有正好按那個形式講了山中聖訓。都很不一定，近日的研究家們說，他了解自己是默西亞更不可能。他們說很多的東西唯獨以對末日的期待已經抵達其顛峰時代的心態才能了解，我想討論一下的是：現代的學術出賣了歷史，尤其出賣了信德嗎？

歷史與批評的學術無疑的盡了很大的服務。它教導我們更正確的了解了很多的事。但它也有它的限度，尤其是關於這一類的文字。學術的方法指的是研究一般的文字來研討過去，這樣作來它推論說某些有關歷史的法則永保正確。無論如何在福音中所講的事故打破一般的規則，所以有反於這方法一般性的運用。但後者不認可任何的例外。

多時以來，人們曾尋找在文字中發現並區別各不相同的來源；這方面很多的工作是重要的。但整體說來，這些只是分析的嚐試，很快的又被別的取代，我們不應該過份高估它們正確的或然率。尤其誰創造了福音的問題留給我們更多的問題與不確定，倒不如我們簡單的接受這些文字的整體，以之為可信的並有歷史性的。因為若不如此，那麼那個時代，在極短的時期內，一定有了浩瀚壯觀的文學創造。福音的文字怎麼能這麼快的建立起來呢？誰是有能力產生這樣東西的作者們？怎麼一個一貫的結構——教會，從這個基礎上站立起來——以上的任何一點都無從解容。

但是在那兒呢？

文字有它自己特別的性質，而要求我們予以尊重。這文字的整體傳述一則打破通常歷史途徑而出的實際。這實際是從裡到外

一致的。因此若我們從頭到尾信賴它的整體，便做對了。

我們必須加上一句，沒有歷史一批評方法這麼一回事，沒有研究結果這麼一回事。有些學人作者，一如往昔，把這些文字看做非常可靠的，並能推出客觀的有方法的論辯來證明。也有另一批人不讓一點東西不遭批評——最後只好完全的重新結構，以便解釋每一件事是怎麼出來的。這樣他們是無的放矢，因為他們沒有淵源可循，他們的企圖基本上成了幻想而已。

讓我們更就近的看一下福音作者們。有瑪竇。他有雙重名字。在那個時代很不尋常。瑪竇——肋未。他是稅吏，把一些他經手的錢丟入私囊，他為敵人，羅馬權威工作。他是福音中說的：「當耶穌在他家中坐席的時候，許多稅吏和罪人來到，坐下來和他及他的門徒用餐」。他不太是正直的公民或可靠的人。

我怕我們得更進一步探入來源的問題。早先，瑪竇福音被認為福音中最古老的一部。第二世紀的作家巴比亞斯（Papias）的一則筆記說瑪竇先以希伯來文寫這部福音，後來翻譯成希臘文。由於它詳細的報導，它的結構，它那麼可讀的文體，被視為「教會的福音」，它的文字是一般說來常被引用的。路加與馬爾谷也可以，但瑪竇被視為最老的，材料最豐富，最直接指向教會的禮儀與信德的一部。

按研究的結果，三部對照福音——瑪竇，馬爾谷，路加——的文字在某種密切的關係內交織在一起而且互相依靠，瑪竇福音是怎麼寫出來的問題又一次完全的被打開討論。如今比較多數的學者們的意見是這部福音的作者不可推舉為瑪竇，反之，它的源起更好說是較晚，且是在第一世紀之末成就於一個敘利亞——猶太基督徒團體內。

福音的源始以及成長為一個集體，現在看起來是經過一

段很複雜的過程。起初大概有耶穌言教的集編，它們開始時是默憶下來，口口相傳，但不久也就寫了下來，成一定的格式。厄弗（Erfurt）的考經家，去世不久的海因茲，徐爾曼（Heinz Schürmann），指出遠溯到耶穌在世之時，門徒們已經細心的默憶耶穌所說的話。所以開始是口傳。在言詞的傳授之外，有事件的故事，以及和地方有關連的故事，等等。執行傳授訓言與故事的不是個別的人，而是信者的聚會，以及在它們內蘊育著的全教會。然後把事情付諸筆書的過程開始，人們已經能夠在豐富的傳統資料上推砌修建。這遠超過幾個作家的個別行動，雖然由聖史們從事的編輯過程是最重要的。在每一個個案中他們的行動是表達一個特殊神學見地的管道。抱著對個別福音書的尊敬，今日我們假定最老的福音不是瑪竇而是馬爾谷。瑪竇和路加，可以說，把馬爾谷用來作為他們的基本框架，再以可以取得的其他傳統資料來裝點。現在，若望福音有一個分別的來源，其進展也是獨行的。要緊的是前三部福音不只是各自由「一個」作者寫成，而是建基在由全體信者的教會傳下來的資料上——一個過程，就是說，在這過程上資料緩慢的在一個個別的傳統內結晶，最後蒐集在一起，形成福音的文字。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有關個別人們的問題是次要的。的確，我們可以清楚的識別路加的個性，他是第三部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不可駁斥的作者。馬爾谷，伯多祿的門徒，也有他自己的聖史風格。今天，誰是馬竇福音的編纂者已經不清楚了。基本上是以口傳為起始，這是東方的特性，這就保證了它和歷史源流切近關連。從口傳發展出來的文字在團體的操控之下（這是在擷取這些傳統的個別團體中沾染上一種特殊的色彩，但不影響其忠信的過程）。

關於瑪竇——肋未的性格，你只描繪了他的過去。他透過和耶穌的會晤，變成一個很不同的人，他接受了耶穌，作為他人生的道路，棄絕了從前的作為，他在與十二位的合夥中，在與復活主的夥伴中，最後在他的傳教工作中，他表現了自己真的「更新」了，而且我們能信從這位新人。

聖史路加是一位醫生，他特別要給他的讀者們指示耶穌如何來到世上做救主，救贖身體與靈魂二者，他覺得耶穌為社會邊緣上的人充滿了愛與同情。

但讓我們轉向若望福音。你方才說過它是特立獨行的。無論如何它很不一樣，有著深刻的反思語調，我們在對照聖經中會見「人子」；在若望福音中和書吏們的辯論把「天主之子」全部的光榮——照射出來，我可以想像這是你特愛的福音。

我很喜歡它，但我必需說我也很喜歡路加。那裡我們有那些乞丐拉匝祿，好撒瑪利亞人，浪子神妙的比喻。他是這麼偉大的說故事者，真有「珍珠」在裡面，童年故事亦然，每一位聖史表現他自己的面目。我必需要說我特別愛路加福音，因為在它裡面有深刻入骨的人性，一個同時又照亮永恆的地平線的人性。我視對照聖經為，整體看來，顯露一番不可取代的美，就因為它們不是個別的寫作，而我們可以在此感覺到生活的教會中如何以終將導向凝聚為一套通順的文字的方式，把傳統承繼下來，但無疑的若望還是一本深不可測的書，不停的令我著迷。

有些時候耶穌的故事令人覺得有點造作。比方說，耶穌嚴格的遵守舊約中有意義的數目。他在曠野度過四十天；他行了剛剛好七個神蹟；他說了十二則譬喻；他指定了十二位宗徒…

聖史們知道的並敘述的只不過是十二位宗徒的指派。那並不值得驚奇，若耶穌要制立一個新以色列，若他警覺到天主派遣他把以色列更新，然後把光明帶給萬國萬民，他顯然要把他的動作建基於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古老象徵之上，並要，這麼說吧，召叫十二位新聖祖，在一個象徵性的動作內代表新以色列的基礎。

曠野中的四十天取自以色列在曠野中的四十天。神蹟與譬喻的數目在各個福音中並不一致。

即便如此，福音讀起來像是教材。有一部份，甚至，好像舞台劇，一齣為激起民眾，以宣傳為目標的上演。

是的，它們是教材，但它們也只是見證，若望自己說他要做見證。我們讀它們時要把見證當做它的基本門目。它要把耶穌自己，他的話，他的工作，他的痛苦顯示給我們。它們的用意超過訓誨，它們的用意是使我們能夠會見一樁事故，當然，一件有精神內涵並傳達一項知識理論的事故。它們向我們的心也向我們的理解力發言。

## 道路，真理與生命

耶穌有些神妙的名號：他是生命之糧，地上的鹽，世界之光。耶穌說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誰若信我，必得永生」。

他出生後二千年，還有可能針對耶穌實在是誰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真正的解答嗎？



若我們現在必須只靠著歷史來挖掘回去穿透兩千年，那麼，一如我們方才提到的，歷史的方法要受阻於它自己的限度，但不是如此。

我們可以看見，教會，生命的媒介，和宣講的結果，如何站立出來，保持住她的身份——而且，如何從起始她就擁有這個身份。因之，教會與耶穌是同代的，而這是從古到今持續不變的同代關係。

因此，我們不被兩千年血盆大口似的裂縫和他分隔。那給予他活生生的見證，而且從開始到現在以同樣的聲音發言的媒介，從來沒有中斷的這樣發言著。在她內，他臨在的認知總是活生生的。在她內我們可以瞻仰這認知的發源地。自然，這要求信德。但若沒有某種同情感，信心，我根本不能認識或認出任何別的人。

我曾經在納匝肋的教堂中見到一幅圖畫，描繪小男孩耶穌，笨手笨腳的來回在工作桌旁，瑪利亞焦慮的坐在那兒，甚至很痛苦，而木匠若瑟的態度顯然表現出他早已明白他的兒子永遠不會成一個好工匠。十二歲了，耶穌還要跑掉（「我必須在我父家裡」），他三十歲時，納匝肋的人們要把他從懸岩推下去。

起先，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中，有關耶穌童年的故事並沒有傳給大眾來聽。一直到瑪竇和路加，這些故事才以兩種不同的面貌出現於傳承。福音的用意並不是給我們某種耶穌的傳記，好像歷史家的著作，卻是要為對我們很要緊的東西做見證。所以他們對講述在這靜默年代發生什麼事沒有興趣；更好說，他們要，一方面，在他童年故事中顯示他天主性的淵源，那顆星，在他有生之初在他頭頂做為一個標記，後來也指示他和他的信息。

我們在這樣的「聖家」圖畫中所見到的是虔誠的幻想，取納匠肋的題材來描繪人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反對這個的是，我們必須記住那個時代在巴勒斯定沒有此處所描繪的小家庭這回事。反之，擴大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好似一個家族。那是指稱耶穌兄弟的話是那裡來的。

十九世紀以不同的眼光看一切。我們在德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身上見到這種詮釋的頂峰。他從納匠肋推引出安靜，收心，謙遜的信息。他的確發現了一些寶貴的東西，但那不能成為福音告訴我們的信息的中心。

為什麼耶穌到了三十歲才開始他公共的職責？他是不是在死前只有三年來宣稱他的信息？

很明顯的那時代的世界中，以色列的複雜關係內，任何年輕人出頭露面是不可能的。若有人想以拉比的身份行事，即便耶穌不是狹義的拉比，必須至少三十歲。因此他那時，而不較早出來，耶穌的信息有其自己的內在層面，而那麼多的時間到頭來為這一點是足夠的了。

有一次，當耶穌造訪他的老家時，人們交頭接耳，就像我們所知好奇的鄰居們所作的：「那不是木匠的兒子嗎？他從那裡忽然得到這麼多的智慧與能力呢」？聖經又引述：「他的母親不是瑪利亞嗎？雅各伯，若瑟，西蒙和猶達斯不是他的兄弟嗎？他的姊妹們不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嗎」？

單單在這兒就有四位弟兄的名字，還有不定數目的姐妹。若我沒有記錯，教會不是常常說童貞瑪利亞的獨子嗎？

在納匠肋那樣的小村莊裡自然人人認得別的人。顯然，一個一向和他一樣平靜度日的人忽然出來做這樣的要求，大家一

定以驚奇的眼光看他，若你對一個人這樣的熟識，便一點也不能相信。好像和昔日的他相反了，大家想要把他拖回平常的日子來，可以說。這上面，耶穌以成語作答：「先知在本鄉最不受歡迎了」。關於耶穌的兄弟姐妹：教會依舊相信瑪利亞在童貞中生了「他」，生了他而沒有生任何其他子女，由於他，她屬於天主了，從此不能返回通常的家庭生活。

「耶穌的兄弟姐妹」一句話，按當時的家庭結構說來一點沒有難處。也有足夠的指示證明這大家並不認為這些孩子是瑪利亞的。比如：曾提到過另一位瑪利亞和別的事，我們只有家庭關係方面側面的提示。但它們表示此處有好幾個家庭在一起。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把若望交給他的母親作兒子，我們可以看見她孑然獨立，以相當特殊的方式屬於他。

從純歷史的觀點我們一定不能達致一個確切的答案。你無法證明瑪利亞獨一無二的母道，但，反之，你無法證明人們所指的是耶穌的全弟兄，全姊妹，不過有足夠的指標——若瑟·布林茲勒（Joseph Blinzler）寫過一篇很好的專論——指這些兄弟姐妹們屬於另一個家庭，看起來指的是族兄弟姐妹。此外，這耶穌的兄弟和姊妹的看法在初期教會中也是一個重要的理念。在耶穌的這些親戚中有緊張情勢，有些對猶太基督徒應該是怎樣的持嚴謹的觀念，另外一些在成長中的教會內有其他趨勢。

### 說實話誰是耶穌？

有時耶穌的行為像一個發怒的瘋子。一天早上他回到城裡來，餓了，在無花果樹上找不到果子，只有綠葉，他便開始詛咒：「你再也不要結果子，直到永遠」。無花果樹當場就枯萎了。

無花果樹這件事是「典型」的，就是說，一個象徵性的動作，屬於以色列先知們的典型作法。此處，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而這故事和苦難相關連。在基督的苦難中以色列在「是」與「否」之間的掙扎達到戲劇性的顛峰。但這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的象徵，其意義遠超過這個情況，它成為沒有結果的行動的廣泛舉例。

這兒絲毫沒有突然的動怒，它是一個象徵性的手勢，耶穌藉著它來顯示毫無生產只長葉子的人民、團體、集團，一味裝腔作勢，一事無成，為他人毫無用處，只有乾枯萎謝。也有一類基督教義只長葉子——紙上談兵——繼之便枯萎了。在這種涵意下我們必須從天主聖子的眼光來看這個動作，他這樣為千秋萬代設立了一個象徵。

有一次，他責備全城的人不知悔改，「你，葛法翁啊，你以為你將被舉到天上嗎？不，你要被擲入地獄」。

這兒，耶穌是向和他的生命有緊密聯繫的城市發言，他可能特別的向它們期望信德。但是他看見這「熟識先知」的症候群在此地也罹患著。它們的確不把他當真；它們的信德不能增長。所以這些地方和那些註定被審判，失敗，淪落的城市排列在一起。

又一次我們可以看見同樣的事：任何人或任何社會拒絕把天主的事當真，葛莫拉的命運便難免降在它上面，任何社會拒絕與生活的天主共融時，它便自己切斷社會有機體的內在根部。

我們今天可以看見這種報應，想一下那些無神主義的社會，想一下繼蘇維埃聯合國之後那些國家的問題，明顯出馬克斯主義五十年的統治之後，崩潰的過程。在這件事上可見拒卻

天主的社會真的從自己腳下撤去生命的土地。

但是連對待伯多祿，一次耶穌非常的生氣，說出更傷人的：「走開，撒旦」，他斥道：「不要讓我看見你！你在誘惑我」。

耶穌和伯多祿有特別親切信任的關係；那是這種口氣的原因。我們看見伯多祿怎樣接受它。他明白他錯得很離譜，這裡的議題是他想阻擋耶穌去走十字架的路。他說，那和你的使命不符；你必須成功；你不可以朝十字架走。這樣伯多祿重覆了昔日在曠野的誘惑，那是耶穌所受誘惑之一，要他是一位成功的默西亞，登上政治的舞台。

這是一個一再爆出的誘惑。比方說，也是，若某些人設想一個馬克斯型的基督教義，最後能創造理想的社會，此地也有同樣的救援理念：若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錢和資產，人類便得救了。耶穌所反對的是這個理念，這樣一來，當伯多祿建議這一類型時，他可以說是扮演起曠野中撒旦的角色，伯多祿明白這一點；縱然，直到最後，他必須一次又一次和十字架的絆腳石掙扎，必須學習耶穌和其他那麼人性的觀念不同之處何在。

耶穌對很多人有一種真心的厭惡。他稱他們為「毒蛇的種類」和「瞎眼的嚮導」，「你們濾出了蚊蚋，卻吞下了駱駝」。他大怒道：「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給人封閉了天國」。耶穌顯然是坦誠，真實，言行一致，教導與操行一致者的辯護人。他討厭經師：「你們把沈重而難以負荷的擔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卻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幫助他們去背」。

我想在這些句子裡我們可以聽見天主對假虔誠的怒氣，耶穌以天主的眼光看事，這種人很討厭，他以戲劇化的方式向他

們表示這種表面的虔誠，或甚至學問，都完全的乖離任務，這兒也是一樣，他是向萬世萬代發言。我們知道路德把這些東西指向天主教聖統，說一切都可以用在他們身上。

我們不可以這樣武斷。不過所有為天主聖言服務人的確應該感到受這些話的震撼並時時準備好自問這些話是否衝著他們說的。教會聖父，修會制度之父，馬西莫宣道者（Maximus the Confessor）寫過一本小書。書中他向隱修士們說了使他們很不舒服的一番話。他說主的譴責為現在比為那時的法利塞人真實得多。我們若活出這一切扭曲，窄狹，假裝虔誠來，便比那些人糟得多，因為我們領受了更大的光明。

至於經師們，他們知道聖經的每一個字母，這麼說吧；他們是考據家，聖經專家，能立刻告訴你那位先知在何處說了什麼。但全是死知識。他們只解剖並分析聖經而不再從中發覺生命。所以任何考經家和每一位專門的考經家在這番話的描寫中都依稀可見，人們什麼都知道，但聖經被對待為實驗室樣本，像一具骷髏，可以用來鋪陳出各種各樣的東西來。不論人們知道多少細節，他們便這樣遠遠地脫離了聖經的信息。反之，當樸質的人聆聽時，往往比那些博學多聞卻已經對事情的中心盲聾的人更懂得真正的信息。

顯然，耶穌也是一個沒有耐心的人，有一次他命令他的門徒領袖，伯多祿去走過海水。「來」！他叫伯多祿。他爬到船外，發現他事實上能做不可能的事；他走過水面。無論如何，他這樣做，一直到他感到焦慮，風越來越大了。他在浪花中開始下沉。耶穌遂搖頭說：「小信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

他只不過道出在伯多的靈魂上發生的事。曾有一次類似的事，在湖上風浪興起，門徒們因為耶穌連船內灌滿了水還是一

動不動而絕望。他站起來救了他們以後，說：「你們怎麼能懷疑呢」？

耶穌認為他的門徒們實在應該認識他，應該知道他不會叫他們失望。他這樣顯示給他們他們對「他是什麼」的信心，他們實際上承認了並接受了，還是那麼微小，一陣風來，像那樣，便把他們的信德吹走了。

這裡所描寫的景像是關於伯多祿不再看耶穌，卻反顧他自己的塵世因素。當然，對或然的任何猜測都能使他一走上水面便沈了下去。但此地他忽略了最要緊的一點，他是受耶穌的召叫，他是主。和他相共，以他的力量，他可以說能夠一直走過去，即便那情況在世界上是致人於死的。

這個故事給我們另一個深刻的譬喻。若我們看大自然現象內的或然率，以及我們所能知道的每一件事，基督宗教看起來便極端的不可思議。若我們讓目光被時下的潮流，被耳旁的風聲撲捉住，那麼我們的信德只能石沈大海，我們不得不像伯多祿那樣說：不行了！若我們那樣做，便已經失去了我們真正的錨，這支錨是我們依賴我們和那能夠征服粗暴的力量，死亡的暴力，歷史和它不可能的暴力的一位之間的關係。信德意即與擁有另一類的力量，把我們拖拉起來，緊緊的抓住我們，帶我們安全的度過死亡的因素的那一位相共。

有一次，在提洛和漆冬二城附近，不想施教也不願行神蹟。連一位母親堅持求他治好她被惡魔可怕的折磨著的女兒，耶穌竟粗魯的拒絕她：「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

耶穌一生一個具有特性的作風就是他不自已向外邦人傳起教來。一直到他復活後才把這外方傳教工作交給門徒們，我們可以說，首先是以色列佔優先。這是天主的選民，天主決定以

他們為工作的起點，所以耶穌遵守救援史在以色列掌握中的這份優先權。耶穌在世時，努力的要奪取以色列的心；他努力獲得這樣的以色列承認他是許諾的一位，與他結合為一，為能從那兒開始，歷史可以得到改變。

保祿起初也遵守這個圖稿。無論他走到那裡，總從猶太人的會堂開始傳教。連他去羅馬，也先把猶太同鄉召叫在一起。他在把信從耶穌與以色列的信仰歷史聯合起來的努力失敗後，他才轉向外邦人。保祿，克服躊躇，邁出大步的第一人，自己說這信息首先是為了以色列，其次才是為外邦人。

這樣，救援的一項規則是遵守了，天主對他自己永遠是忠信的，耶穌是忠信的。即便他從核心革新並改變猶太法律，他並不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反抗者，卻依據這內在的忠信而行動。這樣，當轉往外邦人成為當務之亟時，對天主忠信的確定除去了一切負責的外表——使之看來，相反的，成為復活的邏輯的一部份：由於復活，麥粒之死，轉而成為普世化的恢宏壯大。

耶穌在郊外旅行。他敦促人們自謙自下並悔改；他教給他們祈禱；他警告他們不可荒淫取樂，不可硬心不信。他講乞丐拉匝祿的故事，拉匝祿上天堂，有錢的享樂者下降地獄——老實說，真是一個周遊四海的宣道者。

他是一個旅行宣道者，是真的。他首先在加利肋亞傳道，試著以他的聖言把人們召集在一起，然後他把宣道行動也伸展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他被遣往以色列，他要把必須宣講的新信息帶給每一個人。在它的中心是天主的王國，透過天主仁慈的動作而完成的世界革新。

你提出的個別因素全都嵌合在這寬面的景像中，耶穌一方面抱著對天主救援歷史的忠誠生活並工作；他也保存以色列節



慶的行事歷；他朝聖、守逾越節，他絕對像一位忠信虔誠的猶太人一般生活。同時，也是聖子，是新梅瑟。他的地位在梅瑟「之上」，他不僅像經師們詮釋法律；也像聖子，自己是給予法律者，把法律提高到新的層面。

### 一個反抗者？

那不單單是一個自由派或反抗的態度，東一拳，西一腳，胡衝亂撞，什麼也不接受；更好說，這是給予法律者，創造者自己的遠見，把暫時的撕掉，把我們領入永久的，這樣作來，為深一步的忠信建立一個模範。我相信若我們真的要了解耶穌這個人，一定能看見表面的反抗和真實的忠信如何攜手同行。從前的並沒有被廢除掉——「一點一劃也不能去掉」，他說——但它的全部深度第一次被揭露了。

顯然耶穌特別喜歡兒童和抱持單純信仰的人。他——我們很少看見他這樣——簡直熱情揚溢：「父啊！我讚美你，因為你將這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

是的，這裡又是天主行事之道的奧妙的模式：它的全部偉大，單純的人比那些背負著一千個頭銜和各式各樣知識包袱，靠一己之力零零碎碎搜尋出來，而忽略其恢宏的整體的人，更容易領悟到其全面的壯麗。

這裡並不打算棄絕知識，或對聖經入細的了解，只有意警告我們不可失去我們內心的誠樸，保持對整體意義的宏觀，要允許我自己心悅誠服，準備好接受意料之外的事。

為知識份子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不是一件祕密。當我們回顧歷史上過去一百年的意識型態，可以看見質樸的人往往比知識份子的判斷合適得多。後者總要做出更多的區分，找出更

多的這個那個——因之而失去整體的宏觀。

耶穌對門徒們說：「天國的奧義只賞給了你們，但對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使他們看是看，卻看不見，聽是聽，卻聽不見。這是比喻的意義：種子是天主的聖言」。即便如此，福音的語言一定有個別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論生於任何文化，任何年代，都懂得它。

你方才引述的話原本來自依撒意亞先知。在以色列失敗的時刻他宣佈了這個審判的威脅，他的意思是，你們都聽見真理，但最後，顯然的，真理給你們講了，為的卻是你們聽不懂。

一句奧秘的話。

耶穌說，到最後，本來為使你們了解而給你們說的竟演變成一個不了解的強硬決心。歡迎你們躲藏在前面的字眼背後，就留在那裡，把你們自己關在理解的門外。這樣一來，給你們的聖言變成審判的言詞，因為人們只要看外殼，不要聽它的內心。

顯然比喻有另一個層次，有另一個密碼設立在它們內，你曾說過完全了解它們是「和在基督內的生命綁在一起的」：「它們不會為那些試著從純知識，歷史與推論的觀點去了解的人們開放自己的」。

若我為聖經給我的具體圖畫而去讀它，卻失去對這些簡單的故事深一層的意味，便是拒絕走這些比喻為我打開的路徑。

一個比喻領我走上某一條道路。起初我看見每一個人所看見的，看見我早已知道的。現在我明白還有更多的。我必須學著超越我每天看見的。若，反之，我緊緊抱住表面的層次且拒

絕上路，那我從這些故事中便看不見較深的層次。尤其因為比喻總和耶穌自己的一生中一項個別的境遇相關連。有一些結構成好像耶穌的秘密傳記似的東西，它們的意義只在他自己的生命與苦難內開展出來。

### 增餅神蹟

在福音中有一個故事講得很直接了當，沒有零碎細節也沒有深層涵義：給五千人吃飽。

事情發生在加里肋亞一個偏僻的地方，很多的人聚集在耶穌周圍。他們大概在聽他，著了迷。一下子便是日暮了，而竟然沒有發覺是什麼時候了。門徒們催促耶穌立即遣發人們回到他們的村子去；那裡沒有東西可以果腹，也沒法子買任何東西。耶穌保持著平靜。他只說：「給他們東西吃」。

他們只有五塊餅和兩條魚，就是說，七件東西。聖經中說，「他拿起五塊餅和兩條魚，舉目向天，祝謝了，擘開餅，交給門徒們。這樣，他們都吃飽了，共五千男人和眾多的婦女與兒童。當他們收拾剩餘時，竟有十二籃的食物留下來」。

一方面，我們有事實；另一方面，我們在這故事中有更深層面的象徵。人們希望在默西亞的世代將要重複瑪納的神蹟。默西亞，他們這樣相信，要以人人有足夠的食物，麵餅要再一次從天降下來證明他的身份。

耶穌的用意是要把這瑪納的神蹟轉移到另一層面上去。要以感恩祭典來完成它。以他在裡面交付自己的麵餅，這麵餅也從此穿過歷史，不住增多，直到今天。他能，在某種意義下，被分給眾人，無窮無極。

耶穌在這分餅中預行重複的瑪納神蹟。他重複古老的瑪納，但也導向一個很不一樣的，我們好不好說更謙遜的，同時要求也更大的形式。在它的深層有一個更大得多的神蹟。麵餅不從天降下；卻分享人性的親情，相互的交付——這些事不是天上能掉下來的——也是這神蹟偉大之處。

在這個神蹟中我們得到人性生命和未來教會生命多方面的景觀。而這個故事也是精神上分歧的開端，有些人說：是，他是默西亞，便要擁他為主，強迫他尋求政治權力。他不肯接受之後，便引起對這個神蹟的不滿，這項個案引發了一個輿論：他不是救贖主。從這個時刻，也發生道路上的分歧，一條通向棄絕，一條通向苦難（人棄絕天主，天主則接受苦難：譯者。）

這是象徵性的，還是真的發生過？

今日有很多相信自然律並以為這一類的事是不可能的解經家想把這餵飽大眾的神蹟當做區區的一種圖畫式的描繪，而的確這裡有很多象徵性的涵意。但我們不應當太匆忙的否認天主的可能性。在教會的歷史上發生過類似的事。

不久前我在都林，那兒一位老神父告訴我在鮑司高神父的一生中曾兩次發生很類似的事。一次，由於疏失，沒有祝聖足夠的麵餅。雖然很多的人來領聖體，是年青人；事實上只有十到二十個麵餅。鮑司高神父不管怎樣也沒有慌手慌腳。他說：「不要擔心，只要送發出去，會為每一個人有足夠的」，而就有了足夠的。

另外一次，他許給一個男孩子，勞苦工作一天之餘，他們都要吃到乾板栗。於是他告訴母親把板栗準備好。但她聽錯了他的話，只為十個孩子準備了足夠的板栗。當母親明白了自己的錯誤時，是怒氣沖天。但他只說道：「別煩惱，只要分出去，會有足夠的，還有人吃兩份呢」。事實上就這樣發生了。

有一大群人為此作證。那時他們都在場。

所以我們不應該就開始否認正常情形下不發生的事天主教就不能做。

## 耶穌與婦女

耶穌常常跨越了禮俗劃定的界限，他和罪人與窮人交往，以表示自己的態度。他顯然和女人有相當特別的關係。耶穌「是苦修者，但相當喜歡生活上的種種享樂」，猶太聖經學者沙隆·本·柯林（Shalom-Ben-Chorin）這樣相信。這不管是什麼，女人那一方面是學得了「人子」很迷人。我們不能假設耶穌曾有過性愛的關係嗎？

性與肉慾之愛在他那一類的友誼中沒有角色可演，在這一點上耶穌就是屬於另一品級的本體。但我們可以看見，按福音中描繪的他的關係，他有締結深度個人關係和真實的愛的的能力。女人對這新的，不一樣的，尊貴的又奧秘的，在他身上顯露出來的某種東西特別敏感，他以很特殊的方式吸引她們作他的朋友。

當時的猶太習俗把婦女看作次等身份，耶穌完成了一種婦女解放。由於她們的社會地位，婦女多少隸屬於小人物群，享受天主特別的愛，特別的注意的保證。他這樣做來也喚醒了婦女的特殊神恩。兩位伯大尼的女人和他會面的故事特別搶眼。她們給我們顯示如何，從那時起，在教會的建設上，女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成為活生生的，主動的教會成員。

忠信的伴隨耶穌，直到十字架下的是婦女們。相反的，門徒們早已不知去向了，耶穌從瑪利亞馬大肋那身上驅走了殘害她的

七個惡神，而她，不是伯多祿或若望，現在特別是被允許報告復活的第一個人。想一下在東方（更好說在近東——譯者），婦女就被認為無能在法庭上作證。因此聖奧思定稱瑪利亞，馬大肋那為宗徒們的宗徒。

而且這個頭銜留下來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在她的彌撒中唸的是宗徒頌謝詞，因為她被認為是「女人宗徒」。瑪利亞·馬大肋那是把復活的信息帶給宗徒們的這一事實又一次顯示耶穌和女人間特別親切溫暖的關係。我們也可以探出，在對話中，因她不認識他，他只叫了「瑪利亞」的名字。她便認出他來，撲倒在他腳下：「拉波尼，我的老師」，那表達的是尊敬，是因他的偉大而保持距離，但同時也表達了她對他深刻的愛，他是天主而人，又是人而天主。

我想要以後再談一下婦女在教會中的地位。這兒，只短短的：在福音中有沒有耶穌講的，或關於耶穌的故事，以後我們可能放棄，因為它們違反新的歷史知識或新發現的證據，比如庫姆蘭（Qumran，死海經卷發現地——譯者）？

依我所知，沒有。也許這些文字允許我們以不一樣的方式了解一些意義的影子。但福音所說的是在當時直接形成的，不能以新的現代證據來駁斥，耶穌基督的福音見證留在此地，還是有效的。

## 會晤

欽敬的主教，您曾說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把世界的鎖為人類打開。它顯給我們每一事物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物與物如何互相

關連。我們也能從它學習怎樣把我們的生命過得更好嗎？我們生命中的決定時刻在我們的控制之外。我們不能決定生辰與死日，但傳記的一部份任務是發現我們是誰，我們的聖召是什麼；我們應該選那一條路。基督宗教的信仰真能幫助個人一點嗎？

當然，信德不能取代我們自己的思考，或在整體的歷史上和別人一起，並透過別的人所做的學習。天主不從我們身上卸去我們的勞力。信仰不是一個魔術的程式。但它給我們自己學習的鑰匙，為我們能得到解答，並為我們自己找出來我們是誰。

一個人先在別人內，透過別人而認出自己總是真的。沒有人只要在心裡看自己，並試著從他在那裡所發現的來建設自己的人格便能達致對自己的知識。人這個本體是那麼為關係而構成的，他必需在與別人的關係內成長，他自己的意義，他生命的任務，他生命的進步，他的潛能都在與他人的會晤中打開鎖鑰。

從這人類生存的基本構造我們可以了解信德與我們和耶穌的會晤。信德不只是一個知識的系統，人家告訴我們的事；在它的中心是會晤耶穌。我要表達的是這與耶穌的會晤，在所有我們需要的會晤中，是真正有決定性的。其他會晤都無法釐清最終的目的，我們從那裡來，到那裡去，當我們會晤他時基本的光明才能拂曉，在這晨曦中我可了解天主，人，世界，使命和意義——由於它，其他的一切會晤便各就其位。

## 曠野

耶穌的教誨宗徒們稱之，直譯為，「新路徑」。這條新路開始

於，耶穌領洗後，曠野之中。它是，我們可以用拳擊的用語：最後一圍前的休息時間，在耶穌站起來去忍受他的苦難之前。在曠野中四十天——又一個強有力的象徵。

四十這個數字的确有很大的象徵意義。舉一個例來說，厄里亞也走四十天的路到聖山上。一次又一次，這個時段是為學習，準備，成長必要的時間。起初的形象是以色列在曠野中的日子，這其間人們學著知道天主的命令和他的意願，因而度一個民族的生命，接受天主許諾的交託。

在曠野內的四十天中，耶穌重拾以色列在曠野內的四十年，他重踏，這樣說吧，歷史途徑的全程，以之也給我們顯示沒有一段克己，寧靜，前進，收心的時間，偉大的使命不能透徹成熟。在守齋與祈禱中，耶穌面對曠野整個的空無所有。它象徵著，一方面，和天主的特殊會晤，同時也象徵世界的危險。那是一個沒有生命，沒有飲食的地方，孤獨的地方，這樣他走透全世界的危機，人性的失敗、遺棄、飢與渴的曠野。同時耶穌接受人性的誘惑；他親自忍受它們，為了以那兒為起點，帶來他偉大的聖言和崇高的信息。

四十晝夜的守齋之後，耶穌被魔鬼領入誘惑。首先，撒旦要耶穌從石頭裡作出麵餅來，相當笨的魔鬼，顯然的。

這段敘述指出另一套程序，誘惑。救贖主耶穌在整整三年的行旅途中所經歷的，也是教會歷史中的永久誘惑。據此，耶穌曾說過：「你們和我一同忍受了我的誘惑」，他也向伯多祿說：「你現在是撒旦，你把這些誘惑帶給我」。連那剛剛被餓飽，要擁他為王，好得到麵餅的供應的五千人，為他也是一個誘惑。此地我們看見在耶穌的路上也在教會中一而再被抵制的



東西的一個草圖。

您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比如以改造世界的社會秩序並創立一個理想的國家來謀利於民。教會與別的人們並肩工作以求社會的進步是重要的，但人類真正的痊癒不能從外在的社會結構起始，只能始於內心。人類的飢餓必須觸動教會的心，在所有的世代中，即便她必須掙扎著找到增餅的手——她依舊不可向那個方向走去，成為區區的一個社會組織，只在物質事務上集中心力，好似這是救贖的真正當務之亟，這樣做時卻忘記了人不只靠餅生活，卻靠天主口中出來的每一句話。

另外兩個誘惑也是一樣的，被鼓動從聖殿的頂尖跳下來以試探天主，強迫他伸出手來。最後是攫取全世界權威的可怕誘惑：「朝拜我，我要使你成為普世的主子」，魔鬼向他許諾。意思是建立在權力上的世界統制權，即便它是為了什麼理想的目標，但不取之於天主，便要腐化任何人。

在歷史上我們已經有過次數太多的實驗，要以區區的努力透過勢力的結構把人們要的給他們。這一切實驗都顯示了它們真象的負面意義。他們把一面鏡子放在教會和每一個人面前。每當我們不依靠天主，試著跨過他去，以我們自己的系統改善全世界，每當我們以為滿足物質需要是解決問題的真實關鍵，我們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把事情弄壞，我們做撒旦的工作。

耶穌曠野的經驗之後，最早的門徒開始來找他。他們問他：「老師，你住在那裡」？耶穌給了他們很簡短的回答：「來看」。

是的，和他在一起的經驗，那兒是很重要的，耶穌在固定的地點沒法子找到的，他以道路為家，正在路上。唯有跟他，陪伴他上路，才知道他住在那裡，於是我們就看見他，若我們要在純理論和思考的基礎上了解他，我們沒法子認識他。

耶穌打算做成「漁人的漁夫」的最早的門徒是安德肋和若望；較後加上伯多祿，安德肋的弟兄，令人驚奇的是老師不以博學之士圍繞他，卻以正直，質樸的人們。他們不特別聰明，甚至於不特別勇敢，機警，而且顯然他們沒有聖神相助也不會講道。一次又一次的他們被懷疑與缺乏信德所折磨。耶穌是不太善於選擇人嗎？

的確，他們不是大人物，能靠他們自己的知識與能力擔負起一個世界性的使命，雖然，一如金口若望所說：他們「擲了好骰子」，那卻是依仗另一個力量。所以這些既非政治家，又沒有學問的人被選，似乎為我頗有涵義，一件事很清楚，他們靠自己做不出這個來，他們被某一位比他們大的觸動了，也由他領導並支持著。

不過，我們可以看見在這個魚龍雜處的社會上，門徒們也得到某些好評。一方面有反羅馬的激烈份子，準備好使用暴力，「熱誠者西滿」，大概就是。「熱誠者」是那些想以武力帶來默西亞時代的人，猶達斯依斯加略也是，這個名字暗示他在相近的政黨內是成員，今天我們要說，這些人是極端左翼的，他們決意參加反抗運動，可能希望耶穌也那樣去做。另一面，我們有肋未，稅吏，他是羅馬政權的合作者之一，那些總是與權勢掛鉤的有錢人。

### 一種有比例的選擇

立即的，在這跟隨他的圈子的架構上，耶穌完成了一項和好，人們可以從四面八方來，從每一個出發點，人都可以向他走去，從他那裡過來。這使我們不難想象這一群門徒們內部的張力。

此外，這些門徒們，一如你所說，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人生。比如伯多祿，有捕魚集團，所以他有小生意，這是些腳踏實地過日子的人，對現實有具體的觀念，卻沒有被純錙銖必較斤兩必計的狹窄觀念所窒息，他們不是某種魔術的犧牲者，卻使出渾身解數服務他們的使命。他們為我們標榜天主怎樣透過很普通的人們做到只有他能做到的事，也給我們看見偉大是怎樣隱藏在普通人的裡面。

今天人們和追隨基督的門徒相反，以為他們能靠一己的努力，開闢自己的道路，整頓他們的人生。他們想無論如何沒有人還擁有任何清楚的身份，因我們面對什麼任務，什麼環境，——或者什麼慾念，生命是一連串的幻象，隨波逐流而去，在現代世界中一個「或此」，「或彼」的決定無論如何是過去之事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這也不」，「那也不」的可能性。

「有彈性」成為滿足一切的標語。我們要能夠反應新的要求，我們希望，快速的改變工作，便能儘快儘高的向上攀爬。但我想還有要求全部付出的召叫。做醫生，比方說，或老師，不是我只做兩三年的事，卻是要求我付出一生的召叫，就是說，即便今天還有一些任務，不是走在我生命「旁邊」的一個職務，這樣說吧，為了保證我有錢維持生活。為一個真的召叫，收入不是標準，要緊的是為服務人類的某一技能。

耶穌要怎麼說呢？

任何人要反應有彈性的挑戰，耶穌不會禁止他。他自己的門徒必需相當有彈性，從入海打魚的日常生活轉而伴隨他走上一條奧秘的，尚不見任何目標的道路——最後要從根深蒂固的猶太教中心一躍而出，去完成外邦人中的使命。

同時，對他們基本的決定他們必須穩紮穩打，保持忠信。在這方面，我們不可把忠實和有彈性相對立。尤其是忠信，必須能在千變萬化的情勢內披露它的價值。任何現在已做了五十年神父，或忠實婚姻伴侶的人，必定歷經很多的時代變遷。我們回想一下（在第三世界的）發展服務，若人們去工作兩三年是有用的，但我們也需要很多把自己完全付出的人。有些召叫要求全人的響應。

過這種生活的人不是缺乏想像力或僵硬的標記。就在這份忠信中人可能在內心如此寬廣，成熟與尊貴，變化與繼續已互相交織在一起了。二者相偕建設起真正的偉大。

留在生命道路的話題上：很多人有他們的生命好似一種影片的感覺，在這傳記性影帶上他們以為應當能夠自己去做所有的剪接並監督每一個場面。人無法躲避這個想法：為什麼我在生命中得無休無歇，特別努力，費神費心，表現自制或忠實？就是說，走上門徒們跟隨耶穌的困難途程，為什麼我不能就過簡單容易的日子呢？

那是只有生於大富大貴的人過得起的。那是家大業大者的奇想，想不到事實上，為大多數的人類，生命是奮鬥。根據這一點我要把選擇自己生命途徑的理念看做一個自私的態度，對自己聖召的浪費。

任何自以為擁有一切，可以摭拾所欲，把自己當做一切的中心，是剝奪自己原來能付出的東西。人在世間不是為完成自己，而是為能應答向他提出的要求。我們都站在歷史的大沙場上，而且互相依賴。所以一個人不應當只想到他喜歡什麼，卻應該問他能做什麼，能怎樣出力相助，那麼他會看見滿全不在於高枕無憂，為所欲為，卻恰好是允許世界對你有所要求，是選擇難走的路。反正其他一切最後都令人厭煩。唯有「冒險自投火燄」的人，認出在自己內心有一個召喚，一個聖召，一個他必須滿足的理想，負起真實的責任，才能得到滿全，正如我們說過的，一個人不因攫取，不因走舒適的路，卻只因付出而致富。

### 權力與財富

耶穌有一段關於「主子和僕人」的話。基督說：「你們知道，這世界的首長欺壓他們的百姓，有權力的人則濫用權力。誰若願在你們中成為最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當作你們的奴僕。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

從福音的觀點的確有一張生命的草稿，和現代人們最受重視的潮流相逆，是一種健康的非現代化，把我們從操控與玩弄手腕的傾向中拉出來。凡不儕身於有權者中的人若看見有權的人在生命的筵席上不動筷子便很感激。因為這位有權的人認為他得到的權力與資產是為了要他們用以服務別人。

我相信在這主子應服務別人的一番話內，以及耶穌的身體力行中，我們看見了能夠也應當改變世界的真正革命。只要權

力與財富被視為它們自己的最終目標，權力便總是用來打擊別人，而財產則排除別人。

當世界的主子來擔負起洗腳的奴隸任務的時刻——而它又是他在我們一生中怎樣為我們洗腳的一幅寫真——我們有了完全不同的畫面。天主，絕對權力的本身，不要踐踏我們，卻在我們面前跪下來好把我們高舉起來。天主偉大的奧秘就在他能變小的事實上看出來。他不必總坐上位，也不必坐包廂。天主試著以這個方式給我們權力與操控的理念斷奶，他給我們看如果我能命令一大群的人，且擁有我能要的一切，實際上還是一件瑣事——若我著手服務別人，才是大事。

了不起的挑釁。

要承認這是，而且一定要常是革命性的。你永不能那樣簡單單的去做，因為那永遠要求一個內心的悔改——但它是最健康，最要緊的悔改。唯有當權勢是從裡到外的改變，當我們和財富的關係從裡到外的改變，且我們接受耶穌和他的生活方式——他整個的自我臨在於洗腳的動作中，唯有此時世界能得痊癒，人民能彼此和平相處。

一個宣言。

耶穌給我們看人應當是怎樣的，他應當怎樣生活，我們應當朝那個方向努力。

## **11. 真理**

您在信理聖部部長的職位上，為教會是真理的領銜守衛者。您

的任務是保衛信仰的真理。我們常確切的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嗎？

每一位個人都應該記住他自己能有舛錯。另一方面，我們抱著信仰的基督徒們對我們實際上相信的東西只是摸黑，也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印象逐漸的升起來；就是沒有一個人確切的知道我們相信的確切是什麼，結果下來每一個人必須自己做選擇；若果然我們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可辨認的身份，若信德失去了任何的狀貌，那麼基督宗教便失去其存在的任何理由了。它不得不承認它破產了，它不再知道它要的是什麼了。

我們天主教徒可以說——別的教派可以其自己的方式說類似的東西——自從宗徒時代，在內容上一個同樣的信德已經表達出來，也已經付諸文字。早在致羅馬人書中第六章，保祿說我們因聖洗「服從…教理規範」（十七節）。換句話說，保祿在基督教義內已經看見有明顯身份的內容，包涵從基督傳下來的一切（包括舊約聖經）。按照保祿，這些為聖洗行動給予一個基礎，並設定它意義的「信仰公式」從聖經字句演變為早期的「信經」，然後成為表達更寬廣的「守則」。這守則有真正從宗徒傳下來的根源。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見信仰的「身份」嗎？

是，一定的。幾百年來，信仰已經過進一步的發展與定義，但並不因此而蒸發成飄搖不定的。因此我們必須反對「逐漸變平」的理念。這種信德的觀念是不可思議的，信德有話要說。既然信德可以描述，我們也可以給它劃一個界限，我們可以說從那一點起，某人顯然不分享這個信仰，當某某人不信這個，不能再信這個，那他應當有勇氣說，我不能再保有這個身

份了；我不再接受它是真的，應該脫離它。但朦朧霧氣，其中所有的東西都退化成一堆混沌的習俗網，對任何人都沒有用。

您的主教座右銘是「真理的合作者」。您怎麼挑選了這一個表達呢？

當然我，認為唯一作對了的，我是聖經的勤奮讀者。而我碰上這句話，它從開始就迷住了我，它在若望三書內。乍讀起來它的意義勿寧是有限的。任何人接受福音的傳報者就是真理的合作者。而接受傳報者時，他自己也分擔了這個工作，在這個世界中。

我必須說我作教授，從事教學工作的十年之間，強烈的感受到宣揚真理方面的危機。我害怕我們用基督教義真理理念的方式只是傲慢，對，甚至對別人缺乏尊重。問題是，我們可以用它到什麼程度？

我真的透徹的探討了這個問題。到頭來我可以看見如果我們放棄真理的觀念，便放棄了我們的基礎。因為基督教義的特點是，基督的信仰，從開始就不以傳授典禮節慶為主，像很多別的宗教似的，特別注重某些禮數規則的遵守。

基督教義的出現便告訴我們關於天主和世界和我們自己的一些東西——一些真的且光照我們的東西。在這個基礎上我承認，在一個我們擁有關於自然科學大量的傳播，但對有關人性的主要問題我們卻站到一旁，陷入主觀主義的危機中，我們最需要的是再一次找尋真理。在這上，這從我們的起始傳送給我們，我選來作我座右銘的一句話，為一個司鐸和一個神學家的職責下了某些定義。他應該，抱著全部的謙遜，自己知道可能有舛錯，為尋求成為真理的合作者作見證。



## 天主之子

在他穿過鄉村與小鎮的旅行中，某一地點，耶穌忽地停了下來。「人們想人子是誰」？他問他的門徒們。於是，他們回答，「有人說是若翰洗者，有人說是厄里亞，或耶肋米亞，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你們說我是誰」？是他其次想知道的。伯多祿說：「你是默西亞，生活天主之子」。耶穌很高興，「西蒙巴約拿，你有福了。因為不是血肉把這個啟示給你，而是我在天之父」。

在這個故事裡，對於伯多祿做了一個清楚又重要的區別：人們說什麼？你們說什麼？耶穌指的是一件事實：有兩種認識他的方式。那些或許在場見到一個神蹟，聽到一個講道，那些聽人說到他的，對他有相當的知識；他們把他列入宗教歷史內偉大人物中。

今天還是如此的。人們要把他列入一個已知的種類中。他是人性是什麼的模範，比如，哲學家卡爾·加斯伯（Karl Jasper）說的；他是先知中的一位，或一個偉大宗教的始祖，是別的人所想的，耶穌說這是間接認識我的人的看法。但你們說我是誰，就是說，在內心認識我的人怎麼說呢？

按路加，這個場面和耶穌的祈禱同歸一處。很清楚的說明：那些知道他和他聖父之間的交流的，那些認識了真實的耶穌的，知道這最密切的關係的，他們也真能認出他是誰。這樣一來他們超越了任何一般的種類，發現了這個人物獨一旦個別的特質——他是天主的敷油者，生活天主之子，由三位聖史以各不相同的形式傳授給我們的這一段話，是一個起點，基督宗教的信經便自此開始且展開。我們看見伯多祿領頭宣信，這樣，他也是在這上面領受特殊責任的一位。

教會的「博士」們說耶穌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與聖父同性同體」。

若我們比較一下三部福音，便可看見這信經逐漸的長大，透過門徒們的信德進一步的經驗而深入。首先，馬爾谷中說：「你是默西亞」；路加中說：「天主的默西亞」；瑪竇中說：「默西亞，生活天主之子」。

這是什麼意義？這兒逐漸的清楚耶穌不僅僅是猶太人的期望所看見的默西亞，而是兩種期望在他內會合為一。一方面是新達味，新梅瑟的期望。一位新的君王，新的付與法律者，是天主的朋友與媒介，就像達味和梅瑟一樣。另一個企望是天主要自己採直接行動，把世界的事務一把抓。這兩個企望匯流在一起，成為基督的形像。有一個人，但天主自己直接的捲入這個人。

我們和他會晤的總結，從他在加利肋亞宣講開始，透過他的信息，然後他在猶太人法庭的審判，審判中他面對他是不是真天主的問題，一直到十字架上，以及和復活者的相會，意指耶穌很正確的由下面的話描述出來：「天主之子，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連猶太的權威方面也感到這兒有一個超越任何人性的宣言，因此他們了解他褻瀆；也許他們只能了解這是褻瀆，而這樣說來他們真的了解了他。耶穌和他們同意。他說：「是，我是」！（譯者註：「我是自有者」——「雅威」是天主給自己的名字（創六2），猶太人認為以「我是」自稱是褻聖。而吾主多次自稱「我是」（參看谷六50；若八58）

## 天主聖三

在愛爾蘭三葉草，因為聖巴特利爵用它來代表聖三，而成為國徽。為普通人，或至少為非愛爾蘭人，它很難了解：父，子，以及聖神——三個本體，卻又只是一體。這變得很複雜，連為聖人都一樣。有一幅畫家品圖里奇諾的作品（Pintoricchino），畫著一位主教站在海岸邊，舉手向天，多多少少注視虛空，似乎百思莫解，圖畫的題目是：「聖奧思定在海邊，思考聖三奧蹟」。聖三的訓誨是否專為對天主的種種推論而引發？

我想要和奧思定逗留一會兒，這個圖形在我的徽章裡：一個蚌殼，我要以這種方式來表現我對奧斯定的同情。

奧思定寫下他對聖三的偉大作品；他和它搏鬥，後來不得不承認那是超過他能力所及的，從他的搏鬥演變出一個傳說：他在海邊看到一個男孩，正在挖一個洞，然後試著把海洋用蚌殼灌到洞中。當他看見，聖人心中明白了，正像海洋不能放在一個洞中，天主的奧蹟也不能裝到你的腦子裡，因為後者太小了。

我相信這個傳說恰好敲中我們的限度的釘頭。海洋就是不能灌入我們思路的小小蚌殼，即便我們把它拼命的擴大。天主，完整的另一位，仍停留在我們的理解之外。

你看，這不僅為一般的人，卻連為最聰明的人，這個奧秘——天主真正只有一個但他仍然生存於三位中，在愛的三重關係內，到頭來還是無法解決的。要緊的是基督宗教的信德緊緊的把握二者：只有一個天主，而他是終極的合一。但這至上的合一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合一，而是從愛的對話獲得其本體的合一。天主，唯一者，同時在內裡是關係，因此他可以製造關係。我們多多少少可以隱約的了解這很有道理，即便它為我們

是一個無法解答的難題。

那麼，聖三的教誨是怎麼生出來的呢？

來自熟識基督。來自他向天主說「父」，稱自己為「子」——基督決不稱自己為「天主的一個兒子」——表示他把自己與父同等相看。

因之而引起很多的問題。什麼是關於這個「實際」的真理？那麼基督是「一個」天主嗎？天主有兩個嗎？他是很不一樣的嗎？他是妄想嗎？他所說的有一點點是真的嗎？好吧現在，有一項經歷性的證明；就是，耶穌和聖父的交談，此外，有他宣稱的，在父子交談的中間，在他向聽他說話者的言詞中，我們所遇見的，一方面是在天主唯一內的肖似，結合與神性，另一方面也有區別和互異。

此外又有一件事實，基督自己談說聖父的神，同時也是他的神。父子二者也包括了另一位格：聖神這一事實，當然更是難懂得多。我們可以體驗到基督是一個位格。聖神則臨在於其「效果」中，這麼說吧，但我們不那麼容易了解他是另一位格。為了這個理由，很長的時間有聖神夠不夠位格的資格的討論。但當耶穌把聖神說作「護衛者」，他要給我們的律師，做安慰者，就顯然可見他（聖神）和他（聖子）同屬於本體的一個品級，而這個天主內與他關聯著的本體就以父、子、聖神的三重結構來表達。

為描繪聖三關係所依據的內在諧調，在神學上的努力既感人又驚人。這些帶給我們在思維此點上很有份量的幫助，也給我們從我們所挖的小洞一窺汪洋大海的可能性，不論它是多麼遙遠。要點是有關聖三的教誨不是人發明的，而是經驗的果實。它起源於耶穌所說所做的，以及我們對這些字句和事功，

在信德和祈禱內日益熟習，而逐漸形成的。我們不可忽視一件事實，即聖洗的形式從起初就在那兒：「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這字句的形式直接出自遣發門徒的復活者口中。即便他們的涵意還沒有釐清，這些字句，從起始便用來形成基督徒祈禱與基督徒信德的結構。

## 我們的天父

「我們的天父」是耶穌教給他門徒的唯一禱辭。兩千年來它是每一崇拜儀節的主要部份。這個祈禱——一如信經、一如以色列支派，一如宗徒們，一如生肖圈——總共包括十二句話，而這十二句話又包括七項請求。這兒必定有一個很大的秘密。

我不知道有十二句話。希臘文本到什麼程度是真的，是另一個問題。若它是真的，那無論如何是一個很有趣的架構。實際上我們有兩種「我們的天父」，路加的和瑪竇的，我覺得它很可愛，如何把人類所有的要求包括在七項請求內，以及那些請求的內在分級，如何每一個字有它的內在深度。

就這「父」一個字，就有不可枯竭的意義，我們透過這個字把自己帶入天主的兒女的關係中。但「我們」兩字也夠重要。不說「我」，但說「我們」，我就也被捲入兒女的關係。因此這個祈禱的結構是如此的富裕，數百年來的解說與詮釋只逐漸地把這份富裕揭示開來。

顯然「我們的天父」永遠不會太老舊…

關於這方面的書寫也寫不完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以很

個人的方式發現我就在裡面。天主的聖言如此，基督徒信經如此，「我們的天父」也如此，都由於這個原因：一方面，它有一個固定的形式——永遠不變——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永遠更新，總領著我們向前邁進，不鎖在過去上面。過去已經沒有可發現的了；它更好說是萬里無垠的新發現，在它內我們每一個人也能再三發現自我。

為什麼教會一天又一天在彌撒中做這個祈禱？就只因為耶穌把它給了我們嗎？

我要說這是足夠的理由了。它是原始的祈禱，我們知道在它內我們最完全的和他一同祈禱，而且以正確的禱詞祈求。聖大額我略曾在一封信內表達了這個意見：「我們的天父」在彌撒中如此要緊，因為到頭來這是基督自己所作的祈求。它高踞一切人類所編製的禱文之上」，他說，「甚至在禮儀的禱文之上。

在「我們的天父」中有「不要領我們陷於誘惑」一句，一位慈愛的天主為什麼要領我們陷於誘惑呢（譯者註：「我們的天父」拉丁文和其他語文的翻譯都是「領」我們，而不像中文的「讓我們」）？那是一個錯誤的翻譯嗎？羅傑弟兄（Frère Roger），泰澤，法國的合一運動宗教團體的創始者，建議我們說：「不要留下我們陷入誘惑」（德文：Lassen，法文：Laisser，直譯「留下」亦可譯為「讓」，和我們中文的翻譯相近：譯者）。

大家在這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我知道阿德瑙爾（Adnauer）曾在這一點上催迫弗令茲（Frings）樞機，說這個樣子不可能是對的。而我們（信理聖部：譯者）也為同一理由收到很多

的信。「領我們陷於誘惑」實際上是原文的直譯。那麼當然我們要問它的真正意義何在。

祈禱的人知道天主不要強迫他去做錯事，這兒他是求天主教在誘惑中領導他，這麼說吧，雅各伯書信中明言說，在天主教內沒有黑暗的影子，不誘惑任何人。但天主教能叫人受考驗——想一想亞當——好能使我們更成熟，為領導我們面對我們的深處，好能更完美的把我們帶回他那裡，這樣說來，「誘惑」二字有很多不同深淺的意義。天主教永遠不要領我們向「兇惡」走去；那是相當清楚的。但很可能他不要簡單的擋住誘惑，別打擾我們，卻像我們說的，他在誘惑中幫助我們，領我們走過去。

無論如何，我們求他不要允許我們進入誘惑，因為它可能使我們滑入兇惡之途；他不要置我們於超過我們力量的考驗之下；他不要藏起他的力量，拋置我們於不顧，他知道我們的軟弱，所以要保護我們，我們好不致喪失。

一句話：這個祈禱要保留原樣了？

我要說：是的。按其意義來翻譯，像舒茲（Schutz）弟兄和別的建議並不完全錯。但我覺得有這份謙遜，保留原來的字眼，自己深入的祈禱更好。

## 父子的原則

「除了父，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也沒有人認識父」，瑪竇福音中這麼說，顯然的，天主的父職多少是了解世代相傳，或了解生發出來，消逝而去的過程的關鍵。宗徒們稱聖父為「一切事物的來源和目的」，並說唯有在他內人可以看見並認出他

自己，這是不是一個多多少少深深刻印在生命質體內的關係呢？

首先我覺得強調一下這特別的父子關係的唯一特性是很要緊的，首先在這「除了子，沒有人認識父；除了父沒有人認識子」一句話中表達了一項很普遍的知識規則。它的意義是只有同類能認出同類來，若沒有與天主的內在和合便沒有認識天主的可能性，狹義的說，只有天主能認識天主。因此，對天主的知識賜給了人類，首先要假設是天主把人拉入一個親屬的關係內，那麼在人內就有那麼多活生生的東西與天主肖似，使認識與知識成為可能的。然後耶穌繼續說：「除非那些你選來啟示它的人們，沒有人能知道這個」。換句話說，認識與知識只能從意志的相共之中抽取出來。

但這個父子關係豈不也是人類生活的表率嗎？

可以那樣看，首先它可以用來做說話與思考的模範，使我們能夠看見天主的片段，好似從遠處的一扇窗子望出去——當然，總要警覺到，天主和我們人生之間的「不相似」，一如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所說的，比一切的相似大得多。然而父子關係的模式中若沒有一絲一毫的天主自己可以找到，那麼就不能用來做比擬，把天主內在奧秘的遙遠的一瞥傳給我們。

父子的特殊關係——付出，接受，再付出的關係——是人類生命的基礎，若我們繼續在這個基礎上推演哲理，便自然要問出人類家庭的全部問題，然後不可避免的要碰到某些限度。無論如何這特殊式樣的關係，其範圍之廣，能直指上蒼，好似一隻伸出的食指。

伴隨著現代文明中父職的危機，以及父親的傳統角色的喪失，



權威觀念也糊塗了。好像我們因此而忘卻大量的傳統智慧，或者就隨隨便便把它推到一旁去。我們會有一點感覺到信任任何傳統的東西都令人不舒服，所以，還是用這個形象吧，我們多多少少把嬰兒和洗澡水一齊倒出去了。

我們一向說天主把使命給予父親們。的確，從太古之初，家庭在父子的系統下代代相傳，一個幾乎總富有戲劇性的傳薪過程，一個奮鬥，一個管制與帶領的事由，一個你必須抵制以求成長的過程。

艾立克·佛洛姆曾這樣描寫父愛與母愛的不同：他說，一個母親以愛為原則。她的愛是自由給出去的。它幾乎是一種盲目的愛。沒有道德的約束，但父親的愛是有條件的愛。它是一個可以按規矩生活賺取的愛。

這些是很深刻的人類學問題。生活方式，人類的智慧與經驗的世代相傳的過程，真的是怎樣完成的？關於父母子女，父子，母女的基本關係是怎樣為我們建立的？他們對天主的奧秘能告訴我們什麼？不能告訴我們什麼？首先，我要再一次強調我們和天主無限的「相異」是我們和他關係的一部份。那在「相同」的裝點下出現的還是完全的「另一位」。所以我們在做對照和比較時必須極其小心。我們越了解人類，了解父子和母子關係，就越覺得我們可以在那關係中看見一點天主。也許天主對我們有一份母愛，雖然——我們已經說過——「母親」的字眼不在祈禱中用來稱呼他。

你方才引用的艾立克·佛洛姆的話，我不熟習，我覺得極其有意義，也值得思考。乍看起來我不完全同意，我是以為母愛起初是簡單的自然情懷——到底是她在腹內懷著這個孩子，他是她的血肉——我們發現不僅是生物學所賦予的同情與愛。

她對這個孩子還有一個責任：不僅把生物學的生命給他，也給他合適的愛，以此給予他成長到人類成熟階段的通路。

我相信從開始便在這裡面深深的嵌入了一項倫理的要求。人類的母職永遠不是一個純生物學的現象，同時它也是一項靈性的任務。母親在她內懷了孩子；她把他生下來；這樣做時她必須在靈性的層面上和他協調。這是包羅她全部位格的一個任務。

無疑的父子關係不一樣也更複雜。一位神學家說過今天我們除浪子回頭的故事外還要補上浪父的故事。父親往往整個的忙於他們的工作，對他們的工作比對子女付出更全心的注意力，對成就甚於對天賦，和這些天賦所涵蓋的任務更為注重。但父親參與撫養的喪失也造成兒女嚴重的內心傷害，若我們看一下外教的神話，父神宙斯，比如說，就被描繪做喜怒無常，令人難以捉摸，又固執的：父親有權力，有威嚴，但沒有同等程度的責任感，能透過公正與慈愛對權力設限，舊約聖經裡的父便不一樣，而耶穌所說的聖父又進一步：這裡，權力與責任感相當；這兒我們遇見一個在適當指引下的威力，與愛合一，不透過畏懼而統治，卻製造信任。天主的父職意義是對我們盡心盡力，天主在最深的層面上接受我們，使得我們能屬於他，抱著孩童似的愛去投奔他。的確，他的父職意義是他立定標準，以彰顯他愛心，願意饒赦的嚴格來矯正我們。浪子回頭的故事大概是全部新約中從耶穌口中所講描繪天主——父親的最感人的故事。

這樣一來，我們對父親們和父職的人性經驗便得到矯正；有一個標準設立起來，可以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它們。我們在聖經中看到的天主聖父的肖像不是我們自己的經驗向上面投射的影像；更好說，相反的：是上面，以相當新的方式，講給

下界的我們真正的父親是什麼，他在我們人類中間能夠是怎樣的，應當是怎樣的。

## 12. 生命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喜歡知道生命真是怎樣運作的，它的內在機運，它怎樣能過得好，我們怎樣與它協調，而且真實的覺得很好。名演員凱利·葛蘭（Gary Grant）去世前寫給女兒珍妮弗（Jennifer）一封很動人的告別信。他只要給她一點兒忠告，幫助她一路走下去，「最親愛的珍妮弗」，他寫道：「充實的過你的生命，但不可自私，你的態度要有節制；對別人的努力。最要緊的要爭取最好的以及趣味高尚的，保持你的理解力清晰，你的行為篤敬」，繼之：「為好人們的臉，為他們眼睛裡面甜蜜的愛…為在風中舞動的花朵而感謝…再睡一下之後，我在永恆中醒來。若我不醒來，一如我們所了解的，我就要在你，我最親愛的女兒裡面活下去」。聽起來多多少少像天主教的。

無論如何它是一封美麗的信。他是多是少或不是天主教友我不知道。這封信一定是一位修得智慧，知道什麼是好的且試著傳下它去，且以美妙的愛的方式傳下它去」。

### 人的生命

若我們從較寬廣的視野來看人的生命——它是什麼？生命基本上更是我們必須玩的遊戲嗎？它只是風中飄著的一根羽毛嗎？在本能，各種力量，一個人的出身，一隻瘧疾蚊蟲的叮咬的脅迫下，

一下子就把它推到道路之外？或者，我們生命的途徑許是早已註定的？我可能說，像一張火車時間表，天主在他深不可測見識中早已寫在他的秘密生命冊子裡了？米蓋郎基羅常說：「人像已經在那兒了，在石頭裡。我只需要把多餘的石塊敲掉」。

你把一個很複雜的節目表壓到一個問題裡，那兒。我想若我們要問：「什麼是生命」？我們就必須先注意在這個觀念中有多少不同層次的意義。

首先生命是生物學的。它到頭來出自非有機體，建立了一個新層次的本體。生殖能力和自制運作是有生命的主要標示，所以我們不再有一部機器，卻有了一個有機體。所以我們首先有生物學的層次，由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起始，繼之演變成越來越高級，越來越複雜的生命式樣，變得越來越奇妙，富裕，也越來越奧秘。

人荐入一個新層次的本體。這是精神，它活著且它本身就是生命。精神與生物學的生存相熔融，產生了另一層面的生命。

此外，基督徒的信仰，我們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本體，那是在我們與基督的會晤中。我們在人性的愛中已經取得一些理念：這裡，每當另一個人愛上了我，另一位格的「您」便把進一步的層面加於精神的行動之上。當天主自己在基督內轉向我時，相類似的事便發生了；我的生命便這樣與萬物元始的創造性生命共同生活了。

那意思是說生命有很多的層次。

而它成為和天主相共的生命時便到達最高的層次。人類的奇遇的全部驚喜就在其中，人可以也應該是一個綜合體，包括

受造界整棟樓閣的每一層。他能，且應該進入活生生的天主，把一切從天主來的奉還給天主。我們已經說過在每天生活的動力中，自由的因素扮演著一個角色，而這個因素反對任何絕對的預先註定。

在基督信德對天主理念的基礎上，沒有不可變化的先決性的生命計劃。為此天主是如此偉大，如此是萬有之主，由於他本體的精華，他是轉向自由的愛，到這樣的程度，他竟能賜給人揚棄自己生命的力量。即便他還把這生命握在手中，包圍著它，支持著它，自由仍舊比虛構的故事多得多。它能張大到允許人破壞天主全部計劃的地步。

要緊的是生命盤踞在這些不同的層次上。從較高的層次攀登上去，它終將邁開步子，超越死亡，進入永恆。無論如何，為區區生物學生命，死亡卻是必要的命運。

若自由不只是兩個空字，那麼我怎能把我的生命真的拉直扶正呢？我怎能控制我的生命，處理那一切為生命如此重要的停靠站，走道和十字路口呢？什麼時候一個生命是一個成功？我們能在基督訓誨的基礎上弄清楚嗎？難道得像德萊莎修女的生命一樣嗎？

那是一個可能性，但若我們看一下諸聖肖像的大畫廊，或那些以任何方式成功的人生的偉人們的肖像畫廊，我們就可以說，可以看見有很多不同的召叫。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做德萊莎修女。一位大科學家，大學者，一位音樂家，或一個簡單的手工藝人，一位工人，都可以代表一個成功的生命，那些過著尊嚴的，誠信的，謙遜的生活的人們…

聽來又覺得過時了。

聽起來可能如此，但那就是你怎樣找到一個過成功人生的方式，不論是昨天，今天或明天。每一個生命有它自己的使命。它有它自己的密碼和它自己的途徑。沒有一個只是一項模仿，和一大群一模一樣的人蓋章蓋出來的。而且每一個人必須有創造性的勇氣活自己的人生，不只把自己做成某人的複製品。

若你看一下那把銀元埋起來以求安然無事的懶惰僕人的比喻，它表達了我試著講的，這兒是一個不願冒險過他獨一無二的人生，允許它發展；或不願讓生命暴露於為成功不得不冒險犯難的人。

所以說來有很多的聖召。我在我們《地上的鹽》書中說過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條路通向天主。這裡我們必須加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過成功人生的道路。

**那麼，人可以稱為創造的空白嗎？**

不，這一切不意指我們被擲入一片沒有定奪的汪洋，不知東南西北，像沙特說的，比方。沙特想自由就是判決。一隻牛不必去想怎樣做一隻牛，但是人就得發明自己。實在不是那樣的，人不必須從虛空跳入生命，既無計劃，也沒有導師。

有一個基本的模式。每一個個人試著找一個人為他解釋疑難，能向他討教「你」是怎麼做的，「他」是怎麼做的；我能怎麼做呢？我怎樣認識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呢？我們相信基本的，權威性的諮詢來源是基督。一方面，他把寬廣的普通輪廓給予我們，另一方面，他和我們進入如此密切的關係，和他在一起，在信者的團體中，我們可以得知我們自己的特長——然後便可以協調團體和個人特長。

在早些時候，人們只要做正直，誠實的人，把他們的生活過得很安定。那就夠了。耕耘有時，撒種有時，收成有時，聖經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生活。今天，一切都似乎變得複雜得多。無論如何，生命的紅絲線，一個人生活的主要策劃與方向，昔日像一個身份似的給了我們，現在卻越來越難抽剝了。

似乎在我們這複雜的社會裡，生活變得複雜，是不容置辯的。雖然如此，我們不可以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同倒出去，把恆常不變的因素看似不存在。我們已經默想十誡，它們在每一世代，每一個生命中嶄新的啟示它們自己，卻又仍舊把持著一個清晰而不變的信息。

我們必須重申基督宗教並沒有蒸發成無形無影，不再能做任何宣講了。特別是基督教義，它有一個確定的形狀，一方面，它有足夠的寬度，給獨一無二的表現留下餘地，但，另一方面，也能為它的發展立定標準。尤其在一個混沌又複雜的世界裡，我們能夠，也應該，那麼更加依靠天主聖言內偉大的不變因素，好能再一次找到那根紅絲線，因為若我們不這樣做，個人主義的否定性創造力立即變成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成為廣泛應用的標準的奴隸，只取時代和它的可能性所呈獻給你的。

若我們把信仰的特殊信息棄置一旁，則我們不成為更能獨創的，但更好說，我們被按照時代的風尚而被削平，成為千篇一律的，我們在千篇一律的現代生存內很清楚的體驗到這千篇一律性。所以我相信現在比往昔更重要的是看到啟示與信德的恆久因素如何指點我們取正確的方向，並給予我們一些把手，我們可以抓住它們把自己拉起來，同時也給我們足夠的光明，看見我們能如何發展我們完全個位式的呼叫。

## 耶穌的原則

耶穌總要把道路指示給人；指示他們成功生命的把手，正如你方才說的。有一次，他登上高山，而他的山中聖訓可以說是展開嶄新的一章，連在那個時候，無論如何，它的效果必定是革命性的。福音說：「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群眾都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的人，不像他們的經師」。

山中聖訓確是有一個特殊的象徵地位。耶穌以新梅瑟出現。而代替西乃山的，我們現在有真福之山，他從那高處把指導給予人類。他運用十誡的結構來做這件事，但他也深入它，更新它；在山中聖訓中他把新的寬廣度給予十誡。使得它向我們做新的要求，更有甚者，他為一個新層次的人類打開通衢，是因天主自己結合於人類而成為可能的。

耶穌公開的宣佈：「我的教訓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誰若承行他的旨意，就會認出這教訓是出於天主或是由我自己講的」。

他若把自己放在和梅瑟同等的地位，他的聽眾已經很難適應，而他卻自居於和法律的付與者，天主的高度。耶穌以天主的權威來詮釋法律。「你們聽說了」，就是說，「天主告訴你們的」，他說，並接下去：「但我告訴你們」。在這種含意下，山中聖訓在很多方面是他宣佈自己天主性的表達；他宣佈舊約的法律現在已經領受了它最深刻的詮釋和最廣泛的實施，不再藉重人類的仲介，而由天主自己。

人們能感受得到這一點，他們也強烈的感受到，我們可以說，山中聖訓的雙重涵意，即是，一方面，一個新的內心深入，一種慈悲，從膚淺與外在的事物上帶出自由來，同時又對



我們提出更嚴格的要求。這要求是如此重大，人若孤立無援，會被它碾碎。

當說出：我不僅僅向你說，你不可奸淫，但你不可以貪戀的眼光看一個女人；當說道：你不僅不可殺人，你甚至不可以對別人發怒；當說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再足夠；反之，若任何人擱你的面頰，你必須把另一個面頰轉向他——這時我們便面對一個如此重大的要求，令人驚訝，同時也似乎對人們要求得太多了。要求的確太多，若那不先由耶穌基督活出來，若整個的事不是個人與天主會晤的一個結果。事實上是這兒我們看見天主的權威。他不是一個傳信的人，卻是天主在他內表達了自己。

你所引用的若望福音文字把這一切會合成一個方程式。它的意思是：你必須試著活出來，若你活出我的聖言來，便可看見你走了正確的途徑。

山中聖訓不一定與傳統的假設相符合。其實，它反駁我們對幸福，偉大，權勢，成功與正義的定義。耶穌顯然想著另一套門類。而在他宣講的末尾他又把另一套輕重先後的大綱提出來給聽眾，這麼說吧，是法律的法律，人生的金科玉律，它這樣說：「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他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

金科玉律早於耶穌的時代，至少在它負面的形式下：「你不願意人家對你作的，不要對別人做」。耶穌以正面的形式超越過它，當然那對我們的要求大得多。凡你願意人們為你所作的一切，現在他說，為他人做吧。這麼說吧，那把創造性的想像力招呼出來，這樣一來這條規則成為「自由的法律」，一如雅各伯在他的書信中為山中聖訓和耶穌信息的整體所提的綱

領，因為到頭來這打開了無限廣闊的空間，善良的創作性潛能可以在其中發展開來。

我想，關於這方面奇妙的事是誰也不再能認出來誰為誰做了什麼；我們不再以彼此的區別自限，卻能看見我們主要的任務：即是：睜開我們的眼睛，打開我們的心，發現善良的創作性潛能，不再是自問我喜歡什麼的問題，而是把我所喜歡的讓別人得到，這個真實的自我給出，及其所有的創作性想像力，及其為我們打開的一切可能性，在一條很實用的規則上表達出來，為的是它不逗留於理想的夢幻中。

偉大的山中聖訓始於真福。有趣的是只有九端。九，又被認為天使的數目；因為他們本體的世界分為九重品級，它也是成全的數目。

真福是一段了不起的文章，因為它們和通常的標準相差那麼大，有錢的人不被稱為有福——有福和快樂之間有區別——而貧窮的人則是；不是那些不受苦的人，但受苦的人才是。飢渴慕義的人包括在內，純潔的心，還有好多的。

教宗在他的一則通諭中說過真福其實是耶穌的無言傳記。我們的確在他內發現真福的一些個別段落。他是神貧的。他是來自貧窮人中的。他是關心以義德待人的。他是締造和平的。他是為真理受苦的。我相信我們必須從基督個人的觀點來了解真福才能正確的了解。把它們活了出來，透過他，它們才能把道路指示給我們。在这一切內，當然個別的召叫各不相同。為一個人其中的一個要脫穎而出，為別的人，另一個，要緊的是了解它們如何在耶穌身上形成，並明白跟隨耶穌才能活出它們來。

我們能不能假設真福的每一端是符合它的一項奧秘的鑰匙？

是的，只不過我們不可以任何秘宗意義來了解這一點。它更好說是為我們打開生命的鑰匙，然後從未啟示的奧秘便打開了。它不是開悟啟蒙的卜筮程式或秘密的教誨。它是生命的啟迪，而這些步驟的每一項，當我們邁進時，給予我們了解與知識。

### 真憂慮和假憂慮

讓我們談一下山中聖訓內一些「實用的指教」。在一處談到，一字一句的，真與假的憂慮，耶穌說：我們不應憂慮吃什麼，穿什麼，因為生命比食物和衣服要緊。外邦人才為這些東西憂慮，我們天上的父已經知道，他說，他孩子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看天空的鳥」，他勸我們；「牠們不播種，牠們不收割，牠們不儲藏入庫；你們天上的父給牠們食物。你們不比牠們值錢嗎」？

聽起來不錯，但任何人聽這勸告恐怕很快就要吃塵土了。

在這個建築在為將來做計劃，希望小心翼翼的，也就是憂心忡忡的要把人間造成更好的地方的世界上，當然那是完全不可了解的。我們，我想，得更用心的去讀這段文字。那麼的確有一個關鍵可以找到。耶穌也說，先尋找天主的國，其他一切都要給你的。意思說，在優先上有一個秩序。若我們排除第一個優先，就是，天主在這世界上的親臨，我們可以手忙腳亂，也做不少有用的事，但它們不知怎麼就在我們手中散掉了。我們可以看出是少了什麼。即便科技進步的努力使得很多的事在世界上容易得多，它們卻仍舊使人生在很多方面更黑暗，更艱難。

我相信一切的結論就是優先：以天主的國為首。這必須是我們基本上的憂慮，繼之它從裡到外，從天主國度的觀點出發，形成其他一切的憂慮。當然我們不就長出翅膀來。我們為明天憂慮；我們要小心使世界向正確的方向進行。但若這些憂慮和第一優先互相銜接，就變得比較寬鬆，不那麼沈重了。相反的，若他忽視這個優先，憂慮便折磨人，累死人了。

### 判斷

在高高山上，一會兒，耶穌說道：「不要判斷，好不受判斷！因為你怎樣判斷人，人也要怎樣判斷你們。你以怎樣的尺度去量，去給，人也要照樣給你」。說來容易。但我們不應當判斷嗎？

那是沒有爭辯的。在瑪竇第十八章中，耶穌自己指定為在團體內維持秩序的基本要點。比方，他說，你必須先在兩個證人前，然後，在團體面前，等等，責備某某人。人需要秩序，所以，需要一個法律的系統。這又有關另一個階層，就是，我們不可指派自己做世界最後審判的法庭，但判斷別人時我們必須尊重一件事實，我們不知道關於他們的每一件事。即便一個法律的系統必須去做此事，為了維護秩序——它永遠不判斷個人，只判斷某些行動，並試著找到一個合適的回答——我們應該總要尊重秘密，尊重有些事我們不知道的事實，只有天主能夠判斷。

這指示的第二句話進一步說明我們必須常常想起我們將要受審判，且我們要被以我們自己運用過的標準來判斷。這樣它勸告我們運用一個真標準，維持一個界限，對他人要有適度的尊敬。耶穌這樣給我們一個內心的標準，做不可避免的判斷。

它包括時常承認天主為他自己所保留的最後限度。

## 兩條路

耶穌曾說：「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導入喪亡；但有許多的人從那裡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

我們可能從這兒結論說地獄全滿了，天堂一半是空的，但那一定不是這兒的意思。主在別處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常常一起念他所有的話，這個基本的規則又在這裡跳出來，明顯的——很多人要從東方和西方來，和亞巴郎，依薩格及雅各伯一同坐席。默示錄，在它對未來的神見中，講說在羔羊的寶座四週有無數的群眾會集。這兒給我們的是一則相當實在的警告：若我們就做「每一個人」做的，若我們挑舒服的方式，寬街，現在是更高興，但我們是脫離了正確的路。意思是，難走的窄路，難通過的窄門，才是該做的正確選擇。

這兒我們有一個形像，一如東方一般繪影繪聲的語言所述，為每天的生活立一條明白的規則。你若讓人推擠，隨波逐流，讓人群把你淹沒，只把你一再推入人群，然後陷於烏有。向上爬高，面對困難的勇氣，是把我帶入正路的選擇。

## 假先知

基督說：「你們要提防假先知！他們來到你們跟前，外披（無害的）羊毛，內裡卻是兇殘的豺狼。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無花果？這

樣，凡是好樹都結好果子，而壞樹都結壞果子」。好像指的是那些門派和異端。

你可以這樣聽。但它也首先是一條簡單的規則。那是一個有很多江湖哲學家，密醫，自命救世主的時代。他們都許諾救援和真道，要贏得人們的好感，表面上帶來善良和正義，然而往往只求圖謀一己之利。他們是餓狼，為害不小。

耶穌警告提防這些「江湖救主」。他說判別的標準是：「他自己怎樣生活？事實上他是那一類的人？他結的果子是什麼，你在他生活圈子裡看見的是那種果子？察看一下那一切，你就知道它向那一方面引導了。這是個實用的標準，在當時的環境裡建議的，卻又伸引入全部歷史的眼界。想想看上一個世紀所有宣告救恩的人們，不論希特勒或各類各型的馬克斯主義先知們，他們都來說，現在我們帶給你們真材實貨，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像虔誠的綿羊現形，但到最後他們是大毀滅者。

但也可以更廣闊的用在很多小宣道者，假先知身上，他都說，我有鑰匙，你這樣去做，便會很快的幸福，發財，成功。和他們相反的，耶穌催促我們抱著排斥和謹慎的能度來面對這些救援的許諾。不就向他們一面倒，還要保持我們的警覺和我們的一般見識，不要被一些運動或其他看來不錯但最後一事無成或歸於毀滅的給迷住。他要我們特別問一下天主聖言的恆久因素，它們所結的果實是什麼。

**在教會中的運動也一樣嗎？**

果實是判別準則總是真的。在教會裡，我們首先要看某人是否只宣講他自己，試著強迫我接受他個人的觀點，或他是否有這份謙遜，為教會的信仰服務，作共同「聖言」，唯一「聖

言」的僕人。

在山中聖訓裡還有很多實用的勸誡。這兒我要只再加上其中的一句話。耶穌說了很難理解更難遵從的：「愛你的仇人，為迫害你的人祈禱」。然後他加上天主使「他的太陽在壞人和好人頭上升起，派雨水降在義人和不義者的頭上」。

愛仇人真是向前邁出的大而新的一步。報復的精神從我們身上剝奪去了。我們必須在仇人中認出這個人是天主的受造，那不意味我們應當允許兇惡加於我們而不企圖反對它。但意思是對付他時，在較深的層次上我們必須保持對他的尊重，連在仇敵身上我們也應以善為目標，以把善帶給他，使他最後轉向基督為目標，在這種意義上，為他祈禱是我們嘗試以善對待他的方法之一。當我們為他的好處在天主面前作積極的干預，當我們試著保證他不永遠是我們的仇敵，卻會放棄他仇視的態度，我們已經改變了我們對他的態度。

古代世界裡別處也看到指說慷慨的天主讓惡人也分享造界的餽贈的話。這兒有時候被用來指說天主不分好歹的例子。耶穌把它舉到另一層次上，顯示天主偉大的善意，要把每一個人都容納到慈善裡，給每一個人一個機會，把好的東西供給每一個人。甚至連他，這麼說吧，懲罰我們時，他也做得叫我們更易聽從，他是創造者，除愛他自己的人，希望他們找到正路之外做不到別的。任何的報復為他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坐在這座山上聆聽耶穌且從頭到尾想透了，我們現在有點累透了但也很快樂；我們知道我們不來自這個世界也不留在這裡，我們中一個人也不。這時老師便就他方才所說的給了我們一個事實上確定的許諾，這不是人不必非遵守不可的普通勸告

與勉勵；他說他保證：「誰聽了我的話而去實行的便像一個聰明人把房屋建築在岩石上」。

而另一個人建築在沙上，然後大風大雨來了房子就被掃走了。有好基礎的堅固的房子站在磐石上。這正符合我們方才聽到若望福音中的一段：無論誰與福音一同生活，無論誰敢於試一下，無論誰真的在這聖言上建造，他選擇了堅固的地面來建造於其上。

這兒又有另一個關連。建築在岩石上的房子在基督和伯多祿的對話中出現，前者說他把房子——他的教會——建立在結實的岩石上。這樣，這句話可以提醒我們我們不必獨自建造，任何想要把自己的人生建設成私宅的已經從岩石上給挪走了。建設我們的生命總意指共同建設。共同工作建設天主的唯一住宅，它站立在他的聖言上，因而把一個安全的家宅提供給我們。

我們可以無窮無盡的談論生命，怎樣去面對它，使得他又好又自由同時也很興奮又好玩。威廉·莎士比亞，他顯然是一位天主教友，充分的經歷了人生的扭曲轉折，他劇本的名字幾乎像一本象徵性的傳說，從「無事白忙」，經過「斤斤必較」，一直到「結局好一切都好」，他是一個好教育家，最後講了一套叮囑，好似他世間智慧蒸餾出來的結晶：「賣掉幾小時的荒唐買來天主的時限」。

這是一句智慧的話，我們能指望偉人說的。用時間換取永恆是最善用的時間；是我們得自天主還給天主的時間。任何與他擦身而過的時間就過去了，就成為子虛烏有了。



### 13. 天主之母

基本上，我們紀元的方法起始於一位女人。「主的天使把信息傳給瑪利亞」，福音告訴我們。她是無名小城納匝肋的一個女孩，顯然對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一無所知。

唯有在歷史的過程上這件事的真正偉大才逐漸被人認知。首先是會見天使，瑪利亞，就這樣，忽的被這不尋常的信息給驚住了：她得到天主的寵幸；她被特別選定了要成為他聖子的母親。為瑪利亞那一定是個嚇人的時刻。

一個人類成為天主之母！

事實上這是那偉大的矛盾，天主變得很小。他變成人；因而他接受人類懷胎分娩的限度，他有一個母親，因而真正的被織入人類歷史的掛氈。而事實上一個女人能和她的孩子，人類的孩子說：在你內的是世界之主。

長久以來，關於「天主之母」一詞有過很多的爭議。奈斯多利派（Nestorians，即唐代來華的景教徒——譯者）說她當然沒有生下天主來；她生了耶穌——人，所以她可以被稱為基督之母，不是天主之母。基本上是在耶穌基督個人內，天主與人的結合到如何的深度的問題的事，這結合到不到我們能說，「是，生下來的是天主，所以她是天主之母」的偉大程度。他是從她來的，這樣說來她顯然不是天主之母，但她是那與天主完全合一的人的母親，所以她是天主之母，她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了與天主很獨特的結合。

瑪利亞被譽為天堂之后，教會的典型，同樣也是慈悲之母。這位一次又一次給予千萬人們動機的「聖母」，其力量和影響所

及不可能以通常的標準來衡量。

在歷史上，所發生之事也越來越被理解為對女人的崇敬。女人的原始形象表達在瑪利亞身上——人類與教會的純形像。厄娃，原始的第一位女人，今日稱為「萬有之母」的一位，舉凡有生之物的母親，最後生產的只是死亡。而瑪利亞，因為產生從死者中復活，並帶來生命的救主，真的成為厄娃應當完成的「純粹成就」，成就了原先許諾給女人和她結果實能力的一切。她成為本身是生命且給予生命者的母親。她是生命與有生者的母親。

### 萬福瑪利亞

天使向瑪利亞的問安已經成為天主教會一則基本的祈禱文，人類中幾位大天才，莫札特，羅西尼等等把「萬福瑪利亞」譜成樂曲：「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胎子，耶穌，同受讚頌」。然後天使說：「不要怕」，那麼瑪利亞說了什麼？

「請看，我是主的婢女」。是的，她學會了不害怕，因為在福音內我們從頭到尾看見，不論是牧羊人或是門徒：當人察覺天主的切近時，他害怕。他明白了自己多麼渺小，他被天主壓倒性的光榮與聖潔嚇到了，因為他簡直認出自己的不配，這顯出是福音的第一個信息：「不要怕」。這位天主不是來嚇我們的；在他的偉大中他卻把自己縮小，把使我們畏懼的放到一旁去，因為他是來救我們的。

若望保祿二世在他就位後第一次演講中說：「不要害怕，對基督不要畏懼」。我要說這是必須穿引全基督教義的一條

線，我們不需要害怕這位天主，好似他要從我們手中奪去什麼東西或脅迫我，因為是從那兒我們獲得安全，甚至克服死亡。

至於「萬福瑪利亞」，教會的祈禱，它是由兩段組合的。一段是天使的問候；另一段是瑪利亞來拜訪依撒伯爾時後者說的：「你的胎兒是蒙祝福的」，依撒伯爾隨即加上：「萬世萬代要稱你為有福的」！這也預言了向瑪利亞所獻的敬禮，這是在聖神內先知性的話。換句話說：基督信徒們也要欣喜天主向人們表現他多麼偉大，多麼慈善，而讚美天主。

**為您個人，瑪利亞的意義是什麼？**

天主切近的表達。由於她的參與，他降生成人變成真正具體且可理解的。天主之子有一個人類的母親，且我們都被交託給她照顧，真令人感動。耶穌在十字架上，把瑪利亞交給若望做他的母親時所說的話遠遠地超越了那個時刻，穿過了歷史，一直到達我們這裡。偕同這瑪利亞的交付，向瑪利亞祈禱為每一個人打開信賴與親切的個別的一面，我們和天主的關係亦然。我個人來說，從開始我的態度便由一強烈的基督中心化的禮儀運動所形成，其後又因和我們誓反教朋友的交談而加強。但在禮儀中關於瑪利亞的節慶之外之上，五月的敬禮，十月的玫瑰經，朝聖地——就是說，民間的瑪利亞敬禮，為我一直非常重要。人越老，天主之母為我越重要，越親近。

在福音中實在沒有多少地方講到瑪利亞。耶穌的一生有些重要的部份她完全沒有露面，若然，則不常是一位慈母式的積極露面。

對的。瑪利亞在福音傳承中相當邊緣化。在瑪竇中瑪利亞幾乎沒有角色可演；耶穌的童年事蹟更多是從若瑟的觀點寫

的。顯然，這兒我要說，她還在人世時，人們守口如瓶。且顯然的，她本人常是謹言慎語的。

耶穌正建立一個新家庭，每當生產他並哺養他的女人受誇揚，他便矯正家庭與管教的傳統看法。他說為他重要的是：「那些聽到天主的聖言且跟從它的有福了」。即是新家庭的的成員，新母道，他這樣描寫道：誰承行我的旨意就將是我的兄弟，母親，姐妹。了解這樣從正常人性家庭關係脫離，順著天主的旨意，走向目前正建立起來的團體家庭，是要緊的。把這番責備講給我們聽的路加，無論如何把這句話在圖書館的層次上把這句話和童年故事，和與依撒伯爾的相會連接在一起。此處瑪利亞顯示她不僅完成身體上的母道，卻也很圓滿的完成作聽了信了的人，成功的站立在天主的團體中的人。路加描繪她為聽見了，又以模範的方式遵守聖言的人。

對別的婦女，耶穌表現得敏感且親切她們。對他的母親，反之，他常常魯莽的矯正她。在加納婚宴上，比如說，當她求他幫幫忙以免待客的酒喝完，他不耐煩的向她說：「女人，你為什麼來找我」？他真的待他母親這麼粗魯嗎？他是不是有些時候甚至拒絕和她往來？

你指的是若望福音中的一段。聖若望有很特殊的瑪利亞論的了解。在他這比較遲寫的福音中，「母親」的角色比在瑪竇福音中，比方說，闡釋得更清楚。比如，若望，每當耶穌向瑪利亞發言，便用希臘文「女人」（*gyne*，德文為*Frau*，較早則譯為*Weib*：女子，夫人…）。這裡面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神學的形像，因為若瑪利亞只被稱呼為*gyne*，「女人」，若她的角色超越了個人，從迦納到十字架，則新厄娃的形像已經出現了。我們必須再讀各不相同的場面，而把它們互相關連起來。這兒

要把十字架的場面和迦納的場面關連起來，好能看見耶穌先是來自他的家，一直到合適的時辰——在十字架上——新的家開始，在這個家中瑪利亞把持著一個新穎而緊要的地位。

但連在迦納這表面上魯莽的話，起先好像是拒人千里之外，也有著多層的意義隱藏在裡面，耶穌這兒說他只不過是受時間的約束。他不能，這樣說吧，先顧到家人的需要。但其次呢，在她的要求下他還是行了神蹟，並，這樣說吧，提前了他合宜的時辰。當瑪利亞的要求起先被拒絕時她只不過被帶回她適當的地位——且立即以「女人」的身份出現，作求恩的教會的典範，而教會則一如瑪利亞，自己，祈求為她指定的時辰提前來到。因此，這是一段最深刻的文字，把更多的思考與討論的機會提供給你。

先暫時從這些神學的高峰走下來，我只想要提起一個小小的會晤，它給予我這瑪利亞的繪像一些理念。我很記得我在巴伐利亞的阿爾德丁（Altötting）一個朝聖地的膜拜，天氣很冷，我穿過大廣場去到著名的聖寵小堂（Gnaden Kapelle）小小的建築擠滿了人潮。堂內很幽暗，處處點著蠟燭。小堂內幾乎全是婦女，她們一同祈禱，當然也唱著可愛的歌，（又聖母經）：「Salve Regina Mader Misericordie：母后萬福！仁慈的母親！」起先你覺得有點奇怪，不舒服，但這些歌真是可愛：「向你哀呼！在這涕之谷，向你嘆息哭求！」。忽然，真了不起，我發覺我很了解這些婦女了。這歌聲以它自有的方式令人覺得非常的真，非常的美，它握著觸動你的心，釋放幸福感的鑰匙。你可以感到一種治療的力量，這些美麗的感受告訴我。有人伴同著你，而他認識你。他喜歡你。他了解你。若最糟的事發生，他總在你身旁。

唉，現在，我感到這是一種語言的式樣，不僅直接的打到人的弱點上，同時，我們說過，抹上止痛油膏。現在教會的發展，想從信德上剝掉它很多的神聖與神秘祈禱成份，也許已經做到了。也許在對聖母的敬禮中，我們能看見一種療劑，這是不是簡樸的人反對教授們的宗教所用的虔誠抗議方法呢？

我一定想你可以這樣說。瑪利亞的形態以特殊的方式觸動了人心，一方面，女人的心。她們在這其中看見她們自己，覺得和瑪利亞很親近。但也觸動那些還沒有失落對母親與女孩的欣賞的男人的心。瑪利亞論表達了基督宗教最內在的感覺。這兒人們可以對基督宗教之為一個信任，砸實的宗教有直接的經驗。這些在民眾宗教虔誠內發展出來的真正古老而簡單的祈禱永遠沒有失去它們的新鮮和直接感，把民眾保持在堅定的信德中，因為透過聖母他們發現天主是如此切近，宗教不再是負擔，而是信任和應付人生的助力。想想其他一切祈禱——「最仁慈的母親，協助我」——我們可以聽見這份信賴的表達。

另一方面，有一種清教徒式的基督宗教，一種理智的追求，可能似乎有一點冷峻，當然這些感覺——我們必須允許教授們負擔這個任務——必須經過考察與潔除，一次又一次的。切不可退化成區區感情主義，與實際不再接觸，不再能承認天主的偉大。但從啟蒙運動時代開始——現在我們又攪入另一個啟蒙運動——我們經歷了尋求理性與清教徒主義如此鉅大的潮流——若我能這樣予以表達——以致人心堅決的抓緊了瑪利亞論，反抗上述的演變。

偉大的英國若望·亨利·紐曼樞機寫道：「非天主教人士習慣於視瑪利亞敬禮為侵犯耶穌的地位」。連在今日，滿懷疑心的人們相信過份滿溢的瑪利亞敬禮會取代基督信仰真正的精粹，

甚至福音。

有一件事我們不可忘記，在傳教情況中是母親接觸了人民，使基督為他們開放。拉丁美國尤其如此。這兒，在某種程度上，基督宗教是靠著西班牙的刀劍來到的，跟隨著殺人流血的先鋒。在墨西哥，起初，傳教工作是毫無門路的——直到瓜達路佩（Guadalupe）的顯現，於是兒子沿著母親的路忽地走近了。

那是聖母肖像奇妙的發現。你可以說它把事情完全的扭轉過來，沒有這件事，美洲大陸的基督化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而且突然的，基督的宗教不再有征服者的惡狀，卻有了慈母的面貌。

在拉丁美洲，兩個民間虔誠的焦點仍是影響力最大的：首先，對天主之母的愛；其次，與受苦的基督認同，在這允許信德藉以表達的兩個面貌中，人民可以了解這不是一個征服者的天主，而是真天主，是他們的救贖者，那是瑪利亞在拉丁美洲為天主教友如此親愛的原因，而我們不應當站在理智的立場上責備他們，說他們扭曲了基督教義。特別在「那」一點上他們的了解完全正確。就是說，他們認出了天主的真容，他要拯救我們，不站在毀滅者的一邊，這樣，他們是依據他們親自所見所理解的成為基督徒，不必以福音為殖民主義的宗教——這麼說吧——而忍受它。

似乎誓反教很久以前便取消了瑪利亞在他們信仰中能扮演的任何角色。她一點地位也沒有了，即便路德本人從未放棄他對瑪利亞的忠敬。為天主教會，瑪利亞的神話既非胡說也不是偶然。它是信仰的一個主要因素。它的奧秘甚至被保證為教義而

且蓋上不可舛錯的印章。

再一次，關於「神話」兩個字：若神話意指超越事實因素的故事，那麼這兒我們可以用這個字。無論如何要緊的是此地我們講的不是一項發明，而是真正的歷史。

關於誓反教：清教徒傾向的確較高，人們首先恐怕瑪利亞要取代基督的地位，到某種程度。久而久之，這基督唯一（*solus Christus*）的感覺演變成人們想二者互相競爭，而不能承認一如我們方才在拉丁美洲提供的例子上看到的——基督的容貌在他母親的臉上顯現出來，而它的真正信息清晰因此可解了。

今日誓反教正小心翼翼的努力重新抓住瑪利亞的形像，人們明白了從人類學的觀點看來，從基督信息中挪除女性的成份是一個缺陷，把女人放在基督宗教的中心，按神學和人類學都是要緊的，而女性的因素透過瑪利亞和其他聖婦聖女們站在基督宗教的心坎上，且這不是和基督競爭，若把基督和瑪利亞想做互相競爭就是對這兩個形像的緊要區別無知。基督把母親給了若望，又透過若望給了我們大家。那不是競爭，而是一個最深刻的親切。母親與童貞繪就基督徒人性形像的主要部份。

## 信理

談到瑪利亞，很多人有一種頭腦性堵塞，一種恐懼，在表面上往往是冷嘲熱諷。讓我們快快的看一下幾項信理，好能進一步了解瑪利亞的形像，以最有爭議性，最受挑戰的信理開始，公元五五三年制定的永遠童貞，那是生理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



當我們談到耶穌的弟兄姐妹時，我們提到福音沒有提供耶穌有真實兄弟姐妹，或瑪利亞在他以後又生了任何子女的證據。反之，他身為她兒子的特殊與獨特性是如此的清晰，我們只能適當的了解為家族觀念的框架內所理解的手足。瑪利亞是「他」的母親，以後不能屬於其他任何人。

為什麼不？

為一件事：因為這生產不透過任何與男人的關係，而由於天主的干豫，若今天有人說這與生理無關，因而要把生理因素推到一旁去，便不值得談說天主，他們是採取了摩尼教的態度。

人是生理的受造物。若他和身體，生物學理無關，則物理的世界多多少少受到輕視，不予理睬，而降生成人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所以我反對這類的論調。人是整個的參入的——那就是回答，天主取了生命，包括身體的，生物學的，物質的生命在他手中，並在它內樹立自己的標誌。

教會之父們發覺了一個可愛的形像，我想，在厄則刻耳第四十章中有新聖殿的神見，提到「東門」，君王只能從這個門進來。教會之父們在這裡看見一個形像。他經過一個大門進來，此外沒有人能從它進來，它不是「母親」，瑪利亞能是什麼呢？她，懷孕天主者，不能返回到普通的身份。她停留在特殊保留給她的同一的身份內，是只屬於君王的大門。這扇大門成為真正的歷史之門，萬有引頸以待的「一位」經由它來到人間。

所以永遠如此：童貞生子就是童貞生子？

是的。

一八五四年的無玷始胎信理意義為何？

這個信條的背景是原罪的教誨，這是說每一個人都來自一個有罪的背景——我們稱之為一個「毀損的關係」——因此在他和天主的關係中負荷著一份凌亂。久而久之，在基督教王國（指歐洲：譯者）內發展出一個理念，從無始之始，做為天主的大門，特別為「他」而設的，不能受這樣的影響。

中世紀時關於此點有過很大的辯論。一面是道明會士，他們說，不。瑪利亞和別人一樣，只是一個人類，所以她也沾染了原罪。另一方面是方濟各會士，他們堅持另一看法。長話短說，在這辯論的過程中大家看見了瑪利亞更屬於基督，不屬於亞當，更有甚者，她之為基督而保留早已預先完成一因為天主總是在我們之前，且他的思念從無始之始就塑就了我們的生命一是她生命方向的特色，因為一個新的起始在瑪利亞內成就，她不可能隸屬於這物質的罪惡狀態：她與天主的關係沒有凌亂，她從無始之始，便以一個特殊的方式，站在「看顧了她」（「我的靈魂讚美天主」）的天主面前，而他則允許她仰視他。

尤有甚者，她之以特殊方式隸屬於基督也帶來聖寵完備的境界，一眼看來那麼簡單的天使的話：「你充滿聖寵」，卻可以那麼完滿的加以詮釋，包涵了她整個的生命。在這種意義下，到頭來，它所表達的，不僅是瑪利亞的一項特權，更是我們大家的一個希望。

更有挑戰性：瑪利亞肉身升天的信條意義為何？它是很晚近才立定的，在一九五〇年。從起始便沒有瑪利亞的墳墓或聖髑是一個奇怪的事實。

這個信理顯然是特別困難的，為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天堂。想像有某一類的人身置於其中更是不易。以此看來，這條信理挑戰我們對什麼是天堂，什麼是肉體的了解。我們對人以及他未來的了解…

您個人怎樣回答這項挑戰呢？

此地聖保祿有關聖洗的神學幫助我，他說：「天主使我們同他一起復活，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意即，因為我們是領過洗的信徒，我們的未來已經安排好了。

信條告訴我們，那麼，在瑪利亞身上聖洗為我們大家所保證的，和天主一同「坐在」「天上」（天主就是天堂！），已經完成了。聖洗（與基督合一）已經達成它的圓滿效果。在我們身上，這與基督合一，被提舉復活，還是不確定，不合格的，她則不然。沒有欠缺的了，她進入了與基督完滿的結合。這結合的一部份是身體上的另一個身份，我們想像不來的。

簡言之，這信條的要點是瑪利亞圓滿的偕同天主，完全的與基督相伴，整個的一位「基督徒」。

同時，有百萬以上的人正敦促天主教會提升瑪利亞到「共同救贖者」的地位。教會將要滿足這個希求嗎？或它是一項錯誤？

我想這項要求教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照辦，雖然有數百萬人讚同此舉，信理聖部的回覆是，普遍說來，這項要求的意義已經由瑪利亞的其他頭銜更恰當的表達了，而「共同救贖者」這個名稱離聖經與教會聖父的語言太遠，能引起誤解。

此處什麼是真的？唉，真的是基督不在我們之外，不在我們一旁，卻在我們中間築起一個深刻的新團體。他的一切都是

## 神蹟

在教會中沒有人的榮譽勝過天主之母；無數的教堂與祭台，聖詠與禱文，聖母慶節與朝聖慶典，人們朝聖所到的千萬座瑪利亞聖堂像神經細胞似的遍佈地球表面。

也沒有人像瑪利亞一樣行了那麼多的神蹟。她顯現的地點放滿了不可解釋的事故的文件與證詞。比如克萊沃的伯爾那多（Bernard de Clairvaux）推崇瑪利亞有不可置信的權力。「向她求吧，你便永遠不會無望」，他說。樞機主教，這所有的神蹟都是真的嗎？

唉，我們不能詳盡的考察每一件事，往往那是奇妙的巧合，或者我們不應該說它們是狹意的神蹟。這一切無論如何是人們對瑪利亞特殊信賴的表達，他們透過瑪利亞能夠瞻仰基督與天主的聖容，所以更了解天主。

在那些你方才羅列的事實的領域中，我們是面對一點，即聖子的奧秘與天主的奧秘以特殊的方式透過「母親」而容許人們窺探，這是人們對她很特別的信賴的基礎。

瑪利亞是通往天主的敞開的門，我們和她說話時可以完全的自在，我們能像小孩子似的來求她，信賴的，以人們往往不敢面對基督的方式。這是心的語言。這個語言在蛛羅網佈的朝聖教堂內的表達，一次又一次表現出人心如何受感動，這就是基督告訴我們的可以移山的信德。

至於神蹟在狹義的技術含意內發生到什麼程度，是另一個問題。要緊的是此處有很大的信賴，而信賴得到回答，此中信德成為這樣活生生的東西，它溢流到物理的，日常的領域中去，因而允許天主仁慈的手，透過這位母親仁慈的力量，而發生實效。

讓我們取法蒂瑪為例：公元兩千年五月十三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法蒂瑪的孩子們為「真福」，他本人把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在聖伯多祿廣場遇刺生還歸功於法蒂瑪聖母的神蹟。他甚至說這個際遇對他整個的教宗任務有決定性的實效。

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大約中午時光，三個小孩在直到那時無人知名的葡萄牙小鎮看守山羊——露濟亞（十歲），妹妹雅新達（七歲），弟弟方濟各（九歲）有了了不起的經驗。他們說在一棵橡樹上怎樣有強烈的光照，環繞著一位「奇妙美麗的夫人」，「不要怕」，他們說她說道；她帶來一則信息，要為人類帶來和平。起先孩子們遭受責備，他們的故事受到恥笑，無論如何，同年十月十三日大約七千個人來察看他們所目證的故事是真是假。

按照報告大約中午時景像開始發生。雨忽然停了。雲開了，忽然大太陽開始以嚇人的速度旋轉，好似一輪烈火。樹木和人群忽然浸浴在一個幻境似的，不真實的光中，人群發出恐懼的高呼。因為霎時之間太陽似乎要掉在他們身上。

那次十月十三日到底發生了什麼，沒有發生什麼，從純科學的觀點，我們無法確知。要緊的是人們顯然被那一剎那間獨特的經驗所感動。他們能夠了解，有事發生了。太陽以某種方式成為一個超越它的奧秘的標記。

默示錄談到一位身穿太陽腳踏月亮的女人。這代表，首先，在全舊約與新約中的天主子民，但也以特殊的方式代表瑪利亞，以光芒擁繞著她的太陽指的是基督，世界的真光。所以這表達她和基督間根本的關連。月亮——過去的，暫時性的形像一被踏在她腳下。在這形像中我們看見如此的恢宏壯麗，起先令人害怕，繼之為我們成為寶座上端踞的權威。那些去法蒂

瑪或露德或瓜達路佩朗聖的人都經驗到這形像的偉大，也經驗到它帶來的安慰與痊癒。

我相信我們談到法蒂瑪便不得不觸及著名的「法蒂瑪的秘密」。我們說的是一九一七年孩子們領受的信息。第一樁「秘密」是地獄的一瞥（「你們看到地獄，很多可憐的罪人正在走去」），第二樁是世界第一次大戰的終結，無論如何另一次「更凶惡的戰爭將要隨之而來（「除非人們停止讓天主受痛苦」）。俄羅斯的悔改的預言包括在內。但若望保祿二世在奉獻給瑪利亞的儀式中首次提到這個悔改，戈巴契夫提出了他的Perestroika（經濟重建），十年後鐵幕降落。

幾十年來關於第三項秘密談論紛紛。比如它是否預言默示錄的災難，或至少教會的末日。據說那信息只是為當時在位的教宗，所以沒有發表，教宗在第三次拜訪法蒂瑪時親自分佈了這項秘密，索達諾（Sodano）樞機為教宗描繪出這秘密內容的輪廓，宣佈孩子們在神見中看到的「一位白衣的主教被槍彈擊中倒在地上，顯然是死了」，是圖謀刺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預言。

基本上法蒂瑪的信息一點也不複雜。三位見到神見的孩童這樣表達：「我是玫瑰經的可愛的夫人！…我來為叫人變得好一點，他們必須停止叫天主這樣難過」。

的確，信息的本身是很簡單的。露濟亞，孩子們中唯一活著的，越來越強調這份單純，說過，一點也不要注意告訴你們的別的事；它只不過是信、望、和愛，我也曾和她有過簡短的對話。那時她強烈的堅持：告訴大家這個！

她的意思是：我們先看到的天使幫助我們修習信、望、和愛，全部信息的內容就是我們得學習這個。那就是天主之母要我們明白的，這樣做來，把我們洗乾淨，皈依我們。補贖事實

上是我們生存態度的內向悔改，從時尚潮流走開，它領人離開天主，只領我們向我們自己走，補贖就是悔改，從自我中走出來，付出自我，那就成為愛，愛要先有信，愛製造望。

我相信凡是這些瑪利亞的顯現，只要是真的，不會為我們帶來福音「旁邊」的東西。它們不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沒有聳人聽聞的或任何那一類的東西，卻要把我們帶回到簡單的，主要的，我們那麼容易忽略的東西。尤其今天，我們所有的問題那麼複雜，基督教義往往為我們變得好複雜，使得我們看見樹卻見不到森林了。事情是被領回單純的中心，而不走向任何其他的事，卻要走向要緊的，走向悔改，走向信，望，與愛。

同時，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信理聖部提供給各報紙所謂法蒂瑪第三項秘密的全文。同時聖部負責以全世界各主要語言發表的小冊，其中露濟亞修女的手書以影印複製，以免日後對全文的真實性與完備性再有合理的討論。在這本冊子中不僅神視的前後，連露濟亞修女寫下來的片斷的全套，以及第三秘密情節內有什麼事情發生，都仔細的一一道來。還有，你提到的索達諾樞機的講詞也在此複印；而我本人提供了詮釋其文字的嘗試。因為這本小冊子人人可得，我這裡不贅述。

神視中有白衣主教（孩子們本人認同他為一位教宗），艱難的爬上高山，山頂有一個十字架；山路經過一座半毀的城市，主教們，神父們，平信徒們，最後連教宗都被殺死。但被處死者的血由天使收集起來，為這世界將要結出碩果。在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神見的短暫的一瞥，以象徵性的形象，代表二十世紀的教會和殉教者，里加弟（Riccardi）教授（聖艾及弟——St. Egidius——團體主席）同時出版一本有關我們這一世紀，死於各個獨裁政權下的致命者的書，以非常感人的方

式表現此處象徵性形象下的實際狀況。但是很清楚的，從三個秘密的全部稿本，補贖的召叫是其中心，這同時也清楚的指出故事不會以不可閃避的決絕展開，似乎一切都無論如何不可修改的註定了，卻仍是一個「自由」的故事，補贖可以改變神視。

整個的秘密就是向人類的自由一個戲劇性的召喚，召喚他們改變自己，以此改變歷史的途徑；這是該套文字和默示錄相共的部份。教宗最後躲避了死亡，我們可以把這個看做一個指標。告訴我們祈禱可以改變歷史。

讓我們就再去一次露德吧，世界最大的朝聖中心，比麥加還要偉大，就在法國皮勒內（Pyrenées）山脈的偏僻角落，好似在睡夢中。一八五八年在二月到七月之間瑪利亞顯現給少女伯那黛，人們這樣說，而越來越多的群眾能以分享一位簡樸的磨房主人之女的神魂超拔，「夫人穿著白衣，白頭紗，腰束藍帶，腳上有一朵黃玫瑰」，伯那黛講述說。就在那兒，她在聖母的命令下，用手找到一泓清泉，從那一時刻，每天有<sup>三萬</sup>加侖的神奇之水從地底湧出。

猶太作家佛蘭茲·衛弗爾（ Franz Wefel ）發下大願，若他能從納粹魔掌下被救出來，便要寫一本小說紀念伯那黛的生平，他守了誓願，在伯那黛本人的四周，很快的恢復了平靜。在她死前，說道：「你看，我的故事很簡單。童貞聖母用了我，然後便把我放到屋角。那是我該在的地方；我在那兒很高興；那是我留下來的地方」。

露德的故事為我個人是一個特別動人的故事，由於衛弗爾的仲介，它真是接近我，因為他是站在分享深刻內在層次的立足點上講這故事，大概為很多人也是如此。縱然他為了表示和猶太人禍福相共，不要成為天主教徒，但顯然他在心之深處分



享了伯那黛對瑪利亞的神見，相信了也依靠了她。

我該說我們不應該迷失在嘖嘖咕咕解釋這個說明那個裡面，這個簡單的女孩，她除了極大的內心純潔之外一無所有，儕身於理性主義的世代，一個非常生硬，非常反神職的理性主義，同時又飽受滿懷疑慮的教會權威的責難，他們起先只以極大的謹慎行事，在這相當冷酷的，事實上幾乎凍結的神修氣候內，教會權威並沒有做錯，但她終能把天主之母的面容介紹給世界。在活動的，治癒的泉水的標記內，她也給我們看見聖母的標記，她之為受造界的救援力量，這力量是瑪利亞自己所喚醒的。

偏偏在這理性主義的環境中，簡樸的靈魂成了神見的靈魂，使得基督宗教被了解為一個心的宗教，一個治癒的實際，為我們總是一個偉大的標誌。因此之故，人們還到那裡去，一次又一次的，和基督的奧秘接觸，是完全的正常，是一件相當積極的事。在這有療效的水中他們被再次指向聖洗的偉大有療效的水，它是真正的新泉源，基督給我們的禮品。

## 慈善

福音中說：「兄弟姊妹們，若有人說他信，卻什麼也不做，有什麼用？信德能拯救他嗎？」瑪竇福音中寫道，天上的判官，人子，要把一切記錄下來，有一天要查賬。因為：「凡你們為我最小的弟兄之一做的，你們為我做了」。既然，依此說來，孤立的信德是死的，教會從福音中抽取了七項身體力行的慈善事功。它們是，詳細說來：

餵養飢餓的人，  
給口渴的人水喝，

給赤裸的人衣穿，  
釋放坐監的人，  
拜訪病人，  
埋葬死者。

第一句話來自雅各伯書信，有很強的猶太—基督徒味道。雅各伯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在教會歷史上，他代表基督宗教的一個類型，認為信德在生命中取具體的形式，信德要結果實，它要在行動中表現自己有很大的重要性。

第二句話來自福音。它講述最後審判的比喻，吾主把自己和困乏的人認同，說：「你們在困乏的人中會見我」。而這成為教會歷史途徑上一而再燃燒起來的話題，人們明白了，每當我們會見被視的人，受苦或貧窮的人，基督等待著我在他們身上與他相會。在那個比喻中主自己說到慈善的各種形式：「我赤身裸體，他給了我穿；我病了，他幫助了我；我在監獄中，他探望了我…」，他給了我們困乏者的小小分類，基督透過他們而在世上現身。

讓我們選這些事功的一項：「給赤裸的人衣穿」。那一定不意指施捨舊衣服。

當然這句話的意思有更廣被的意義。捐施舊衣服一定可以是好事，若它是從心裡做的；我們不可以輕視小事。但此處它是更多的，一方面，它總是和實際實施的幫助有關。要緊的是我們不應該只抱著美好的原則，有時候捐一點錢，但我們必須警覺，看見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心人們在那一方面需要我。平常那卻是令人不舒服也不方便的。想一想行經那被攻擊遭搶劫的人的司祭和肋未人。他們每人都可能有重要的約會，或者也許他

們害怕若他們停留在這可怕的地點時間太長會出麻煩。總有一個理由。

耶穌最後審判的比喻，相反的，一如身體力行的慈善名單，以實用的方式跟我們講話：它不只是包括人類的全體，卻指的就是在此地我遇見困乏的人，此地我必須幫助，即便它不合適，即便當時我沒有時間，或我想我做不起，我必須想到個別的案例，不僅是泛泛之事。

基督宗教鼓勵愛德和馬克斯主義不同之處在此。後者恰好指向廣泛的計劃和結構的修改，卻忽視個別案例。但是我們當然也得重視規模較廣闊的系統與結構，必須努力做到不僅給予個別的幫助，不論它多麼重要，卻也要幫助困乏的人確能取得基本上改良的機會，在教會中這產生了醫院為醫治病人，學校為教育窮人，還有更多更多的。這樣說來二者攜手共進，為我的左右鄰人我睜開眼睛，不可因為我改良社會和結構的計劃而忽略他，同時也要克服不平等的結構與系統，並結構性的幫助困乏的人，這樣說吧，叫他們有衣服可穿。

除身體力行的工作外，也有七項精神慈善事功，它們是：

- 輔導失望的人
- 教育無知的人
- 責備罪人
- 安慰悲戚的人
- 饒赦我們所受的不公平
- 對討厭的人忍耐
- 為生者死者祈禱

主要的是慈善不可只限於物質事物。若我們只提供物質方面的需要，我們做的太少了。在發展的協助上一向很清楚的是

為有遠見的人，給予人們訓練，使他們能夠自己解決問題是多麼重要，唯有我們幫助人們的心靈，若我們幫助全人，我們才是真正的幫助。因此之故把天主帶給人們比什麼都重要。建立倫理標準事實上是最重大的慈善工作。

讓我們再取出一條：「教育無知的人」。我想受惠的世界，一般說來，很不把這樣的教育當作慈善事業。

讓我們停留在發展的協助工作上，在拉丁美洲。此地，教會與左翼集團都以識字運動為他們行動的主要成份，為什麼？人民一旦無知，便必須依賴。他們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脫離這種情況，它是一種奴役，直到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才真的得到幫助，因為那時他們和別人站在平等地位，適當的發展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社會，在那裡，人們真的體驗到教育無知的人意義為何，他們透過教育能步入靈性的世界，那才是今日推動世界的鑰匙。

即便我們想一下早先，在歐洲的同類運動，比如若翰洗者德拉撒爾（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他在法國起始了愛德學校。使世代生活在依賴的條件下窮人能夠學習，為他們是一個龐大的機會。提供學習機會，打開心靈世界的門戶，這基本的設施就是精神慈善的基礎—當然，總要假設你不只教導人們讀書，還要把他們引薦進一個有意義的心靈大環境，就是說，不僅傳授意識型態，還為他們打開信德的道路。

## 玫瑰經

天主教會的一個很特殊的祈禱，玫瑰經，直接與瑪利亞的奧秘

相關，它是一種重覆誦念（Litanei-Litany），以唸珠相助，一句又一句的，以十字聖號開始（代表信經）；接著是三遍聖母經，代表信、望、愛三德，一直到三套各五端的「奧蹟」，把聖母和耶穌的生活聯繫起來，以幾個濃縮的句子，重述新約的全部故事。

世世代代，偉大的思想家與神秘家們都欣賞它多面的潛能和它的精神力量。近日，玫瑰經為一些人是令人厭煩的老舊，但為另一些人它是一個超自然的許諾，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及警覺的發展中歸功於它的幫助。我不知道，也許你得花上某種長度的時間來唸它，一如西藏的佛教徒，方能在它內發覺默想，也許你得把玫瑰經唸上一百遍或一百個一百遍，才能開始分享這個祈禱；而且，相反的，你也將要開始認識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中心，您以為玫瑰經的秘密是什麼？

玫瑰經歷史上的起源是在中世紀，曾有一段時期正常的祈禱樣式是聖詠。但這時代眾多的不識字民眾無法參與聖經中聖詠的誦念，所以人們尋找他們的一種詠讚，遂找到以耶穌的一生像一串珠子穿起來掛在頸上似的瑪利亞禱文。它們以一種默思的方式感動你，以重複誦念允許靈魂鎮定下來，並緊緊把握聖言，尤其瑪利亞的形貌和基督的肖像，使你的靈魂平定且自由，給予它對天主的神見。

玫瑰經事實上的確提供給我們與一個古老知識的鈎連，即重複能使人在寧靜的旋律中鎮定下來。並不是有意識的專心默思每一個字的意義，相反的，是允許我自己被重複又固定的旋律給帶到世外，尤其甚者，因為這些文字不乏內涵。它帶來偉大的形像與神見，尤其瑪利亞的形像——再經由她帶來耶穌的形像—到我眼前，到我靈魂內。

那些人必須勞苦工作。在祈禱中他們不能奢望也成就偉大的知性任務。反之，他們需要一個為他們帶來寧靜，帶領他們出離自我，遠離他們的艱難，把安慰與痊癒放置在他們面前的祈禱，我想這宗教歷史內以重複、旋律、同聲唸誦，同聲歌詠，抬舉我安撫我，充滿我的空間，不捉弄我，卻讓我一心安寧，安慰我，釋放我的祈禱經驗。這基本的經驗在玫瑰經內成為完滿的基督式的，而人們在瑪利亞的上下文內簡單的祝求，讓基督在人前出現，同時又使這祈禱深入內心一超越知識的地平線，進入與字句合一的境界。

您唸玫瑰經有獨特的方式嗎？

我很簡單的唸，就像我父母習慣於誦念的方式。他們兩個人都喜歡玫瑰經。而且越老越喜歡。你年紀越大，越不能在神修上用很大的氣力，你更好說越發需要一個內在的避難所，被捲入全教會的祈禱韻律中。所以我以我一向的方式祈禱。

但怎樣呢？您唸一串玫瑰經，奧蹟中的一項，或三串全唸？

不，為我三串太多了；我是一個太好動的精神；我會太竄來竄去的。我只唸一串，往往在五項奧蹟中只取兩三端，因為當我想離開工作，休息一會兒的時候，當我想安靜一下，澄清我頭腦的時候，這個時段剛剛好，這時一整串為我是太多了。

作一個結束：一個人為了解一點信德的奧秘和信仰的藝術，實際上需要多少時間？兩年，五年，還要長？

各不相同，有些人有宗教秉賦，內心立即回應。為另一些人比較困難，要緊的是不容許自己失望，要再接再厲。然後你可以看見你會逐漸成長。

自然，有蒙恩的時期，有乾枯的時期。有時你真的，內在的受感動，你開始看見某些東西——然後又有別的時候，變得很困難。

為神修成長的過程要緊的是你不只在想起來的時候，在適合你的時候才祈禱，才學習你的信德，卻要遵守一些紀律。瓜迪尼總強調這一點，若我只按一時的脾氣和興致去祈禱，信德會迷路的，信德也需要乾涸時期的紀律；那時在靜寂中有東西長出來。就像在冬天的田野中，雖然外表荒蕪，成長卻藏在地下，「麵包是冬天長的」，弗萊德烈克·葛萊斯（Frederik Gorres）說。

我們應該怎樣開始呢？問問題嗎？

我應當說：永遠不要以獨自思考開始，因為若你試著在理性思考的實驗室裡把天主拉向你，或以某種程度的純理論方式把他和你捆在一起，你會發現你做不到的。你必須總把問題與行動相聯合。巴斯噶曾對一位不信的友人說：開始做信者做的，即便它為你還沒有什麼意義。

但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起點，我想，為很多人——歷史給我們看到——首先，向瑪利亞看是一個進入的大門，為別的人，基督是合宜的起點，做關於福音的默想。我要說讀福音為人們總是一條路。當然，不可以是純理論式的閱讀，像歷史學家們的作法，他們要把文字拆開來，指出從那裡面能找出什麼根據來；卻必須眼望著基督來讀它，一路上人總要被感動得祈禱起來。

我應當說那是步子之間的一進一退——即便有時這是些踉蹌的步子——是透過閱讀與思維的，宗教實踐的步子。你永遠不能與世隔絕的尋找信德；它只能在與有信德的，了解你的，

也許從類似的境遇中走出來的，以某種方式領導你並幫助你的人的會晤中找到。信德總在我們中間成長，任何人要一意獨行從起始便弄錯了。

## 14. 十字架

我們習慣於把痛苦想做我們不計任何代價必需躲避的東西。很多的社會不能對基督宗教的主張更生氣的了。這主張是人必須忍痛，耐苦，有時甚至把自己交付給它以便征服它。若望保祿二世相信：「痛苦是作人的奧秘的一部份」。為什麼？

今天人們所瞻望的是從世界上把痛苦排除，為個人，它的意思是不擇任何方式躲避疼痛與艱苦。然而我們也必須看見世界就因此而變得非常的硬，非常的冷。疼痛是人性的一部份。任何人若真的要排除痛苦就必須首先排除愛，因為沒有痛苦便不能有愛，因為它總要求自我犧牲的因素，因為，由於性格的不同與境遇的戲劇性，它總要伴隨著克己與創痛。

當我們知道愛的道路——這篇出谷記，這出離自我——是人之為人的真正道路，那麼我們也明白痛苦是我們成熟過程。任何人在內心接受痛苦便更為成熟，更了解別人，更有人性。任何一向躲避痛苦的人不會了解別的人們；他變得硬，變得自私。

愛本身是一個烈情，是我們所忍受的東西。我在愛中先體到一種幸福，一種快樂的普遍感覺。

然而，另一方面，我從舒適的寧靜中被提拔出來，必須讓我自己被揉改形貌。若我們說痛苦是愛的裡層，那我們也明白為什麼學習怎樣愛是那麼重要——反之，為什麼躲避受苦使得一個人不適用於適應人生。留給他的是生存的虛空，繼之只能慘



入苦味，摻入遺棄，不再有趨向成熟的任何內心容納與進步。

若基督沒有出現，若他沒有死在十字架上，會怎樣呢？世界會不會早已因沒有他而成為廢墟？

那我們不能說。不過我們可以說人會無法接近天主。他就只能以偶而零星的嘗試和天主發生關係。到最後，他將無法得知天主究竟是誰，是什麼。

天主的光芒在世界上穿過偉大的宗教而照耀一二，當然，然而他們仍是片斷的，問題的。但若關於天主的問題找不到答案，若通向他的路被阻斷，若沒有天主的權力所賜下的寬赦，人生也不過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實驗罷了。這樣，天主在某一時刻自己把雲彩分開了。他點亮了天「光」，指示我們「真理」之「路」，使得我們能夠生存，而他本身就是「生命」。

### INRI——主的苦難

像耶穌這樣的人難免吸引大量的注意力，一定會得罪任何的社會。當這納匝肋的先知出現時，他不僅接受歡呼，也被譏嘲並迫害，在朝的官員在耶穌的教誨與他本人身上看見對他們政權的嚴厲威脅，而法利塞人及司祭們則尋求謀害他的性命，同時，苦難顯然是他信息的部分與段落，因為基督自己開始了準備他的門徒們面對他的痛苦與死亡，在逾越節的開始。他宣佈道：「兩天之內，人子將要被出賣，被釘十字架」。

耶穌正在矯正門徒們的理念，事實上默西亞不以救世主或光榮強權的英雄露面，來恢復以色列的強國聲譽，一如往昔。他甚至不自稱默西亞，卻自稱「人子」，他的道路，相反的，

是建設在無能與痛苦的死亡中，被外邦人負賣，像他所說，又被外邦人帶到十字架上。門徒們要學習天主的王國是取那條道路來到世間的，別無他途。

里奧那多，達文西的一幅世界聞名繪畫，最後晚餐，描寫耶穌在他十二宗徒圈子裡的告別餐會，那天晚上耶穌先指出他要成為被負賣的犧牲品，把他們推進恐慌與困惑之中，然後他建立感恩聖祭，從此基督信徒們要一天一天的重行，二千年如一日。

「餐間」，我們讀福音，「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門徒們，並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在世界歷史上直到今天，這大概是重復最多的句子。它們給人一種神聖公式的印象。

它們「是」神聖公式。無論如何，這些是完全不能嵌入任何有用的，想得到的或事先想好的類別的句子。它們意義之富有，它們的深刻都至為廣大。若你想認識基督，你得參加這個慶典，默想這些字句，得知這些字句的上下文，它們已經成為一件聖事。若要述說基督是什麼，感恩聖祭的建立是它的總結。

此處耶穌擷取舊約的主要線索。藉著它，他一方面依靠在西乃山上所建立的舊約，表明在西乃山上起始的，現在又一次實行：天主和人類所締結的約定現在是真的完備了。最後晚餐是新約的建立儀式。他把自己交付給人類，在天人之間創造一個血緣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此地也採取一些先知耶肋米亞的句子，以宣佈新約。舊約的兩個系統（法律與先知）鎔合在一起，製造一個單元，同時形成一個聖事的行為。十字架已經在等待之中。因

為當基督交付他的身體和他的血，便交付他自己，那麼這意即他確實交付他的生命。

在這種意義下，這些字句是內心的十字架行動，它是當天主把這加在他身上的外在暴力變化成對人類自我贈予的一個行動時完成的。

此處還預期另一件事：復活。你不能把死體，死肉給任何人吃。只因為他即將復活，他的身體和血才是新的，此地發生的，不再是食人肉主義而是與生活的，復活的基督相結合。

我們可以看見，在這寥寥數語中，包括了宗教歷史的綜覽——以色列信仰的歷史，以及耶穌自己的本體與工作，它終於成為一件聖事，一個永存的臨在。

門徒們和耶穌去到橄欖山。那兒伯多祿熱烈的宣佈他永遠不會負賣老師。耶穌要去喀西馬尼園中祈禱。他深深地感動，同時非常緊繃，悲痛與苦悶充滿了他，「我的靈魂憂戚一至於死」，他向兩位門徒說：「留在這裡和我一同守候吧」，他們向前走了幾碼，他便投身於地。他祈禱，也許他也哭泣了。「父啊」，兩位門徒聽到他說：「若是可能，讓這個杯離開我吧。但不要按照我所要的，卻讓你所要的成就吧」。

那是新約中最感人，最困惑人的句子。我們只能重新又重新默想基督的苦悶的奧秘，像偉大的信者們曾做的。

到某一程度我看見耶穌基督人性與神性靈魂間的掙扎。耶穌可以看見人類骯髒與人類可怖的整個深淵，他必須擔負它們，必須走過它們。他所見到的，遠超過我們能察覺到的任何邪惡之事——若我們看一下人類歷史的可怕，若我們向能毀滅人類的，任何否認天主的深淵望一下——他在這一切中看見了多麼可怕的担子要加在身上。這不只是面對死刑的憂懼，而是

面對那他必須承擔在自己肩頭的，整個的，嚇人的，人類命運的無底深坑的抗拒。

希臘神學家馬西慕精修者（Maximus the Confessor）以特別令人感觸的文筆描繪這個過程，他指示給我們這「本體的煉金術」就在橄欖山的祈禱中完成。此地，耶穌要與聖子的意願合而為一，從而與天父的旨意合而為一。在這祈禱內人在死亡與他可能見到的恐怖前關閉自我的人性反動現在都浮上表面。耶穌必須克服人內心對天主的抗拒。他必須克服以其他某種方式做到（從命）的誘惑。如今這個誘惑已到達最高點。只有摧毀這份抗拒能使一個「是」字成為可能的。最後結局是他的個人，人性的意志融入天主的旨意，這樣，熔合成一句請求：「但不要讓我的意志，而要讓你的旨意成就」。

耶穌的門徒們是一群疲倦的人。當老師再回來時，他發現他們正在睡覺。耶穌很失望：「你們不能陪我醒寤一個鐘頭嗎」？

是的。他很失望。世世代代的信者都看見耶穌的這一句話如何超越了當時的一刻而進入教會的整個歷史。一次又一次的，門徒們睡著了。一次又一次的，天主的工作遭受嚴重的威脅，而他的人們睡著了。他把他們帶到相當接近他的身邊；他們本當減輕他孤單的負擔；但顯然他們沒有體會到那一時刻的可怕。

基督再說：「醒寤祈禱吧，免得你們陷於誘惑。心神固然切願，但肉體卻軟弱」。

這句話反應天主在洪水後說的：「我可以看見他們只是血肉；他們軟弱；他們需要忍耐和憐憫」。到最後，他的失望被憐惜給吞掉了。

猶達斯和一大隊武裝兵士來到。他走到耶穌面前親吻了他。那就是暗號。當兵士抓住耶穌時，伯多祿來干預了。他拔出佩劍，砍掉大司祭奴隸之一的耳朵。耶穌只說：「把你的劍放回鞘中去吧！因為凡持劍的，必死於劍下」。

伯多祿要表現他永不負賣老師的諾言是真的。他在此時此刻就準備好冒一死之險。當然，他要很快的明白急速的奮勇拔劍原是一件很小的事，若奮勇拔劍根本沒有用。

最要緊的，耶穌又一次向全部的歷史發言：天主的工作，他警告我們，不能以刀劍來防衛，一如不幸的，人們已經嘗試再三。凡要以武力防衛天主的，就事實上反對天主了。

老師被擒後，門徒東逃四散。所有的人，無一例外，耶穌被解往蓋法大司祭，受正式審判。但罪狀是動搖的；證人們的說詞是捏造的。最後他們找到定罪的理由：褻瀆。大司祭追問他：「我指生活的天主起誓要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默西亞，天主之子」？耶穌冷靜的回答：「你說了」。

蓋法身為大司祭，對以色列的信仰負責，自然他沒有想到他可能真的正在判決生活的天主之子死刑，他在耶穌身上見到一個大膽自稱天主之子而傷害到猶太信條的中心，即獨一天主的人。一定的，他在盲目的情況下做了這件事，無能察覺奧秘，他的信仰是固封在一個公式裡面的，我們不應當太輕易的判決他，因為在某種方式下他信，當然他是為了宗教之故而負責的採取行動。

殉教開始了，經師們和長老們首先吐痰到耶穌的臉上。他們蒙上他的頭，給了他一個嘴巴：「你，默西亞，你是一個先知，是不是？誰打了你？」伯多祿逗留在院子裡，被認出來，否認

了他的老師。他明白了自己做了什麼，便出去痛哭。連猶達斯也不高興他的負責；他為他所作的是抱歉得厲害，他把銀元丟在聖殿裡，出去上吊了。

這兒我們看見人性軟弱的全部戲場：伯多祿先逃跑了，又回來看看出什麼事。他心想否認耶穌只是一個小謊，以免被發現，好保證能留在老師左右。但在耶穌的注視下他明白了自己多麼懦弱，他怎樣逃避了他。

我感到耐人尋味的是兩個墮入罪惡的人是多麼不一樣。一個找到悔改之路，因此而又一次被接受。他受了苦，因此而成為改頭換面的悔改者。另一個則被他的負責驚嚇到這種程度，再也不相信饒赦了。

那，我要說，是真正的不同。兩種後悔，兩種自我控告。一個不要一蹶不振，卻允許它自己再被扶起來，而另一個則熄滅了對饒赦的信心，毀壞了自我，不能走上可能打開的革新之途。

我相信為所有失足的人，為所有在任何方面有犯罪感，為被犯罪感所壓倒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它給我們看見一個錯誤的，誇張的自我宣判不是處理犯罪感的正當方式。

耶穌被拉到羅馬總督，般雀彼拉多面前。「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他嘲笑道。「是的，我是君王」，耶穌回答，「但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我為此出生，為此來到世上，為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人聽到我的聲音」。彼拉多顯然不能了解這番答覆，懷疑的問道：「什麼是真理」？

耶穌已經經過了猶太人的審訊，判決有罪。很特別，猶太的權威方面不執行判決；反之，他們把這個案件轉給俗世的羅

馬法庭，這第二次審訊的結果是另一罪狀。此處耶穌已不被控告為干犯猶太人信條，為彼拉多那是沒有關係的事。他卻被控為政治篡位者，危害羅馬的統治權。宗教法庭變成政治審訊。

起訴內容的確貧乏，而羅馬判官，其本人事實上是懷疑論者，首先毫無做猶太權威差役的意欲。此處，彼拉多的形像好像很現代，當耶穌提到真理時，他的回答是典型懷疑論者的：「好呀，真理，事實上那是什麼」？只有騙子才宣稱他是為真理作證，要為真理而死。

羅馬人向群眾宣佈他在這人中找不到過錯。但為即將來到的宗教節日，他建議釋放一個囚犯。現在他們可以在這位耶穌和暴戾的罪犯巴拉巴之間作一個選擇。群眾狂喊：「巴拉巴！巴拉巴！」「那麼，我把耶穌怎樣呢」？彼拉多問，又一次，回答錯不了：「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般雀彼拉多聽從了亂民，但他當眾象徵性的洗手，表示他是無辜的。

這真是關於群眾的客觀功課。或許在人群中有些起先很無害的，像那些喜歡耶穌並向他歡呼的人。我們可以看見群眾如何毀壞良心。它如何把人們和他們的自我切隔分化，把他們做成邪惡的工具。

正像早先司祭們所作的，兵士們現在捉弄犯人。他們脫掉他的衣服，給他穿上紅色外氅，為他編製一個荊棘的冠冕，一根棍子充當權杖，這些傭兵們屈膝禮拜：「萬歲！猶太人之王」。然後向他吐口水；他們拿棍子打他的頭。又是彼拉多在這幅悲慘的畫面前求情：「Ecce Homo——請看，此人」！

這一切字句打開深不可測的意義，它們很多的層次領導我們穿過行為衡量的整體，從瑣碎的邪惡到神聖的力量與愛，

首先我們看到這些劊子手們的非人態度，殘暴已經成為他們的日用糧。但可能更有甚者，使我們透過譏嘲看到更深一層的東西。因為他們加以冠冕好能譏嘲的人就是世界的君王。那個頭戴荊棘冠冕，連帶著把人類痛苦的冠冕加於自己頭上的，是真正冠冕堂皇的頭腦。彼拉多所說的，在他打算說的之上之外還有很複雜的意義。大致上，它是說：「是，『那』是人」，一個可憐的微蟲。同時，它指給我們「真實」的人，在痛苦中配戴上天主的肖像。

那被鞭笞，頭戴棘冠的人被兵士們驅趕上「髑髏地」，加爾各答。耶穌背著沈重的十字架；他流著摻血的汗，三次，他在重負下跌倒。韋洛尼加遞一塊布帕給他；婦女們哭泣著；但在人群邊緣上絕對沒有人準備從他那兒把十字架接過來。似乎傭兵們怕犯人在被釘十字架之前已完全崩潰，他們命令一位名叫西滿的基勒乃人扶住耶穌一會兒。

基督徒的熱心把這作為「苦路」，現在可以在耶路撒冷走過人類痛苦之途的基本形像。有些畫面，一如三次跌倒和韋洛尼加的形像是從默想引出來的。這些是人在深思中和他一同走這條道路時心中警覺到的。在玫瑰經之後，苦路是中世紀西方民眾宗教發現的第二偉大祈禱形式，它不只是內心的深度與成熟的偉大學府，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內修與安慰的學府。它也是省察良心，悔改，內心變化與同情的學府——不是感情主義，區區的感性，但是一個敲動我心門的，令人困擾的經驗，要求我認識自己並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西蒙的形像，當然，依舊深刻的觸動人心。無論如何，基督教王國（指教會；譯者）在這裡面有一個恆久不渝的使命，耶穌，這樣說吧，背著他的十字架穿過整個的歷史。他還在尋



找韋洛尼加的手，西蒙的手，甘願背負重大十字架的手。

兵士們以我們難以想象的方式虐待耶穌。所有的恨，人內每一份獸性，極端的深邃，人能彼此做出的最可怕的事，顯然都發洩在這個人身上。

耶穌代表所有暴力下的犧牲者。在這二十世紀我們又能看見人的殘暴多麼有發明能力；而殘暴，在摧殘別人身上人的肖像時，多麼污辱並摧殘在他自身內的這幅肖像。天主之子以模範的方式把這一切背負在自己肩頭，作「天主的羔羊」，不得不使我們為人的殘酷震顫，一方面，也使我們仔細的想一下我們自己，我們甘願站在一旁做膽怯的或無言的旁觀者，到什麼程度，或我們自己也分擔責任，到什麼程度。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改變我們，使我們在天主內喜樂。他把自己放置在無辜者與受苦者一方，也喜歡看見我們站在那裡。

連在十字架上耶穌也被譏弄，兵士們遞給他摻有膽汁的酒。他們在十字架上釘了一塊木板，寫著納匝肋的耶穌，猶太人之王」（INRI），大司祭和經師們向他叫道：「你不是要把聖殿折下來，在三天內重建它嗎」？「若你是天主之子，救自己吧，從十字架上下來」，但是耶穌不從十字架上爬下來。他不發一語。直到第六到第九時辰昏暗籠罩，無論如何，到了第九時辰，他叫了出來：「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那是了不起的一句話，因為意思是：「我天主，我天主，你為什麼拋棄了我」？

關於遞給耶穌的飲料，聖史們為我們提供兩項傳承，瑪竇告訴我們摻有膽液酒，當他在十字架上的時刻之初呈獻給他，可能當做一種麻醉飲料，耶穌拒絕它——他要以不受蒙蔽

的知覺來承受痛苦，馬爾谷，路加，和若望告訴我們在他苦難的末刻，有醋呈遞給他。而若望的描繪最為詳盡，顯然聖史們心中有著聖詠的詞句：「他們在我的食物中，攪上了苦膽，我口渴時，竟遞來酸醋要我下嚥」（詠六九22）。我們聽見了其他預言字句：我種了一個葡萄園，它只給我酸酒——一句一而再，再而三的加諸基督教國度的怨言。

然後我們聽見像潮水一般在耶穌四週湧起的嘲諷。我們可以想到舊約聖經中的智慧書，說道：「惡人要譏嘲義者」。「他們要致他於死地，要說：現在你可以給我們看你是不是天主」，這是他們做一個實驗的法子。且那是他們勝利的時刻，法利塞人可能直到現在有一部份對此事還有良心譴責，可以看見他們是公正的了，可以把他們對他的遺棄披上一件華服，這樣他們和兵士們所代表的庸俗之惡同仇敵愾起來。

在福音中共有耶穌十字架上的七句話傳留給我們。你方才引用的一句持有上下文式的關鍵，這是聖詠廿一，以色列的痛苦偉大聖詠，以色列在歷史的道途中一次又一次被踐踏在無能為力之中，叫了出來：「我天主，我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耶穌以聖詠廿一來起始他的祈禱，便與以色列人民的痛苦認同，把這人民的痛苦接了過來，把這人民的命運內向化。

但我們不可忘記這也是一個祈禱。它是在呼求幫助時對天主的認可。耶穌在祈禱中死去，像一個遵守第一誡的人，崇拜天主，唯一的天主。聖詠展開了信任天主的偉大宣言，以聖體聖事的預言終結：「貧困的人必將食而飽飫」，使貧困者飽飫的是新瑪納，從十字架上降來的。

耶穌死亡的一刻，聖殿的幃帳從上到下撕裂為二。地開始震顛；岩石裂開。千百年來，藝術家們曾試著表達這個場面，我

特別記得一幅圖畫：受刑的，垂死的人把頭斜靠在一個肩上，看著觀眾。荊冠被壓進他的頭皮。耶穌流著血，眼淚順他的臉孔流下來。同時，他窄長的臉，雖然已被死亡籠罩，沒有受損，卻帶著平安的表情。這有一切理由發出怨言的受刑的人，正向著觀眾微笑；沒有絲毫責備的痕跡。基督似乎輕鬆下來，相當的舒服，你越是看他，矛盾得很，你越清楚的察覺在愁苦的描繪裡面，有一幅安慰的圖畫。

真正的，偉大的，沒有絲毫敗筆的十字架肖像升自內心與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的認同，升自一個默想，升自一個人和他在祈禱中的結合。他們是描繪著焦渴，悽慘，可怕的刑求與疼痛，但在這幅圖畫中它們吐出最後平安的字句：「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中，完成了」。

耶穌垂下頭來，走了，他釋出了他的靈魂，把他的靈魂交還給父。所以連在這些最後的話句裡，「受釘十字架者」的平安照射出來，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圖畫永遠不能只是殘酷與恐怖的圖畫，否則它們不能肖似基督的整個奧秘。若它們只表現人們的嘲諷，它們自己也就成為嘲諷的話題。

## 復活

二十四小時內，在耶路撒冷，復活被承認為一件事實了。那天早上城中所有的人都極端的困擾，首先兩天之前地震搖撼了聖殿，其後是三個小時的沙塵暴，其後又有地震。當婦女們起頭傳說空墳的故事時，被看待為區區的謠言。但到了傍晚便沒有疑惑的餘地了，至少在門徒中間，耶穌在往厄瑪烏的路上遇見

了他們中的兩位並使他們認出他來，基督宗教的歷史，即信仰的歷史，開始了。

這事在耶路撒冷的城內多麼快的被普遍的認可的問題我們可以去討論。從瑪竇福音的結尾我們知道，連耶穌在加里肋亞的山上最後的偉大顯現——被釘十字架的一位復活了且說「一切權利都交給我」——很多的人仍舊心存疑慮。復活的信息在每一個階段上都由懷疑作伴且遭反對，即便這是個征服懷疑的勝利信息。

耶穌以體格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和它的生活，不再屈服於物理的法律之下。它屬於天主的世界，基督從那裡把自己給了人類並打開他們的心，使他們認出他並碰觸他。一而再的我們被邀請和多瑪斯「不信的宗徒」，一同碰觸他，認出他活生生的臨在，那他在歷史上一再揭曉的臨在。

而事實上伴同著復活有新的東西打入這個世界。自從復活以後，教會，信仰基督者的團體，新的天主子民，得以建立起來。

十字架，宇宙間最神聖的號誌，成為基督信徒的號誌。十字架，上有服刑至死的一個人——是非常冒犯人的一個象徵。保祿早已感到需要鼓勵大家：不要使十字架失去意義，不要把它做成直線的或橫線的，不要把天主的「加」變成世界的「減」。

事實上這是個無與倫比的歷史。在那十字架上不僅耶穌的信息，連他自己，他的肉與血，原來都要就此結束，卻成為救援的象徵，一個不是死亡，而且，的確，是生命的象徵。耶路撒冷的聖安德烈唱道：「真正生命之木」！一項矛盾：透過十字架來到救援。

早期的十字架上基督的繪畫把他畫作復活的基督，君王，他的雙眼圓睜，清楚的說明天主沒有死，他還活著也還付出生命。十字架從羅馬的死刑刑具成為人子勝利的標誌，不僅要在時日的末了顯現給我們，且當他以勝利者的姿態來招呼我們時已經顯現了，我們隨同他去會見生活的天主；在那受苦者之內，強於死亡的天主之愛的安慰，成為可見的。

這樣，十字架真的成為救贖的象徵，耶穌基督的象徵，他的徽章，靠著它我們把自己象徵性的與他結合為一。

為他耶路撒冷的跟隨者們一定是一項震撼：能使瞎子看見，能使死人活回來的默西亞突然聽任自己被屈辱，被謾罵，被權威者的傭兵釘在十字架上。那是絕對無法解釋的：為什麼天主必須受苦死去以救贖他自己的受造？

那是天主的奧秘，他不以藉權能威力樹立正義的社會秩序者的姿態來到世界上。他下來到達我們的高度，為我們，伴同我們受苦。

我們永遠不能終於完全的了解這個奧秘，然而這是講給我們關於天主最積極的東西：天主不僅僅靠權力統治，他的權力是分享愛，分擔苦的權力。而天主的真面貌，的確，在痛苦中顯現出來。天主背負並分擔這世界的不公義，以便在我們最黑暗的時刻，我們可以確定那時天主和我們最親近。

天主變成小的，而我們能以了解他的天性，以便我們人類可以在我們面前樹立那項原則，它相反於驕傲的原則，自我崇拜的原則。他以觸動我們的心者的身份來到。

## 第三部 教會

樞機主教，耶穌基督許給他的宗徒和他們的繼承者們，他要時常提醒他的教誨且向他們宣佈它，您對此有任何感覺嗎？

當然，我們不可以機械式的意義來了解它，好像我們能從電腦拿下來一個資料似的。這是一個許諾，指著教會的全體而言。

耶穌一字一句的說：「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他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這兒他是說他不會留下他的教會單獨的走她的路。他不會允許她從他身旁掉落出去，他要富化她的記憶力且深化它，以便她學習了解她先前未能悟解的事，找到對他聖言更深刻的意義的了解之途。但這不意指每一個基督信徒可以隨時為自己喚起這份記憶，也不意指它自動的來到教會。她需要生活的祈禱與生活的記憶，聖神遂能透過它們而向她發言。但我要說，是的，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我是覺得我享有這項幫助。

既便如此，很多聰明絕頂的男女承蒙領受極有條理的見解，並把這些複雜的知覺如此的傳授，能叫大眾明瞭。

我相信一個人靠對教會的隸屬，生活於她的信德，便能分享一家所分得的靈感，教會能為你打開更多的地平線，深化你靠自己不能了解的事物的見地。然後，當然，有特別的天才，

我們稱之為聖人，透過他們與天主的情誼，那樣子，更深一步的摸透這個記憶，把它當做一個生活的實際，捧到我們面前。

把您這樣個人的和教會緊緊在一起的，是愛嗎？

你確然可以這麼說。她是我的家園，我的大家族，我就因愛和她聯繫在一起，就像一個人和他的家庭網在一起。

教會不是歷史的偶然產物，歷史的即興作品，確定她自己的了解不是如此的，外面的人，反之，往往視之為權威及產業的組織，像一個商業公司，除非部會經理在這個案例中，是身著長袍走來走去。

教宗良一世曾經說過為對教會的性質得到任何的了解，甚至接近對她的了解，你必須先把「世俗思想的黑暗與世俗智慧的昏矇」放在一邊。

唉現在，你可以在很久層次上經驗教會，你可以以純機構的眼光來看她，把她看做在世界上一個機構的力量，或者你可以以純社會學的眼光看她，你可能因個別的人和特殊的故事懷怨。無論如何，若你從機構的觀點看它，你的見解是表面的。

為我們極活動極理性的社會，試著藉委員會，董事會，諮詢等名目來探測教會，人們要把她弄得更方便些，更實用，到某種程度把她做成一個人性的結構，到頭來，裡面的某些大多數或別的要決定我們事實上該信什麼或不可以信什麼，等等。但這樣做來我們只要扭曲她，把她更遠的挪到她真正的自己之外。她將不再是一個生活著的東西—確實不再是神聖的東西。

若我們要適當的了解教會，我們必須，我想，特別從她禮儀的觀點看她。那兒，她更常常是她自己；在那兒她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主碰觸並更新，因為在禮儀中，我們事實上過教會的

生命，以聖經，以聖事，以基督王國的偉大祈禱開始。這是，一如良一世所說，我們可以逐漸逐除把空氣弄得那麼混濁的濃霧，以及揉到我們眼睛中的砂粒，使我們開始看得清楚一些。

那時我們將要看見教會有大得多的深度。諸聖的通功，所有先我們而離去的人的團體，特別的，隱晦與簡樸的聖人都屬於她。她生活在那麼多的，內心和基督緊緊相聯的信德裡面，她的根首先紮在基督他自己裡面。基督是把生命給予這顆葡萄樹，使她有結果實的能力的恆久力量，因此之故，教會的實際比你能靠統計寫下來，靠決定來成事的偉大得多。這個實際是一個生活的有機體，其生命的循環始自基督自己。

## 15. 聖神

### 一切怎樣開始的

「約納的兒子西滿」，耶穌是這樣向教會為她自己註入其姓名到千秋萬代的人這樣說的：「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這句話站立在一個空前絕後的成功故事之始。我們能不能說基督以這句話親自建立了教會？

教會原本是不是真正耶穌的意願之內曾掀起很不少的爭辯。很多人說，不，他只有意於天主的國度，或他有意於某些其他的事，無論如何，不是教會。抱持這種論調的人，確然，他們沒有認出耶穌不僅站立在猶太民族的救贖史中，卻也抱著革新這民族的心願，的確，革新全部的救援史，使得它更寬廣也更深刻—以此，創立我們所謂之「教會」。



在耶穌的一生中有很多的行動對創立教會有所貢獻。它以十二宗徒的揀選為起始，我們已經看見他們如何是新以色列十二位長老的象徵。然後以他向他們所說的話來繼續，尤其以主的晚餐，贈送給他們作一項禮物，作他們新生命的中心。在聖洗的任務，傳教的差遣和許多別的事上把更大的深度給了它。而會集整體的全部行動之一是為伯多祿命名為十二宗徒首領，和教會的磐石。

耶穌死後在耶路撒冷上層樓房顯現給宗徒們。關於那件事下面的字句在若望福音中傳述下來：「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然後，他向他們吹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大概在座的沒有一個人能約略會意這起始了什麼大事。

復活後十二宗徒所受戲劇性的召喚做成很動人的場面，宗徒們成為聖神的負載者，他在他們的人身內繼續耶穌基督本人的使命。的確，在那一時刻，沒有人能想像使命的結果將會是怎樣的，大多數的人想到的是世界末日，他們指望這即將來到，他們一心以為時間已滿，歷史不會延長多久了。為宗徒們，知道他們的內心有基督的聖神，必須攜帶他帶給他們，並給予他們的平安，超越過以色列的疆界，這便足夠了。

復活後的時期中有一個很了不起的故事，暮色低垂，伯多祿和若望以及其他幾個人試著在革乃塞勒湖捕魚，他們不可能有愉快的心情，因為網總是空的。當他回到岸上時，是灰暗的早晨，他們遇見了耶穌，門徒們沒有認識他，雖然他像好夥伴似的和他們說話。老師說的是：「孩子們，你們有些魚吃嗎」？他隔海叫他們：「向右邊撒網，就會捕到」。不管是什麼理

由，他們聽從了他的勸告，而漁網立即滿得沒有人能把它拖出水來。「是主」，若望說，他忽然明白了。伯多祿跳到浪花裡，游到岸上來，門徒們划著船跟隨他。他們捉到了一百五十三條大魚，而網卻沒有破。

這個故事富於象徵性，有那麼多層次的意義，我們不能在此處解釋一切。神妙的捕魚。這些人工作了一整夜毫無所獲，他們是有經驗的漁夫，現在不希望能有任何捕獲了，因天光已現，耶穌仍然把他們派出去。他們遵命再出去一次，而他們是收到了過多的禮物。

一百五十三這個數目，若望小心翼翼的記載下來，但其意義究竟何在，全世界的學問也無由解讀。有些人看出一百五十三是伯多祿一個數碼記號，不論如何，它意指很大的數量。這是一個超越目前時刻的許諾。一方面它顯示以人的努力把魚從這世界的海洋拖出來是多麼困難，牠們是天主的人群了。同時它許諾，一次又一次的，不可能之事將要發生，藉著基督的巨網，教會可以一而再的從暫世的汪洋中被拖出來，而漁夫伯多祿的網要把成群結隊的人民會聚在一起。

場面繼續下去，他們點火做一頓飯；他們一同吃魚吃餅；忽然耶穌轉向西滿伯多祿。「西滿」，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多祿吃了一驚，只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三次問他的第一位門徒同樣的問題，三次他得到同樣的回答：「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最後伯多祿有點煩惱了：「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隨著這些引言，又一次耶穌給了他一個了不起的使命：「你餵我的羔羊」，又說：「你餵我的羔羊」，最後：「你餵我的母羊」。這究竟意義何在？

首先門徒們為他捕魚，但繼之「他」給他們東西吃。到頭來，那麼，一切人類的努力都被基督的禮贈蓋過了。最後我們在這兒見到基督建立門徒體系的另一個故事，我們方才談過的伯多祿的第一次信德誓詞是在加里肋亞的成功事蹟已經煙消雲散，在耶穌周遭開始感到寂寞之時發出的，很多的人否認耶穌宣佈磐石的話是地上的耶穌所說；他們認為那句話屬於復活傳承的一部份。但福音很有意的把它放置在耶穌世間生命的轉捩點上；它是如此根深蒂固的嵌合在這個上下文中，我們不能分開它。

在樓上餐廳中那時對伯多祿有一個新的許諾：你回心轉意之後，堅定你的弟兄們。他領受了作堅定他們的信德者的使命，有意義的是所有這些為伯多祿作見證的人在新約文章的諸多章節中出現。先在對照傳承中，然後在若望傳承，然後又在保祿傳承中，我們都見到伯多祿的首席地位，所以在授遞傳承的所有不同的上下文中，都反映出對伯多祿領受特別任務的知識。

若望廿一章所傳遞給我們的是門徒品位的儀式。現在伯多祿必須接過照顧耶穌的羊群的任務。之後，吾主把致命的預言講給了他，說這是一個只能建基於對基督之愛，只能抱著準備好走上致命之途的精神去完成的服務。因此之故，為天主教基督信徒們他多方面豐富的使命，在我們從新約內發現的包羅萬有的伯多祿神學中神妙的予以定義——而它是流傳萬代的教會的見證。

復活的耶穌命令門徒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直到聖神，那「自高天而來的能力」降下。說這話時，他又給他們一個奧秘的佐證：「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幾天之後」，他說：「你們要因聖神受洗」，什麼意思？

耶穌宣告聖神的恩典，它首先在五旬節完成。聖路加在

宗徒大事錄中描述此事，他描述如何在一百二十人與十二位宗徒與瑪利亞一同祈禱之際，聖神的恩賜降臨了。路加的作品在深思熟慮中寫出，此處他把讀者引回到耶穌的受孕，聖神降了下來，因而耶穌、人子在世界上被懷胎。現在聖神再次來臨，教會，「基督聖體」，遂呱呱墮地進入歷史。這事的發生伴以風和火的異兆——尤其伴以方言的神蹟，以各種語言文字宣講並預言教會的存在，這是巴貝耳的反面。這是另一個，新的社會，我們的主正以聖神的力量，以天主的這團火燄，從現在開始在人心中修建起來。

但我們能真的想像這景象就是那個樣子，火燄，火舌，從天降下嗎？

每個人各有自由，就把它想像成什麼樣子。教會之父們，尤其東方神學，發展出有關它的極深刻的詮釋。當聖神以舌頭，以火燄來顯現他自己，他表現如何以分別的，很個人的方式住在每一位個人內。這些是最重要的形像，描繪了聖神的奧秘，教會的再生——加上方言的神蹟，我們正好稱之為教會的至公。

## 教會主要的性質

讓我們留在再生的話題上，教會應該是怎樣的？她應該是那一樣的身體？她的性質總以宗徒傳下來的和至公的為特徵。什麼意思？

從宗徒傳下來的意指教會萬世萬代的平面交叉聯繫，首先她在十一位耶穌所選的人中（剩下十一個人，加上瑪弟亞，他

被選任職) 固定在歷史性的起源上，這不只是某個神話之類，一個意識型態所發明的東西，但真的固定在與耶穌基督有關的歷史性事實上，而可以從宗徒們的根源隨時予以更新，同時這不僅表達對目證者，對宗徒們的信德的忠誠，也有一聖事式的層面，因了這一點，我們不能只在高興時去想想教會；她更是站立在和她的根源繼續不斷的關係之中，在恆久的與這些根源保持不斷聯繫之中，神品晉鐸聖事便表達和未曾由我們發明的東西間的這份關係，同時指明聖神是這份持續的保證者。

「公教」呢？

Catholic的義譯是「包羅全部」，（“das Ganze umfassen” 或英文 “Including the whole”）它是表達一件事實的方式：即教會屬於全世界，所有的文化，每一個世代。這是很緊要的。因為教會永不可萎縮成一個國家教會，她總在那裡保證界限的超越。她是為防止巴貝爾的再發而存在。教會在那裡防止強霸的人類所挑動的反對與爭議的紛擾。反之，她應該把人類生存的全部財富，以各種語言，帶到天主那裡一因之而成為人類和好的力量。

天主教有一個相當特別的思維習慣，這是對在世界舞台上發生的事故和人物和一切的某種看法。我們能不能以任何方式為這思維習慣下一個定義？

這很難說。天主教會由信仰歷史的全部餵養著，但它特質的形式則在西方教會中發育而成，因此之故，很多我們今天稱之為天主教的思想方式並不超越時代的限度，也不是不能改變的，它可能透過新人民的來到或向新歷史時代起步而受到修改，演變與革新。

為我好像誓反教的信仰內有「是或否」的嚴格立場，而天主教則以「兩樣都好」的彈性立場為主；要緊的是合不是分，在各自的案例中，都是聖經與傳承，權威與自由，信德與善工的問題。在誓反教與天主教之間什麼是特殊的不同之點？

我不想說那是什麼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確然不可能把它全依據在一點上，雖然是或否的截然分割的確在誓反教內是根深蒂固的，無論如何，在路德派的思想中，「基督唯一」（solus christus）是強烈的堅持的，但在天主教義中更典型的是尋求綜合。但我們應當防備這分別上的任何硬性定義，尤其因為誓反教存在於極繁多的形式內，也因為，到頭來天主教也有形式眾多的富源—而且在這之上之外，我們還面對一長列的歷史可能性，離窮盡之日還遠呢。

當然，天主教會一向棄絕某種「唯一」程式—比如，只有聖經可信，天主教會相信聖經「和」生活的傳承同屬一家，因為傳承是提供聖經的中介，教會詮釋聖經時，也是由傳承作中介。另一點是她只在有限度的意義內允許「信德唯一」。即是說，信德在起始時是聖寵能達到我們的唯一門戶這個意義，但這信德，一如迦拉達人書中所說，是在愛德內行動工作的。基督信德成義的力量因此包括信德「與」愛德的融合。所以這裡，也是一樣，必須把「唯一」給打開。所以這種「打開」的傾向，棄絕排斥異己的分門別類—我們不可不承認它的重要性—以免一面倒，是不相同之處的要點。

## 教會的心臟

在教會的中心，若我懂得對，不是梵蒂崗或教宗，卻是一個女

人。再次發現瑪利亞為「教會的模型」是二十世紀神學最有意義的發展，尤其是詩人保祿，克勞戴爾（Paul Claudel）明白了有看待這個形像的新方式，從而把在信仰中有些邊緣化的瑪利亞敬禮救了出來。

克勞戴爾日後講述這洞見如何和一個悔改的經驗緊密的相連，這經驗發生於一八八六年聖誕節的晚課時刻，在巴黎。故事是這樣的，他因為無聊甚於其他原因到聖母大殿去望彌撒，但忽地，在瑪利亞的讚頌曲，吾靈弘吾主的中途，有東西以巨大力量崩開在他身上，他被帶領進一個悟解：一切談說瑪利亞的話都可用在談說教會上。反之，教會也能在瑪利亞內看見自己完美的模型。他說：瑪利亞代表教會的人位，因為天主教人類與他們的救援合作的原則在她內成為可見的。克勞戴爾說：「天主之母為我與教會是一體，她就是教會；我從來沒有學到在二者中加以分辨」。

把教會和一位女人認同可以追溯到舊約，以色列自視為天主希望與之推心置腹，作為自己所擁有，在永恆的愛中與他結合的新娘。教會，事實上繼續著舊約的生命，採用了這個說法，保祿說到我們的母親，天上的耶路撒冷。這樣他在猶太傳統內發現了教會的形像是一位母親，生下我們，把生命與自由給了我們的慈母之城。教會之父們也採了這個理念，它也出現在默示錄——身披太陽的女人——用以描繪教會的整個神聖本體。雖然他們這樣做時平常不會想到瑪利亞，基本上瑪利亞論的全部思想都和教會論一同在此地表述出來。換句話說，教會是什麼，都在瑪利亞內成為具體的。而瑪利亞的神學意義在教會內顯現。雙方互相溢入對方，可以這樣說：瑪利亞是教會取了人位，而教會的整體把瑪利亞的人位所預期的裹入她的體內。以此而言，克勞戴爾的確直覺的，在這悔改的經驗中，再

發現瑪利亞論與教會論的不可分割性。

在我們自己的世代中，雨果·拉內（Hugo Rahner），卡爾·拉內的哥哥，教父著作的大學者，曾收集所有教父們的文字，並以美妙的陳述，表示凡教父們用女人的形像談論教會的地方，瑪利亞也一定露面。這樣一個窄狹的瑪利亞論遂被克服，其他的人在這方面完成更多的工作。梵二大公會議取了這一點，把瑪利亞論和教會論並提。

我想這在瑪利亞和教會之間的可互換性，教會之在瑪利亞內取得人位，而瑪利亞在教會內取得宇宙性的尺度，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再發現之一。

「任何人注意觀看天主教會」，一位教宗提醒我們，「可以立即看到童貞天主之母的保佑怎樣在基督王國最緊要的事件上顯然可見。經常的，每當到處錯誤橫流，攻擊教會美妙一致的經緯時，我們的父老們總抱著信賴轉向她，而每一次她都獨手摧毀世上所有的錯誤；而聖童貞所獲得的勝利總為好時光的重返準備道路」。聽起來有點奇幻。

也許太詩意了一點，舊有的詞句用在此處——瑪利亞諸異端的征服者——那是基督論爭辯時代的話。那個時代，向瑪利亞張望，一方面有助於保存耶穌的完滿人性，同時當為瑪利亞的身份奮鬥時，也保存了他的神性。在瑪利亞論的爭辯中基督論的議題，在耶穌基督內天主與人合一的奧秘，也獲致澄清。這是瑪利亞諸異端的征服者之說的來源，在某些時代被誇張得成為真正的廝殺吶喊。我想我更喜歡看見瑪利亞是基督教王國的安慰，我們轉向她尋求庇護，當然也尋找那總讓基督給我們找到的一位。她不搶奪他的權杖，也不強佔屬於他的敬禮。相反的，她讓人們循著她的路線接近基督，並把這位天主領到他



們面前，這樣她把了解基督奧秘的機會提供給他們。

## 教會的任務

教會的任務是令人興奮的，幾乎是超自然的。也許我們不能很完全的描寫它。保祿，在他偉大的言論之一中，稱教會為真理的樑柱和基礎。他說，她一方面是天主所指定的信仰之師，另一方面，還得保證這信仰一點也不失落，沒有錯誤能進入信德裡面。教會是聖爵的守衛——她是嗎？

此地你在引用牧靈函件。大部份的現代解經家認為它們不是聖保祿所寫，但此處我們不必關心這一點。無論如何，這些信函沿襲保祿派的傳承；它們把保祿的理念又向前推了一步；至少在保祿派內。在保祿書信中教會是攜帶基督真理的活仲介。她必須緊緊抓住真理，才能，這麼說吧，成為一個可供真理站立在上面的樑柱，並在現實內活出它來，傳遞它，使得它可以接近並被了解，以便它能發達開展。我們也聽到這一切中，聖神怎樣帶領她走進真理中去，為使忠信與進展同時進行。

有些人就反駁這一點。

路德反對說在教會中不需要一個教導機關，因為聖經就足夠了。一個權威，或教誨機關，路德這樣說，是強加的；誰好好的讀經便會好好的懂得，因為它自來就是可懂的。今天我們比從前更能看到一本書不加詮釋總是冒著模稜兩可的危險。它沒有問題的屬於教會活生生的上下文，在這上下文內聖言適宜的活了起來。因此之故，那麼一個有全權過問詮釋上的問題的

權威是必要的，雖然的確這供參考的仲介必須有自知之明，它不站在天主聖言的「上面」，卻在聖言的「下面」服務，必須受聖言的審判。

目前，說來，大公主義下的和好步驟已經開始了。因為，一方面聖經的決定力已經顯然可見，即便在天主教內，另一方面，聖言的地位，嵌牢在教會活生生的教誨動作內，也被誓反教清楚的看見了。時光荏苒，從這些認知中已經導引出下面的結論：若教會以負責的態度詮釋，那麼必須給予她支持與許諾，承認她的確按引導她的聖神作詮釋工作，關於不可舛錯的教誨，最後便這樣發展出來。

關於這一點，顯然有進一步闡明的必要。

顯然，這教條必須在它正確的限度之內很確切的予以了解，以免錯用或誤解它。它的意思不是說教誨權威方面所說的每一個字，或教宗說的每一個字都沒有舛錯。它一定意指每當教會，在歷史上鉅大的精神與文化奮鬥中，經過一切可能的祈禱與真理的尋求之後，堅持「這」是正確的詮釋，劃下界限。她已得到此時她不會引導人們進入錯誤的許諾，她不會被變作摧毀天主聖言的工具，卻常是一位母親，一個仲介，天主聖言在她裡面活著，真真的表達著他自己，真真的得到詮釋，但，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是和某些條件緊緊相連的。因為為凡在教會中佔有責任性地位的人，這意指他們自己必須，嚴正的屈服在那些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教會，以之為信條，但必須自處於信仰的大團體中，為它服務，且必須學習聆聽天主聖言。他們必須允許自己受這聖言審判，潔除，以便能正確的輸送它。

反對與告解的精神顯然是教會任務的一部份，這給予她一種反抗的，某種斬釘截鐵不低頭服輸的外表。教會也，若我沒有說錯，經常反對時尚的左右。無論如何，教宗特別以此為他的主要任務，把他的反對詞句說給世界聽：他叫道，我們反對！這是反對區區經驗主義，反對過度的唯物主義以及一個沒有倫理的世界的瘋狂。

無疑的，準備好反對與抗拒是教會任務的一部份。我們看見了人總有抗拒給予他們的聖言的傾向，要使得它為他自己較為方便，作決定什麼為他是對的的唯一人選，人們按照這個形成並抄襲他們的生活方式，規劃出一些意識型態，發展一些壓倒性的時尚。

讓我們回到西默盎的預言。關於基督，他說：這個人要成為反對的記號。讓我們也記住耶穌自己說的：「我來不為帶來和平，卻為帶來刀劍」，此處我們可以看見教會接受了反對時尚，反對經驗性思維的威力，意識型態的獨裁性權力。上一個世紀內，她不得不揚聲反對大獨裁者們，今天我們因事實上她沒有足夠的反對他們，沒有足夠大聲的，足夠戲劇化的對著世界叫道：「我們反對」！而受著苦。感謝天主，當官方發言人為外交顧慮而顯得軟弱時，便有殉教者，在他們自己的身體內為反對全權而受苦。

但的確，這反對不可來自原則上喜歡抗議。的確也不可來自反動的態度，更不可由於沒有能力適應現代世界或面對將來。她必須常常保留對任何時代的長處，對它所開啟的開放任何可能性的能力——這些總要揭示天主聖言的全新層面。但在這一切之中，信德不可溶解在無可無不可之中，不可喪失所有的定義，事實上它必須反斥任何反斥天主的——到有勇氣殉教的程度。

信德反斥時代精神是一回事，在更大的範圍內、現時代的精神也站起來反對信仰；而那不是新鮮的事，瓜迪尼曾寫道：「任何人伴同教會，起先會因她總要他反對其他的人所要的，而感到討厭和不耐煩」。信者甚至感覺他是反動份子，反對大多數的輿論。這種輿論一眼看上去是現代化的。瓜迪尼又說：「但一旦眼罩從他眼前挪開，他便會認出教會如何解放那些伴同她度日的人脫離現代世界的霸力，使他們接觸恆久的標準，奇怪的是，沒有比真正與教會共同生活的人對「人家說什麼」更有內心的獨立自由」。

是的，而那也有某種自傳式的層面。瓜迪尼在一個自由主義的薪傳非常活躍，連在天主教神學界亦然時代是一個學生。他在都丙根（Tübingen）的一位老師——他名叫寇克（Koch），很受它的影響。自然而然瓜迪尼，在青年時代，是站在這位老師一邊的。顯然學生們擁護說新東西的，更清楚勇敢說話的，把他們從傳統的鎖鍊下釋放出來的老師，而老師這樣做來，便和羅馬針鋒相對。

無論如何，在他做學生的時代，當他對他的信仰發生極大的懷疑而受苦時，瓜迪尼終於在禮儀中和真實的教會面對面了。他沒有放棄對他老師特別的喜愛，一如他自己所說，他發展了一種反自由派的立場，因為他發現，歸根結底，在這全部故事裡只有教會是真正獨立的。伴同她，進入她，把你自己託付給她的信德——被認為不過是孩子氣，依賴成性的——實際上代表最高度的獨立，不以時代精神為念，也意指有著比起任何可能的地位所懷抱的更大的勇氣。瓜迪尼成為脫離神學內自由主義的前鋒之一。和教會一同思想，一同相信。這樣做來，在整個的時代，從大約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六〇年他們在教會內

喚醒了極大的快樂，為瓜迪尼本人這出自鱗片從眼球墮下，忽然看見真正很不一樣之事的經驗。他看見那不是幼稚的依賴，那是反駁的勇氣以及反對大多數的輿論，給予我們堅定的立足點的自由，這自由不是教會為她自己發明的。

打開了一些驚人的對比…

是的。

## 天主與教會

在教會內不常容易找到反駁的勇氣，很多基督信徒的團體對行事疲倦了。他們往往缺乏精神，缺乏思忖任何不尋常之事的勇氣，思忖一般已被接受的輿論之外，現代的東西的勇氣，甚至捍衛最基本信德的勇氣。很多擁抱時代精神的教友願意最多做一個服務「工業」，以輿論調查來收集其成員的需要的諮詢。連主教們也使你覺得聖神很早以前已經離開他們了。

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要說：是的，教會的時代如今真的過去了？而且，誰知道，天主放棄這教會，對她感到疲倦，引身而退，至少暫時的，為什麼不可能呢？

教會有疲乏的時候，確實有默示錄所描寫的：「燈台被移去了」的時候。只要想一下十六世紀。這個時代的簽名（歷史事蹟之意：譯者）顯示教會官方多麼事事將就，主教們的信德多麼薄弱。他們只成為機構中的一部份，且決不是成為信德活見證，有宗徒精神，有殉教能力的那一類人，他們尋找怎樣最安全的通過去，若有幸，他們只試著躲避任何最惡劣的情況發生。而這當兒，教會幾乎睡著了，在一種幾乎完全腐化的情況下。

這是經常能夠再次發生的一種情形。此時聖神往往從很不一樣的方向帶來革新，使我們羞恥，那時，他們時代的革新力量起自亞味拉的德肋撒和十字若望，羅耀拉的依納爵和非力浦，乃里和很多別的人。他們的新脈搏起先使官方大吃一驚而且害怕起來，但到最後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真正革新運動的發起。

毫無疑問的教會疲倦了。教會甚至能夠在整個的文化領域上疲倦，甚至在那兒傾覆。默示錄在給七個教會的信中警告說：注意，我要把燈移去。這警告為將來也是一個實例。事實上不只曾一時為教會跳躍的心臟的小亞細亞興起的教會如此，北非在伊斯蘭風雨下消失無蹤的教會也是如此。當然，征服者所用的軍力，對社會整個的一個階段的迫害都在此地扮演其角色；我們不願意過份簡化的控告一個疲倦的教會。但仍然，這是會發生的。

加之，基督的許諾——「請看，我要常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日」——並不意指，每一個教區有永久存留的保障。它意指，反之，教會直到主的再來，常要是他行動的特殊領域，他的有機體，他的妙身，他的葡萄園。

也許天主不會要他的教會完全崩塌，但起始一個全新的東西，豈不是一個勇敢的想法嗎？那時將要有一個舊約，一個中間的和一個全新的新約，大家都熟知好事成三（*Aller guten Dinge sind drei*——德國俗語）。

若亞敬，戴爾，菲奧萊（*Joachim del Fiore*）在十二世紀都想過了。他說歷史的路徑不可避免的符合天主聖三的三重特性，從教會之父的時代就認為舊約是法律特別嚴格的時代，經過聖子的時代——教會的時代，比從前溫和得多。到聖神的時代，有完全精神化的教會。精神化的教會要帶來東方與西方的

和好，猶太人與基督信徒的好和，以及脫離法律，獲致真正的自由。這個學說在歷史上至今有過鉅大的迴響，首先，一部份的方濟各會運動感受到這方面的一部份，以他們自己為新的精神化教會。較遲這個理念變化而進入世俗領域，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亨利·德·呂巴克寫過兩冊鉅著關於若亞敬後來的影響。他指出這個理念如何引起相當多的神學論辯，一方面由於方濟各會運動，視自己為新的，真的，精神化的教會，反對世俗的教宗制。至少這表明沒有歷史的三重發展一回子事。全部的歷史，從頭到尾，是天主聖三的時代。這個教會就是天主在歷史中最後的聖「言」，她的確有多重發展的能力，但就此為止，的確她得到許諾：我在你身邊，和你在一起，偕同教會，直到世界終結。任何其他的說法都是自己生出來的，是曇花一現，隨之即消失的人為成就。

## 16. 精神的恩賜

### 早期教會

沒有默西亞像耶穌那樣給他的追隨者們更負債累累的未來，他讓他自己受污辱；他被刑求，最後被處死。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救兵來把他從刑罰者手中搶出來；天主之子沒有從十字架下來。沒法子叫每一個人相信他復活的消息。現在他的門徒們就呆在耶路撒冷。他們部分的靠接濟度日。在初期教友們中愛與兄弟的友情是活躍的：「大家都一心一意。眾人中沒有一個有匱乏」，那是一種共產主義的公社嗎？

公社的比擬曾經被一用再用，既然此處不是被政府強制推行，而是一個建立於信德的內心自由上的團體，出自五旬節宗徒們所宣講的，那麼公社一名便不能妄加。

宗徒大事錄講明這個信息，這個言詞，怎樣穿透了人們的心，他們如何被它觸動，被它改變，他們覺得這實在是那我們所等待的新的事；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必須扭轉我們自己。一天之內，三千人領了洗——人家告訴我們，這樣，這最初的，早期的教會便誕生了，她藉著聖神的原始衝動與熱情生活，直接的從五旬節的震撼中蹦跳出來。

這些人們構成了一個典型的——縱然不能普遍的付諸實行——信德團體的實現：不再有窮人，大家彼此分享，一心一意。在歷史上，這教會的典範曾經一再的成為世人敬仰的，將就世俗標準的教會的肋旁之刺。

於是有一些措施，修會生活是其中之一，起來響應這個需求。聖奧思定把「一個一心一意的團體」這句話做為他會規的中心，他要至少在站立於他教區中心樹立典範的小小一圈人以這種精神來延續早期教會的火燄。正如我們說過的，當教會成長，即便在宗徒時代，已經很清楚這不是一個可以加諸每一個人的模範——但它是，而且永遠是一隻馬刺。實在在教會中不應該有任何窮人，在信友中，實在不應該有任何人真的被遺棄。而這真是，尤其在今天，一個以很具體的方式觸及我們的要求。

**基督信徒們既然都是猶太人，怎麼放棄了割損禮呢？**

那是保祿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必需經受的大辯論。首先，人們承認耶穌基督是以色列的默西亞。在他內他們看見猶太教生活與實踐的新方式。但法律之有效，到什麼程度，尤其像比梅



瑟的法律還要古老的習慣，諸如割損禮之類是否有效，則沒有足可明證的解答。

向外邦人移動是有階段性的。先是伯多祿和羅馬的百夫長科爾乃略的會面。伯多祿在一個神視中認出不潔的類別已不存在了，信德是潔除的力量，而不是，一如直到那時人們假設的，亞巴郎的血統。當，終於，安提約基亞的外邦人步入猶太人會堂，聽到基督的信息並要接受它，所有的問題都一同湧現：若他們成為基督信徒，現在他們必須接受猶太的東西嗎？他們該不該受割損？從這一點起開始展開一種會意——保羅充分完成的會意，尤其，基於他和那復活者的會面——就是你不必外在的成為猶太人方能隸屬於基督，但你必須內在的成為猶太教徒才能與基督相伴。基督本人是潔除，淨化的力量。而把你收入天主子民的成年儀式是聖洗。更有甚者，任何人領了洗便不必受割損。

保祿並不常像他在割損禮的問題上那樣進步，關於婦女在教會中的地位，在他致格林多人前書中要求她們蒙上頭巾參加禮拜——「以為屬於權下的標記」，那還不夠，他寫道「婦女在集會中應該緘默」。把這樣的干預詮釋為近視大概不是誇張。保祿成功地把這些加於天主教會嗎？

唉，在這一點上保祿的文章提供多層明暗的意義。一方面，這些零碎，當然，使女人不快，你可以了解，曾有從這封信中刪除這一段的嘗試，以文字批評為理由，但那沒道理。另一方面今天女人以很特別的方式討保祿喜歡，因為她們可以看見在他問候的名單中婦女們扮演著特別的角色而且他們和他有特殊親近的關係。關於其中的一位，他說她像他的一位母親，其他的他描寫為「共耕者」，和他一同服務於福音工作。還有

一處，他把宗徒的頭銜給了一位婦女。

唉，對。

我們看見，即如耶穌，支持婦女們，由婦女們相伴且支助，同樣在保祿的傳教工作中，婦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斐理伯，里狄亞，紅染劑的商家，真真強邀他和他的人住在她家，這樣成為該地傳教工作的起點。所以，保祿，決不是你引用的文字似乎使我們看做「男人權力的固執捍衛者」那樣；更好說，他絕對繼續耶穌基督的作風。

當然，我們可以看見，這位勇敢的成功了從猶太法律破關而入外邦人世界，藉以保全教會的普及性的保祿，這位不理伯多祿的反對，把潔淨食物法規推到一邊的同一位保祿，在其他點上，又視某些習俗為重要，不打算放棄它們，每一個人——若我們可以這樣表達——有他保守的一面。

總而言之，我想，保祿在兩件事上最獨特，第一，婦女不許在禮儀中講道理，但也，另一方面，她們在教會的全部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保祿

讓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人。保祿生於大約基督之後十年，名字是掃祿，從他的父親繼承了嚴格的法利賽主義。說是他對早期的基督徒們懷著炙熱的仇恨與殺意——直到一次他在捕捉人的途中，在大馬士革附近，一道強光的出現，把掃祿領上悔改而成為保祿。之後，他出去進入曠野獨修共九年，準備自己從事新的任命，為法利塞之子他自己，這是個不可理解的奧秘，多少人中，

竟然是他要被稱為「外邦人的教師」，一如他自己寫的。

這相當的不平凡。他的確曾是一個熱情且忠烈的法利塞人。是他的宗教虔忱使得他要做一個熱誠的人。在舊約傳統內熱誠的觀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熱誠者」：有熱誠的人，這名稱在耶穌的時代有特殊的意義與重要性，所以保祿是一個和「熱誠者」一樣虔勇的人，他要滿足他信仰的全部要求——然而「復活者」和他談話，把他從原路上丟了出去，這麼說吧，而且重塑了他。

現在保祿聽見「復活者」從強光中向他發言。這樣，他可以說他，也曾，一對一的遇見了「復活者」，他被「復活者」自己召叫了，交付了使命，且教導了。因此他可以覺得和其他十二宗徒站在同等地位，且顯然的，從一開始，他便把將信息帶給外邦人看做自己的任務。他的悔改，使得一個剛強而進取的人格進入服務耶穌基督的行列，若沒有他的功勞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外邦人的教會。

保祿從一個國家旅行到另一個國家。雖然他一定不常對自己的命運完全滿意，他說過：「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說：有鎖鍊和患難在等待我」。他坐了監，在汪洋大海中遭了覆船之險，最後步行到羅馬，公元六十七年終於被尼祿皇帝斬首。他一定是個好強辯的人。有一次一位大司祭埋怨說：「這人是個瘟疫」。這位宗徒的王子卻寧靜的回答：「粉白的牆啊！天主將要打擊你」。

但他行了這樣的神蹟，人們甚至拿去他的手帕和其他接觸過他的衣物，放在病人身上，試著治癒他們。有一次他剃了頭，還他許過的願；另有一次一個女人圍繞著他跑了一整天，他忍無可忍便命令說預言的神離開她。結果保祿坐了監，這很可以了

解。那女人的前任主人不高興她說預言的能力沒有了。

此處你觸及了這位偉大傳教士的多采多姿的生活。他的書信是他宗徒訓誨的不太平衡的路線。透過他們一個捲入絕望的奮戰中的人以滿心的熱情向我們說話。它們給我們講了他所遭遇到所有不同的事。他怎樣被丟到鬥獸場野獸中間，怎樣坐監，怎樣多次受猶太法律的懲罰被鞭笞四十缺一次；怎樣遭強盜攻擊；怎樣從仇人和朋友手中受苦；怎樣沈船；怎樣在大海中飄流，還有好多。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更多采多姿，更有人味的一生。

當然，保祿的消息來源不常那麼好。他到達厄弗所時，問門徒們：「你們領受了聖神嗎」？回答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聖神」。

自然，當他到達任何一個團體時，首先必須問一下情況。以他的人性能力，他在很多方面可能似乎不適合他鉅大的任務。他就這樣述說他自己：你們知道我的口才很不行；我不是演說家，人家說我的壞話：「他的信寫得很好，但人來到時，真是很沈默…」

…一次，他的聽眾立即睡著了…

…是的，而且從窗口掉下去了。唉，那是一回事。他說：「我不是帶著很大的口才而來，卻帶著力量」。他的意思是，靠著耶穌基督的力量，靠神蹟彰顯出來。顯然是在合宜的時刻把能力給了他，真的給了一個更有力的本體臨在的記號，那是主耶穌基督他自己，藉以顯示他是個屬於主的人。發揮出來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所堅持的真理。

據說一次又一次的伯多祿在公開傳閱的信中提及保祿的函件，這兩位如何相處的？

很清楚的在兩人中間有緊張的關係。在聖經中有兩封聖伯多祿的信。雖然學者們說他沒有寫第二封信是真的，因它的日期晚得多，屬於伯多祿學派。無論如何，這伯多祿的第二封信，特別以保存聖伯多祿的薪傳生生不滅為目的（這是它之所以被採用為正典），提到保祿的被錯誤引用，它說：我們的弟兄保祿寫了很多，有些不易看懂——後來被錯誤的詮釋了。伯多祿遂鼓勵大家與詮釋它們的教會同聲合氣的詮釋聖經。所以，在伯多祿的第二封信裡我們看見對我們兄弟保祿表示尊重，同時警告大家可能會誤解並誤詮同一位保祿。

## 傳教

在一個機遇上，教宗大額我略把下面的叮囑給予派往英格蘭的傳教士：「你們不可毀壞供奉這人民崇拜的偶像的廟宇，只毀掉裡面的偶像。然後你要祝聖聖水，以之灑灑廟宇，樹立祭台，把聖人的遺囑帶到此地」，又說：「若人民看見他們的廟宇未被摧毀，便可能從他們心中除去錯誤，也可能宣稱並崇拜真天主」，現在是天主教的機智被發揚出來，額我略寫道：「因為他們習慣於為這些魔鬼犧牲很多的牛隻，你們應該引進一些別的慶節，使得他們能做這個」。

為什麼基督宗教的福傳如此成功，一下子穿越這麼多的語言與文化？因為它給人一個好的第一印象？因為特殊的神蹟？還是特別由於聰明的叮囑，像大額我略一樣，建議福傳應怎樣從事？

那是個難答的問題：為什麼傳教工作那麼成功，那麼快的一下子跨越帝國（譯者註：羅馬帝國）？不管怎樣，我們不可猜想大得誇張的皈依人數，連在君士坦丁時代，帝國人口中只有幾成是基督信徒，即便皇帝認可他們是前途無量的確定有重要性的一群，什麼造成這樣的成功？好，外邦的宗教已經疲乏了，而且其本身根本不可置信，那時那只是政治表態的一個形式；已經沒有人相信那些神祇的故事了，在鄉下還持續不斷，由於遊行和其他的禮節成為鄉下人生活的一部份，但在社會上這些神話越來越被譏笑了。它們曾被用來推進帝國的穩定，但當它們已不可置信時，當然，它們便不再是維持穩定的實效力量了。

在這較晚的羅馬帝國遂引起一個問題，是的，好啊，天人之間的事怎麼樣了？在這個時期有某些哲學運動實在是談論著唯一的天主，但這還是，這麼說吧，他們所想出來的天主，而不是一位可以作祈求對象的天主。然後忽地有一個運動跳躍出來，也宣稱唯一的天主，但這次，的確，是在一個宗教的基礎上。

這裡我們必須插一下嘴：在這尋求一個理性形式的信仰的中途，在這晚近古代時期，特別是猶太教表現得比較令人心悅誠服。它既是獨神主義的宗教，很多人視之為可以和希臘的智慧傳統相拍合的唯一宗教，一個，這麼說吧，宣稱唯一天主，一位哲學家，受光照的心神，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下了解的天主。因此之故，許久以來，環繞著猶太會堂，擴展開一群所謂「敬畏天主者」的圈子。他們不可能成為猶太教徒，但願意和猶太宗教盡量的拉近，盡量的結夥。基督宗教是在這個圈子裡找到最初的家園。這些「同情者」只能在和猶太教的關係中形成外圈，現在便能完全的屬於天主了。一位顯示自己的天主，

在基督內來接近他們。

這樣，一個淨化的，按理性可以了解的宗教的理想和一個信仰的宗教力量一拍即合。這信仰的確不是人發明的東西，而是親視身體驗的，由天主所給予的。

**聽起來絕對是事情發生的理想時刻。**

使得基督宗教傳教之始即大為成功的可理解性，我認為其主要因素如下：一方面，是這信仰的卓絕，然後是它的易懂；最後基督宗教道德上的知名度，在一個腐敗潰爛的世界裡以嶄新且潔化的方式活出斯多亞主義的哲學來。而一個相當新穎的成份尤其是基督徒的愛德，此時可以被視為這信仰的明證，可以說，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愛受苦的人們。這給予，你可以說，天主聖容其完全的可信性。他這樣顯示為一新的天主，而又是真天主。

在與外教的關係中往往發生很不一樣，變化多端的演變，傳教工作在整體上並不一致，事實上基督信徒中有熱狂分子和激烈份子摧毀廟宇，把外教看做不過是偶像崇拜，必須根除盡淨，在哲學中大家看見共同之點，但對外教則不然，它被視為腐敗。

當，終於，大額我略，透過他偉大的人性智慧，尋求宗教之間的內在連續性，因而找到接觸據點時，外教實際上已不再是嚴格的競爭者了。它的生命力量早已耗盡。不過，以他保存神聖之物的連續性的叮囑，他發展開一個基督宗教的合法性。

一四九二年日內瓦人克里斯多福，哥倫布駕聖瑪利亞號帆船，發現了新大陸。他給第一座登陸的島嶼起名聖撒而瓦多，至聖救世主島。這是一個空前的傳教努力的起始。事實上並不常有

利於民，但把中南美全地都歸入了基督宗教，但在非洲北部及東北部，直到十九世紀，伊斯蘭阻止了基督宗教傳教士們，在印度和中國，在地上人口最眾多的國家中，基督宗教的傳教工作沒有真實的進步，為什麼？

你說得很對，在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偉大文化區域基督宗教只獲得部分的和短暫的成就。在第五六世紀有奈斯多利派（Nestorians即大秦景教：譯者）傳教士們，遠抵中國和印度，這留下一些痕跡，可能對佛教的成長有一些影響，但其後就消滅了，到底為什麼？我的想法——可能很不正確——是當地已經有了高度發展的文化。至於非洲部落宗教——當它們和偉大文明相遇時，從裡到外向這些新的因素開放——正因為它們是部落宗教，需要發展——這裡，我們則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宗教，國家名份。和社會秩序——想一下階級制度——在其中都編織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且舉揚到很高的精神層次。

印度一如中國有高度發展的宗教哲學，因此任何向著基督宗教的過渡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人們相信他們已經尋得一個永久有效的綜合形式，其中國家名份，哲學，理性思想和宗教聯合起來反抗外來的東西，我們一定得加上約十九世紀以降，歐洲場面的進入，已經相當的改變了印度的宗教。著名的人物如甘地與拉達，克里什難（Radha Krishnan）所宣告的信息已經不是原始的印度教，它們已經在基督宗教因素的基礎上加以再省思。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基督宗教本身無法立足，只被印度教吸收進去，做為一種精力的再生之源。

韓國的特殊案例：據說基督的信息未經傳教士的協助來到此地，直入人民的內心。我們如何想像這種事情？



是一群留學中國的人，無疑的與基督宗教的司鐸們發生接觸，有了起初的衝動，他們遂在自己的國家自習聖經，心服口服，這實在是天主講的話，試著付諸實踐——但總渴望著接觸到教會的整體。起初他們發覺這是不可能的，而他們忍受了長期的迫害與殉教。

所以此地我們的確有一個了不起的發展，一方面，成為基督信德的初次衝動是來自生活的教會的，不來自書本而已，但曾經被教會接觸這一事實演變成他們自動的尋求，而從他們與聖經的會晤引來他們自己的皈依。它不能只留在觀念的宗教上面，但其意義是對生活的教會團體的歸屬。

世界上像亞洲這樣廣大的一部份還能向基督的教誨皈依，可以想像嗎？抑是這片土地已經封鎖起來了？

我想此地我們不可劃地為牢。我們已經看到，透過印度的知識份子，基督宗教的酵母已經揉入印度教內。尊敬並愛戴耶穌的印度人數目大得超乎尋常；比基督信徒多得多，固然在這個案例中基督只被列為一連串的救主之一。

至於日本，它表現對基督宗教非常關閉。大家喜歡基督宗教的學校，基督宗教的習俗；人們甚至喜歡在天主教教堂結婚；但全心介入顯然與日本的心態相反，中國在一種自認為可以維持中國完整的唯一力量的意識型態統領之下，唯命是從，並使得它在世界上能扮演一個角色。但那兒，一樣的，有信友以不凡的方式自獻於基督，可以看做發酵中的母菌。所以我們不應視這故事為已經講完。

當然，在亞洲的一些部分，視基督宗教為外國宗教而強力的反抗，我們看見有多少對教宗敵意的表示，比如在印度，皈依與福傳的觀念可說全被禁止，到什麼程度，反應是相當不

平凡的，但那幫助我們看出人們試著保護自己反抗某些按照他們的經驗是強有力的對手。目前，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預料未來，但我們不可垂頭喪氣，或想此處場地已經被佔去了。

縱然如此，在很多的國家中對基督信德的迫害到達了戲劇性的程度，而西方的大眾對之漠不關心。

是的，在很多的國家中。我們在中國看見；我們在越南碰到，在印尼全境。我們看見在印度有類似的發展的威脅；也看到信德要透過血的見證才能為自己打開一條路。

## 教宗

很多人認為教會是一個鉅大的權力機構。

是的，但首先你必須看出這些結構是為服務而設，所以教宗不是頭號掌權者——從大額我略開始，他便自稱天主僕人之僕——但他必須，這是我通常的說法，是服從的保證者，不讓教會單單做她喜歡作的。教宗自己連「我是教會」，或「我是傳承」也不能說，但相反的，他受著約束；他是教會所受的約束的化身，每當在教會內興起「現在做不同的，比較舒適的事吧」的誘惑時，他必需問：「我們能那樣做嗎」？

所以教宗不是，這麼說吧，把一個不一樣的教會召喚出來的工具，卻是防止任意妄為的保護性籬籬。提出一個例子：我們從新約知道聖事式的，完成的婚姻是沒有回頭路，不可分離的。現在，有些運動說道教宗當然能改變它。不，那是他不能改變的。二〇〇〇年一月他在向羅馬的判官們所發表一篇重

要的演講中，他宣佈對有利於改變婚姻不可拆離性的運動的答覆，道，他只能說教宗不能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但反之他必須繼續不斷的重燃我們服從意識之火；他就是以這個方式，可以說，繼續著為人們洗腳的動作。

教宗制度是歷史上最令人著迷的制度，在一切偉大的事蹟旁邊，教宗們的歷史實在包括一些戲劇性的，深淵似的低點。本篤九世，比方說，連在被豁免之後，還繼續在位，為第一百四十五任教宗，並且做第一百四十七位和第一百五十任教宗。他初登伯多祿的寶座時只有十二歲。雖然如此，天主教會，毫無例外的，堅守基督地上代表的職權。

單單從一個歷史的觀點，教宗制度的確是一個很妙的現象。它是唯一的，兩千年不倒的，一如人們常稱呼的：朝廷。而此事本身是很不可理解的。

我要說指向比這更偉大的事的奧秘之一，很確定的，是猶太人民的生存。另一方面，教宗制的歷久也很驚人，而且引發深思，你已經舉例說明了有過多少失敗，這職位承受了多少損傷，所以按歷史或然率任何規則它應該不只一次垮台了。我想是伏爾泰（Voltaire）說的，現在是歐洲的達賴喇嘛最後該消失的時候了，而人類要從他手中獲得自由了。但你看，它還在，所以那是使我們覺得：不是這些人稱職的結果——他們中好多做了把事情弄垮一切可能之事——但在這背後有另一類力量在運作著，事實上，恰好就是許諾給伯多祿的力量。地獄和死亡的力量不能勝過教會。

我們已經談過所謂之「不能舛錯」。為什麼這信條這麼晚才建立！

首先你必須注意到關於伯多祿的職責有一項訓誨——尤其對執行這職責——很早以前的時代就有。當教宗克萊孟一世，在公元九十年前後，寫了一封信給有裂教危險的格林多團體，我們已經從這封信中看到羅馬教會與羅馬主教的責任。第二世紀，在復活節慶典的辯論中，他也有做合一焦點的特殊職責也顯然可見。羅馬的中心地位越來越進展為在教會中得到普遍認可的標準。

最後，在公元三二五年尼西亞大公會議提到教會中三位宗主教：羅馬，安提約基亞和亞歷山大里亞，羅馬居首，其他二宗主教也與伯多祿共事。且教宗的代表在參加大公會議者的名單上總佔冠首。顯然羅馬被尊為首席（Prima sedes），第一主教座，而尼西亞大公會議本身便加強了這個制度。

在隨後的大公會議中教宗的特別職務越來越清楚，他不操作一個常在運行中的廣泛管理機關，像現在一樣。但在緊急的時刻大家知道羅馬的主教有一個特別的職責。在亞利安危機中，亞利安主義幾乎成為信仰的正規了。聖亞大拿削以教宗為信德的參照點，而事情便如此進行。

最後，在一〇五四年東方與西方教會分裂。東方教會確然承認羅馬的特殊職守，即便在他們眼中這職守的定義較在羅馬所見者為狹窄。分裂後，尤其在教宗額我略七世時，首座的理念得到推廣及堅定。當乞討修會團體出現時，他們，可以說，綁在教宗上，教宗的首席又被向前推了一把。因為這些修會不屬於任何地方教會，他們的生命完全靠著他們之為普世教會的一個器官。唯有這個條件使分佈於全教會的司鐸職份和各種運動得以生存，而造成外方傳教的先決條件。

實用的措施與逐漸的明朗化同步並進，到了十五世紀的翡冷翠大公會議，但也早在十三世紀的里昂大公會議，已經籌措

教宗首座信理的初步嘗試，脫利騰大公會議時，因為和誓反教的衝突已使他們忙不過來，沒有人要提出這個問題並建議一項定義，所以事實上它被留給一八七〇年的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該大公會議釋出對於它的，觀念上很嚴刻的定義。為很多人那是一個驚奇。我們知道有一群主教提前離去，以免在其上簽名。但即便留下的少數主教們也承認首座信理的精華是天主教信德的基本內容，而且在基督給予伯多祿的許諾中，也有聖經的根據，在這種意義下，這新的，更點明的形式之下的教理提供更多的準確度，但實質上並無嶄新之處；更好說它把已經成形的，經過歷史所發生的東西集合起來並給予具體的形式。

伯多祿很難預料他留給繼承他的人一個基本上不可能的職務：教宗既是羅馬的主教，必須顧慮到地方上的情況；但以宗座的國家元首身份，必須處理世界各國的問題。以聖父的身份，又得顧及普世教會的困難。他得寫演講稿，通諭，和講道，接見較多或較少的覲見者。然後又有修會，教廷公事，委員會，顧問團，加上負責教理，禮儀，紀律，教育的大部門。修會有數百個母院，多於一百所的大學，之類之類。

在樞機主教團中教宗的確在他身旁有第一流的顧問官員，為來自各種不同文化的領導權威，但每天從國務卿那兒送來成箱的公文，每一紙公文代表一個問題。全世界的主教們以多多少少不可能的問題來包圍他。除此以外，他還得過祈禱默想的模範生活方式，取得靈感提供他本人的個別貢獻。普世教會越成長越大——教宗職能這樣下去嗎？

唉，當然，其實它運作的方式可以改變，第八世紀不同於第十五世紀，十五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方式不一樣。你方才列出的清單中不必一定非那樣不可，以梵蒂岡國度開始：這事實上

只是一個權宜的安排。教宗不必嚴格的非有一個國土不可——但他需要自由，一個按世俗規矩的獨立自主；他不可以服侍某一政府。

我堅持首座只因羅馬帝國皇廷由君士坦丁遷移到拜占斯才能在羅馬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必要的自由。它之所以如此有效，依我看來，是因為政府有一點把事情弄得顛三倒四。在最初的三個世紀中，過基督徒的生活在羅馬是暴露於致命危險最確實的方法。這給予教宗們一個「致命錄」中的角色，唯有當帝國的寶座移向東方之後，在義大利，透過「權力真空」，才給教宗們精神上的獨立，不必直接臣屬於政治權威。後來教宗的國土擴到這情況之外，帶來很多造成災難的聯盟，直到一八七〇年它們全失去了——謝謝天主，我們今天應該這麼說。

代替它們的是這人工製造的迷你——國土，其唯一的目標是保證教宗有為推進職責足夠的自由。這能不能更加簡化，是我們大可一問的進一步問題。

然後你所提到的很多的事是可以變通的。比如，不是所有的母院都非在羅馬不可，而教宗選擇寫多少通諭，向大家發表多少次談話——這些，也，是按情況而決定的問題，並按教宗的性格與態度可以有不一樣的決定，雖然如此，這一切是否多得太多仍是一個問題。單單他和普世教會的關係加給他的個別接觸的數量；要做的決定；而在這一切之內，不失去他自己的默觀立足點，紮根於祈禱之內——這一切都加給他鉅大的進退兩難。

但今日不是有些相當新的動作嗎？

我們的確在考慮透過分權制度能帶來進一步的抒解，到何種程度。教宗本人，在他有關大公主義的通諭中，邀請大家

建議教宗職權可能取什麼方式，不同的人們已經提出回應，比如，舊金山榮休主教，金（Quinn）蒙席曾有力的討論分權制度的問題。顯然此處有很多可為之事。至於我，我認為主教團按期來羅馬述職（Ad-Limina-Besuche）非常重要，只為有直接的接觸和真實的會見。為加強教會內在的合一，它們是有必要的。信件不能代替實質的個人懇談。彼此交談，彼此聆聽，彼此見面，一同討論，建立無可取代的程序。

因此，我要說，這些個人會晤的形式，已由現在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可以說，刪除繁文縟禮，使之更為具體，總要有很大的重要性，尤其團結合一，彼此了解——直接穿越一切實踐的問題及文化差異——是如此的基本，沒有各人的接觸，完全無法成長。

今天比往昔更為清楚，即便根據理性的和實踐的考慮，合一的一個據點，像教宗所提供給大家的，真的很有必要。同時連誓反教也說他們同意基督宗教需要一個那樣的發言人，就是這樣一個合一的象徵。很多人說若按這樣的規劃再訂定結構，那我們將能夠宣佈我們和它同意了。

無論如何它是，一如你那麼生硬的稱呼的，一個「不可能的職責」，幾乎沒法過的日子。另一方面，它是非做不可的——那麼，在主的幫助下，最後還是活下來了。

**分權制度——那意指在天主教內也有東方教會式的宗主教嗎？**

這是不是——我常想——一個把大洲單位組織起來的形式，事實上我覺得越來越有疑問。這些宗主教的根，到頭來，是與他們各自宗徒事業的起源地相聯繫的。梵二，反之，已經把主教團定義為給予這樣超地域單位具體狀貌的形式。大洲單位的進入，是加上去的。不僅拉丁美洲，連非洲和亞洲同時也

發展了在大洲層面上的主教聯合會，這也許為目前的情況提供更適合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必須有超地域性的合作機構，保留鬆緩的交會，不要墮落成龐大的公務機關，或導向以官制官，但無疑的我們需要這類跨區域的會社，可以從羅馬取掉一些工作。

你能不能想像教宗有一天又被誓反教，正教，或英國國教會認可？

和正教有官方的神學交談。到現在還不敢去碰這根特殊的芒刺。一方面，教宗首席的理念為正教並不全是新的，因為羅馬一直被認為宗座。另一方面，教宗制與他們的自主單位理念（Autocephalies-autonome kircheneinheiten-autonomus units of the Church）相反，所以有很多歷史敏感的成份與宗座制對立，將使認可變得困難。也許這裡那裡有比較不太複雜的地方。我們不可期望任何早來的成功，但我們仍需致力獲致它。

英國國教，回應教宗的大公主義通諭，描劃了他們可以怎樣了解教宗制，那是走向羅馬的第一步，也有「教會內權威」的交談，這個問題是其背景的一部份，這裡也有互相接近的腳步，雖然也有出自英國國教歷史淵源的障礙，我們看吧。

誓反教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個體。一方面，有傳統的誓反教教會——路德派、改革派、衛理會、長老會…等等——在世界很多部份正面對高度的危機。這兒在誓反教中又有可見的轉移，從古典的歷史性教會變成福音派、五旬派、基要派，在這裡面我們在誓反教信仰內看到一股新的生命力，多多少少重鑄歷史上的重點。福音派與基要派一向是反對教宗制的領袖，但此處有驚人的改變，因為他們可以看出教宗的確是在世界面前宣告他們恰好也立論反對現代基督宗教的磐石已經被沖淡了。



所以，從某些觀點上，他們視教宗為他們強有力的盟友，即便他們舊日的保留尚未清除。所以整個的畫面正移動著，改變著。我們敢於希望的事，我們要抱著信賴之心等待，但要有極大的忍耐。

### 教會體系

天主教會有一個古典的，清晰的排列法；人民——司鐸——主教。教宗則高距一切之上的寶座，為普世首領，聖統制度——原文hierarchie的意義是「神聖統治」——在福音中已有，還是更好說是在一個嚴謹結構的組織內建立起來，以儘可能有實效，儘可能掌大權為用意的？

我確實要反駁「神聖統治」這一個所謂盡人皆知的譯意。我更相信統字是「創業垂統」之意，所以要譯為「神聖垂統」。它的意義是教會不從我們自己的任何決意中跳出來，但只日新又新從主自己，從聖事中再生。以這種理解來看，司鐸制度便很不一樣了。此地我們講的不是在教會中執行嚴格紀律的統治階層。反之，司鐸的職守是把教會和主連結起來。這是教會超越她自己的途徑。她不從開會，作決定，學習，或組織力量內發源，但總只源自基督。以此看來，司鐸職守也不在任何人為的控制之下。因此，若沒有更多的司鐸聖召，我們便應該向主祈求，不能靠我們一己之力勉強它。

教會常被描述為「天主朝聖的人民」，信徒們則被稱為「天主的羊群」。很多人也說他們就像一群羊，就是說，很大的的一群，沒有主權，只在那兒信並服從。

我不想把「天主子民」和「羊群」相互對立。猶太人的宗教在遊牧文化中成長，所以羊群的形像曾永久保持一很特殊的意義，從而留傳進入新約內。所以我們不應基於像似綿羊的消極看法來判斷，而應基於牧者與羊群間互相信賴的關係，和「天主子民」說所表達的是一樣的，循著歷史的途徑，正在行進著。

在義大利，與國家政府又和好之後，庇護十一世鼓勵平信徒們發展平信徒生活的新式樣，甚至在世界上作基督，因之他創立了平信徒的使徒工作。依我所見，反神職的高調，平信徒首先得在教會中保住他們自己的權力，這些感覺都直到梵二之後再發展起來。

同時這理念成長為不折不扣的反羅馬吼聲，成長為小市民自由主義的信理。

按我的意見這種強調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基礎上。它假設現在治理教會好似兩權對立，好像是，二者都得有代表，在他們中間安排什麼是教會。所以首先是平信徒組成他們自己的代表團——它在德國天主教友內伸展入中央委員會——為教會中平信徒發言，到某種程度。然後神職界，在他們一方面，形成他們自己的集團；那是完全胡鬧。神職界在那兒做什麼？但特別有一個概念形成了，就是我們必須一同決定我們今天可能相信什麼，我們應當建立那一類的教會。要這樣做，我們必須，這樣說吧，先剝奪掉神職界的權力，以保證平信徒有他們應有的發言權。

那就是很多人想的。

若神職界正確的了解他們的角色，他們就不開藥方，確定什麼是教會，卻侍立在天主前服從他，而教宗就是這份從命

的保證。然後他們的任務恰好就是保證人民不按照他們自己的願望捏塑教會；而讓她留在主的手中，那是鐸品聖事真實的意義，它是從不由我們製造出來的本源發出的。然後做一個平信徒也不是缺乏尊榮的，而是做基督信德的正常形式；是在這世界中把福音活出來，並把福音帶入這世界的日常事務的正常形式。讓基督信仰把世界把握住，並再塑造它，那就是平信徒的真正傳教使命。

在教會中一個分別的生活方式，那些立志儘可能的跟隨基督的人作會士和修女。修會，尤其為未來的教會，的任務是什麼？

必須有門徒身份的多層次第，而且也不是人人有同樣的任務。也有要緊的，不可取代的門徒聖召。人們充份的，切確的按個人特殊的召喚度日，或從政，或做科學家，研究員，或經商，從事最普通的職業。但我們也需要那些把一生奉獻給信仰，為宣講並為教會的精神生活做信德的儲備核心。

我相信這繁複的網路為教會的未來很重要。必須常有一些地點，人們能夠引退其中，能整天過靜禱的生活，使祈禱成為一天的旋律。這是精力的補給站，是人們能生活信德並體驗信德的地點，並使信德從這些據點發射出來。我們就在這裡，在加西諾山上，本篤會的創會會院中經驗著這一點。或者，想一下女性的默觀修會，比如加爾默羅會，聖加拉貧窮姊妹會。這些也是很多人所尋找的，從那兒人們接受富源和革新。

加西諾山被認可為拉丁教會最有名的修院。據說其年數與身價無與倫比。就在公元五二九年，當聖本篤所領導的團體在這座山上建造小小城垣時，也就是雅典的伯拉圖學院關上大門的時刻。

我覺得象徵古典文化的雅典學院的關閉和加西諾山的開始

在時間上的巧合有極大的意義，後者便成為，可以說是基督宗教的學院。其時羅馬帝國正在沒落；在西方早已破裂成一些碎片，再沒有昔日的光華。當然，有整個文化即將淪陷的危機，但聖本篤多多少少保存了它，把新生命給予它，此際他完全符合本篤會的座右銘；「刪剪而後再生」；*Succisa virescit*。崩塌在某種意義上代表重新出發。

而且，顯然的，歐洲文明。

本篤會士們，追隨著隱修會的傳統，起先只想建立一個祈禱處所。要緊的是把大地修造成花園的勞力工作和對天主的服務熔合為一，成為一個整體。

這一切使加西諾山結束了古代的文化又同時救了它，古代文獻在這兒抄錄下來，語言的知識在這兒培養起來。法籍隱修士勒可來格神父（Dom Leclerq）曾論說對文法的愛好和對天主的愛慕互不可分的結合為一。因為他們必須懂得神聖的字眼，所以整個的讀書工夫就可稱之為傳教。而這便成為，只舉一個例子，修辭學的搖籃，天主的聖言在每一個形狀，每一個式樣下培養起來。另一面的收穫是農耕促進對大地知識的學習，總之，我們可以說從「崇拜與工作」（*Ora et Labora*）的修習中，一個新的文化，歐洲文化，產生了。

本篤最大的遺產是他所發展出來的會規。這小小的著作很確定的是西方文化大導師之一，而它的實用信息——為度「有規則的生活」，可以說——至今天還有影響力，而且總被再次的發現。本篤提醒說；「聖經本身為人生就足夠了」。但為使初學者也能上路，可以說，他說他為每一位喜愛生命並希望看見好日子」的人寫了一本指南。

這會規的大特點是節制。很多隱修會的會規犯了過份嚴格的錯誤。抱著回頭改過的熱情如焚的人可以遵行，但日子久了不能經受共同的生活。本篤在可能集體操守的人性考量和必要的嚴格之間取得適當的關係。此外，他所制定的是可伸縮的，因為院長在會規的實施上有很大的自由。他可以判斷在某種情況下什麼是適宜的。不過，會規決不是無義務可言，它有一個很清晰，很堅強的框架——尤其是劃定一天的祈禱順序，使之滲透一天的行動，也制定進食的時間和工作的義務。除了勞力工作之外還有——我們已經看見——文化工作，喜愛文學，而這份喜愛是由祈禱所推動。

在某種意義下，本篤被視為有如梅瑟，把生活的法規給予我們，而本篤是從基督的觀點傳授法規，把梅瑟的法律帶入新的，完成的階段，可以作為生活的具體並實用的規則。這樣說來，他是西方世界的高層制法者，最後這多文化的個體——歐洲——真的發展成一個新大陸，一個使世界取得新風貌的文化。

讓我們就在這最重要的話題上停留一會兒，聖本篤會規的開端是；「請聽」；「請聽，我兒，老師的教誨」，然後；「請側你心靈的耳朵」。

是的，它是傾聽的邀請，而傾聽是人的基本，人必須試著不自滿自足，他必須有學習的謙遜，會接受一「請俯首」。他必須找到走上「傾聽」的道路。而傾聽指的不只是向任何南來北往的音聲側耳，也要聽入深處，聽到高處，因為老師所說的基本上是聖經的實踐，這人類生存的基本規則的實踐。

一聽一答，本篤相信，應當相似一吸一呼。一個人也應當學習

接受自己；他應當「生活在自己裡面」，應當緘默，聽啊，找到平安。一千五百年來，這會規顯然沒有失去一點新鮮感覺。

這兒，在聖本篤的會規中，我們可以看見，任何真正人性的東西永遠不會成為過時的。任何真正來自我們本體深處的東西總是生活的指南，永遠具有意義。你可以給它加註解；你可以試著找出任何時間可以運用它的各種方法；但它永遠是一個有意義的規則，有意義的基本結構。今天我們特別看出來如何轉向大地，尊重它自身的法規，保護受造的秩序，是一個我們所需要的主要工作。

也許我們又開始看見從工作中得自由，這天主賜給我們因服侍他而獲得的自由，脫離區區功成名就的想望，正是我們的需要。傾聽——因為服侍天主主要是一件讓天主進來和聆聽他的事——必須是生命的一部份。正如紀律，節制與秩序互不可分，正如服從與自由，同樣，在信德精神內彼此擔當不僅是任何修會團體的基本守則，但到頭來，這一切都是建設任何每一個社會的主要因素，這是一個從真正的人性中跳出來的規則，它能夠劃定出真正人性的東西，因為它從人性向外看，向外傾聽，而察覺神性。人在被天主觸及時，變得真實的有人性。

有一個人我們此處的確不可遺忘。他真正的名字是喬凡尼·伯納竇（Giovani Bernardone）。他們叫他方濟各，小方濟（Franchie，應譯為小法國人），因為他喜歡法國歌。他的聖召是一個最感動人的故事。我們能不能說方濟各救了教會，不致坍塌？

我要說教會永遠不會完全坍塌，但在一個大危機中他採取決定性的動作來修補她。我們都知道教宗的夢，他看見拉特朗大殿在他頭頂搖搖欲墜時，來了一個人把它扶正了。依諾森三

世明白這個夢指的是方濟各，遂歡迎他。他，這位大政治家，承認那完全沒有政治意味，徹底過福音的生活的人，恰好是能向教會提供教宗的一身政治伎倆不能作到的力量。教會需要從內部來一個聖神所推動的革新，一個信德的新火燄，而不僅僅是管理組織的能力與政策，和政治的秩序。

我想我們應當看見基督所說「跟隨我」，徹底的跟隨我，是多麼的碩果纍纍，多麼的豐收。它怎樣一次又一次的喚醒了那麼多的新衝勁和新解決方法。今天一如往昔，教會的希望是她每當變得平庸，有坍塌的危機時，新的覺醒要因聖神的力量，從內裡發出來。那是不經任何人策劃，但從承蒙聖寵的人中跳躍出來，從生產力永遠豐富的福音結出新的果實。

方濟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浮華放浪的少年時代之後，忽然被一個徹底改過的聖召所擒拿，以一腔熱情與喜樂活出他的聖召來。他未曾有創立新修會的念頭；他想當代隱修會的生活足夠了。在這基督宗教變得生硬，沈重，黯淡——完全被日常的自私自利的灰色所籠罩——的情況下，他只想要再出來宣講福音，為主把人們會聚起來。他要只講授福音，山上聖訓，把人們喚起，把他們從內心，從外表，一起帶到基督那裡去。

然後，幾乎非他所願，這個從他的宣講產生出來的運動，一個更好說反他所願的運動，得到了成為修會的法定資格。教宗很正確的察覺這福音的新臨在，方濟各心目中理想的成就，需要成為法定的機構。這，分析起來，就成為方濟各會的內在戲劇；一方面是徹底的生活福音，宣講福音，徹底到把機構的框架給爆裂開來，喜歡有更大的自由，更大的貧窮——而另一方面，又需要找出一個式樣，容許整個的理想可以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予以實行，然而就仰仗這一再跳出機構制度範疇的內

在火燄，修會能察覺它長久在教會中的作用。

事實上，教會自己也生活在這個兩下拉扯之中。我們都應該變得更偉大，都應該更徹底的從我們人生的委曲求全中掙脫出來。但，若我們不得不繼續的委曲求全的活下去，像目前一樣，那麼至少我們得在內心攜帶著這根坐立不安的喝棒，把我們和世界的生命打開來，開啟到福音的全部幅度。

方濟各從來不要成為司鐸，為什麼？

他是一個很謙遜的人。在他身上，「謙遜」一詞是不折不扣的。他要擠身於在天主前做最卑微的人中間，關於這些人主說過他們將要以特殊的方式了解福音。在他的時代，司鐸身份為他是屬於尊貴階級的。他一心尋求以樸實事主，不要尊貴顯赫。他要作簡單的福傳者，一邊歌唱，一邊宣講天主。按傳承他無論如何是一位六品執事，有權在禮儀中宣講福音。他要做一位福傳者。顯然的，執事職責（Dienstamt）為他似乎是適合於他的生活方式。

## 17. 聖事

### 生命的草圖

現在，和從前一樣，很多人用基督宗教字眼，雖然他們不再熟知其意義了，更不用說按照它們來生活了，讓我們想一下七件聖事吧，您曾經談到它們，說在它們內包括著我們全部生命的草圖。若翰·沃夫岡·馮·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他原受誓反教的培育，卻認為天主教會的聖事不僅



是「宗教最高尚的表達」，而且，進一步，是「天主一個不平凡的寵幸與愛憐的感性表達」。

在談及個別聖事之前——我自問：這些聖事的真實價值究竟為何？堅振，比如說，並不保證年青人不靠毒品導致銷魂而以為之為救援，付與婚姻聖事也不阻止雙方互相欺騙，互說謊話，以至於在一年之內就各自分散。

我相信七件聖事真的把人類生命的結構與人生大事把持穩固，為這些重要的時刻，為出生與死亡，為長大並婚嫁，我們需要某種指標，把圓滿的身份，其真正的許諾給予這些時刻，也給予它們可共同分享的層面。

不過，若我們太按照其實效的觀點來看聖事，把它們看做分配神蹟性的力量給人，並從基本上改變此人的方法，比方說，它們便承受不住考驗，這裡我們談的是另一回事。信德不是海市蜃樓；更好說，它介入物質的世界。而我們則透過來自物質世界的標誌而得以接觸天主。所以這些標誌是我們有具體性質的信德的表達。感性與精神層面的相互介入是天主取了血肉並在塵世事物中把自己交給我們分享這事實的合理的伸張。

所以聖事是一種和天主自己的接觸。它們表示這個信德並不是純精神的東西，但要團體的參與且創造團體，且包括大地與受造界。於焉，它和它所有的元素都成為透明的。

主要之點是團體的形貌，信德的具體層面，在聖事內得以表達。同時，給我們清楚的看見信德不是在我們內產生的某樣東西，卻來自較高的權威。的確，它們是交付到我們的「自由」的手中，一如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如全部的福音——它們不機械式的運作，只伴同我們自發的響應，才能有所作為。

## 啟蒙

起始是聖洗，在早期教會中也稱之為「啟蒙」，它是最尊貴也最動人的典禮，以華美的文字劃定人生的主要路線。當，在聖洗的禮儀中，將十字聖架號交給領洗者時，唸出下面的句子：「我以十字聖架號標誌你，為使你知道耶穌愛你——我以十字聖架號標誌你的眼睛，好使你看見耶穌所作的。——我以十字聖架號標誌你的耳朵，好使你聽見耶穌所說的。——我以十字聖架號標誌你的口，好使你應答耶穌的召呼。——我以十字聖架號標誌你的手，好使你作耶穌所作一樣的好事」。這個儀式被稱為“Symbolum”，即「象徵」。這是什麼意思？

Symbolon的譯意是：「掉落在一起」，起始時是認定一個人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樣東西，兩個人各執半塊，可能是一個印章，若兩半相符合，二人便可互認。將這意義推廣，「象徵」指的就是以看得見，察覺得到的形式來代表不可見的東西，以標誌和物件來代表超乎它們之外的意義。

付洗時是把一整群的象徵帶到一處。慕道期的基本步伐包括在典禮之中。這意指聖洗要求慕道時期，即是，同路偕行，也是共同學習，共同生活的伙伴。此處把慕道期的不同階段會聚一處。開啟眼睛，嘴巴，耳朵。這是耶穌在大庭廣眾間向啞巴說的：「厄法達」，藉以開啟他的耳朵和他的嘴巴，最後使他聽得清，說得好。這我們自己對著天主的聾與啞也經由洗禮並經由它把我們引入的生命伙伴關係也得以克服。因為若我們不能好好的聽見天主，便也不能合宜的發言，我們和他沒有可講的，我們不能祈禱。聖洗禮中的開放雙耳和雙眼為的就是預先意指在信德的伴侶與生命內我們可以學習適當的聽與講，我們可以看見天主在受造界內透明的臨在，而這又在十字聖架內

把我們與天主結合。

古代教會中，洗禮是區分身份的大標誌。接受聖洗的先決條件，除完成慕道時期之外，領洗者必須有兩位保證人，確保他的誠心誠意。說來，您反對給嬰兒付洗嗎？

洗禮的目標也是把意義給於一個人生物生命之上之外的生命，使得這個生命是值得過。今日的年代，前途看來很昏暗，可能發生一個問號，即：把一個人帶到世界上來，把一個未來相加在他身上，而這未來已不可能是有人性的，那麼帶他到世界上來算是道德的嗎？的確，若我們已不再知道為一個人還有沒有意義可言，則這生命的餽贈，唯有當我能在區區生物生命之外還把更多的東西給予這個新生的人，才是合情合理的餽贈。

我可以在生物生命的同時給他一個我知道必定比歷史的全部黑暗還強勢的意義。那就是聖洗，聖洗拉起他來，去做基督的伙伴。

在這種意義下，嬰兒洗禮很清楚是對的。當然，在一個失去基督信仰的社會中聖洗不再在慕道時段內進展到達成，就又是另一回事了。若很多人只因為聖洗多多少少以它的舉行，以它必要的儀式表達，這樣說吧，來提供一個生活方式的伊始而繫戀它，那麼，無論如何，聖洗是從內部發生問題了。事實上，聖洗比行禮如儀的把一個人作成一個團體的成員多得多。現在有很多人這樣認為，它原是「生產」的過程，一個生命的新層次透過它而開啟。

在教會法849條中寫：「聖洗…實洗或願洗，為救援是必要的」，但若一個人未受洗而死，將怎樣呢？上百萬在母親胎盤中被殺掉的嬰兒又怎樣呢？

在現代，對領洗為得救是必要的一說越來越加以熱烈的討論。梵蒂崗二次大公會議說關於這一點凡尋找天主，在內心向造成聖洗的條件努力的人也領受救援。意思是說尋找天主者在內心已參與聖洗、教會、基督。

到此程度，有關必要領洗方能得救的問題似乎已經解答了，但關於因墮胎而來能領洗的嬰兒的問題更加迫切。

早年曾編造出一套教誨，我覺得是憫憫的。他們說聖洗靠成聖聖寵給予我們瞻仰天主的能力。一定的，原罪便是缺乏成聖聖寵。而聖洗解除了原罪，這樣死掉的孩子們的確沒有個人犯的罪，所以不能被送入地獄，但是，他們又缺乏成聖聖寵，所以也沒有前者賜給我們的觀看天主的潛能。他們只將享受一種自然幸福的境界，他們會很高興。這個境界稱之為「凌波獄」（Limbo）。

我們的這個世紀中，逐漸覺得這兒有問題。這是人們尋求儘可能早為嬰兒付洗的方式，但問題的解答本身也有問題。最後，教宗在「生命福音」（*Evangelium Vitae*）通諭出做了確定性的大迴轉，他表達了天主有足夠的力量把所有未能領受聖事的人拉到他身旁，這是一個簡單的望德，早已由「天主教教義」（*Katechismus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料到且寫下來了。

## 成熟

按天主教會，堅振是「在超性生命中成長的聖事」。我們該怎樣想像這個——而且堅振是怎樣運行的呢？

首先，主要的記號，是敷油；另一個記號是俯手。俯手是在

天主的蔭庇和保護之下的意思，也是聖神臨在的記號。敷油把我們和「受敷者」基督本人結合在一起，也成為聖神的記號，他在基督內感發與生活，堅振是聖洗的完成；若聖洗主要是強調我們之與基督結合，堅振所強調的更是我們與聖神的結夥。

這兒也表達領受堅振的基督徒現在成了教會充分主動與負責的成員。因此人們將它比做成年禮聖事，已有一段時間，從前的「打耳光」的確使我們想起早年的成年禮。大公會議後不見了。我們這裡因為它是成年聖事的這一個理念使得人願意越來越晚舉行它，在十六到十八歲左右。但對它有很不一樣的想法。東方教會直接把它和（嬰兒）洗禮共行，其理由是人真的只有領過兩項開端的聖洗與堅振聖事，藉此被完全收納在聖神內的與基督合夥，方可被接受領聖體。

堅振也是一種年輕人慶祝步入成年人生活的成年祭。中世紀時，奧思定會員多瑪·阿·堪比斯（Thomas a Kempis）寫過一本叫做「遵主聖範」的書，書中有些規則，用意在於指示我們生活的正道。這個冊子成為聖經以外閱讀最廣的書。其中有些東西為我們似乎有點奇怪。但連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家路得維奇·馬爾庫斯（Ludwig Mareus）也在書中找到「與自我修好的藝術」。這位修士寫道：「每一個人最主要的任務是在內心真正的認識自己」，又說：「把自己看做不重要，永遠把別人想做是善良尊貴的，要求你有偉大的智慧與成全」。

內入收斂在今日還是重要的。毫無疑問的，堅振的重要的一面是它用意於把我們從區區外在的事務，從成功與成就的憂慮推開，向我們說：你還有一個內心。想想看這一點；一如保祿所說，讓內心的人在你裡面成長強壯。為實用事務擔憂而窒息內修生活成為我們最大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下，堅振真正能成為鎮壓

繁忙外務的錘碼，藉以把為人處事保留於平衡的狀態中。

同時，在現代的文明中，物質的成就變成一切價值之上的價值。「人人做得到」是成群結隊的「動機大師」給我們的許諾。這個態度幾乎有做慾望的領養父母的功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見別人有，我也要。當父母看見別人的孩子因為穿戴得好而處處得逞時，他們很有理由要自己的孩子也有。我想此時我們只向一個方向看。人要盡量多有，要在外表上有地位，但在我們生命中多麼需要培養內在的自我，我們卻忘記了。

的確人們現在用冥想的方法企圖再建立起某一類的內在生活。但一般說來這些培養冥想的企圖最後只在外面的表現上得到進步。或者它們只不過是捏空自我的技術，最後並不能給予一個人任何內在的力量。事實上我們需要，我要重復此點，發現培養內在生活的新方法，重新學習如何讓「內在的人」，一如保祿稱呼他的，和外在的人一同成長，為我們修得力量，達致足夠的成熟，以便面對我們所遇到的外在事端。

### 最神聖的動作在最神聖的地方

在基督降生後約一百五十年，一位名叫儒斯定（Justin）的學者向羅馬皇帝安東尼努斯·庇烏斯（Antoninus Pius）呈遞一篇為基督徒辯護的文字。其中有舉行彌撒的最早的描述：「在所謂太陽日」，它寫道：「城裡和鄉下所有的人會聚一處。然後宗徒們的紀念文字或先知們的寫作要讀給大家聽，真到時間已到。當讀經者完畢後，主持者便鼓勵大家仿效他們所聽到的

一切好事。然後，我們都站起來祈禱。祈禱之後，麵包，酒和水便帶上來；主持者盡力的獻上祈禱與謝恩，人們說「阿們」以傾吐他們的同意。然後是分發。每一個人領受他的一份祝聖後之物；但執事帶它到缺席者那裡去。現在，這個用餐叫做感恩祭，只有那些接受我們的教導，認為是真的，那些以沐浴取潔，以得罪惡的赦免，並按基督所要求的方式生活的人准許參加，這個典禮似乎兩千年來保持一模一樣，直到今天。

是的，感恩祭的基本結構此處已輪廓具備，即便它的個別部份當然是從那以後發展出來的。

也許我們需要相當的時間來了解在這一切的下面隱藏著比一些隨便的典禮更多的東西，教堂窗子裡奇妙的圖畫只有你從裡面看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您能不能，敬請，為我解釋一點聖祭的結構…

第一部份是聖言禮儀。我們會聚在天主聖言的下面，就像原始的團體會聚在西乃，聆聽並接受。在我們剛才聽到的文字中，談到「恭讀」，關於先知與聖史們，這在禮儀之內取了一個特殊的結構，所以我們聽到「先知」，「宗徒」和「基督」，像他們所說的。在「先知」的主題下，我們了解全部的舊約；在「宗徒」下，宗徒們的書信；在「基督」下，福音。這樣我們聆聽天主聖言，它，可以說，分為三個段落。首先提供獻禮，麵餅和酒。這是我們把全受造界帶給主的形像。繼之是感恩祈禱。就是說，主教或司鐸參與耶穌死難的前夕所獻上的感恩祈禱，這是讚美天主的偉大舉動，它包括我們對基督的感恩以及我們對他生前最後幾個小時的言談與動作的回憶—這也完成麵餅與酒的「轉質」，它們不再是我們的獻禮而是耶穌

基督的禮物，按照他在最後晚餐中的詞句，他奉獻了自己。

儒斯定，古代的寫作家，說這些禮物，按照他的用詞，被「感恩聖祭化了」。換言之，餅不再是餅，而是基督的身體了。酒也不再是酒，而是基督的血了。所以，獻禮已經改變成活聖言，變成基督的聖言，我等主的感恩聖言。

儒斯定也提到繼之分享聖體的某些條件。他說，這是有信德者的崇拜，一如我主在最後晚餐召集了十二位宗徒，感恩祭典也是成為基督信德者們的聚會，這些人由於聖洗成為教會，到此程度，慶典的結構與參加資格事實上已經很清楚的發展了，已經在初步階段，而直到今天還保留著。

感恩祭典被視為世界上最神聖的動作，在世界上最神聖的地點舉行。說是耶穌的體、血、靈魂，連他的天主性，都臨在於這聖事中。請再問一個問題：新的神蹟每天在這行動內發生，是真的嗎？餅與酒變化為肉與血——確然，那只能意味是一個象徵。

不。教會堅定的相信那復活者真的在此處給出他自己，完整的，完全的。事實上，在教會的歷史中一次又一次有過這方面的論辯。第一次大論辯發生於中世紀早期，第二次發生於十六世紀。路德持守轉變性質一說，非常堅定，但賈爾文與茲文英里（Zwingli），按各自不同的方式，主張以象徵來解釋。從此在改革派運動中發展成兩大分支。

至於路德，無論如何，主張這基督的臨在必定與舉行祭典的時刻相聯繫，而天主教會相信基督在聖體中的臨在繼續不斷。因為若餅與酒真的「轉變了性質」，就是說，若大地的禮物真的變成主的禮物，吾主一定因此據有了它們，決不讓出。當然近百年來又有關於這方面的論辯興起。但縱然解經家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分歧，非天主教的解經家們如凱斯曼（Käse-



man) 曾強烈地為「真實臨在」辯護。他們說，這在聖經本身的字句中清楚的說明並描述了。的確，聖經——以及教會全部的原始傳統——是不容置辯的：基督沒有只把象徵留給我們；他真的給予他自己。這意指領聖體是兩個位格相會晤。基督進入我內，我可以進入他內。

但人人能看見酒還是酒…

但這不是物理的介說，從來沒有，這麼說吧，物理性質已經改變一說。改變抵達更深刻的層面。按傳統說法，這是一個形而上的過程。基督把握住從純物理觀點來講只是餅和酒的最內層本體，將它從內部加以改變，而基督真的在它們內給出他自己。

那麼，若有人以這種方式領受了基督——這至聖聖事要怎樣在一個人身上生效呢？或至少，它怎麼發生實效呢？

這裡，我們也必須把一切神蹟和魔術的念頭放在一旁。這是一個位格性的過程。親身蒞臨的「復活者」——「體與血」一詞指的總是降生成人的主的全部，現在在復活的新世界中繼續生活於身體的形式內——不是一個「物件」。我不領受基督的一小塊，那真是荒誕不經了，但這是個位格式的過程，他自己把他自己給予我，要把我消化而成為他自己。

一次，奧斯定在一種神見內聽見這幾個字：「吃我，我是強者的糧食」，這裡耶穌說的是它和一般你身體所消化的食物相反。那個糧食比你小，所以變成你身體的一部份，而在我的案例中，是相反的：我把你消化在我裡面。我是比較強大的；你要被消化變成我。這，一如我們說的，是一個位格性的過程。人，若他放棄自我，領受它時，卻輪到自己被領取了，他被作成像是基督的，被作成肖似基督的。那是領聖體真正發生

的事，就是我們允許自己被拉扯到他裡面去，進入與他的內在結合，最後被導入內在肖似的境界。

**我們應當怎樣準備領聖體？**

當我真的進入它的形式和它的實際時，便對了，當我允許我自己被天主聖言碰觸，向我發言的時候。當我在教會的原始傳統所形成的禱詞內向著基督引導我自己時，真正的分享感恩聖祭的祈禱與祭祀意思是我聆聽，接受，把我裡面的門戶張開，可以說，允許基督進入我內。另一方面，我的自我變得如此自由與開敞，我也可以開始進到「他」裡面去。

**我們實在應當怎樣領聖體？**

以適合於主之臨在的方式。我們用來表示尊敬的方式因時代而變易。但要點是我們的舉止應該給予內在的收斂與敬意一個外在體態上的表達。早先，跪領聖體是完全有道理的。現在是站立領聖體。但這樣站立，應該是「侍立」在上主面前。

下跪的動作不可讓它在教會內消失，那是基督宗教虔誠的最動人的身體表情，我們下跪時一方面是直挺挺的，專注的凝視他，另一方面，我們還是鞠躬曲膝的。

若望二十三世說過：「人在跪下時最為偉大」。

這是我之所以相信這個姿態既是舊約中祈禱的姿態之一，為基督信德是有重要性的。

**領聖體在手中，或直接在口中？**

關於這我不要雞蛋裡找骨頭。早期教會這樣做過，以尊敬的態度把聖體接在手裡本來是領受聖體的完全合理的方式。

領受聖事後，要默想什麼？

首先我們要尋求把內心的視線轉向基督，有些書本幫助我們轉往這個方向並從內心歸向「他」。這樣做時，我應當把我的一天放在他的手中，並求他讓他的臨在在我身上發生實效。把自己託付給他很是重要，可以按一個人的境遇以相當個別種類的祈禱來表達。

有權領受聖體者的圈子還是如同往昔清楚的劃定嗎？

是的。從最早的紀錄——我們可以在致格林多人前書中看見——就相當的清楚。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我們參加領聖體時以之為一種社交禮數，靠著它來保證，可以說，我們之間的互助，這裡有一個危險，那麼，它可能成為一個友誼與歸屬的記號。那太微末不足道了。這樣一來，不僅我們忽視了此地提供給我們的神聖並精粹的東西，我們必需的內心潔除也永不能在人身上完成。

聖保祿警告我們不再分辨轉質後的麵餅與其他麵餅的危險。今天我們有點把握不住一項區別——那便製造很多的問題。然後離婚又結婚的人，比如說，覺得只有他們被排除在外，當然看來是很不公平的受排擠。我想我們都應該進一步以批評精神看看我們自己；我們必須認清「主的身體」，知道我們大家都，一次又一次的，需要在領聖體前做補贖。被准許領聖洗是有條件的。我們沒有權力自作主張對待主，透過教會的規定，他告訴我們何時可以領受他。

那是天主教感恩聖祭與大公主義吾主晚餐會之間的區別嗎？

是。天主教感恩聖祭總是和天主教會內信仰團體的成員

資格聯繫起來的。誓反教舉行主的晚餐，反之，遵從不同的規則。我們知道人們也可以在這兒（天主教堂——譯者）會晤吾主，但我們不可允許一樁事實遭受蒙蔽，即宗徒的一脈相傳以及司鐸聖職——一如天主教信德及其教誨的全部內容——在此地是劃定了一條界線的。

## 禮儀

感恩聖祭從天主教神修的超絕傑作，禮儀中取得其偉大的莊嚴、尊貴。在禮儀中，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似乎都有其自己的意義，真的幾乎有它自己的奧秘。梵二大公會議也認為教友們在這地上的禮儀內也預先參與並經歷「天上的禮儀」。

而且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禮儀從來不是一群會聚在一起，編製他們自己舉行慶典的方式，然後，儘可能的，自己舉行起來。相反的，透過分享耶穌的侍立在聖父座前，我們也以全天主教會的普世團體的成員和諸聖相通功的身份侍立於禮儀中，那才是它的真正偉大之處，天堂在這裡拉開了帷幕，我們參入了讚頌的偉大合唱。那是頌謝詞之所以這句話結束：「我們和天上天使一同歌唱」。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孤單的，我們參加進去，而天地之間的帷幕真的被扯下來，打開了。

聖大巴西略，隱修會之父，講過彌撒就和聖經是同樣偉大的啟示，他從這裡推演出一個規則，即沒有人可以用解說或詮釋或改革來歪曲禮儀。若禮儀果真不是人造的，卻可以說在它內天主的光榮能給人們經歷——那麼我們不應當把古老的額我略彌撒看做上天傳授下來的，看做永遠不可改變的嗎？

在這個問題上，在某些方面東方和西方採取不同的道路，比如，拜占廷教會的禮儀的形式是第四世紀和第五世紀由巴西略與金口若望所制定的。她和其他別的東方教會視之為天主的賜與而人不可改變它：我們進入裡面；我們沒有製造它（雖然在細節上當然總有一些上下）。

西方，反之，一直有較強的歷史感。這兒，也一樣，禮儀在精華成分上被理解為天賜，但也被視為嵌入生活的教會中，與她一同成長的東西，我們一定可以把它和聖經比較一下。後者也不是從上方直線落下的天主聖言，而是提供給我們，交付給歷史，能在它內成長的，因此西方教會的確保留禮儀的整體不予觸動，在精華上和形式上均然，但同時也小心翼翼的允許它因歷史而成長。

羅馬感恩經（Canon）大概也源自第四世紀，和東方一樣。隨後的時代在西方發展了不同形式的禮儀。高盧，西班牙，而後日耳曼的影響介入，等等，每一個加入教會的國家都有一些貢獻，羅馬則監視其進展，刪除任何旁枝，禮儀在羅馬最為嚴格的保持其古老型態，我應當說甚至比東方的形式還要早，至少在它神學的風格上。

這樣一來，禮儀在一個歷史的過程上，總是活生生的，——為使新的資料，尤其新的聖人，可以進入——但其精粹永恆不變，西方教會能夠考慮改革禮儀，理由在此。一定的，改革不可以是單單的與過去決裂，而必須抱著尊重來對待成長，就像你總關心一個活物，從而保持它存活。比如庇護十世刪除了聖人們節日的旁枝亂葉，他也把主日帶回特權的地位而刪除旁枝。庇護五世早已除掉偷爬進來的過多的繼擘詠。梵二大公分會和他們走同樣步調。這是對的。因為繼續成長，避免僵化是教會禮儀傳統的一部份。但我必須說明區別是在於我

是否關心生活並成長的東西，知道這條這個樣子的生命不是交在我手中，聽從我左右的——我必須為它服務並尊重有生之物的內在法律——或我是否把它看做一件製造出來的東西，可以說，像機器一般的操作，所以我可以拆開它，另加拼湊。

梵二大公會議無疑的想到生態的成長與革新。但我們必須看清今日有從事簡單的拆開又重新組合的廣泛趨向——這種趨向作不出能與禮儀的性質妥協的事。你不能就把教授們請來開會策劃為牧靈更有益的作法；什麼在實施上更有實效，以及其他這一類的事；更好說，你必需好好的看，抱著對那攜帶著千百年的財富的傳統禮儀的尊敬，找出什麼地方需要可能以有意義的方式添加或刪減。

這的確應當是向那些對禮儀有任何任務的人一個嚴肅的勸勉。他們應當對把千百年的信德帶給我們的這生活著並成長的個體抱著服務的精神，不打算發明並製造更好一點的東西，像那些以為自己是全能的專家們。

現在沒有人不滿耳是對現代禮儀的批評。為很多人它不夠神聖了。我們需要一個改革上的改革，使得它再一次較為神聖嗎？

至少我們需要對禮儀有一個新的意識，革除這任意揉造的精神。事情壞到主日禮儀小組在一起自作臭皮匠。當然這樣提供出來的是幾位聰明又勤勞的人製造出來的工作成績。但我在這裡面會晤的不再是那「完整者」，「神聖者」，而是少數幾個人的聰明和勤勞。我注意到那不是我所尋求的。太微不足道，而且是「此外」的東西。

今日最要緊的是我們應該對禮儀，對它的不可被揉造性再抱尊敬之心。我們應當再學習把禮儀認做一個生活的個體，它長大了，且交給我們，我們在它裡面參與天上的禮儀，我們不

在其中尋求自我的成就，卻尋求來到我們這兒的恩賜。

那，我相信，是我們最需要的，好叫這怪異的，未蒙准許的揉造再次煙消雲散，而神聖的內在意識再次覺醒。下一步我們可以看出在什麼地方，這樣說吧，已經刪除過度，好能使禮儀和整個的歷史的聯繫可以更清楚一點，再次活起來。我自己曾說過「革新的革新」，即指此意。但按我的意見，這首先應該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先制止這樣以自己的發明天才處處踐踏禮儀。

為培養對禮儀事務一個真正的意識，禁止直到一九七〇年合法運用的禮儀形式的禁令必須撤除，任何擁護這禮儀的繼續存在或參與這禮儀的人都被當做癡瘋病患來對待；所有的寬容都到此為止，在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這樣做來我們是輕視並起訴教會的全部過去。若事情如此，現在誰又能信任她呢？我必須說，很公開的，我不了解為什麼我那麼多的主教兄弟們向這不容忍的法規屈服，到這種程度。這沒有任何可見的理由，就與在教會內的內心和好作對。

但這第二階段，就是你所說的「改革的改革」，真的什麼時候來到呢？

我要說正如領向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運動，是緩慢成長——而很快成為洪流——的東西，此處也是，是從舉行「活信德」的慶典者中散放出來的，在一些模範性的中心，禮儀真的以正確的方式舉行，人們可以體驗到禮儀真正是什麼。若從這兒生出一個發自內部而非僅僅加自上層的運動，那麼時間就要到了。而且我相信這裡在新一代中已經有朝著這個方向的移動了。

一個真正的，神聖的禮儀，一個為信眾，為教會的未來的禮

儀——在您的心目中，是怎樣的？

基本上我們必須再一次接受曾經給予我們的形式，要向內心穿透它們。當我想起「禮儀運動」的時代，的確我曾經參加這個運動，逐漸學習四旬期的彌撒如何發展，了解封齋期的結構，彌撒經本的整個結構，以及好多好多的，是多麼奇妙。事情就是找到進入這寶庫內曾經發展並成長的事物之道，從而進入天主提供給我們的光榮。我想總而言之就是；再一次學習聆聽的精神——「我兒，請聽」，本篤說——了解我們自己更好說是收受者而不是製造者。

彌撒應該再用拉丁文嗎？

為一般的實行不再可能了，或許也不再有必要了。至少，顯而易見的，我要說，聖言禮儀應該用人們的母語。但其他部分我要建議以新的開放態度對待拉丁文。

同時拉丁彌撒在我們眼中好像是失寵了。在多元文化的團體裡，因為不用拉丁文，便休想有互相溝通。比如在亞味農，主教座堂的本堂神父告訴我，忽然有了三個不同語言的團體來舉行主日彌撒，他建議一同唸拉丁文的感恩經；這樣大家可以一同舉行彌撒。三個團體都斬釘截鐵的說；不，每一個團體必須有自己的東西。讓我想一下旅遊中心，若人們有一點共同的東西，從而彼此認可，不是很可愛嗎？所以這類的事我們應該保持它們活生生的臨在，即便在羅馬的偉大禮儀慶典中若沒有人還能唱kyrie或sanctus，沒有人知道Gloria的意義是什麼，那麼一個文化上的損失便成為我們共同分享之物的損失（譯者；我沒有把這三個字譯成中文。請問我國教友們還知道它們是什麼嗎？）。我要說在這樣的範圍內聖言禮儀應該總是用母語，但



仍舊應該有相當的拉丁文成份用來把我們聯繫在一起。

作家瑪丁·摩瑟巴赫（Martin Mosebach）講過有關彌撒的一則小故事。好多好多年前在卡布里（Capri）島上，一天一位英國本堂神父來到那兒，還穿著得像一位神父，那連在義大利南部也很稀罕了，當他們聽到這位著長袍的人要，相當真誠的，每天舉行彌撒聖祭，他們躊躇了一下，把在一個陡峭的懸岩上遙望大海的小堂給了他，這懸岩的名字是提比里諾山（Monte Tiberino），那兒曾有皇帝提比里烏斯（Tiberius）的「星球別墅」（Planet Villa）之一，宙維斯別墅（Villa Jovis）。這小聖堂一年只開放一次，在九月八日，聖母誕辰節慶，其他日子就讓老鼠在荒廢的建築內跑來跑去，咬進更衣室內的抽屜。

好，這位英國神父是個實用的人，並不是大神學家。他動身了。他爬上陡坡，面對整個海灣的懸岩。首先打開小聖堂生鏽的鎖就很難。然後，在一線日光的陪伴下，他走進了霉味的房間。聖體龕的鉛門敞開著，蠟燭燒到一小段，跪凳都推倒了，更衣室看來似乎被匆匆的放棄了。骯髒的花瓶，蒙塵的桌罩，一隻趣味很低的花花聖爵，祭台桌布濕黏在一起，散掉的彌撒經本。是的，連苦像也折彎扭曲了。

神父好好的看一下每一樣東西，沒有浪費時間沈思，他打開了窗子，從屋角拿起一把草掃帚，先把所有的東西都掃出去。然後他拿起苦像來，親了它，把它放在更衣室的台面上。他擦淨了聖爵，扶正了蠟燭。他找到了鐘繩，到外面去爬上梯子把它網在鐘上。現在魔咒是打破了。

神父披上了滿是污垢的紫色絲領帶。然後他倒出一點他帶在塑膠瓶裡的水在一個小小的碟子裡，開始祈禱，加入一點鹽巴，做了降福的手勢，把水倒在門口的小大理石蚌殼中，人幾乎可以聽見

這石頭甦醒過來，嘆了一口氣。然後，當拉起鐘繩時，信徒們從遠處來到，一個一個的，婦女和兒童，很快的擠滿了聖堂。

現在彌撒可以開始了。神父在祭台上鞠躬，口唸：Introibo ad altare Dei（我要走上天主的祭台）。

而一位細心的旁觀者，當他看見這個穿長袍的人打掃祭獻的地點，當他點起蠟燭，奉獻水，擦掉灰塵，把鼠屎掃到屋角，有很奇怪的事發生了。因為，一如亞伯爾和諾厄，他先建築了祭壇然後奉獻犧牲。一如梅瑟他劃定了聖龕的地點。這就是怎樣準備並制定聖地呢？

這當然是摩瑟巴赫的一篇很有詩意的作品，雖然整個的事情在卡布里沒有你因這故事而假設的那麼糟。不過讓我們停留在外面與內在的東西互不可分這一點上。連聖方濟各的使命也是從那開始的。他聽到從十字架傳來的那句著名的話——「你必須重建我的教會」（聖堂與教會同字：Kirche-Church）——起先他想這指的是那頹塌的教堂，波的恩古拉Portiuncula堂，他重建了，修復了它——繼之他明白了他應當做的更多；他必須重建生活的教會。

但起始的體力勞動也是它的一部份。這為總要把地點再整理好，使得教會，神聖之所，感到新鮮，可以給人認出來，在內一如在外，是最重要的。感謝天主，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光華燦爛的教堂，我們必須學著再次愛它們神聖的一面，在至聖聖所的燭光幫助我們警覺到總有一個靜默的臨在在那兒。若，今天，教堂更像一座音樂廳，我們把過去的美麗只看做為我們自己的活動所設立的戲院佈景，那麼我們事實上失去了對「神聖」的內在了解。找回這份了解，內在與外在的洒掃裝點，是得以進入聖祭，的確在那裡和「聖者」相會。

## 罪與和好

補贖聖事；有些人說它將人置於不可能的情況中，基本上只產生焦慮與犯罪感，另一些人則強調若沒有告解這件事，我們便必須發明它。

毫無疑問的，在歷史上，告解比其他任何聖事在其外在的表現上改變更大，就是因為這是如此觸及個人的事，它在人類的個性與文化中，開放或保留的無數區別中，必須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梵二大公會議後人們曾嘗試創造新的可能性，其中有一樣似乎很好，就是分享式的良心省察，可以用來幫助個別的告解。

第二種就是開一間告解室，告解可以取談話方式。那，也可以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使人開放自我，跨越我們每一個人人在告解前趑趄不前的門檻。當然，它也可能造成告解化為談天說地，以及心理諮商。群體贖罪成為廣佈的實行，但這不可以是告解的適宜方式——因為告解主要是個人的事——只有在相當特殊的環境下才有意義，才可以舉行。

引一句拉辛格樞機的話：「沒有承認犯罪能力是我們可能想像出來的最危險的神修進展停頓的形式，因為這特別使人不能再進步」。

人們說基督教義把犯罪感壓在人身上，試著把這個當做壓迫人的槓桿，好，當然，這種犯罪感的誤用可能發生。但撲滅承認犯罪的能力更糟，因為人在內心成為僵硬病態的，只要想一下進一步的，無能承認罪惡的密集形式，納粹的教育用意即在於此。他們以為他們甚至可以謀殺，一如希姆勒（Himmler）表示的，而仍然是君子——他們這樣處心積慮的踐踏人類的良

心，把人弄成殘廢。若有痊癒的功效則承認過犯的能力可以容忍，也可以適當的發展。而痊癒，只能在有赦罪時才能生存。的確心理治療幫助我們查覺心靈結構上有缺陷的聯繫，並幫助我們矯正它，可以做到的很不少，但它不能克服犯罪感。在這一點它已經超越了它自己的能力限度，所以它往往會失敗。唯有聖事，從天主來的權威，可以克服犯罪感。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在我們這個人主義的世代，跨越個人告解的門檻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了。但只要信德的精神領導著我們，便可以再學習它。尤其這不是在人前承認過錯，而是在天主前，而且因為它以赦罪的字句結束——也許還附帶勸告的字句，幫助我們克服犯罪感的後續效果。

我們小孩子的時候習慣於全班去辦告解。「我以痛悔和謙遜來告我罪」，我們習慣於這樣開始。它從來不是完全簡單的，但它好像一種精神的洗衣機，事後你覺得有些乾淨了。我理會到今日教會在聖詠歌集中還提供我們一稱為「良心鏡鑑」，來幫助我們準備告解，是一種省罪清單。我要讀一下其中的幾個問題；「我是否尋找接近天主？——我是否向父母表示感謝與愛慕？——我有沒有散佈謠言，說粗話，講傷人的話？」或者；「我是否把我的工作轉卸到別人身上？——我是否尊敬別人個別的性情？——我是否試著好好的教養我的孩子們？——我懶惰嗎？或兇惡？或吝嗇？過求享樂？——我犯過淫亂嗎？——我說過謊言嗎？——我是否裝做比我自己好？」我們可以看見教會對任何人性頗不陌生。

我相信幫助良心有自知之明是最要緊的。在這方面我們很頑固，也許就是原罪的緣故。若是對不起我們的鄰人，就要把「忘掉」的帳幕拉在那上面，也許我們傾向於很容易的把謊

話咽下去（譯者：是不承認說謊的意思），等等。這良心上的銹鈍為我們是最大的危險。它使人降格。因此，受聆聽良心之聲的訓練是很要緊的。所以教會的任務是認清每一個時代中最常見的罪，從而幫助社會不致在它生存的主要地域中壞死或腐爛。

我有一個小問題，打斷您一下，有必要的謊言是准許的嗎？比如請人在電話上替你說你不能接聽？

這是一些很實用的問題，連倫理學家也持有不同的意見。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學派，是由康德代表的，堅持真理本身有其價值，所以永遠不應當違反它。一個人若要另一個人打電話說他不在，是很可理解的。但此處你必須無論如何小心提防你自己；若一旦你打開這扇小門，便越滑越遠。但我不要立即判決這一類保護你自己的企圖——因為我，也那麼做。

所謂「大赦」是從告解聖事流行出來的，最早的大赦是教宗對參加十字軍的人頒發的。而衍生出來的全大赦的實施結果是給予路德一個反抗的理由，從而導致改革及裂教，我想今日很少的人對大赦這教條還有任何理念。

在教會的歷史中那是很困難的一章，教宗在公元兩千年聖年文告中曾嘗試給予一個新的詮釋，在罪與罪罰之間有一個古老的區別，按照這個，罪由赦免被剔除了，但「罪罰」還在。那使我們感到很機械化。教宗再詮釋它為縱然罪已經被克服，但我因過犯而導致的，就是，我對鄰人的傷害，任何程度的損失，我任何所說所作的後果。這些留在我裡面，你可以說，一種反彈，我本體的一種扭曲。

所以這是應付罪的生存性的後果的事。要應付這個，只能

和別的人一同致力，因為罪總是向外伸張，超越我自己。大赦的意思是我們進入諸聖相通功的財庫，在那兒有精神財貨的交易，我們獻上自己的一份禮物，接受別的人所提供的餽贈，在這種意義下明瞭大赦是一個生存性債務的清償，是互相支持的分亨，則大赦可以繼續是一個完全有意義的形像。

## 婚姻

一成群結隊的年輕人正在思考他們真的必須結婚或必須在一種比較鬆動的條件下同居。在政府方面有把婚姻外的同居和同性伴侶與婚姻一視同仁的努力。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婚姻應當是一同生活的唯一可接受的形式？

為一件事；只有一個安定信任的氛圍值得這人類密切結合的尊嚴。不僅有關於二人互相的責任，也有關於從此中生育出來的子女的未來。這樣說來，婚姻從來不是一件私事，卻有公共與社會的性質。建立任何社會的基本方式有賴於婚姻。

最後我們現在也看見婚姻以外的終生伴侶也取得某種結合形式。這種結合用意是較少的約束力。但它們，一樣的，不能逃脫一些公共責任，因為是和社會的共同生活互不可分的。就這一點，便顯示一種不可規避的需要，就是依法律，依社會，依公眾的要求規定的結合形式，即便現在人們相信他們需要引進這方面的較鬆懈的條文。

我們必須注意到的第二方面是；每當兩個人互相交付而，在他們中間，把生命給了孩子們，這便碰到人類生存的神聖與奧秘，它超越了我能控制，能拋棄的領域；我就是不只屬於我自己，在每一個人內有一個神聖的奧秘。這是何以夫妻的結合

被視為處於宗教的領域中，在神聖的氛圍內，要向天主報賬。向天主報賬是一項必要——而在聖事中這是深深的植入，且穩定的建立了基礎。

所以，一切其他的形式都是變態的形式，最後是尋求躲避對另一方也對人類的生存負責——而這，同時，把不穩定的因素引入社會，將要有更長遠的後果。

同性戀伙伴的問題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想若不再認為在婚姻中，家庭裡，有一男一女是重要的，反之，同性同居被給予和前述關係同樣的地位，則人類生存的基本結構橫式便被冒犯了，這樣，久而久之，一個社會要面對嚴重的問題。若我們聆聽天主聖言，那我便應該由一個察覺所光照，就是丈夫妻子與兒女的結合是神聖的。若一個社會把家庭，即天主所降福的結合為治理性關係的正確方式，那麼我們便可以成功的以正確的方式建設一個社會。

婚姻誓願是這樣的；我，某某，娶（嫁）某某為我的妻子（丈夫），我許諾真誠對待你，在好時光也在壞時光，在疾病中也在健康時。我要一生一世愛你並尊崇你」。聽起來真好，但為什麼婚姻要一生一世，「到死才分手」？

因為那是由人性愛情的不可反悔性所確定的，而且接受下來的責任也是不可反悔的。我們不可以試著指出每一件事，直到上面的小點點都是有合理佐證的。傳統的偉大智慧告訴我們這個，最後又由天主聖言自己讚同，除非我完全的付出自我，不保留我的任何一部份，才能符合人性的尊嚴，不可以暫時相許，直到下次通知，直到，可以說，我找到更好的東西。人生不是一項實驗。這不是交易合同，而是把我自己向另一位人投降。唯有完全的，毫無保留的愛的形式，一個人向另一個人的

自我交付才和人性的精萃同光。

我們已經多次談到性；顯然教會感覺這包涵一個很大的奧秘。不然的話很難理解為什麼她對這些事有如此嚴格的觀念，連在婚姻中亦然。難道說教會對人性，對人們有不同的見解，才使得她禁止節育？

的確，教會把性愛看做創造的中心實際，人在此處被帶到和創造者最接近的地位，責任的最高度，他被允許親自以負責的態度分享生命的起源，每一個人是天主的受造——同時他也是父母的子女，因此有某種限度的天主的創造力與人類的繁殖力互相交錯。性愛是一件有力的東西，我們從一件事可以看出，即它連帶了對一個新人的責任。他屬於我們而同時不屬於我們，來自我們同時又不來自我們。從這個觀點，我想，同時能給予生命，又轉而為這生命負起責任來，超越其生物學的起始，是一件神聖的事，便可以理解了。為這一切不同的理由，教會必須表明此處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基本上十誡告訴我們的。她一次又一次的，總要把這件事講做人生的一個責任。

若在性道德上你總違反教會認為什麼是正確的，你還能做一位好基督信德嗎？

另一面是我們總做不到教會宣講天主聖言時告訴我們人能做得到的偉大的事。假若，不論如何，一個人若留在路上，若他保持對與基督共同創造的神聖性的基本認知，那麼他不會只因失敗而不再是天主教徒。然後，在我們的尋求中，我們還是，若你要這樣措辭；「好天主教友」。

義大利主教們要求人們更加勇敢的多生一些子女。他們宣講



說，若一個社會害怕多有孩童便變得「缺少人性」。

凡愛孩子的心被澆滅的地方，真的失去了很多很多。義大利人一向以他們對家庭和孩子的愛聞名。今天，在義大利的一些地帶有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這兒，由於新財源的開發，一些基本上的事改變了，事實上這為西方的社會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把孩子看做競爭者，奪去我們的一些生存空間，一部份未來。同樣的，把孩子看做大不了是我們的財產，是我們自己的肖像。最後，人們不願為孩子們而接受孩子們，願把時間和全部的生命給他們。

一位義大利主教曾向我說窮人投資在生命上；他們把孩子看做他們的未來；有錢人在物件上投資。我不想誇張他這話的意義；但顯然的在物件上投資，靠東西的價值為自己保險，是把自己加倍，比我們為另一個生命服務的動機強得多。即便我們嚴肅的面人口成長的問題，我們仍然應當承認，另一方面，年齡老化的社會，正在搶奪它自己的未來。

「人口成長」這個口頭禪。教會被指控嚴厲禁止節育的政策，在第三世界的某些部份加深了原本很大的問題，以於陷人於真實的貧困。

那當然是完全的胡說。貧困是來自在部落社會或基督信徒的團體裡的道德墮落。後者曾是生活秩序的來源，且阻止今天我們看見的貧困。把教會的聲音壓低，使之成為區區節育的禁令是完全的胡扯。它把世界的形像完全扭曲了，一會兒我要加以解釋。

教會仍然特別指導婚姻的神聖與忠貞，那才是她真正的聲音，當人們聆聽這個聲音，孩子們便有一個可以在任何貧窮環

境內學習愛與自重，正確生活之道的氛圍。在那兒家庭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忠貞的氛圍，人們彼此擔當，彼此關切，提供自然節育的必要先存條件，貧困不來自大家庭，卻來自不負責又無紀律的生育無父，往往無母的孩童，流浪街頭，必須忍受一個精神上扭曲的世界所加給的真實災害。我們都知道，另外，在非洲今日相反的危機早已出現，透過愛滋病的迅速傳佈；不是人口爆炸，而是整個的部落死亡殆盡，在鄉村人口衰退。

此外，我想到在歐洲他們資助農民殺掉畜生，毀滅穀類收成，葡萄，各種水果，因為我們據說是不能控制生產過剩，我覺得這些見多識廣的經理們仍舊應該考慮一下如何；不要毀掉受造界的饋贈，好好的利用它們。

貧困不是那些教導孩子們學習忠貞與愛，對生命的尊重以自我節制的人所造成的，卻由那些說服我們輕視道德，只機械式的看人的人；為他們似乎保險套比道德更有實效，但當你想你可以用保險套代替人的道德尊嚴，以免自由為他不再成為危機，便剝奪了人所有的尊嚴，降級到他最基礎的自我，造成恰好他們自稱要阻止的：一個自私的社會，人人為自己度日，對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再有責任。貧困來自失去道德的社會，不來自把它道德化，而保險套的宣傳是道德退化的主要部份，一個輕視人們，無論如何以為人們什麼好事都做不出來的表達。

## 司鐸

每一個世界宗教都有特別被任命在社會上負責該信仰的儀式與規則的人。天主教的司鐸與其他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好，首先，天主教的司鐸是在宗徒們的權威模式中響應耶穌基督的使命。所以他不是一般宗教歷史中所見的靈媒形像。這個「階級」的標準，若我們可以這樣稱呼它，是從基督所創立的宗徒形像發源的。基督把宣講他聖言的任務交給他，宣講基督自己，宣講他給予我們的許諾，而在這宣講的框架中——它總是一個愛的任務，建設基督妙體，服務窮人——有基督之死的宣講，我們稱之為感恩聖祭，是一件聖事，是中心。

若他們是由基督自己召叫的，為什麼有壞司鐸呢？為什麼甚至有壞主教呢？在他揀選的人中我主顯然有了錯誤。

人們沒有真正的接受一個召叫卻滑過去，好像是，是一定有的。但也有「失敗的召叫」，就是說，沒有真正活出來的召叫。奇怪的是，一如我們談論過的，天主把他自己付給這麼脆弱的器皿。他在教會中冒這麼大的險。他把自己放在一再負責他者的手中。他也留給我們跌倒和腐化的機會，以致於他還一次又一次的用這些明明不合適的工具來維持他的教會，一方面，我主比人的罪強壯，是一個安慰，但，另一方面，這也是為所有面向這項召叫，相反領受了召叫的人一個很大的挑戰，讓它真正的在基督的伴同下走向成熟。

耶穌基督命令他的宗徒們：「去到全世界，向所有的人宣講福音」。正如宗徒們把宣講看做他們首要的任務，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會中的偉人們——道明會士甚至以「宣道修士」為名——在他們周圍會聚了廣大的群眾。沙翁那洛（Savonarola）以他補贖的道理使得全翠冷翠的人顫抖。關於奧斯定，據說他的道理越來越短。每一句話都充滿了重量與意義。他的一位傳記作者寫道：「他不罷不休，直到每個人眼中的淚光使得他相

信反對真理與聖寵的最後因素在他的聽眾靈魂中被打倒」。

會講道理是一個天才，一個特殊的恩賜，而聖奧斯定對那些需要用一本書準備講道理時說什麼的簡單神牧們總抱著很大的尊敬。他說過：重要的不是與眾不同，而是謙遜的服務。若另一個人的書能幫助某人向大家宣講聖言，那好極了。當天主推出一位偉大的宣道者時，我們要感激，但我們也應學習有足夠的謙遜，傾聽較次的宣道者。

最近在德國一座大城的一位本堂神父告訴我他是經由一位實際上缺乏任何天才的司鐸的個別媒介而蒙受召叫的。他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宣講者，一個嚇人的歌唱者，等等，然而在他的照顧下這本堂非常興旺。最後竟有四五個司鐸聖召在這城區本堂中覺醒。他的前任與繼任者的任期中都從未有這種事發生，而那兩位都比他能幹得多。此處我們可以看見沒有動人的講話天才的人謙遜的見證如何成為一篇道理，而我們又多麼應該為不同的神恩而感謝天主。

## 死亡

在我們生命的終了，慈母教會提供我們從這個世界一個很好的出口。她把臨終聖事提供給她的兒女們。它一向被稱為「終敷」…

且你問任何人他願不願意領它，他大概會拒絕，因為他不願想到他已經快要死了。

「終敷」這個名詞為病人是那麼可怕，早已經過三思，很正確的以「病人聖事」取代了。所以病人看到來行這聖事的神

父不再把它當做宣佈他即將死去。

事實上為病人敷油的意義是助成一個精神的程序，在某些環境下可能成為痊癒的過程。它是在病患的情況下教會所提供的聖事。不太和死亡悠關。臨終時，真正的「旅行乾糧」（viatorum）是聖體。在為臨終者祈求，降福臨終者，以及附加的赦罪禱詞中，教會把特殊的慰藉加在備妥待發上。這些都為這困難的行程加強人的力量，跨過這可怕的門檻，步入似乎不見天日的黑暗。

病人聖事更是助人接受痛苦的聖事。它的用意是幫助我，向基督舉起我的苦楚，我的疼痛，進入與基督聖事性的合夥。這不必要是身體的痊癒。因為病痛的確能治療我的神靈；也許我的靈魂需要它。基督藉著教給我受苦且伴同我受苦，可能真的成為我的醫生，克服我靈魂內的深刻精神疾病。

據說人在死亡的時刻傾向於心意上徹底的改變，最強硬的無神論者在最後的一分鐘，可以說變成溫柔虔誠的羔羊。伊麗莎白·屈布蕾·蘿絲（Elisabeth Kübler-Ross）做過臨終的研究，在人們瀕死經驗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的人完全改變。他們改變了他們所有的價值觀。他們的價值不再是那麼物質主義的，不再有侵略慾，競勝心。他們變得更精神化」。這是不是意指在自我保存的關頭，一個人可以很清楚的認出來在生命中什麼真的是要緊的？

無論如何這一類極端的情況可以幫助他看見他刮斂的物資財富或榮譽，尊高，和他的影響力到最後，不管怎樣，都不是實在的。這可能引導他再次品量他的價值，但不一定。人靈可能粗鈍，硬化，不再能看得清楚。在這一類的極端情況中，唯有在一個人裡面還存在著的東西可以破門而出，顯現出來。因

此之故我們不應當依賴最後的時刻，卻應當，這樣說吧，不讓我們內存儲的善良完全漏掉，好讓我們的燈內還有油在，像我主的比喻所說，當新郎在門口敲門時。

天主教有一句古老的智慧話：「一個人死去的那一天要像他的主日」。

那又碰到同一點上。若天主和主日一起從一個人的生命消失，便沒有任何儲蓄可以突然出現，即便天主的恩寵是無窮無盡的——我仍須感覺到一個警告：不要讓我靈魂中靜默的儲蓄流走，當我需要它們的時候，我不致兩手空空站在那裡。

按照教會的信仰，我們真實應當高興會死去：「生命是死亡，死亡是生命」。總之，永生等著我們。

是的，但人的氣質各不相同。當奧思定躺在臨終的床上，他所有的罪都回到他眼前，因此奧思定把悔罪的聖詠貼在牆上，以便經常的吸收它們。他甚至把自己驅除教籍一陣子，把自己，可以說，處於悔罪的境界。此時，他想起自己的神師，盎波羅削，如何在極大的內心平安與逆來順受中過世，說：有這樣偉大的尊嚴的人是承蒙恩賜；我不是同一個人；那沒有給我；我需要謙遜與悔罪，希望吾主無論如何還是接受我。

不過我的確要說基督宗教的教育與訓誨之一是把信心給予人們，我們是經過死亡而進入真正的生命。這能幫助我們克服對不可知的畏懼，或至少克服那攻擊我們的畏懼，賜給我們死亡之際的平安。

您怎樣呢？您害怕死嗎？

唉你看，因為我，一樣的，知道我一切的不足，在我眼前

必要有最後審判的想法。但同時也有天主比我的失敗要偉大得多的希望。

您用些時間來準備您自己嗎？

當然。因為你年紀越大，死亡也越逼近。

火葬是准許的嗎？或那只是外教人的禮儀？

猶太人，和其他地中海文化不同的是，他們不火葬，為他們，屍體的下葬是，可以說，撒下種子，希冀復活。而那就成為基督宗教的習俗。在葬禮中有對復活及希望一個靜默的信德表達，今日依然如此。直到梵二，火葬是要受懲處的。因現代世界的一切環境起見，教會放棄了這個。對復活的信仰不必藉著這個方式來宣稱，因為無論如何天主把一個新身體給我們，所以火葬也可以允許了。

我必須說我是足夠舊式的，還把下葬看做基督宗教敬重死者，敬重人身體，和這身體會有一個未來的適當表達。

你方才說在將要來到的天地中天主給我們一個新的身體——那是否意指我們沒有人會和他從前一模一樣了？

一方面，末日的復活是一個新的創造，但它保存人的身體與靈魂獨特的身份。在這一點上，聖多瑪斯說是靈魂把身體的模樣給予它——是靈魂為它自己打造一個肉身，所以「身份」的意思是，靈魂，由於復活，又獲得打造的能力，要從內到外建造一個一模一樣的肉身。但要推敲復活的身體與質地要像什麼樣子可能看來，我覺得，無論如何相當的沒有用。

一個很特別的問題：我的弟弟十四歲就死了，他現在在那兒呢？

他和天主在一起。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純物質空間的類別。正如我們不能把天主想做在天上的某一朵雲彩上面，同樣的死者與物質存在有不同的關係。天主和物質圈子的關係是他透透徹徹的統治它。我們已經談過接近天主的尺度，這尺度不由空間地點所確定；我們也說過靈魂，人內的精神原則，不佔據一個特別的地點，好像身體器官一樣，卻是整體的形成原則。同樣的，死者分享天主與空間的另樣關係，不能以地理類別來確定。

不少的人甚至說死者留在他們墳墓附近，在我看來相當嚇人。不，他們已經脫離了生存的物質圈子，進入另一種空間關係，基於天主之在任何空間關係之上之外。有時候我們經驗到，人們即便遠隔重洋，依舊在思想上很切近的結合。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得到這在空間之上之外的東西，這空間的下一階段，那就是精神的切近。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排除死去的人已被放置在某一地理地點的觀念。反之，我們更應該說：他和天主在一起——他藉此以一個嶄新的方式處於宇宙的現實中，所以也更接近我。

我們人類很好奇；我們很想知道一點天堂是怎樣的，聖經告訴我們是什麼等待著我們嗎？

連聖經也只能靠一些形像來告訴我們。比如，他們試著以天上禮儀的形像暗示它。新生存的氛圍就這樣是實際禮儀的超越。歌唱與飛翔同是形像。

但這一切可能很厲害的遭受誤解，我們知道那巴伐利亞人來到天堂，卻受不了永遠唱阿肋路亞的故事。我感覺到重要的是不但空間關係，而且時間關係也不同了。若我們想像天堂是一個不可測量的漫長時間，難免我們會有朝一日覺得它太長



了。但脫離我們通常的時間順序，脫離那和天體的移轉相聯繫的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而處於一個個人的互相陪伴中，也意味著事物的永恆流轉要消失掉——而一切都成為一個快樂的偉大良辰，所以我們更應該把永恆想像為圓滿的時刻，這時刻已超越了所有的時間。

你可能是器官捐贈者嗎？

是的，縱然我假設我衰老的器官沒有多大的用處了。

一個令人興奮的建議：一位住在巴黎的非洲籍回教徒帶著拉辛格樞機的心臟…

…是可能的。

伊麗莎白·屈布蕾·蘿絲，曾做過瀕臨死亡的研究，對我們是否以人工方法延長生命的問題有過很清晰的見解。她說：「百分之百，不。我們不應當促短它或延長它。為每一個人，什麼是死去的時間，有合適的一刻。那，她說，和某些未完成的事攸關，它甚至不那麼在於個別的人，為最後有一位「大老板，他對這事有發言權」。

唉你看，有些延長生命，或試著延長生命的方式，我，也覺得是蠻橫的干預，我要反對的。但當然，治療本身是一個延長生命的方法。昔日認為不能醫治的病今日也有療方，若醫藥科學更加進步，我不會認為那是人工的延長生命。

那麼，問題是，器官捐贈可以當做我們視為醫學技術正常的，合理的延伸，可以做為治癒的方法，到什麼程度。我想若移植一對器官中之一，像腎臟或眼睛，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困難，雖然這為捐贈者是一個很大的犧牲。為像心臟之類，只能

取自於臨床上已經死去者的器官，便比較困難。它必須那麼快的，當器官還「活著」的時候取去。人什麼時候算是死了——而相反的，器官必須還活著——的問題，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腦死的標準已經以極大的細心予以釐定，但我覺它仍舊時時應該付諸批評性的審核。尤其因為有過早把標準付諸實施的誘惑。那麼，心臟移植事實上就是治療的終極方式。但我仍然不願嚴格到完全排除它們的地步。我想還有把它們看做在適當的治療方法範圍以內的合法案例。

## 18. 未來

### 國家教會還是少數人的教會？

很多年以前，您對未來的教會作過先知性的預言。教會，那時您說，要變得很小，而在很大的範圍內要重新開始。但在一段考驗的時期以後，一個內斂的，簡化的教會要散放極大的力量與影響；因為完全在計劃並控制下的世界上的人們會感受不可言喻的寂寞…那時他們要發現信徒們的小團體是相當新鮮的，在那兒為他們是一個希望，是一個他們暗中一直問著的問題的解答」。看起來您似乎是對了。但在歐洲情況要怎樣發展呢？

首先，教會真是要變得小一點嗎？當我那樣講時，各方面都責備我說我悲觀。而今日沒有比人們稱之為悲觀的更不受容忍的了——而事實上它往往只不過是實際情形。同時，大多數的人承認在現時段歐洲受過洗的基督信徒簡直寥寥無幾。在瑪格德堡（Magdeburg），只剩百分之八的人口還是基督信徒——而且注意，那是各式各樣的基督信徒，算在一起。這樣的統計結

果表現一個不容分辯的傾向。這樣說來，教會與社會原本被視為同一回事的文化領域中，在我們德國，比方說，其範圍將要縮小。我們就必須面對這件事。

意思是什麼？

傳統的教會可能很可愛，但這不要必要的。起始三個世紀的教會是一個小教會，但不是一個分歧的團體，相反的，她沒有築起間隔把自己分開；更好說，她認為自己對窮人，對病人，對所有的人負有責任。凡是尋求對唯一天主的信仰，尋求一個許諾的人，都在她裡面找到一席之地。

會堂，羅馬帝國的猶太教，讓它自己由一個「敬畏天主者」的圈子環繞著，他們附屬於它，因而成就了對外很大的開放。早期教會的慕道團體很類似。這裡自覺不能和基督信徒完全認同的人可以，這樣說吧，附屬於教會，看一下什麼時候能進一步加入她。不作一個封閉的會社，卻總向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開放的認知，是教會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正是因為基督信徒的集團縮小，我們經驗到應當考慮在這一類附屬的模式下尋求開放，使人們能夠成為會員。

若人們一整年從來不去教堂膜拜，卻至少在聖誕夜或除夕或特殊事故進堂，我一點也不反對，因為這是隸屬於神聖者的降福，隸屬於光明的另一種方式。必須有參入和附屬的各種形式；教會必須從內心向外開放。

但傳統的教會豈不是宗教文明最高的成就嗎？她不真的是普世的教會，為每一個人敞開，能夠在她分枝繁多的屋頂下蔭庇每一個人嗎？

教會真能放棄自命為人民的教會，做大多數人的教會嗎？到

底，這是付出鉅大努力與犧牲賺來的成就。

我們將不得不接受損失，但我們要永遠做一個開放的教會。教會永遠不可做一個閉塞的，自滿自足的群體。我們必需作傳教士，這意指我們在社會的眼前表現那些必須塑造其良心的價值，它政治的存在以及真正人性團體的基礎價值。

因此之故，傳統教會習於——以及她在某些國家中繼續著，在別的國家還要來到的——致力的奮鬥一定要不停不休的。教會必須干預立法的程序，在人民面前保持那偉大且不變的人性因素，建設人的社會。因為若法律不再有任何不同的道德基礎，它便不再是有效的法律。

以此看來，教會對社會的整體總有一個責任。事實上傳教的責任意指，一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我們真正的必須試著再傳福音。我們不能安然坐視其他每一個人都跌入外教，但必須找一條路，把福音帶入那些不信者的生命的圈子裡。這方面已經有一些典範。新慕道團是一個模型，其他的團體也在嘗試著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教會必須發展不少的想像力來幫助福音在公共生活中長是一個力量。為的是它能塑造人們，主掌他們的生活與工作，在他們中間像酵母一樣的發酵。從前，當耶穌說，門徒們，應當作地上的鹽和酵母時，是一個很小的團體。所以假設這些團體應該很小。但也假設他們為整體應當負起一個責任。

### 若望保祿二世

若望保祿二世是二十世紀一塊堅固的岩石。這位波蘭教宗比他很多的前任都在教會留下更清晰的印記。他的第一個通諭，「

人類救贖主」(Redemptor Homini)，把他的策略劃定下來，他說：人們，世界，和政治系統都「遊離了道德與正義的要求」。現在教會必需經由清晰的教誨提供修正。這基本的主題在所有的宗座通諭中都可找到，教會必須宣揚「生命的文化」來反對「死亡的文化」。若望保祿二世有沒有把必要的基礎留給教會，使她在新一世紀中做一個好的開始？

真正的基礎當然是基督，但教會總需要新的激勵；她永遠需要重建。這上面你一定能說這位教宗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記。它致力於應對我們時代一切的基本問題——而在這一切之上之外，它給了我們一個奔跑的起步，一個真正的領先。

教宗的偉大通諭中——從「人類救贖主」開始，然後他關於聖三的三篇，描繪天主的形像，關於倫理的偉大通諭，關於生命的通諭，關於信德和理智的通諭——立定了標準，而且，像你所說的，把我們可以重建於其上的基礎指示給我們。也為了改變得這麼多的世界，指示基督宗教必須找出一個新的表達。

當多瑪·亞敬與猶太教，依斯蘭教，與希臘和拉丁文化相遇時，必要重新以同樣的創時代方式再思考基督宗教，把一個積極的狀貌給予它，同樣在現時代之始也必須重新思考——在思考中，它分裂為改革形式和特立騰大公會議給予教會的基本輪廓，後者主導教會型態共五百年——今日，在時代與時代之間的轉捩點上，我們必須一面保存整體上不可消滅的名分，同時發現活生生的信德的能力，再次表達它自己，使它的臨在受到注意。現任的教宗確是在這方面有了相當要緊的供獻。

## 未來的普世教會

五十年前，工業國家仍舊是人類的三分之一，兩個世代之中將要有大約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的國家，二十一世紀中頁，中國和印度大概有全西方世界全部的人口。

由於人口分佈重量的改變，未來的普世教會也要與今日有興銳的分別，今日從前第三世界的團體已經剝奪了中歐的本堂，不僅在數目上。若，比方說，二十世紀初在非洲只有一百七十萬天主教徒，在新世紀之初已經有一兆零一億。今日，我們能不能已經預見教會外形上可能的改變，在禮儀和牧靈雙方面？

我想此地我們不應探索得太遠，因為歷史的進展上總有那麼多預料不及之事。所有的未來論都苦於歷史上冒出來的驚奇成分。比方說，沒有人曾敢於預言共產政權的崩潰，它帶來一個完全新穎的歷史星陣，世界的社會將要相當根本的改變是不錯，西方世界在數目上的消滅還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其意義將是，歐洲要怎樣在移民的後果下改變——因為讓出來的空間已經補上去了——在多方面要怎樣改變其平衡，那一種文明，那一種社會形態要佔上風——我們簡直就不能想像其任何發展。

因此之故，我們對未來的描畫要極端的小心翼翼。無論如何，至少有佔據教會的潛能的民眾將要有相當不同的結構是很明瞭的。西方典型的人，以他面對世界的態度，再也不能和從前一樣的佔領上風。別的性情，別的精神恩典，要走到前面來，在教會的外表上扣下印記。

為這個理由，按我的意見，「抓住要點」（ESSENTIALIZING）——瓜迪尼的用語之一——是最基本的，這不是預先做某事的想像架構那麼一回事，它結果下來會相當不一樣，不是我們可以用人工來架構的東西，更好說是把我們的生命轉向主

要的，能吸收，能再次提出來的東西，因此，一種簡化是要緊的，好使我們的教誨中，信仰中，能真正保存的基本要素能浮現出來。這樣，基本的恆常部分，有關天主，救援，望德，生命，道德基礎，可以在它們最基本的因素內油然可見，並可用來建構新的系統。

而且我不以為替科技世界或天知道什麼其他的文明建立禮儀有什麼用。那些都是按照自己量身定做的斷肢殘骸，禮儀之偉大在於它起初就有，又像一個活生生的東西曾經長大，它必需被我們尊重對待且視之為至寶。這樣它便是偉大的，向各不相同的文明發言——同時各種不同的禮儀（譯者註：如東方禮儀，西方禮儀等）早已存在。後來那一種禮儀在不同的文明中有最大的生命力會有目共睹的。

讓我們再看一下美國，那是特別有意思。不容置辯的，它是世界各國的領袖。它在政治上，科學上，經濟上，尤其現世代的生命方式上都留下它的印記，美國天主教在全世界的基督宗教上有什麼貢獻？

近來美國的天主教已成為普世教會一決定性的因素。美國的教會很有動力。當然，緊張也是她的特質。一方面，有些集團批評教會，主張一個更理性，更民主的基督教義。但在其他一切之上有相當新穎活力充沛的宗教彰示，形成了新的宗教團體，很以完全滿全宗教生活的要求為念，他們在他們的信德中以很大的快樂過出這樣的生活，也特別用意再讀教會之父們和多瑪，亞敬的著作，並按照他們所讀的塑造他們的生活。這是一個全力捧出宗教活力因素的教會：為信德付出生命，因信德付出生命，為信德服務的勇氣，這是一個在社會上透過她可觀的教育機構，透過她的醫院，負起重大責任的教會。

比如：在我們聖部（信理聖部：譯者）我們這樣做：關於隨著醫學的發展而加倍增長的醫學倫理問題，首先不是由我們來做中心決定。美國有天主教醫院的巨大網路。所以今日有專家，專科，實行現在醫學的生活經驗的極大富源。所以我們讓這些問題在他們為此目標所創立的機構內先行討論，然後便在此地制訂方向。我們據此和他們討論，這些東西開始時是一面之辭，此時是美國的，所以，可以說，其他的經驗可以帶入，大門沒有關上。不過它們已經是典型的決定，在教會的其他部分對醫學倫理頗具左右之力，至少也能提供一些方向。

所以我相信美國的教會透過世事經驗的廣大圈子以及她信德的經驗，可以把決定性的影響力傳送到歐洲以及非洲和亞洲的團體。昔日常說法國出了什麼事，世界其他各地也要發生什麼事。現在更好說是美國了。一方面，提供世俗風尚與口號，分佈全世界，然而，另一方面，也提供教會典範。的確，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典範不沾染似乎現代化同時卻太理性，不夠被信德浸透的基督宗教，卻以信德的真實衝勁以及信仰生活的典型形式來代替前者。

所以為天主教，基督宗教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一套「美國式日子」呢？

要把它解做由天主教義浸透的，不僅是「美國式」的。我相信特別在美國圈子裡人們把天主教義的整體一攬全收並重新嘗試使之與現代世界息息相關。

今日在那個國家有破土性的神學，或有發展中的教會？誰在這裡做領路者？

嗯，沒有一個古典式的單獨領袖。更好說有一個多重心的



行動。

首先，拉丁美洲以解放神學向全基督教王國挑戰。逐漸的這成為過去的了。剩下的是對社會與政治負責的一個信仰的召喚，今日在拉丁美洲，在和當地文化的會晤中，有一些關於「入文化」的激烈思想。

單單透過和現代要求的相互頂撞，美國確是佔了論辯項目的頭條，它在解經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以閱讀聖經的整體，克服「歷史——批評」式方法的偏差。因此之故，美國神學今日有最重要的貢獻。但在歐洲，連在德國，也依舊有很大的神學潛能，單單透過我們院系的系統，透過我們可以運用的工具，還有密集的神修著作正在進行，且也碩果纍纍，的確有新的理智主義的威脅。它在學術工作上被視為非此不可的，這一類的神學不能有結果，因為它質疑它自己的基礎，我相信新一代的神學家們又能看清楚神學必須源出於信德，不可以是純學術的，無論如何，歐洲的確仍是神學的暴風雨中心。

在亞洲，現在領唱的是印度，它形成了與世界其他宗教間的論辯以及信德在這世界的立足點的問題上完成了可資模範的工作。今日非洲擁護傳統價值。想一下今日非洲如何負擔世界教會會議（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重擔。那兒西方誓反教義的確通不過倫理問題。而非洲基督宗教又一次必須，有時更加強調的，擔負起它對基本且恆久的價值的敏銳感受，自然的，有關社會結構的問題——基督宗教如何能成為和平與和好的一個力量——也在困難的細節上一一加以研討，也許不在理論上，但是，它對教會的整體還是有話要說的，所以研討得更激烈，更是痛苦。

## 基督徒的合一

就在上一世紀之末，所謂「成義信理的共同聲明」由誓反教與天主教的神學家們共同簽署了。按照這宣言顯然的它教誨說人之成義，不太是人的作為的事，他只是因天主的恩寵而成義，與他多麼好或多麼壞的度過一生無關。那真是步向大公主主義的一步嗎？不論大家有多少相同之處，難道不需要極嚴格的把握住信德的一些個別因素，以免它失去內在的名份嗎？

很不幸我們沒有成功的真正推敲這宣言的內容，只因為今日沒有人能想像「成義信理」是什麼意義。在路德的時代那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使人們翻騰起來。雖然誓反教不完全來自這個，但，也來自，比如說，德國親王們的自我利益，他們想可以從中取到一些好處。今天，連在誓反教內，它也不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所以，在留在大眾內的觀念是現在每個人都說一個人的作為生活，（die Tatendas Leben）在天主面前沒有重要性，唯獨信德有。那不只是把路德極生硬的簡化。尤有甚者，如此說來，我們便不能認出今天人們向基督教義提出的真正問題。最後，宗教政革後的五百年間，整個的基督教王國經過了新的經驗，跨越了製造時代的改變。此地不能詳細描述。只這一點；在共同宣言中首先是重申人生來和天主的關係實際上只由天主決定的。我們沒有能力把我們自己背到他那兒去，更好說，只有他能把我們抓住拉向他自己。人步上正途之始就是信德。而信德就是天主採取主動的表達，我們不能獲致它，也不能賺取它。

在制定這項同意的過程上，天主教會極其著重一件事實，即我們充份承認天主所取的第一步，但也必須承認天主現在就在我內工作著，天主把我算在裡面，他把責任加給我，所以有

合作與結果實——而審判就在於我所分得的責任，這是此項聲明的第二方面，而大眾的意識對此似乎不再有所警覺了。

以另一方式來表述；天主不要就把他成為正義，而並不嚴肅的看待的奴隸。更好說，是他把人造成真心的伙伴，真正有心的經紀人，而人，基於從天主取得的「人之初」，也有能力合作，且在合作之中，也能負起責任來，我要說此處要緊的有兩件事，它們包括，在路德的經驗中，和聖經真正符合的東西。但，同時，也包括天主教會永遠不能揚棄的東西。它和另外的一個因素共同取得平衡。

**教會為基督信徒的合一祈禱，但誰該去參加誰呢？**

大公主義所發明的程式是我們同步前進。不是我們要完成某種合而為一的過程這一回事，但我們希望吾主在各地喚醒大家的信德，使之互相溢出互相流入，於是同一個教會便在那兒了。身為天主教友，我們相信這給予我們的唯一教會是天主教會，但她正向未來移動，要允許她自己受主的教育與領導。因此我們不為我們自己描繪任何合一的模型，卻只指望著在主的領導下抱著信德前進——我們認識「道路」。而我們信任這「道路」。

**這方面有沒有令人驚艷的推測？**

不，因為基督信徒的合一不能由某種政治或用寶劍切斷葛迪安繩來完成（譯者註；希臘神話中非里基亞——Phrygia王葛迪烏斯——Gordius曾扣繩為結，按神喻只能由未來一位亞洲的帝王解開·亞歷山大曾試以寶劍切開，但未能從心）。它是一個生活著的過程。沒有教宗或世界大會能說；朋友們，咱們這樣做吧！信德是有生命的，深深的在我們每人裡面扎根，且要

向天主報賬的。我們說過，教宗沒有專制的或絕對權力，卻為對信德的服從服務。

在信德內你不能簡單的命令某人去做某一件事，一如某些大公主義的計劃所假設的，那麼現在教會的領導階層向大家說；朋友們，我們要在這兒除掉一點，在那兒加上一點——那不能成功的，我們或者信主——那你就不能說，明天，我們要改變作法，或者它從開始就是人的架構——那麼不管怎樣一切都是徒然，都是空的。不，信德是活生生的東西，而我們在信德內把我們自己交託給了主，它永不能，透過任何政治手腕，被定成某種委曲求全的程式。

我們只能謙遜的尋求在我們的信德上抓住要點，認出它裡面真正要緊的因素——我們沒有做出來，卻從吾主領受的東西——而抱著轉向主，轉向中心的態度，抓住要點，開放我們自己，以便他，唯獨他，領導我們前進。

## 信德的新危機

您曾指出與基督宗教在一個俗世化的社會中其重要性的喪失有關的，一個新的，完全未受重視的信德危機，即是微妙的操縱公共輿論，與基督信仰作對。這公共輿論的操縱只能找到一個言聽計從，流線型的基督信眾，就是，一個「好」的，逆來順受的基督信眾，卻要排擠那些對傳承真切信仰的人，以他們為「強硬派」，「基要派」者。

我相信，那是一個真實的危機。他們不是要公然的迫害基督信徒；那太舊式，太不合適了，不，他們是非常包容的；當然，他們對一切都開放，但於焉就有所有的確定之事，被排除

在外，宣稱那是基要派的，即便那屬於真正的信德。

而且我想何處對這表面上「寬容」的獨裁有所抗拒，那兒這種情況絕對會展開，以宣稱信德就是「不寬容」來根除信德的「惡表」。事實上，「寬容」者的不寬容原態畢露。信德不尋求爭端；它尋求一個自由與互相支持的氛圍，互相容忍。但它不能容許自己被冠上與現代生活能妥協的標準標籤。信德是投身於對天主更高一層的效忠，所以必須預期有很新的爭端會發生。

### 神修的復興

年青的基督信徒正尋求一個更由感性所培育的宗教，他們要返回教會的初期，返回奧秘的根源，並要求神修的革新，以便把基督宗教傳統內被忽略的方面再帶入生命。教會是否需要被「電擊」一下，使得靜默的基督信仰象徵再說出話來？

她確實需要活生生的神修的一個大突破，那一類讓對信德的新強烈慾望湧現出來的形式，不能由政治策略來提供，卻從內部發展出來。它在每一時代為教會都十分重要。我們已經看見十六世紀的革新不來自機關權威卻透過被天主感召而創立新運動的人，今天這又在種種不同的形式下發生著——聖神同禱運動是其中之一——這，你可以說，是主送給我們的安慰，給我們顯示天主聖神還在，還有力量。

事實上天主教義永遠不能僅只機關制的或學術性的加以計劃並管理，但總以神恩，以精神的活力顯現。而它，在過程中，也有分門別類的恩賜，在天主教友中沒有千篇一律的，有「家灶」（Focolare）或慕道團，Schonstatt，基督活力運動，和

CL神修，等之，也有方濟各，道明和本篤學派。信德的寶庫在一個大宅門內提供很多的房間。我們應該保留動力的開放。

現在，尤其在天主教最現代的代表中，有一種千篇一律化的趨勢。凡是有生命的，新的，凡不依照學術性的規劃，或委員會或主教會議的規定的，便被視為可懷疑，被排斥。當然，總有危險，總有扭曲的發展，視界的窄狹，等等。那一切都得由園丁，教會來修正，但同時要當作天主的恩賜來歡迎它。

我相信在教會內需要很大的包容力，路徑的分叉是和天主教的寬大相配合的——不可以就揚棄它，即便有的東西和你的口味相反，在德國，比方說，只要聽到提起「主業會」（Opus Dei），或歐洲童子軍（Europapfadfinder），或其他的任何東西，就以為足可以火冒三丈；不然的話就不配做好德國教友。的確有些不合「正常」口味的東西，或，讓我們說，不合「德國」口味的東西。這時要的就是寬容，要接受天主教會的寬廣度。

其他的人，當然，必須情願適應自己，服務教會，允許自己失去某些古怪特異之處，或使它們受排擠的原因。而教宗的職責，主教的職責就在那裡，一方面保證教會的寬闊，另一方面把關閉的，可能導向分裂的打開，把它配合到整體裡面。

## 誠實

奧思定和教會的「大寶貝」們同甘共苦；窮人，寡婦，孤兒，他以皈依者信徒的生活方式使得他講的話都值得相信，都真誠面對生命，且配帶上火燄的雙翅。一個誠實的基督徒，他的榜樣對社會的影響豈不比任何言語，不管多麼慰人，以及學術界

誇張會合起來更能影響社會嗎？

當然你只能說對的，而且感謝天主也真有誠實的信友在。我想，比如紐約的奧康諾樞機（Kardinal O’Conner）如何創立新修會為愛滋病服務且每週親自服務一小時。或者想到美國新創的「仁慈會修女」（Sisters of Mercy），也是以教育工作和各種治療服務來活出這誠懇的目標。也可以舉德萊莎姆姆和她的修會為例。感謝主有這信德的證人，以徹底的，簡單的方式活出來，而結實纍纍。

法國作家喬治·伯那諾（George Bernanos）曾寫道；「聖德是一項冒險，事實上是唯一的冒險，任何人懂得了這一點便穿入天主教信仰的中心」。

在我們的信德中我們宣稱教會是「聖」的。不是說我們以為教會內每一個人都是聖的。她裡面不是每一件事都好，但意思是說她被主碰觸到，而聖者永遠在她內長大。要緊的是我們得足夠寬廣的了解聖德的意義，因為此處，也一樣，沒有千篇一律的。當聖者的形像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們可以看見聖德有多少五花八門的式樣。從一位不自私的盡職的醫生，到學者，到簡樸大眾，修會創始者，到生活在俗世的平信徒們。

我認為要緊的是看一下很多無名聖者，像我童年時認識的簡樸的人們，像慈善的老農，慈愛盡職的母親，為她們的孩子，家庭，為教會付出自己，也為村子裡別的人們付出她們自己，實在不必有任何英豪行為，它可能只是簡單又謙遜的事。

但也總有令人興奮的事。此地義大利，庇佑神父的形像挑起極大的熱情，而他，說起來，其實是一個真夠陰沈的告解神父。他一點也不仁慈的對待告解者，但顯然，他整個人都

向大家保證這是真的，主自己在這兒和你講話，若有必要他會給你一巴掌。相反的，當你需要時他會幫助你。正如我們在福音中見到的，耶穌的形像，他可能很嚴厲，但同時他很慈悲很會幫助你，本世紀的人也能在一位司鐸身上見到具體而微的吾主，所以有些人人可見的事，是一些告訴我們，不錯，「聖德在這裡」的記號，把日新又新的力量給予人。也有些簡單，謙遜的聖德，從來不見經傳，但為教會的生命是那麼的要緊。

一次又一次，朝夕之間，到此完全不為人所知的一些潛流，會突然轉變雙槳的方向，今日最引人注意的是全世界對瑪利亞敬禮的復興。您怎麼想：瑪利亞會不會又成為千百萬新基督信徒們找到通往教會的道路的偉大門戶呢？

事情要怎樣轉變，你永遠不能預測。任何以學術，統計方法從歐洲的情況衡量教會的沒落便認不出來人類歷史一般的不可預測性——和個別的天主干豫性，天主有能力主動的來干豫，一如他一向能做到的。毫無疑問的有新的，很料想不到的起步以及世界性的瑪利亞敬禮運動。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假的現象和假信息。所以，我們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輕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在運作著。

但另一方面，我們不應當聽任這原本是真心的，正確的批評態度成為抵制眼前事實的一張無法穿透的盾牌，起先，人們可能想，有關於露德，這個小女孩是幻想著什麼事。後來終於她，母親——瑪利亞的確在那裡。今日人們又轉向瑪利亞的確不是偶然的。在她內基督宗教又成為可愛的，和我們接近的，我們的確透過「母親」又找到門路。

我們談過在拉丁美洲，瓜達露佩代表一個突破，使得印第安人看見這不是征服者們的宗教，而是仁慈的母親與為我們受



苦的天主的宗教——而瑪利亞真的成為基督的門路。今天也是一樣，連在今天，遠遠超越了拉丁美洲的界限，這也能發生在一個變得疲乏且理性的基督宗教上——也能發生在因冰冷的科技世界而筋疲力竭的人類身上——正好在母親的標記內他們可以再發現生活的基督他自己。抱著這份信賴，我們可以朝著未來走去。

教宗若望廿三世可以說：「我屬於一個活生生的，年青的教會，正以大無畏的精神，把她的工作帶入未來」。若瑟·拉辛格樞機主教也能這麼說嗎？

是的！我可以高高興興的這麼說。的確我在教會中可以看見很多衰老垂死的枝桠，正慢慢的掉下來，有時悄然無聲，有時發出巨響，但在一切之上我可以看見教會的青春。我曾有機會遇見那麼多的青年，來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會見過這些新的運動，見到信德的熱情，又在此地出現，而這份熱情不能被任何對教會的批評所動搖——這些批評總有一些道理的——因為他們在基督內的快樂就是比前者為大。在這種情況下我正處於一個有很多困擾的職責上，但也有更多的機遇，親見教會是年青的這樁事實。我們在主相當明顯的不會放棄教會的事實的安慰下，可以走向未來。

二〇〇七年三月廿九日脫稿

## 訂閱辦法

聞道叢書，每逢單月出版一書，全年固定六本書，並贈送月曆與聖經記事日曆；此外，並依特殊需要不定期出版專書如：小品散文、靈修信仰及教育等專書。

(一) 自2001年起，調整年度訂費：

國 內：全年壹仟元。(N.T 1000元)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參佰零伍元(H.K 305元)，  
或以等值美金計算。

其他地區：全年水路美金肆拾伍元(U.S 45元)，  
航空美金玖拾元(U.S 90元)

附記：長期訂戶購買聞道書籍可享七五折特惠優待。

(二) 海外地區匯款，請註明訂戶姓名，

國內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國外TELEX: JSIBTWTP 007-10-000140-7

戶名：聞道出版社

或使用支票寄款時，祈勿指定固定銀行，請書寫

聞道出版社 收 Catholic Window press

(三)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 名：聞道出版社

電 話：(06)214-4037

傳 真：(06)214-1148

(四) 貴訂戶如更改地址，懇請告知舊址與新址，以便檢查並如期寄上新書。多謝支持，如有延誤，敬請包含並稍待些。

(五) 懇請批評、指教、介紹，以推廣教會書籍，收到福傳效果。

## 歡迎來到加爾默羅

麥克·格利芬◎著 台灣加爾默羅◎整理

定價：350元

「祢使她與神聖的友伴基督締結神婚，讓基督教導她熱愛祈禱與補贖，幫助教會合一，使教會充滿聖德。」

本書目的是指導加爾默羅在俗會士，幫助他們全面地更深入了解這個聖召的神聖莊嚴。加爾默羅會士的聖召是很神聖的，需要非常特殊和周全的準備，尤其是真實的靈修預備，為了達到這個神聖的目標，聖女大德蘭希望所有的修會成員，首先要下定決心，達到圓滿的基督徒聖德。

出版：台灣加爾默羅會 發行：鴻觀國際文化 經銷：聞道出版社



## 聖安琪的靈修精神—在你們中間

Martha Buser, OSU◎著 陳靜怡◎譯

定價：200元

聖安琪生活於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對現在人而言，她的故事隱沒在歷史的馬賽克中。但在本書中，聖安琪彷彿跳出了歷史的框架，親自告訴我們她的精神面貌是什麼。本書作者深入淺出的詮釋了安琪與她的神修，很容易引人與她相遇。此外，附錄一是「安琪梅芝小傳」，附錄二是「安琪的遺作」。提醒讀者且勿略過安琪自己給我們的叮囑，透過它您會面對面的與這位慈愛、開放、樂觀充滿智慧的母親相遇，親自感受她的活力鼓舞。



## 9型—愛與工作成熟成全之道

Helen Palmer◎著 陳美卿、蕭康宜◎譯

定價：450元

作者的貢獻不僅在心理學方面，她更重視「精神途徑」（靈修）；每章開始都首先提出這方向性、目標性和意義性的「精神途徑」。這引起我想到精神科醫師佛蘭克（Viktor E. Frankl）應用尼采的話，對生命做出重要的註解：「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的住。」

朱蒙泉神父



天主與世界：與彼德·西沃三日談 / 若瑟·拉辛格原著；劉河北譯。— 初版。— 臺南市：聞道，民 96.09  
面：公分  
譯自：Gott und die Welt: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ISBN 978-986-7653-58-1 (平裝)  
1. 神學  
242 96017427

天主與世界  
——與彼德·西沃三日談

原 著：**Gott und die Welt**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原 著 者：若瑟·拉辛格（教宗本篤十六世）

譯 者：劉河北

出版總號：第577號

出版分號：宗教類第075號

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出版組

地 址：(104)台北市林森路85巷3號

電 話：(02)2537-1776

傳 真：(02)2523-1062

郵撥帳號：19710794

戶 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聞道出版社發行人：林吉男

社 長：費格德

地 址：(700)台南市開山路197號

電 話：(06)214-4037

傳 真：(06)214-1148

E-MAIL：windowp@ms76.hinet.net

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007-01-041111-1-11

T E L E X：JSIBTWTP 007-10-000140-7

郵撥帳號：0031875-1

本出版社經行政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

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業字第伍捌柒號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初版

**ISBN: 978-986-7653-58-1** (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 價：新台幣參佰捌拾元整 (NT 380 元)

聞道出版社、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出版組聯合發行

Gott und die Welt.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Ein Gespräch mit Peter Seewald

Copyright © 2000 by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unchen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Catholic Window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聞道出版社 交心回函卡

謝謝您訂購我們出版的這本書，為使往後出版的書籍能夠製作得更好，並提高對您的服務品質，煩請將閱讀本書後的心得寄回與我們分享，落實文字福傳工作，讓基督福音能直達您的心！

【姓名】 \_\_\_\_\_ 【性別】  男  女

【電話】 \_\_\_\_\_ 【生日】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聯絡地址】  \_\_\_\_\_

【職業】 軍警 公教 學生 家管 服務業 傳播業 金融業  
資訊業 退休 其他 \_\_\_\_\_

【教育程度】 碩士及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 國中及以下

【購買方式】 郵購劃撥 現金購買 基本訂戶 其他 \_\_\_\_\_

【喜歡閱讀的種類】（可重複勾選）

- 聖經、傳記 宗教、福傳 思想 靈修 社會 禮儀  
教育、心理 生活、勵志 兒童青年文學 藝術 科學  
教史、遊記 商業 其他 \_\_\_\_\_

【購買本書書名】 \_\_\_\_\_

【購買此書的動機】

- 教科用書 題材適合 內容清楚有深度  
資料豐富有利於靈修 價格可以接受 贈送親友  
整本書看起來有質感 其他 \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出版的消息？】（可重複勾選）

- 基本訂戶 神父、教友推薦宣傳 教內會刊廣告 其他 \_\_\_\_\_

【您對本書的評價】（請填代號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待改進）

- ◎書名 \_\_\_ ◎封面設計\_\_\_ ◎版面編排\_\_\_ ◎插畫設計\_\_\_ ◎內容 \_\_\_  
◎印刷 \_\_\_ ◎價格 \_\_\_ ◎整體評價 \_\_\_ ◎其他 \_\_\_\_\_

【填寫日期】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寫的寶貴意見，歡迎使用電子郵件信箱  
windowp@ms76.hinet.net 與我們聯絡，謝謝！

請貼3.5  
元的郵票

印刷品

TO:700台南市中區開山路197號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

---

請沿虛線折妥黏貼寄回，謝謝！

可以傾心於閱讀，就別輕易讓光陰虛度；

沈浸於福音的書香中，使您與天主更靠近！





# 天主與世界

與彼德·西沃三日談

「你不只要信你所知道的，更要知道你所信的」。這是彼德·西沃在歸回教會艱難的途中，繼《地上的鹽》以後，再次與拉辛格樞機作三日談的原因。在基督宗教與教會受到極大挑戰的今日，這位天主教重要的學者及偉大的精神領袖給了我們有關基督信仰的意義及內容深入的，易解的回答。若瑟·拉辛格，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指明教會不是昨日之花。基督的教誨為個人和為社會的生存，今日比往昔更為重要。

(譯自德文版)

Catholic Window Press 定價：380元

ISBN 978-986765358-1



9 789867 653581

